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三輯

海行摠載一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正三年二月八日印刷  
大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發行

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  
會員外一册賣價四圓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八番地

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釋尾春 苒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印刷者 金崎金平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

發行所 朝鮮古書刊行會

電話一千二百五十番  
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一番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

印刷所 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日韓書房

東京市神田表神保町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同文館

# 海行摭載

## 前後使行備考

懲懲錄云。我國於日本。嘗遣使修吊慶禮。府院君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卽其一也。其行狀云。公自始發。暨還到。凡九月。前此通信使行。未有若此之速者。據此。則自開國以來。往來者蓋多矣。而史籍散佚。今不可考。獨太宗己丑。朴和之行。僅見於野乘。至於宣廟庚寅。信使以後。則歷歷可指也。自是必待其來請。乃差遣焉。國初以來。凡使日本者。皆稱通信使。至宣廟丙午。呂祐吉之行。朝廷以通信之稱爲嫌。且以不可奏聞。天朝故議改使號。或謂當稱刷還使。刷還俘口之謂也。或謂當稱通諭使。竟以諭字不可施諸隣國。而家康方貽書請成。故稱爲回答兼刷還使。其後丁巳吳允謙。甲子鄭豈之行。皆稱回答使。自丙午任統之行。復稱通信使。丙午信使差出時。備邊司啓曰。嘗考近例。庚寅年上副使書狀官。皆以文臣差送。丙申年。上使文官。副使以武官差送。而無書狀。今旣許遣使。則依庚寅例。備員差送似當。傳曰允。按丙申使臣。文曰黃愼。武曰朴弘長。此特隨天朝冊封使而已。故曰跟隨陪臣。非後可爲例者也。自庚寅。以堂上三品差上使。堂下三品四品差副使。五品六品差書狀。而凡書狀。必臺諫

結銜。故庚寅書狀許箴兼監察以行。至丙午回答之行。廟議以既改使號。書狀亦宜改稱從事官。引世宗癸亥送使時。以訓鍊奉事一人自隨。號從事官爲證。上從之。自是後。因而不改。自康熙辛卯。三使必假華銜。前例使既還。上副使皆加資。從事陞叙。獨丙午之行。以倭答書多嫚語。而呂祐吉等不能爭執。臺臣崔有源論奪其資。

麗主禰三年丁巳九月。遣前大司成鄭夢周使日本。明年七月還。

我太宗九年己丑。遣副司直朴和使日本。和既至日本。日本留之。欲以釣貨賂。政府因倭使還。移書諭之。翌年乃歸。

世宗二十五年癸亥。遣卞仲文申叔舟使日本。時日本國王歿。新王嗣立。以仲文爲通信使。叔舟爲書狀官。往聘既竣。回至對馬島。與島主宗貞國議定歲遣船之數。始日本使舡。皆有定額。獨馬島船或多或少。未有定數。至是始約爲五十船。叔舟歸。撰海東諸國記以進。

世祖十四年丙戌。上方議通信於日本。而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付去。時有壽蘭者在倭館。稍解事。遂命授書契及禮物。俾傳于國王。又書諭大內殿及賴永。賴永者。居西海道肥前州。而壽蘭卽其使也。久之壽蘭歸。而其言多浮浪不可信。

成宗九年己亥。遣副提學李亨元等使日本。未至而歸。申叔舟臨終。上問所

欲言對曰。願無與日本失和。上感其言。命以亨元爲上使。與書狀官金訴。押物官曹伸。偕往至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上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亦不復遣使。

宣祖二十一年戊子。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使日本。時平秀吉新代爲關白。兵力雄強。平定八道。至戊子。謂其臣曰。我使每往朝鮮。而鮮使不至。是侮我也。遣馬島倭橘康黃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朝廷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至是秀吉又遣馬島太守平義智。僧倭立蘇來。刷還前日被擄人八十餘。又獻孔雀。命放于南陽海島。義智又留東平館。必要我使與俱。於是差僉知黃允吉爲通信正使。司成金誠一爲副。典籍許箴爲書狀。往報之。乃探賊中形情。與義智同發。自此爲例。信使至島。則島主護行。歸亦如之。明年春。允吉等還。

宣祖二十八年乙未。命遣黃愼朴弘長。跟隨中朝册封使李宗城楊邦亨。沈惟敬往日本。明年四月。正使李宗城自釜山跳去。本國遣沈友勝。具由奏聞。改命邦亨爲上使。惟敬陞副使。六月渡海。黃愼等隨邦亨等。不克成封事而回。黃愼等亦隨還。遣鄭期遠奏聞。

宣祖四十年丁未。遣回答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等使日本。自戊戌以來。馬島倭連遣橘智正等來乞和。朝廷使僧惟政渡海探情。歸致家康意曰。我於壬辰在關東。不曾干於兵曹。朝鮮與我無怨。其後又遣人修書通好。先是壬辰亂作。

倭發 宣靖兩陵。至是倭縛獻犯 陵賊二人。命斬于市。以僉知呂祐吉爲正使。校理慶暹爲副都事。丁好寬爲從事官。改通信之號。爲回答。往偵事機。正月起程。七月回。時家康主國政。盡反秀吉所爲。傳位於其子秀忠。故使還。持秀忠答書而來。又刷還俘口千餘。具由奏聞 天朝。

光海九年丁巳。遣回答使吳允謙。朴梓。李景稷等使日本。先是秀忠滅平秀賴。要請信使。使數至邊。乃以僉知中樞吳允謙爲正使。行護軍朴梓爲副。行司果李景稷爲從事官。七月起程。十月還。刷還俘擄若干人。又具由奏聞天朝。

仁祖二年甲子。遣回答使鄭豈。姜弘重。辛啓榮等使日本。關白秀忠傳位於其子家光。遣僧玄方來聘。至東萊。請修世好。遣豈回答。明年乙丑。豈等回。刷還被擄人一百餘人。且傳關白意曰。俘人已生長子孫。不肯析去云耳。

仁祖十四年丙子。遣通信使任統。金世濂。黃屎使日本。先是對馬島副官平調興。與島主義成不相能。調興在關白左右八年不歸。讒于關白曰。朝鮮之待我甚薄。義成利其通好。甘心受侮。義成直朝鮮一藩臣耳。前後信使之來。禮單物件。皆所自辦。朝鮮所送。不過粗惡者一二事而已。若不興兵。本國見陵之辱不除。家光大怒。會諸將謀動兵。時乙亥十二月也。有家康時老將正宗者。大言曰。朝鮮與國也。秀吉無故動兵。未久覆亡。人謂天殃。不然則權現之執爲秀吉罪者何事歟。今以調興一語。敗和興師。殿下當何面見權現於地下耶。權現者。指家康關

白面詰義成及調興。調興語多屈。正宗曰。今若不罪調興。諸將人人自危。關白遂竄。調興于陸奧。又謂義成曰。朝鮮侮我。此豈和好之義。爾試請信使以來。義成奉書禮曹曰。嚮我大君受禪之日。耑使雖來。先大君薨後。倍加泰平。請通信使。朝廷察其狀。以承旨任統爲通信上使。司僕寺正金世濂爲副。掌令黃屎爲從事官。往賀。且令禮曹貽書執政。責還俘擄。統等八月起程。十二月至其都。家光甚喜曰。朝鮮信使於我爲慶。至若一人再見。吾祖吾父皆莫之能也。待之加等。明年三月。統等回。其執政藤原正盛覆書曰。所謂生口。先已刷還無遺云。仁祖二十一年癸未。遣通信使尹順之。趙綱申濡使日本。辛巳冬。島酋義成。差送倭平成幸。奉書禮曹以爲大君。年將四十。始得一男。貴國隣好。宜有賀使。

朝廷以無前例難之。義成貽書譯官洪喜男懇乞。朝廷據此咨報大國兵部。回咨謂朝鮮日本。誼屬隣邦。王可參酌行之。乃以兵曹參議尹順之爲通信上使。典翰趙綱爲副。吏曹正郎申濡爲從事官。往賀。義成又云。日光山家康廟後。新創社堂。號大權現。家康爲朝鮮殲滅秀吉。宜致祭奠。朝廷亦從之。使順之等往拜焉。癸未三月起程。十一月回。刷還俘口十四人。又以此具咨兵部。日光致祭自例

孝宗六年乙未。遣通信使趙珩俞瑒。南龍翼使日本。癸巳冬。馬島差倭藤成方來言。關白源家光歿。其子家綱嗣立。宜有賀使。至是乃以參議趙珩爲通信上



使司僕寺正俞瑒爲副。校理南龍翼爲從事官。聘六月起程。明年二月回。方信使之未發也。倭又言家康廟在權現堂之西。乞賜樂器。仍又致祭。命依權現例施之。咨報禮部如例。

肅宗八年壬戌。遣通信使尹趾完。李彥綱。朴慶後。使日本。關白源家綱有二弟。曰左馬頭。次曰右馬頭。左馬頭先死。家康臨歿。遺命立右馬頭。於是右馬頭嗣位。改名綱吉。立其子德松爲儲嗣。辛酉秋。馬島差倭藤一政來請賀使。差尹趾完爲通信使。往聘。李彥綱爲從事官。壬戌正月。陞四品職。故躋爲副使。朴慶後爲從事官。六月起程。十月回。咨報禮部如例。

肅宗三十七年辛卯。遣通信使趙泰億。任守幹。李邦彥。使日本。乙丑春。關白綱吉歿。新關白源家宣嗣立。庚寅夏。馬島差倭平真連來請賀使。差趙泰億等爲使。往聘。辛卯六月起程。明年三月回。咨報禮部如例。

肅宗四十五年己亥。遣通信使洪致中。黃璿。李明彥。使日本。壬辰冬。關白家宣歿。新關白家繼嗣立。癸巳春。馬島主寄書告訃。而未及請信使。丙申四月。家繼又歿。無子。始舊關白綱吉之婿某爲紀伊州太守。既死。其弟中納言源吉宗代之。至是吉宗從民望。嗣立爲關白。丁酉十月。馬島差倭平倫之來請賀使。差洪致中等爲通信使。己亥六月起程。明年正月回。咨報禮部如例。回咨以爲奉旨。朝鮮國差往日本國使人回來時。內中有明白執事者。揀選一人。於進年貢同。

來。朕問地方情形。差該部行文朝鮮國。於是專差司譯院正申之淳。同通信使  
回來倭學堂上金圖南前去。

# 海行摠載

鄭圃隱奉使時作

洪武丁巳奉使日本作十二首大抵皆春日所作而題係之丁巳未穩當  
去洪武丁巳字只曰奉使日本作可也

海島千年郡邑開。乘槎到此久徘徊。山僧每為求詩至。地主時能送酒來。却喜人情猶可賴。休將物色共相猜。殊方孰謂無佳興。日借肩輿訪早梅。

僑居寂寞閱年華。苒苒窓櫺日影過。每向春風為客遠。始知豪氣誤人多。桃紅李白愁中艷。地下天高醉裏歌。報國無功身已病。不如歸去老煙波。

水國春光動。天涯客未行。草緣千里綠。月共兩鄉明。遊說黃金盡。思歸白髮生。男兒四方志。不獨為功名。

平生南與北。心事轉蹉跎。故國海西岸。孤舟天一涯。梅窓春色早。板屋雨聲多。獨坐消長日。那堪苦憶家。

夢繞鷄林舊弊廬。年年何事未歸歟。半生苦被浮名縛。萬里還同異俗居。海近有魚供旅食。天長無鴈寄鄉書。舟回乞得梅花去。種向溪南看影疎。

弊廬貂裘志未伸。羞將寸舌比蘇秦。張騫槎上天連海。徐福祠前草自春。眼為感時垂泣易。身因許國遠遊頻。故園手種新楊柳。應向東風待主人。

山川井邑古今同。地近扶桑曉日紅。但道神仙居海上。誰知民社在天東。斑衣想自秦童化。染齒曾將越俗通。回看三韓應不遠。千年箕子有遺風。客子來時已遠遊。又尋風俗海東頭。行人脫履邀尊長。志士磨刀報世讐。藥圃雪深新綠嫩。梅村月上暗香浮。自知信美非吾土。何日言歸放葉舟。故國無消息。經冬又經春。只應天地月。分照兩鄉人。句帶梅花淡。愁連草色新。此行真不意。却訝夢中身。今日知何日。春風動客衣。人浮千里遠。雁過故山飛。許國寸心苦。感時雙淚揮。登樓莫回首。芳草正菲菲。奉使遊桑域。從人問土風。染牙方是貴。脫履是爲恭。柳入新年綠。花如故國紅。客居殊寂寞。喜聽足音登。

### 遊觀音寺

野寺春風長綠苔。來遊終日不知回。園中無數梅花樹。盡是居僧手自栽。再遊是寺

溪流遶石綠徘徊。策杖沿溪入洞來。古來閉門僧不見。落花如雪覆池臺。

### 附年譜

洪武十年丁巳九月。以前大司成。使日本。時朝廷患倭寇侵擾。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幾餓死。僅得生還。權臣嗾前事。舉先生報聘。

是行也。人皆危之。先生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至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有使日本諸詩。○李崇仁送公序云。殿下之四年秋七月。日本霸家臺使者至。留月餘。告歸。殿下召宰相曰。報聘禮也。矧今通隣好息。寇裁。聘使宜慎簡哉。於是遣成均大司成鄭達可以行。達可學博古今。氣醇以方。言溫而辨。嘗遊吳越。歷齊魯之墟。有司馬子長之風焉。奉使專對。乃其餘事。鄭道傳曰。先生之學。日以長進。詩亦隨之。其奉使日本也。涉鯨濤之險。在萬里外國。正其顏色。修其辭令。揚宣國美。使殊俗景慕。故其言明白正大。無局迫沮挫之氣。二說皆稱道先生奉使專對之美。足以補本傳行狀之缺。而譜亦不載。故附記焉。

十一月戊午七月。先生還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浚。使周孟仁偕來。歸俘尹朋安。遇世等數百人。拜正順大夫。右散騎常侍。寶文閣知製教。

# 海行摠載

申高靈奉使時作

在博多島次韵寄仁叟伯玉仲章謹甫清甫山居

半歲天涯已倦遊。歸心日夕故山秋。山中舊友青燈夜。閒話應憐海外舟。  
一任東西自在遊。滄溟萬里海天秋。翻思有命應先定。字是泛翁名叔舟。

赤間關阿彌陀寺板上次昔年通信使高得宗詩

殿宇崢嶸絕世蹤。登臨俯瞰水仙宮。繞關白屋人居密。並海青山眼界通。獨有  
歸心千里月。誰將借我半帆風。凭欄嘿嘿多幽思。更問前程尙指東。

白雲西北望神京。雨後晴光麥隴平。物外禪僧猶厚意。坐中遊子可無情。駭看  
古態泥爲像。試訪遺踪壁作城。寂寞芳魂何處吊。晚風吹送海濤聲。平氏末主敗死之地

至今作像于祠中祀之

附行狀姜希孟撰

公諱叔舟字泛翁。號希賢堂。又號保閑堂。高靈申氏。以永樂丁酉六月丁酉生。  
將爲日本通信使書狀官也。時國家欲聘日本國。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  
難其人。且風濤險惡。人皆憚行。再三見遞。竟以公爲定。公處之怡然。適患病新  
起。氣體羸憊。兄弟力沮不可去。公揮之曰。人臣義當夷險不渝。何使命之避。

世宗又引見便殿。問曰：聞爾病羸，可堪去耶？對曰：病今已差，臣死敢辭。將行，親舊擬以死別，皆有難色，且有泣下者。公陽陽如平昔，略無憂色。及至其國，國人素聞公才名，賚屏簇華牋，求詩者坻集。公操筆立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衆皆嘆服。至今傳誦景仰。每因來使，問公寒暄，自發國境，暨于還國，凡九箇月。前此通信使之行，未有若此之完且速者。其間候察雲物，占度風變，雖老於海路者，莫能及也。每遇關防主帥，交際之間，周旋應變，出人意表。回到對馬島時，我國約定歲送船額數，島主爲群下所誑，不肯定約。公聞之，請見島主曰：此非行人所知，然係于本國事，竊謂島主惑焉。船額若定，權歸島主，利薄於下，衆所不悅。船額不定，人自可行，何賴島主？此愚者皆知利害，何不專一島之權，堅兩國之好，島主默然。遂定船額，及還到我國境，未至岸，颶風忽作，衆皆失色，蒼黃罔措。公神色自若，徐徐言曰：丈夫當遠遊四方，以暢奇氣。今既見日本國，當因此風得泊金陵，飽見禮樂文物之盛，不亦快乎？人皆服其雅量焉。時本國女被擄於倭，方有娠，因乞偕來。至是皆曰：孕婦海上所忌，可投此女。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俄而風定，完船而還。人以爲公至誠所感。公南使日本，北征野人，所歷山川要害，靡不記錄作圖。又記日本官制風俗，大臣族系，諸島酋倭族系，強弱以進。上仍命並我國八道地理及諸國地理作圖。公作海東諸國記，以進。其疆域遠近風俗同異，瞭然在目。上覽之嘉賞，賞賜優厚。

# 海行摠載

申高靈海東諸國記

序

夫交隣聘問撫接殊俗必知其情然後可以盡其禮盡其禮然後可以盡其心矣我主上殿下命臣叔舟撰海東諸國朝聘往來之舊館穀禮接之例以來臣受命祇栗謹稽舊籍參之見聞圖其地勢略叙世系源委風土所尚以至我應接節目哀輯爲書以進臣叔舟久典禮官且嘗渡海躬涉其地島居星散風俗殊異今爲是書終不能得其要領然因是知其梗概庶幾可以探其情酌其禮而收其心矣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爲國周平王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郡大臣各占主治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强悍精於劔槊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前朝之季國亂政紊撫之失道遂爲邊患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爲榛莽我太祖奮起如智異東亭引月兔洞力戰數十然後賊不得肆開國以來列聖相承政清事理內治旣隆外服卽序邊氓按堵世祖中興值數世之昇平慮宴安之鳩毒敬天勤民甄拔人才與共庶政振



舉廢墜修明紀綱宵衣旰食勵精圖理治化既洽聲教遠暢萬里梯航無遠不在臣嘗聞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內修不在乎邊禦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紀綱其於是乎驗矣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以舜爲君而益之戒如是者蓋當國家無虞之時法度易以廢弛逸樂易至縱恣自修之道苟有所未至則行之朝廷施之天下推之四夷安得不失其理哉誠能修己以治人修內而治外亦必無怠於心無荒於事而後治化之隆遠達四夷矣益之深意其不在茲乎其或舍近而圖遠窮兵而覲武以事外夷則終於疲敝天下如漢武而已矣其或自恃殷富窮奢極侈誇耀外夷則終於身且且不保如隋煬帝而已矣其或紀綱不立將士驕惰橫跳強胡則終於身罹戮辱如石晉而已矣是皆棄本而逐末虛內而務外內旣不治寧能及外哉有非儆戒無虞無怠無荒之義矣雖欲探情酌禮以收其心其可得乎光武之閉玉關而謝西域之質亦爲先內後外之意矣故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乃是配天之極功帝王之盛節也今我國家來則撫之優其餼廩厚其禮意彼乃狃於尋常欺誑眞僞處處稽留動經時月變詐百端溪壑之慾無窮少拂其意則便發憤言地絕海隔不可究其端倪審其情僞其待之也宜按先王舊例以鎖之而其情勢各有

重輕亦不得不之厚薄也然此瑣瑣節目特有司之事耳 聖上念古人之所  
戒鑑歷代之所失先修之於己以及朝廷以及四方以及外域則其於終致配  
天之極功也無難矣何況於瑣瑣節目乎成化七年辛卯季冬輸忠協贊靖難  
同德佐翼保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  
高靈府院君 臣 申叔舟拜手稽首謹序

# 目錄

附凡例

日本國紀

天皇代序

國王代序

國俗

道路里數

八道六十六州  
對馬島  
附島

琉球國紀

國王代序

國都

國俗

道路里數

朝聘應接紀

使船定數

諸使定例

使船大小船夫定額

給圖書

諸使迎送

三浦熟供

三浦分泊

上京人數

三浦宴

路宴

京中迎饒

晝奉杯

京中日供

關內宴

禮曹宴

名日宴

下程

例賜

別賜

留浦日限

修船給粧

日本船鐵釘體制

上京道路

過海料

給料

諸道宴儀

禮曹宴儀

三浦禁約

釣魚禁約

凡例

一 日本紀。用其年號。

一 琉球紀。用中國年號。

一 道路。用日本里數。其一里准我國十里。

一 計田。用日本町段。其法以中人平步兩足相距爲一步。六十五步爲一段。十段爲一町。一町准我五十步。

一 巨酋以下甚多。然姑記朝聘者於所居州下。

日本國紀

天皇代序

天皇七代

地皇五代

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地神末主彥瀲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俗稱海神女以庚

午歲生周幽王十四年也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周平

王五十年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年己未周惠王十五年定國都在位七十六年壽百

二十七

綏靖天皇神武第三子自神武崩四年兄弟共治國事辛巳周襄王十二年正月即位

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

安寧天皇綏靖太子元年甲寅周匡王六年在位三十八年壽八十四

懿德天皇安寧第三子元年壬辰周靈王三年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四

孝昭天皇懿德太子元年丙寅周景王十年在位八十三年壽百十八

孝安天皇孝昭第二子元年己丑周貞定王二十八年在位百二年壽百三十七

孝靈天皇孝安太子元年辛未周顯王十九年七十二年壬午秦始皇十九年秦始皇遣徐

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紀伊州居焉在位七十六年壽百十五

孝元天皇。孝靈太子。元年丁亥。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否服于秦。在位五十七年。壽百十七。

開化天皇。孝元第二子。元年甲申。漢文帝二在位六十年。壽百十五。

崇神天皇。開化第二子。元年甲申。漢武帝天始鑄璽劍。開近江州大湖。六年己

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地神。始祭之。七年庚寅。始定天社國社神戶。十

四年丁酉。伊豆國獻船。十七年庚子。始令諸國造船。在位六十八年。壽百二十。

是時熊野權現神始現。徐福死而為神。國人至今祭之。

垂仁天皇。崇信第三子。元年壬辰。漢成帝建始四年。麗東明王九年。十三年甲辰。

天照大神降。二十年甲寅。初置伊勢國齋宮。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大神宮。

于伊勢國。在位九十九年。壽百四十。

景行天皇。垂仁第三子。元年辛未。麗國祖王十九年。濟溫祚王四十四年。

十三年癸未。賜諸國人姓氏。十八年戊子。始定諸國名。在位六十年。壽百六。

成務天皇。景行第四子。元年辛未。麗國祚王七十九年。羅祗摩王二十年。初

定州郡。三年癸酉。始置大臣。五年乙亥。諸州始貢稻。七年丁丑。定諸州經界。在

位六十一年。壽百七。

仲哀天皇。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身長十尺。元年壬申。漢獻帝初平三年。羅

故國川王二十四年。九年庚辰。初作神樂。百濟國始遣使來。在位九年。壽五十

二。

神功天皇開化五世孫息長宿禰女仲哀納為后仲哀歿遂主國事元年辛巳  
漢獻帝建安六年○羅奈解王三十六年○五年乙酉新羅國始遣使來三十九年  
麗山上王五年○濟肖古王三十六年

己未魏景初始遣使于漢在位六十九年壽百  
應神天皇仲哀第四子母神功元年庚寅晉武帝泰始六年○羅味鄒王九年

七年丙申高麗始遣使來十四年癸卯始制衣服十五年甲辰百濟送書籍  
十六年乙巳百濟王太子來二十年己酉漢人始來在位四十一年壽百十

仁德天皇應神第四子應神歿二年無主癸酉東晉愍帝建興元年○羅訖解  
濟比流正月即位五十五年丁卯大臣武內死年三百四十歷仕六朝六十一

年癸酉始造冰室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十  
履中天皇仁德太子元年庚子東晉安帝隆安四年○羅奈勿王四年十五始置

大臣四人任國事在位六年壽七十  
反正天皇仁德第二子履中同母弟身長九尺二寸半齒一寸如貫珠元年丙

午東晉安帝義熙二年○羅實聖王五年○在位六年壽六十  
允恭天皇仁德第三子反正同母弟元年壬子東晉安帝義熙八年○羅實聖

支王八年濟腴在位四十二年壽八十  
安康天皇允恭第二子元年甲子南宋孝武孝建元年○羅訥智王三十八年



年 初允恭立太子而性惡。乃殺之立安康。安康立。殺仁德之子大草香王。而取其妻為后。三年丙申八月。大草香王之子眉輪王。弒之。安康弟大泊瀨禪武。發兵討之。眉輪與大臣皆燒死。在位三年。壽五十六。

雄略天皇。允恭第四子。安康同母弟。即大泊瀨禪武也。元年丁酉。宋孝武皇帝

羅訥詆王。四十一歲。長壽二十二年戊午。丹後州余社都人。釣於水江浦。得大龜。化為女。在位二十三年。壽百四。

清寧天皇。雄略第三子。元年庚申。齊高祖建元二年。○羅炤智王二年。○五年

甲子。歿。在位五年。壽四十五。皇女弟即位。號飯豐天皇。是年十二月又歿。初安

康之亂。履中之孫二人。或云在丹波州。或云在幡摩州赤石郡。至是以無皇子。

求同姓於諸州。以小楯奉迎為後。即顯宗仁賢也。

顯宗天皇。履中孫。市邊押羽第三子。元年乙丑。齊武王景明三年。○羅炤智王

濟東城王。在位三年。壽四十八。

仁賢天皇。顯宗同母兄。名大脚。初飯豐歿。讓于顯宗。至是即位。元年戊辰。齊武

明六年。○羅炤智王十年。○麗長在位十一年。壽五十二。

武烈天皇。仁賢太子。元年己卯。齊東昏侯永元元年。○羅炤智王二十一年。殺

大臣真鳥。性好殺人。在位八年。壽五十七。

繼體天皇。應神五世孫。名彥主人。元年丁亥。梁武帝天監六年。○羅智證王八

年。○麗文咨王十六年。○羅智證王八

年七十六年壬寅始建年號為善化五年丙午改元正和六年辛亥改元發倒  
二月歿在位二十五年壽八十二

安閒天皇繼體第二子自繼體歿後二年無主至是即位元年甲寅武帝發倒大

通六年羅法興王二十一年在位二年壽七十梁武帝大同二年麗安原王六年

麗安原王四濟聖王十一年在位二年壽七十建元元年麗安原王六年

宣化天皇繼體第三子安閒同母弟元年丙辰建元元年麗安原王六年

濟聖王改元僧聽在位四年壽七十三梁武帝大同六年

欽明天皇繼體長子一云宣化長子元年庚申麗安原王十年濟聖王十八年明

年辛酉改元同要始為文子十二年壬申改元貴樂佛教始來三年甲戌改元

結清百濟送五經博士醫博士五年戊寅改元兄弟二年己卯改元藏和六年

甲申改元師安二年乙酉改元和僧六年庚寅改元金光在位三十二年壽五

十敏達天皇欽明第二子元年壬辰用金光陳宣帝大建四年

年五年丙申改元賢接三年戊戌以六齋日披覽經論殺其太子六年辛丑改

元鏡當三年癸卯新羅來伐西鄙四年甲辰大臣守屋以佛法不利奏壞佛教

僧尼皆復俗五年乙巳改元勝照在位十四年壽五十羅真興王三十

用明天皇欽明第四子或云第四子元年丙午用勝照陳後主至德四年隋文帝

孫用明 在位二年。壽五十。

崇峻天皇。欽明第五子。或云第十子。元年戊申。陳後主禎明二年。○隋文帝開皇三

王十年。○濟威德。明年己酉。改元端政。在位五年。壽七十二。

椎古天皇。欽明女。幼名額田部。敏達納為后。元年癸丑。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威德王四年。○濟。明年甲寅。改元從貴。百濟僧觀勤來進曆。本天文地理等書。

八年辛酉。改元煩轉。二年壬戌。始用曆。四年甲子。始賜諸臣冠。聖德太子制十

七條法。五年乙丑。改元光元。七年辛未。改元定居。三年癸酉。大職冠生于大和

州高市郡。八年戊寅。改元倭京。三年庚申。聖德太子卒。六年癸未。改仁王。二年

甲申。陰陽書始來。初立僧正僧都。是時國中寺四十六。僧八百十六。尼五百六

十九。在位三十六年。壽七十三。

舒明天皇。敏達孫。名田村。元年己丑。唐太宗貞觀三年。○羅真平王五十一年

改元聖德。六年甲午八月。慧星見。七年乙未。改元僧要。三月慧星見。二年丙申。

大旱。六年庚子。改元命長。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五。

皇極天皇。敏達曾孫女。舒明納為后。元年壬寅。用命長唐太宗貞觀十六年。○

元年。○濟義。在位三年。

孝德天皇。皇極同母弟。元年用命長唐太宗貞觀十九年。○濟義。慈王五年。主十

三年丁未。改元常色。三年己酉。初置八省百官及十禪師寺。六年壬子。改元白

乙巳。

雉。在位十年。壽三十九。

齊明天皇。

皇極位

元年己卯。

用白麗寶藏

遷都近江州。

唐高宗永徽六年

在位七年。壽六十八。

羅太宗王十五年 六年庚

申。始造漏刻。

七年辛酉。改元白鳳。

用白麗寶藏

遷都近江州。

唐高宗永徽六年

在位七年。壽六十八。

羅太宗王十五年

六年庚

天智天皇。舒明太子。母皇極。名葛城。

元年壬戌。

用白麗寶藏

大職冠。為內大臣。賜姓藤原。

唐高宗永徽六年

在位七年。壽六十八。

羅太宗王十五年

六年庚

年。七年戊辰。始任太宰師。

八年己巳。以大職冠。

用白麗寶藏

為內大臣。賜姓藤原。

唐高宗永徽六年

在位七年。壽六十八。

羅太宗王十五年

六年庚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天智子

為大政大臣。任大政。

唐高宗永徽六年

大臣始此。初置大納言三

羅太宗王十五年

人。在位十年。

天武天皇。舒明第二子。天智同母弟。名大海人。

元年壬申。

用白麗寶藏

隱吉野山。天智歿。太友

唐高宗永徽六年

皇子謀篡。欲攻吉野。天武將濃張二州兵。入京城討之。遂即位。二年癸酉。初置

羅太宗王十五年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天智子

為大政大臣。任大政。

唐高宗永徽六年

大臣始此。初置大納言三

羅太宗王十五年

人。在位十年。

天智七年。天武為太子。天智將禪位。天武辭避出家。隱吉野山。天智歿。太友

唐高宗永徽六年

皇子謀篡。欲攻吉野。天武將濃張二州兵。入京城討之。遂即位。二年癸酉。初置

羅太宗王十五年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天智子

為大政大臣。任大政。

唐高宗永徽六年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天智子

為大政大臣。任大政。

唐高宗永徽六年

大臣始此。初置大納言三

羅太宗王十五年

人。在位十年。

天武天皇。舒明第二子。天智同母弟。名大海人。

元年壬申。

用白麗寶藏

隱吉野山。天智歿。太友

唐高宗永徽六年

皇子謀篡。欲攻吉野。天武將濃張二州兵。入京城討之。遂即位。二年癸酉。初置

羅太宗王十五年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天智子

大職冠。尋死。以大友皇子。

天智子

為大政大臣。任大政。

唐高宗永徽六年

大臣始此。初置大納言三

羅太宗王十五年

人。在位十年。

皆被髮。十二年癸未。始造車。停銀錢。用銅錢。十三年甲申。改元朱雀。三年丙戌。

改元朱雀。鳥慧星見。在位十五年。

唐高宗永徽六年

持統天皇。天智第二女。天武納為后。元年丁亥。

用白麗寶藏

羅神文王七年。七年癸

唐高宗永徽六年

已。定町段。中人平步兩足相距為一步。方六十五步。為一段。十段為一町。九年

羅神文王七年

乙未。改元太和。三年丁酉。八月。禪位于文武。在位十年。

唐高宗永徽六年

文武天皇。天武孫。母元明。元年丁酉。

唐高宗永徽六年

明年戊戌。改元大長。定

羅神文王七年

文

武

文

武

天

皇

天

武

孫

母

元

明

元

年

丁

酉

唐

武

孝

昭

王

功

元

年

明

年

戊

戌

改

元

大

長

定

文

律令。四年辛丑。改元大寶。三年癸卯。初置叅議。立東西市。四年甲辰。改元慶雲。三年丙午。初定封戶。造斗升。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五。

元明天皇。天智第四女。適天武之子草壁太子。生文武。元年戊申。唐中宗景龍二年。○羅聖德王改元和同。四年辛亥。始織錦綾。五年壬子。初置出雲州。六年癸丑。初置丹

後美作日向大隅等州。七年甲寅。始定京城條里坊門。八年乙卯。改元靈龜。九月禪位于元正。在位八年。壽四十八。

元正天皇。文武姊元明女。名氷高。元年乙卯。唐玄宗開元三年。○羅聖德王十四年。○三年丁巳。改元養老。二年戊午。慧星見。四年庚申。新羅來伐西鄙。八年甲子。二月。禪位于聖

武。在位十年。壽六十九。

聖武天皇。文武太子。名首。元年甲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羅聖德王二十三年。○改元神龜。五年戊

辰。始設進士試。六年己巳。改元天平。十九年丁亥。初置近衛大將軍。二十一年

己丑。七月。禪位于孝謙。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六。

孝謙天皇。聖武女。名阿閉。元年己丑。唐玄宗天寶八年。○羅景泰王八年。改元天平勝寶。八年丙

申。有虫蠱入幡神社殿柱。為天下太平之字。九年丁酉。改元天平寶字。二年戊

戌。八月。禪位于淡路。在位十年。

淡路廢帝。天武孫。元年戊戌。用天平寶字唐肅宗乾元元年。○羅景泰王十七年。以道鏡為大臣。八年乙

巳。為孝謙所廢。放于淡路州。在位八年。壽三十二。

稱德天皇。孝謙復位。改名隆基。淡路八年乙巳。唐代宗永泰元年。正月發兵廢之。復卽位。

改元天平神護三年丁未。改元神護景雲。在位五年。壽五十三。

光仁天皇。天智孫名白璧。元年庚戌。唐代宗永泰六年。改元寶龜。稱德歿無嗣。

大臣共議立之。慧星見。三年壬子。初置內供大臣。道鏡死。七年丙辰。遣使于唐。

十二年辛酉。改元天應。四月。禪位于桓武。在位十二年。壽七十三。

桓武天皇。光仁太子名山部。元年辛酉。唐宣德二年。明年壬戌。改元延曆。

三年甲子十月。遷都山城長岡。十二年癸卯。命大納言藤小黑。叅議左大弁小

左相山城野郡宇多村。乃國中膏腴之地。十三年甲戌十月辛酉。自長岡遷都

平安城。乃今京都也。命賀茂明神。定條里坊門。十七年戊寅。中納言坂上田村

瓦。創清水寺。二十三年甲申。賜第五皇子楓原親王姓平。平氏始此。在位二十

六年。壽七十。

平城天皇。桓武太子名安殿。元年丙戌。唐憲宗元和七年。改元大同。四年己丑

四月。禪位于嵯峨。在位四年。壽五十一。

嵯峨天皇。桓武第二子。平城同母弟。元年己丑。唐憲宗元和四年。明年庚寅。改

元弘仁。十四年癸卯正月。彗星見。四月。禪位于淳和。在位十五年。壽五十七。或

云四十六。博雅好文。尤善書法。後宮十四人。生四十七子。

淳和天皇。桓武第三子名大伴。元年癸卯。唐穆宗長慶三年。○明年甲辰。改元

天長五年戊申。始定諸州七道。十年癸丑。禪位于仁明。在位十一年。壽五十五。

仁明天皇。嵯峨第二子名正良。元年癸丑。唐文宗太和七年。明年甲寅。改元永

和。四年丁亥。彗星見。五年戊午五月。雨雪。十五年戊辰。改元嘉祥。三年庚午三

月。以病禪位于文德。遂出家。在位十八年。壽四十一。

文德天皇。仁明太子。元年庚午。唐宣宗大中年。四年。明年辛未。改元仁壽。二年

壬申。彗星見。四年甲戌。改元齊衡。三年丙子三月。地震。四年丁丑。改元天安。在

位九年。壽三十三。後宮六人。生二十九子。

清和天皇。文德第四子名惟仁。法名素貞。元年戊寅。唐宣宗大中年。九年九

歲。忠仁公良房為攝政。明年己卯。改元貞觀。六年甲申。彗星見。十四年壬辰。良

房死。十八年丙申。賜第六皇子貞純親王姓源。源氏始此。十一月。禪位于陽成。

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

陽成天皇。清和太子名貞明。元年丙申。唐僖宗乾符三年。九年九歲。昭宣王基經

為攝政。基經即良房之子。明年丁酉。改元元慶。八年甲辰二月。禪位于光孝。

在位九年。壽八十一。

光孝天皇。仁明第三子名時康。元年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明年乙巳。改元仁

和。在位四年。壽五十八。

宇多天皇。光孝第三子名定省。法名空理。後政金剛覺。元年丁未。用仁唐僖宗光啓三年

○羅真聖三年己酉四月改元寬平三年辛亥正月攝政基經死九年丁巳七月禪位于醍醐在位十一年又號寬平天皇壽六十六

醍醐天皇宇多太子名敦仁元年丁巳唐昭宗乾寧四年○羅孝恭明年戊午改元昌泰三年庚申以右大臣管原道為太宰眞外師四年辛酉改元延喜放

管原道於紫芝太宰府三年癸亥管原道死七年丁卯彗星見二十三年癸未改元延長八年庚寅六月雷震清涼殿又震大納言清貫右大弁希世人稱管

原道為崇九月禪位于朱雀在位三十四年壽四十六後宮十一人生三十六子

朱雀天皇醍醐第十一子或云長子名寬明法名佛陀樹元年庚寅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羅歸順

王四年○麗太祖十二年承平八年戊戌自四月至八月地大震改元天慶二年己亥二月將門純友謀

叛三年庚子討長門純友四年辛丑以攝政忠平為關白九年丙午四月禪位

于邑上在位十七年壽三十

邑上天皇或作村上醍醐第十四子朱雀同母弟名成明元年丙午晉主重貴開運三年○麗定宗

元年壬子未改元天曆二年戊申九月禁中火三年己酉八月攝政忠平死六年

壬子陞授國中諸神一階十一年丁巳改元天德四年庚申禁中火五年辛

酉正月改元應化彗星見二年壬戌彗星見三年癸亥十一月彗星見民饑斗



米百錢。禁中又火。四年甲子。改元康寶。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二。

冷泉天皇。邑上第二子名憲平。元年丁卯。宋太祖乾德五年。麗光宗十八年。以清慎公實賴為

關白。貞信公長子。明年戊辰。改元安和。二年己巳。八月。禪位于圓融。在位三年。壽六

十三。

圓融天皇。邑上第五子。冷泉同母弟。名守平。元年己巳。宋太祖開寶二年。麗光宗二十年。

一歲。明年庚午。改元元祿。五月。關白實賴死。以謙德公伊尹為攝政。貞信公孫。三年

壬申。謙德公死。以忠義公兼通為關白。伊尹同母弟。四年癸酉。改元天延。三年乙亥。

彗星見。四年丙子。五月。禁中火。七月。改元天貞。十一月。忠義公死。以廉義公賴

忠為關白。清慎公第二子。三年戊寅。改元天元。三年庚辰。七月。大風雨。羅城門毀。十一

月。禁中火。五年壬午。禁中火。六年癸未。改元永觀。二年甲申。八月。禪位于華山。

華或作葉。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三。

華山天皇。冷泉太子名師貞。元年甲申。宋太宗雍熙三年。明年乙酉。改元寬和。

二年丙戌。六月。禪位于一條。遂出家。法名入覺。在位二年。壽四十一。

一條天皇。圓融太子。名懷仁。法名精進覺。元年丙戌。宋太宗雍熙三年。年七歲。

以右大臣兼家為攝政。忠義公同母弟。明年丁亥。改元永延。三年己丑。七月。彗星見。改

元永祚。二年庚寅。五月。以攝政兼家為關白。七月死。以兼家長子道隆為關白。

遂為攝政。十一月。改元正曆。六年乙未。二月。改元長德。四月。攝政道隆死。以其

同母弟道謙。爲關白。五月又死。以其同母弟道長。爲關白。禁中火。五年己亥。改元長保。禁中火。三年辛丑。禁中火。六年甲辰。改元寬弘。二年乙巳。禁中火。八年辛亥。六月。禪位于三條。在位二十六年。壽三十二。  
三條天皇。冷泉第二子名居貞。元年辛亥。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明年壬子。改元長和。禁中火。四年乙卯。禁中火。五年丙辰。正月。以關白道長。爲攝政。七月。禪位于後一條。在位六年。壽三十二。

後一條天皇。一條第二子名敦成。元年丙辰。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歲。明年丁巳。改元寬仁。以道長長子賴通。爲攝政。二年戊午。六月。彗星見。三年己未。道長出家。法名行觀。以賴通爲關白。五年辛酉。改元治安。四年甲子。改元萬壽。五年戊辰。改元長元。二年己巳。彗星見。自二月至三月大雪。是歲大饑。九年丙子。四月。禪位于後朱雀。遂出家。是夜歿。在位二十一年。壽二十九。燒尸置骨于淨土寺。遺命也。

後朱雀天皇。一條第三子。後一條同母弟。名敦良。元年丙子。宋仁宗景祐三年。三年丁丑。改元長曆。三年己卯。禁中火。四年庚辰。改元長久。三年壬申。禁中火。五年甲申。改元寬德。二年乙酉。正月。禪位于後冷泉。遂歿。在位十年。壽三十七。燒屍置骨于圓教寺。

後冷泉天皇。後朱雀太子。名親仁。元年乙酉。宋仁宗景曆五年。明年丙戌。改元

永承三年戊子禁中火。八年癸巳改元天喜。四年丙申彗星見。五年丁酉太極殿火。六年戊戌改元康平。禁中火。三年庚子彗星見。八年乙巳改元治曆。四年戊申四月歿。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四。燒尸置骨于圓教寺。

後三條天皇朱雀第二子。名尊仁。元年戊申。宋神宗熙寧元年。○以賴通同母弟教通為關白。明年己酉改元延久。四年壬子十二月禪位于白河。在位五年。

壽四十。燒尸置骨于禪林寺。

白河天皇後三條太子。名貞仁。元年壬子。用延久。○宋神宗熙寧五年。三年甲寅賴

通死。改元承保。二年乙卯禁中火。九月關白教通死。以賴通第二子師實為關

白。四年丁巳改元承曆。五年辛酉改元永保。二年壬戌彗星見。四年甲子改元

應德。三年丙寅禪位于堀川。堀川或作堀河。遂出家。法名圓寂。在位十五年。壽七十七。

堀川天皇白河第二子。元年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八年八歲。以關白師實為攝

政。明年丁卯改元寬治。八年甲戌以師實長子師通為關白。改元嘉保。三年丙

子改元永長。地震。二年丁丑改元承德。彗星見。三年己卯關白師通死。改元康

和。三年辛巳師實死。六年甲申改元長治。二年乙酉以師通長子忠實為關白。

三年丙戌改元嘉承。二年丁亥七月歿。在位二十二年。壽二十九。

鳥羽天皇堀川太子名實仁。元年丁亥。宋徽宗大觀元年。五年五歲。明年戊子改

元天仁。二年己丑彗星見。三年庚寅改元天永。四年癸巳改元永久。六年戊戌

元天仁。二年己丑彗星見。三年庚寅改元天永。四年癸巳改元永久。六年戊戌

改元元永。二年己亥。彗星見。三年庚子。改元保安。二年辛亥。以忠實長子忠通爲關白。四年癸卯正月。禪位于宗德。崇德遂出家。法名空覺。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四。

宗德天皇。鳥羽太子。名顯仁。元年癸卯。宋徽宗宣和五年爲攝政。明年甲辰。改元天治。三年丙午。改元大治。彗星見。六年辛亥。改元天承。

二年壬子。改元長承。彗星見。四年乙卯。改元保延。四年戊午。彗星見。七年辛酉。七月。改元永治。十二月見廢。在位十九年。壽四十六。

近衛天皇。鳥羽第六子。名體仁。元年辛酉。南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三歲。明年壬戌。改元康治。三年甲子。改元天養。彗星見。二年乙丑。改元久安。彗星見。七年辛

未。改元仁平。四年甲戌。改元久壽。二年乙亥。彗星見。七月歿。在位十五年。壽十七。

後白河天皇。鳥羽第四子。宗德同母弟。名雅仁。元年乙亥。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明年丙子。改元保元。七月。天皇與宗德戰。宗德敗績。遂放纘州。宗德將與州判

官源爲義。左大臣賴長伏誅。下野守義朝。爲左馬頭。安藝守平清盛。爲幡摩刺使。賞功也。三年戊寅八月。攝政忠通辭退。是月禪位于二條。後出家。法名行真。

在位四年。壽六十六。

二條天皇。後白河太子。名守仁。元年戊寅。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六歲。以忠

通太子基實爲關白。亦年十六歲。明年己卯。改元平治。右金吾信賴。左馬頭義朝。作亂。十二月夜。焚王宮。天皇奔六波羅。大貳平清盛之家。信賴兵潰。義朝族滅。以與尾遠武紀五州。封清盛之族賞之。二年庚辰。改元永曆。是年。竄兵衛佐源賴朝於伊頭。二年辛巳。改元應保。三年癸未。改元長寬。六月。前攝政忠通出家。二年甲申死。三年乙酉。改元永滿。玉宮火。六月。禪位于六條。在位八年。壽二十二。

六條天皇。二條太子。名順仁。元年乙酉。宋孝宗乾道元年。宗年二歲。明年丙戌。七月。

關白基實死。以忠通第二子基房爲攝政。八月。改元仁安。三年戊子。二月。禪

位于高倉。在位四年。壽十三。

高倉天皇。後白河第二子。名憲仁。或云仁云。元年戊子。宋孝宗乾道四年。○年八歲。

明年己丑。改元嘉應。時平清盛長子重盛爲內大臣。兼左大將。弟崇盛爲中納

言。兼右大將。父子兄弟。權傾一國。三年辛卯。改元承安。五年乙未。改元安元。三

年丁酉。四月。彗星見。京城火。公卿家延燒者多。遂及王宮。自朱雀門至太極殿。

諸司八省掃地。八月。改元承治。二年戊戌。彗星見。三年己亥。攝政基房。以事左

遷。以基實長子基通爲關白。六月。大風。十月。地震。四年庚子。二月。禪位于安德。

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源賴朝起兵。與平氏戰於相之石

橋山。二十八日。又戰於三浦。翌日。賴朝乘舟渡房州小浦。十一月十二日。平大

將重衡焚三井寺。源氏先陷關東。遂有其地。十二月。大發官軍。欲東討源氏。至富士河。官軍不進。乃還。

安德天皇。高倉太子。名言仁。元年庚子。宋孝宗淳熙七年。年三歲。明年辛丑。改

元養和。二月。源氏平氏戰於濃州。平清盛死。清盛執國政二十有三年。二年壬

寅。改元壽永。六月。平氏屯兵於越上。與源氏大戰。平氏不利。又戰於臨坂。平軍

大潰。源氏乘勝。遂陷京城。七月。天皇自鞍馬山奔叡岳。藏人行家率兵六萬。自

宇治入京城。又木曾冠者義仲率兵八萬。自栗田口入京城。十一月。攻法住寺

院。王師敗績。賴朝遣弟義經討義仲。二年癸卯。平氏挾天皇奔西海。在位四年。

後鳥羽天皇。高倉第三子。名尊成。安德壽永二年癸卯。宋孝宗淳熙十年。八月。

即位。年四歲。以基房長子師家爲攝政。明年甲辰。罷師家。以基通復爲攝政。改

元元曆。二月。源氏平氏又戰於攝之一谷。二年乙巳。二月。又戰于讚之八島。三

月。又戰于長之壇浦。平氏兵敗。安德祖母後白河后。抱安德投海。壽八歲。平氏

及後宮從死者多矣。至今塑像于長門州。給田歲祀之。七月。地大震。八月。改元

文治。二年丙午。罷攝政基通。以忠通第三子兼實爲攝政。五年己酉。右大將源

賴朝征奧州大捷。六年庚戌。改元建久。七年丙辰。攝政兼實辭退。以基通復爲

關白。九年戊午。正月。禪位于土御門。在位十六年。順德之承久三年辛巳。竄於

隱岐州。號隱岐院。歿於隱岐。壽六十。公卿坐黨誅者甚多。

土御門天皇。後鳥羽太子。名為仁。元年戊午。宋寧宗慶元四年。四歲。以基通

復為攝政。明年己未。改元正治。右大將源賴朝死。麗神宗元年。五十三歲。三年辛酉。改元

建仁。五年癸亥。以兼實第二子良經為攝政。四年甲子。改元元久。三年丙寅。攝

政良經死。以基通長子家實為攝政。改元建永。二年丁卯。改元承元。或云永元二年

戊辰。朱雀門火。四年庚午。彗星見。十一月。禪位于順德。順德之承久。三年辛巳。

流土佐。後移阿波。號阿波院。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七。

順德天皇。鳥羽第三子。名守成。元年庚午。宋寧宗嘉定三年。明年辛未。改元建

曆。三年癸酉。改元建保。六年戊寅九月。震御輿。七年己卯。改元承久。禁中火。三

年辛巳。廢竄佐渡。號佐渡院。在位十二年。壽六十四。

廢皇。或稱先帝。或稱前東宮。順德太子。名懷誠。元年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四歲。以良

經長子道家為攝政。五月。關東將軍武藏守泰時相模守時房左馬頭義氏等

舉兵攻京城。大戰宇治橋。遂入京城。移鳥羽於隱岐。移土御門於阿波。遂廢天

皇。在位七十日。或云九十八日。或云二十六日。壽十七。

後堀川天皇。高倉子守貞親王之子。名茂仁。元年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十

一歲。以家實復為攝政。明年壬午。改元貞應。三年甲申。改元元仁。二年乙酉。改

元嘉祿。三年丁亥。改元安貞。二年戊子。攝政家實辭退。以道家復為關白。三年

己丑。改元寬喜。三年辛卯。道家辭退。以其長子教實為關白。是年大饑。四年壬

辰四月。改元永貞。十月。禪位于四條。在位十二年。壽二十三。

四條天皇。後堀川太子。名秀仁。元年壬辰。宋理宗紹定五年年二歲。以關白教

實。為攝政。明年癸巳。改元天福。二年甲午。改元文曆。二年乙未。攝政教實死。以

道家。復為攝政。改元嘉禎。三年丁酉。道家辭退。以家實長子兼經。為攝政。四年

戊戌。改元曆仁。二年己亥。改元延應。二年庚子。改元仁治。二年辛丑。大饑。三年

壬寅正月歿。在位十一年。壽十二。

後嵯峨天皇。土御門第四子。名郡仁。元年壬寅。宋理宗淳祐二年○年二十三

歲。以攝政兼經。為關白。三月。兼經辭退。以道家第二子良實。為關白。明年癸卯。

改元寬元。四年丙午正月。關白良實辭退。以道家第三子實經。為攝政。禪位于

深草。後出家。法名素覺。在位五年。壽五十三。

深草天皇。後嵯峨太子。名久仁。元年丙子。宋理宗淳祐六年○年四歲。明年丁

未。攝政實經罷。以兼經為攝政。改元寶治。三年己酉。改元建長。四年壬子。幸關

東。以家實第二子兼平。為攝政。八年丙辰。改元康元。二年丁巳。改元正嘉。三年

己未。改元正元。是年大饑。春夏癘疫。又行。飢病死者。不可勝計。骸骨暴於道路。

前攝政兼經死。十一月。禪位于龜山。後出家。在位十四年。

龜山天皇。後嵯峨第三子。名恒仁。元年己未。宋理宗開慶三年○年十一歲。明

年庚申。改元文應。二年辛酉。改元弘長。攝政兼平罷。以前左大臣良實。復為攝



政四年甲子。改元文永。二年乙丑。攝政良實罷。以左大臣實經。復爲關白。三年丙寅。七月。關東將軍入洛。八月。大風。四年丁卯。關白實經罷。以兼經長子基平。爲關白。五年戊辰。蒙古使來。京城火。關白基平死。以基平長子基忠。爲關白。六年己巳。蒙古使來。七年庚午。二月。後嵯峨歿。以諒闇罷五節。十年癸酉。正月。彗星見。五月。關白基忠罷。以教實長子忠家。爲關白。大旱。禁中火。十一年甲戌。蒙古兵伐西鄙。禪位于後多宇。後出家。號禪林院。在位十六年。

後多宇天皇。龜山第二子。名世仁。元年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八年。關白忠家罷。以實經長子家經。爲攝政。明年乙亥。改元建治。蒙古使來。二年丙子。十一月。皇子生。三年丁丑。正月。天皇御元服加冠。七月。京城火。四年戊寅。改元弘安。正月。地震。二月。彗星見。四月。地震。又雹。四年辛巳。蒙古兵伐博多。適值大風。蒙古船敗沒。十年丁亥。八月。攝政兼平罷。以良實長子師忠。爲關白。十月。禪位于伏見。在位十四年。

伏見天皇。深草太子名熙仁。元年丁亥。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年二十二歲。卽位之日。地再震。明年戊子。改元正應。六月。納大納言實兼女。是月。地震十度。二年己丑。以基平長子家基。爲關白。四年辛卯。家基辭退。以忠家長子忠教。爲關白。六年癸巳。關白忠教辭退。以家基復爲關白。改元永仁。自四月至六月。鎌倉地震。山嶽崩裂。屋宇頽壞。人民死者凡七萬餘。四年丙申。關白家基死。以兼忠

爲關白。五年丁酉。禁中火。六年戊戌。七月。禪位于持明。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持明天皇。或云後伏見太子。名春仁。元年戊戌。元成宗大德二年。○以兼基爲攝政。此以下關白攝政不現。然至今世。明年己亥。改元正安。在位四年。壽四十九。

後二條天皇。後宇多太子。名邦治。元年辛丑。元成宗大德五年。○明年壬寅。改元乾元。二年癸卯。改元嘉元。四年丙午。改元德治。二年丁未。八月歿。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花山天皇。或稱持明第二子。第二子伏見名富仁。元年丁未。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明年戊申。改元延慶。三年辛亥。改元應長。二年壬子。改元正和。六年丁巳。改

元文保。二年戊午。二月。禪位于後醍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三。

後醍醐天皇。後宇多第二子。名尊治。元年戊午。元仁宗延祐五年。○明年己未。改元元應。三年辛酉。改元元亨。四年甲子。改元正中。三年丙寅。改元嘉曆。四年己

巳。改元元德。三年辛未。改元元弘。是年。源氏攻平氏。天皇密出京城避之。自清

和幼年卽位。良房攝政。幼冲相繼。政歸攝政。及高倉之世。平氏擅權。天皇攝政。亦不得與焉。源氏賴朝。自伊豆起兵。逐平氏。而世鎮鎌倉。至是源仁山。又攻逐

平氏。遂執國政。天皇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五。

光嚴天皇。持明太子。名量仁。元年癸酉。元順帝元統元年。○明年甲戌。改元建

武。在位五年。壽五十二。

光明天皇。持明第二子。名豐仁。元年丁丑。元順帝至元三年。明年戊寅。改元

曆應。五年壬午。改元康永。四年乙酉。改元貞和。五年己丑。十月。禪位于崇光。在

位十三年。壽六十二。

崇光天皇。光嚴太子。名興仁。元年己丑。元順帝至元九年。明年庚寅。改元觀應。

二年辛卯。八月。禪位于後光嚴。在位三年。壽六十五。

後光嚴天皇。光嚴第二子。名彌仁。元年辛卯。元順帝至元三年。明年壬辰。改

元文和。五年丙申。改元延文。六年辛丑。改元康安。二年壬寅。改元貞治。七年戊

申。改元應安。四年辛亥。三月。禪位于後圓融。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七。

後圓融天皇。後光嚴太子。名緒仁。元年辛亥。用應安大明洪武四年。五年乙卯。

改元永和。五年己未。改元康曆。三年辛酉。改元永德。三年癸亥。十二月。禪位于

小松。或稱後小松。在位十三年。

小松天皇。後圓融太子。名幹仁。元年癸亥。大明洪武十六年。明年甲子。改元至德。

四年丁卯。改元嘉慶。四年庚午。改元康應。二年辛未。改元明德。四年甲戌。改元

應永。十九年壬辰。八月。禪位于稱光。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稱光天皇。小松太子。名實仁。元年壬辰。用應永大明永樂二十年。三十五年戊申。

改元正長。七月歿。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九。

當今天皇崇光曾孫名彥仁。元年戊申。大明宣宗宣德三年明年己酉。改元永享。十三年辛酉。改元嘉吉。四年甲子。改元文安。六年己巳。改元寶德。四年壬申。改元享德。四年乙亥。改元康正。三年丁丑。改元長祿。四年庚辰。改元寬正。七年丙戌。改元文正。二年丁亥。改元應仁。三年己丑。改元文明。至今辛卯爲三年。

### 國王代序

國王姓源氏。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十八年丙申賜第六皇子後白河天皇保貞純親王姓源源氏始此即唐僖宗乾符三年也元三年戊寅。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主鎌倉。二條天皇永曆元年庚辰。賴朝以兵衛佐。竄于伊豆州。是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政治征伐。出於其手。驕奢淫虐。道路仄目。賴朝自伊豆起兵而西。先據關東。累戰而勝。乘勝席卷。安德天皇壽永元年壬寅。遂入京城。平氏兵敗。挾安德奔于西海。乃立後鳥羽天皇。仍鎮鎌倉。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後醍醐天皇辛未。又攻平氏。遂逐其黨。摠攬國政。自號等持殿。仁山死。子瑞山嗣。號寶篋院殿。瑞山死。子義滿嗣。後出家法名號鹿苑院殿。義滿死。子義持嗣。後出家法名號勝定院殿。義持死。子義教嗣。號普廣院殿。義教以大臣占地太廣。難制。欲稍稍分封之。大臣有赤松殿者。其從弟嬖于義教。義教欲分赤松之地。以封從弟。遂以語赤松家臣。家臣洩於赤松。今天皇嘉吉元年辛酉。即正統六年赤松伏兵。請義教宴于其家。義教盛兵而往。請入內廳。酒酣。放厖馬因闔門。伏發。遂弑義教。大內持世被槍。踰重垣而出。

遂與管領細川等立義教子義勝。三年癸亥病死。又立其弟義成。義成死。又立其弟義政。即今所謂國王也。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令文書稱明教書。每歲元。率大臣一謁天皇。常時不與相接。國政及聘問隣國。天皇皆不與焉。

國俗

天皇之子娶于其族。國王之子娶于諸大臣。○諸大臣而下官職世襲。其職田封戶皆有定制。然世久相并不可為據。○刑無笞杖或籍家產。或流竄。重則殺之。○田賦取三分之一。無他繇役。凡有工役皆募人為之。○兵好用槍劍。俗能鍊鐵為弓刃精巧無比。長六七尺。取木之理直者。以竹夾其內外而膠之。○每歲正月元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六月十五日。七月七日。十五日。八月一日。九月九日。十月亥日。以為名日。人無大小。各會鄉黨族親。燕飲為樂。相遺以物。○飲食用漆器。尊處用土器。一用棄。有筋無匙。○男子斷髮而束之。人佩短劍。婦人拔其眉而黛其額。背垂其髮而續之以髹。其長曳地。男女冶容者皆黑染其齒。○凡相遇蹲坐以為禮。若道遇尊長。脫鞋笠而過。○人家以木板蓋屋。惟天皇國王所居及寺院用瓦。○人喜啜茶。路傍置茶店賣茶。行人投錢一文飲一碗。人居處處千百為羣。開市置店。富人取女子之無歸者。給衣食容飾之。號為傾城。引過客留宿。饋酒食而收直錢。故行者不齋糧。○無男女。皆習其國字。國字號加多干。那凡四十七字。惟僧徒讀經書如漢字。○男女衣服皆斑染青質白文。男子上衣纒及膝。裙長曳地。無冠。或

着烏帽。以竹爲之。頂平而掩鬚。男女則着。天皇國王及其親族所着。號立烏帽。直而頂圓。銳之高。半尺以頂。銳爲之。

道路里數

自我慶尙道東萊縣之富山浦至對馬島之都伊沙只四十八里。○自都伊沙

只至船越浦十九里。○自船越至一歧島風本浦四十八里。○自風本浦至筑

前州之博多三十八里。○自博多至長門州之赤間關三十里。自風本浦至筑

○自赤間至竈戶關三十五里。○自竈戶至尾路關三十五里。○自尾路至兵

庫關七十里。竈戶關三十五里。○自兵庫至王城十八里。陸路。○都計水路三百二十三里。陸

路十八里。以我國里數計。則水路三十里。陸路一百八十里。

八道六十六州。對馬島。陸路。一。百。八。十。里。

畿內五州

山城州。今爲國都。有山如城險峻。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南而未合。別有圓山。當其口。二川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南入于海。都中閭巷道路。皆方通四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爲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二十萬六千條。戶巷有市。國王而下諸大臣。皆有分地。如封建世襲。雖居外州。亦皆置家京中。謂之京邸。所屬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町。天皇宮。在東北隅。周以土垣。有大門。軍士數百把守。國王而下諸大臣。以其摩

下兵。輪番遞守。凡過門者皆下馬。宮中支用。別有二州。收其稅供進。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亦有土垣。軍士千餘把守其門。大臣等率麾下兵。輪番入直。謂之御所。

畠山殿。居天皇宮東南。世與左武衛細川。相遞爲管提郎管領。佐國王秉政。今

天皇康正元年乙亥。景泰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寬正六

年乙酉。成化元年義忠死。子義勝嗣。文明二年庚寅。成化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

在京大夫源義勝。又有源義就。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雍河紀越能五

州摠太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義就乃義忠同母弟。德本之子。同宗故

皆稱畠山。

細川殿。居國王殿西。世與畠山左武衛。相遞爲管提。源持之死。子勝元嗣。時未

遣使於我。勝元娶山名源教豐之女。而無子。教豐以其幼子屬爲養子。其後教

豐受譴於國王。黜居外州。其子義安等二人。侍國王教豐。令二子請還於國王。

二子以其父性惡。恐還而起釁。不爲之請。乃令勝元請之。勝元爲請於國王。遂

得還。以是教豐甚德勝元。及勝元有子。以其所養教豐之子爲僧。教豐怒。乃與

勝元相仇相戰。教豐之外孫大內殿及女壻。爲一色殿土岐殿等。舉兵助之。勝

元挾國王。移天皇於其陣內。大小群臣。從細川者衆。焚京都二條。以北塹而守

之。相持今六年。勝元年四十餘矣。又有持賢。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細

川右馬頭源朝臣持賢。持賢乃勝元父持之之弟。持賢無子。勝元於其家後作別室。號典廡。置持賢而師事之。年老。或云已死。○又有細川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初上松浦那久野能登守藤源朝臣賴永。遣壽藺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爲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藺於其中稍解事。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及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去。庚寅。乃來。壽藺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倭訓臥可沙馳報國王。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艱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館于東福寺。國王方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二月。受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藺偕來。壽藺又言。大內處書與賜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左武衛殿。居國王殿南。世與畠山細川相遞爲管提。掌他國使臣支持諸事。後光嚴天皇應安三年庚戌。宣德三年源義淳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淳。及義敏嗣。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敏。義廉嗣。四年癸未。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將軍源義廉。



山名殿居國王殿西。今天皇長祿三年己卯。二年順始遣使來朝。書稱但幡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朝臣教豐。教豐出家。法名宗全。方與細川相持。國王有異母弟。嘗出家。號淨土院。國王無嗣。命還俗。將以爲嗣。號今出川殿。後一年。國王有子。語今出川曰。汝必傳之我子。今出川誓而許之。山名既與細川爲仇。細川挾國王以令。山名亦推今出川爲敵。國王今年三十七歲。國王之子年七歲。今出川殿年三十二歲矣。教豐二子義安等侍國王。不敢歸教豐。其長義安尋死。義安之子在山名所。山名將以爲嗣。○文明元年己丑。義安遣使來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備前備後八戶州總太守山名彈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父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踪。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戶州悉與義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來朝。書稱因伯丹三州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豐。

京極殿居島山殿南。世掌刑政。長祿二年戊寅。源持清遣使來朝。書稱京兆尹江歧雲三州刺使住京極佐佐木氏兼太膳大夫源持清。出家法名生觀。○又有源高忠。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所司代京極多賀豐後州源高忠。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兄。三年辛卯。又有榮熙遣使來朝。書稱山陰路隱岐州守護代佐佐木尹左近將監源榮熙。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弟也。初以高忠既稱生觀之兄。榮熙又稱其弟。其所言難信。不許接待其使。強留不還。乃以對馬島特送

例接待。其使言於禮曹曰：生觀兄弟，只榮熙一人耳。高忠乃生觀族親之爲麾下者也。榮熙時居隱岐州。

右武衛殿自高麗之季，海寇爲患，門下府移書稱關西省探題相公，令禁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未得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永樂議政府答書，始稱九州牧右武衛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鎮遣使來朝，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鎮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府探題，或只稱右武衛，或稱九州摠管。前後所稱不一，而國人稱右武衛殿。二十七年庚子，道鎮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義俊，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俱遣使不絕，其所進方物甚豐，故我之報賜亦厚。三十一年甲辰，道鎮書云：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鎮，猶遣使求丐。至今天皇永亨元年己酉，宣德四年以後無使。文正元年丙戌，京城澁河源朝臣義堯遣使來朝，其使言義堯之父曾爲右武衛西海道九州摠管，然不能言其詳，蓋是道鎮之後歟。

甲斐殿左武衛之臣，專掌左武衛之事。文明元年己丑，源政盛遣使來朝，書稱甲斐遠尾越濃四州守。其使以巨酋例接待。

伊勢守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國王懷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爲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少。依

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收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紬錦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豐。且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疋。米五百石。以助軍需。令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其使以巨酋使例館待。

教通。庚寅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山城居住四川伊與住人河野刑部大輔藤原朝臣教通。壽藺往來兵中。故多稱護送而來者。下同。

之種。庚寅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奉行頭飯尾肥前守藤原朝臣之種。其使人言。近侍國王。其使以特送例館待。

信忠。庚寅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居住宗見駿河守源朝臣信忠。勝忠。庚寅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居住鷹野民部少輔源朝臣勝忠。

建胄。庚寅年。以館接壽藺。遣使來朝。書稱彗日山內常喜詳庵住持建胄。建胄能文。喜詳庵在東福寺內。

昌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京城東山清水寺住持大禪師昌堯。以宗貞國請接待。日本國亂年饑。寄食於我者甚多。故前不遣使之。皆不許接待。使人等強留三浦而不還。宗貞國爲遣人請之。乃許接待。下並同。

用書記。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深修庵住持用書記。以宗貞國請接待。

太和州郡十三。水田一萬七千六百十四町。

和泉州郡三。水田四千一百二十六町。

河內州郡十一。水田一萬九千九十七町。

攝津州郡十四。水田一千一百二十六町。

忠吉。今天皇應仁元年丁亥。成化三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兵庫津平方民

部尉忠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吉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西宮津尉長鹽備中守源吉光。以宗

貞國請接待。

昌壽。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佛法護持四天王寺住持比丘昌壽。

以宗貞國請接待。

### 東山道八州

近江州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三千四百二町五段。

美濃州郡十八。水田一萬四千八百二十四町五段。

飛彈州郡三。水田一千六百十五町五段。

信濃州郡十。水田三萬九千二十五町三段。

善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信濃州禪光寺住持比丘善峯。以宗貞國請接待。

上野州郡十四。水田三萬二千一百四十町三段。

下野州。有火井。產硫黃。郡九。水田二萬七千四百六十町。  
出羽州。有温井。產金。郡十。水田二萬六千九十町二段。

陸奥州。產金。郡三十五。水田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二町二段。

東海道十五州

伊賀州。郡四。水田一千五百町。州有天照大神祠。國無貴賤遠近。皆來謁祭。  
伊勢州。產水銀。郡十三。水田一萬九千二十四町。

志摩州。郡二。水田九十七町。

尾張州。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參河州。郡八。水田八千八百二十町。

遠江州。郡十三。水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町。

伊豆州。有温井二所。火田一所。產硫黃。郡三。水田二千八百十四町。

駿河州。郡七。水田九千七百十七町。

甲斐州。郡四。水田一萬四千三町。

相模州。郡八。水田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六町一段。

上總州。郡十二。水田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町六段。

鎌倉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今鎌倉殿。源氏仁山之後。據鎌倉以東而叛二十餘年。國王累征不克。

下總州郡十二。水田三萬三千一町。

常陸州郡十四。水田四萬九千九町六段。

武藏州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五千七十四町七段。

安房州郡四。水田四千三百四十五町八段。

### 山陽道八州

幡摩州郡十二。水田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町。

吉家。丁亥年。遣使來朝。賀觀音現象。書稱幡摩州室津代官藤原朝臣吉家。自上院寺有觀音現象。圓覺寺有雨花舍利之異。以後諸州遣使來賀者甚多。雖前不遣使者。皆許接待。下並同。

盛久。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幡摩州太守周問浦居住源光祿盛久。

美作州郡七。水田一萬一千二十二町四段。

備前州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十町二段。

貞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備前州卯島津代官藤原貞吉。

廣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備前州小島津代官藤原廣家。

備中州。產銅郡九。水田一萬二百二十七町八段。

備後州。產銅郡十四。水田九千二百六十九町二段。

吉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備後州海賊大將橈原左馬助源吉安。

政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高崎城大將軍藤原朝臣政良。以宗貞國請接待。

光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支津代官藤原朝臣光吉。以宗貞國請接待。家德。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三原津太守在京助源家德。以宗貞國請接待。

忠義。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守護代官山名四宮源朝臣忠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安藝州。郡八。水田七千二百五十町九段。持平。庚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約歲遣一船。父常賀近侍國王。

國重。甲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海賊大將藤原朝臣村上備中守國重。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教實。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安藝州太守藤原武田大膳大夫教實。公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安藝州嚴島太守藤原朝臣公家。

周防州。產荷葉綠。有温井。郡六。水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町九段。

大內殿。多多良氏。世居州大內縣山口。倭訓也。望仇知。管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强。日本人稱百濟王温祚之後。入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

爲氏。至今八百餘年。至持世二十三代。世號大內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教弘爲嗣。教弘死。子政弘嗣。大內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係出百濟。最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爲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年未還。小二乘間。復取博多宰府等舊地。詳見筑前州小二殿。

弘安。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山口所司代杉河守源弘安。大內殿代官。時方居守山口。

教之。甲戌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大內進亮多多良別駕教之。大內殿政弘叔父。約歲遣一船。

藝秀。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書稱周防州太島太守海賊大將軍源朝臣藝秀。義就。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周防州上關太守鎌苑源義就。

正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周防州上關守屋野藤原朝臣正吉。盛祥。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兼報漂流人。書稱富田津代官源朝臣盛祥。

長門州。產銅及刃鐵。郡五。水田四千九百二町四段。

弘氏。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藝石防長四州守護代官陶越前守多多良朝臣弘氏。

光久。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文司浦大將軍源光久。忠秀。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長門州赤間關鎮守高石藤原忠秀。辛



卯年。又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事。

忠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赤間關太守矢田藤原朝臣忠重。

義長。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長門州賓重關太守野田藤原朝臣義長。

國茂。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長門州鷺尾多多良朝臣國茂。

正滿。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乾珠滿珠島代官宮內頭藤原正滿。以宗

貞國請接待。

貞成。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三島尉伊賀羅駿河守藤原貞成。以宗貞

國請接待。

南海道六州

紀伊州郡七。水田七千二百三町七段。

淡路州郡二。水田二千七百三十七町三段。

阿波州郡九。水田三千四百十四町五段。

義直。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阿波州鳴渡浦大將軍源朝臣義直。

伊豫州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五百七町四段。

盛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川野山城守越知朝臣盛秋。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義。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鎌田關海賊大將源貞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讚岐州郡十一。水田一萬八千八百三十町一段。

土佐州郡七。水田六千二百二十八町。

北陸道七州

若狹州郡三。水田三千八十町八段。

忠常。辛卯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十二關一番遠敷守護備中

守源朝臣忠常。

義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大濱津守護代官左衛門大夫源義國。以

宗貞國請接待。

越前州郡六。水田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九町五段。

越中州。有溫井。水田一萬七千九十九町五段。

越後州郡七。水田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町五段。

能登州郡四。水田八千二百九十七町。

佐渡州郡三。水田三千九百二十八町三段。

加賀州郡四。水田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町四段。

山陰道八州

丹波州郡五。水田一千八百四十六町九段。

丹後州。產深重青銅。郡六。水田五千五百三十七町。

家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丹後州田伊佐津平平朝臣門四郎家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但馬州。郡八。水田七千一百四十町。

源國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但馬州津山關佐佐水兵庫助源國吉。

因幡州。郡七。水田八千一百二十六町。

伯耆州。郡六。水田八千八百三十町。

義保。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伯耆州太守緣野源朝臣義保。以宗貞國請接待。出雲州。郡十。水田九千四百三十町八段。

盛政。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美保關卿左衛門大夫藤原朝臣盛政。

公順。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出雲州見尾關處松田備前太守藤原朝臣公順。

義忠。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留關海賊大將藤原朝臣義忠。以宗貞國請接待。

石見川郡六水田四千九百十八町。

和兼周布兼貞之子。丁卯年親來受國書。書稱石見州因幡守藤原周布和兼約歲遣一船。

賢宗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櫻井津土屋修理大夫平朝臣賢宗。

久直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益田守藤原朝臣久直。

正教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三住古馬守源氏朝臣正教。

吉久戊子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北江津太守平朝臣吉久。

隱岐州郡四水田五百八十四町九段。

秀吉己丑遣使來朝。書稱隱岐州太守源朝臣秀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 西海道九州

筑前州有山距海濱三里山頂有火井日正照煙焰漲天水沸而溢凝而爲硫黃凡產硫黃島皆同郡十五水田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町九段州有博多或稱霸家臺或稱石城府或稱冷泉津或稱筥崎津居民萬餘戶小二殿與大友殿分治小二西南四千餘戶大友東北六千餘戶以藤原貞成爲代官居人業行商琉球南蠻商舶所集之地北有白沙三十里松樹成林日本皆海松唯此有陸松日本人多上畫以爲奇勝往來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小二殿居宰府或稱大都督府西北去博多三里居民二千二百餘戶正兵五

百餘。源氏世主之。稱筑豐肥三州摠太守。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號小二殿。至源嘉賴。今天皇嘉吉元年辛酉。大臣赤松作亂。國王徵兵諸州。小二殿不至。國王命大內殿討之。嘉賴兵敗。肥前州平戶源義所居。尋投對馬島。居美女浦。對馬島亦其所管。大內殿遂盡有小二所管筑前州博多宰府等地。後嘉賴欲復舊地。舉兵而往。至上松浦。大內迎擊敗之。嘉賴奔還對馬島。嘉賴死。子教賴嗣。丁亥年。教賴又以對馬島兵。往至博多宰府之間。見月之地。爲大友殿及大內代官可申所敗而死。對馬島代官宗盛直算。亦蹤敗沒。己丑年。國王以大內黨山名。命小二復舊土。又命諸州助之。秋七月。對馬島主宗貞國舉兵奉教賴之子賴忠而往。沿路諸酋護送助之。遂至宰府。悉復舊境。賴忠既至宰府。令貞國守博多。貞國身留愁未要。小二殿所管在博多西。南半里。居民居三百餘戶。遣麾下守博多。肥前州千葉殿。與其弟有階。小二右其弟。命貞國往攻之。貞國難之。小二強遣之。值大雪。敗還。對馬島兵千之凍瘡多死者。長門筑前一歧之境。海賊縱橫。今辛卯年春。我宣慰官田養民等。往慰賴忠貞國。至對馬島。貞國聞之。托以海賊梗路。宣慰官不能來。我當往迎。遂留兵守博多。愁未要。時不告賴忠。身還對馬。賴忠前在對馬島。約歲遣一二船。今還本土。其使人依巨酋使例館待。護軍島安。曾爲琉球國使。來聘於我。因是往來。乙亥年。來受國書。丁丑年。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司正林沙也文。道安子。庚寅年。從其父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護軍宗家茂。乙亥年。來受國書。受職。富商石城府代官宗金之子。宗金。大友殿  
所差大友殿管下。

司果信盈。己丑年。來受職。向化卒。中樞藤安吉女婿。安吉父曾來朝。死於京館。  
因葬于東郊。其母命安吉來待朝。仍守父墳。安吉死。弟茂林。又來待朝。爲副司  
果。安吉母時。遣船稱藤氏母大友殿管下。

氏鄉。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宗像朝臣氏鄉。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  
與氏俊。承國王之命。爲宗像殿主。有麾下兵。

貞成。辛巳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冷泉津尉兼內州太守田原藤原貞成。受  
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大友殿族親博多代官。

信重。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冷泉津藤原佐藤四郎信重。約歲遣一船。  
辛卯冬。以琉球國王使。來受中樞府同知事。博多富商定清女婿。大友殿管下。  
安直。丁亥年。遣使送漂流人。書稱筑前州筥崎津寄住臣藤原孫右衛門尉安  
直。八幡神留守殿管下。

直吉。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稱筑前州筥崎津寄住藤原兵衛次郎直吉。信重  
兄子。八幡神留守殿管下。居筥崎津。

重家。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稱冷川津布永臣平與三郎重家。大友殿管下。

親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筑前州胎土邦北崎津源朝臣親慶。正家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相以島大將軍源朝臣正家。氏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筑前州宗像先社務氏俊。

道京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絲島太守大藏氏道京。以宗貞國請接待。繩繁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名島櫛島兩島太守藤原繩繁。以宗貞國請接待。成直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聽政所秋月太守源成直。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稱秋月殿有武才。

信歲丙戌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筑前州麻生藤原信歲。丁亥年又遣使來。以不緊不接待。

筑後州郡十。水田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町八段。

豐前州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八町二段。

邦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前州蓑島海賊大將玉野井藤原朝臣邦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俊幸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前州彥山座主黑川院藤原朝臣俊幸。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居彥山有茂才。

豐後州有溫井五所。郡八。水田七千五百二十四町。

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戶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東六七日程。兼管博多與

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稱豐筑兩後州太守。今天皇永亨元年己酉宣德四年始遣使

來朝。自是使船不絕。九年丁巳。又有源親重者。稱豐筑兩後州太守而遣使。其

書稱持直爲伯父。持直書亦稱讓于親戚親重。至長祿元年丁丑。又有親繁者。

稱豐州大友而遣使。源持直使亦至。禮曹問其使及同來諸使。皆言持直與小

二殿同時失土。大內殿以親繁代持直爲大友殿。今大內與安藝州相攻。持直

小二欲乘間復土而未能。或云源持直養從弟親重爲嗣。及大內討小二。黜親

重。而以其弟親繩代之。二年戊寅。親繁又遣使。其書略曰。曾祖父以來。捧書通

使。自九州陷兵。雖續箕裘之業。不以時致敬。寬正元年庚辰天順四年又有師能者。

亦稱豐筑守大膳大夫而遣使。其書略曰。大友持直蒙大國之恩。不知幾年。去

年十月逝去。余爲持直嫡孫。續大友家業。今辛卯年。豐州日田守護親常。遣使

來朝。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殿政親之弟也。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

親。乃大內政弘妹婿。小二之復土也。政親欲助大內。父親重以爲。王命不可違。

遂助小二。又問來時諸使。其言皆同。是年冬來國。王使光以藏主曰源持直。初

無子。以從弟親繁爲嗣。親繁今爲大友殿。年六十一歲。長子親政。今爲豐前州

太守。將爲嗣。持直旣以親繁爲嗣。而後生二子。長師能。次能堅。皆封小地。其曰

親重者。不知爲何人。疑繁重二字。於國訓相近。故或稱重也。其曰親繩者。親繁

之同母弟。封豐後州小地。死已十四年矣。同時來琉球使博多人信重曰。親繁



五子。一曰五郎。卽政親。年三十餘。當爲嗣。二曰親常。年二十餘。今爲日田守。三曰七郎。年十八。四曰僧五幼。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稱大友者數人。豐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少。未能辨其真僞。姑記往來之書及諸使之言。以待後考。

親常。大友殿異母弟。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稱日田郡守護修理大夫藏親常。一國光。庚辰年。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丁亥年。又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豐後州日田郡太守源朝臣國光。

茂實。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後州受護代官木部山城守茂實。以宗貞國請接待。

肥前州。有溫井二所。郡十一。水田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二町。州有上下松浦。海賊所處。前朝之季。寇我邊者。松浦與一歧對馬島之人。率多。又有五島。或稱五多島

日本人往中國者。待風之地。

節度使。己丑年。遣使來朝。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九州節度使源教直。或稱九州都元帥。或稱九州摠管。居肥前州阿也。非知。有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居民一千餘戶。正兵二百五十餘。總治九州之兵。對馬島人宗大膳等言。初教直助大內及小二復土。懼棄所居。潛投肥後也。望加知。

千葉殿。己未年。遣使來朝。居有小城。北距博多十五里。居民一千二百餘戶。正

兵五百餘。書稱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元胤。約歲遣一船。

源義。乙酉年。遣使來朝。書稱呼子一岐守源義。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呼子。有麾下兵。稱呼子殿。

源納。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納。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波多島。人丁不過十餘。

源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鴨打。有麾下兵。稱鴨打殿。

藤原次郎。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原次郎。約歲遣一船。

源祐位。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護野寶泉寺源祐位。約歲遣一船。僧居寶泉寺。

源盛。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丹後太守源盛。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

源德。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次郎。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佐志殿。

義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原朝臣筑後守義永。受圖書契。歲遣一船。

源義。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歧州太守志佐源義。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志佐殿。

源滿。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三栗野太守源滿。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居三栗野。

源吉。乙丑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太守源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勝。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宇久守源勝。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丁丑年。以刷還我漂流人。特加一船。居宇久島。總治五島。有麾下兵。

少弼弘。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平田寓鎮源朝臣彈正少弼弘。約歲遣一二船。有麾下兵。

源義。丙子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平戶寓鎮肥州太守源義。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少弼弘弟。有麾下兵。居平戶。

藤原賴永。丙子年。遣壽藺書記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久野藤原賴永。壽藺受書契禮物。傳于國王。事見上山城州細川勝氏。居那久野。

源宗傳。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多久豐前守源宗傳。以宗貞國

請接待。居多。有麾下兵。

源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下野守源泰。以宗貞國請接待。居波多。有麾下兵。

四郎左衛門。乙酉年。以源滿使來受同參。丁亥戊子。連年而來。不許接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朝。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大島太守源朝臣貞。居大島。有麾下兵。

源義。丁亥年。遣使來朝。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一歧津崎太守源義。有麾下兵。

貞茂。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悼大島太守源朝臣貞茂。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茂。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舍利。書稱五島玉浦守源朝臣茂。君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五島太守源貞。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藤原盛。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日島太守藤原朝臣盛。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清男。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彼杵郡彼杵遠江清原朝臣清男。以宗貞國請接待。

源重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肥前州太村太守源重俊。居太村。能武才。有麾下兵。

源信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風島津太守源信吉。

源豐久。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稱平戶寓鎮肥州太守源豐久。先父義松。己丑春逝去。又送義松所受圖書。而請受新圖書。今乃給送。

肥後州。有溫井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町。

菊池殿。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池爲邦。約歲遣一二船。庚寅年。又遣使來受圖書。所管兵二千餘。世號菊池殿。世主肥後州。

藤原爲房。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藤原爲房。約歲遣一船。

教信。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八代源朝臣教信。約歲遣一船。

政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前此再度救我漂流人。書稱備後州大將軍大橋源朝臣政重。

武教。丁丑年。以武磨稱名。使人來朝。以遠處不緊人。不接待。丁亥年。改名武教。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後州高瀨郡藤原武教。菊池殿族親。爲其管下。居高瀨。

日向州。郡五。水田七千二百三十六町。

大隅州。郡八。水田六百七十三町。

薩摩州。產硫黃。郡十三。水田四千六百三十町。

盛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日向太守藤原盛久。約歲遣一二船。  
熙久。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藤原熙久。約歲遣  
一二船。

持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久。約歲遣一船。忠國族  
親。爲其管下。居島津。

源忠國。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三州太守島津源忠國。約歲遣一船。丁亥  
年。以觀音現象。又遣使。書稱日向隅薩三州太守島津陸奧源忠國。國王族親。總  
治薩摩日向大隅三州事。

藤原忠滿。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象。書稱薩摩州一歧島代官藤原忠滿。一  
只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市房泊代官只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久重。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市來千伐太守大藏氏久重。以宗貞國請  
接待。

國久。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市來太守大藏氏國久。以宗貞國請接待。忠國從  
弟。爲其管下。居部府。

吉國。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內種島太守吉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持永。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永。以宗貞國請接待。一  
對馬島郡八。人戶皆沿海浦而居。凡八十二浦。南北三日程。東西或一日或半

日程四面皆石山。土瘠民貧。以煮鹽捕魚販賣爲生。宗氏世爲島主。其先宗慶死。子靈鑑嗣。靈鑑死。子貞茂嗣。貞茂死。子貞盛嗣。貞盛死。子成職嗣。成職死而無嗣。丁亥年。島人立貞盛母弟盛國之子貞國爲島主。郡守而下土官皆島主。差任亦世襲。以土田鹽戶分屬之。爲三番。七日相遞。會守島主之家。郡守各於其境。每年踏驗損實收稅。取三分之一。又三分其一。輸二于島主。自用其一。島主牧馬場四所。可二千餘匹。馬多曲背。所產柑橘木楮耳。南北有高山。皆名天神。南稱子神。北稱母神。俗尙神。家家以素饌祭之。山之草木禽獸。人無敢犯者。罪人走入神堂。則亦不敢追捕。島在海東諸島要衝。諸酋之往來於我者。必經之地。皆受島主文引而後乃來。島主而下各遣使船。歲有定額。以島最近於我而貧甚。歲賜米有差。

八郡

豐崎郡。或稱都沙只郡伊郡守宗盛俊。宗貞國異母兄。在前宗貞國爲郡守。今傳于盛俊。盛俊居古于浦遙治。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島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助六盛俊。

豆豆郡。郡守宗彥次郎盛世。

伊乃郡。郡守宗盛弘。資茂之子。宗貞盛妹弟。乙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宗右衛門尉盛弘。約歲遣四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

卦老郡或稱位郡仁郡守宗茂秀。癸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出羽守宗大膳茂秀。無子。以其弟茂直子宗彥九郎貞秀爲嗣。茂秀父賀茂曾黜島主靈鑑。而奪其任。靈鑑之子貞茂還奪之。然以賀茂族盛。不得絕之。以茂秀爲都代官。

要羅郡郡守。島主自守。

美女郡郡守。島主自守。

雙古郡郡守。島主自守。

尼老郡郡守宗盛家。宗貞盛再從弟。爲貞盛女壻。甲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宗信濃守盛家。約歲遣四船。壬申年以其請加三船。歲賜米豆并二十石。一護軍多羅而羅。一名而羅灑文家次。一名而羅灑文家繼。一名平松而羅灑文家繼。一名太郎二郎。庚辰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並十石。賊首也。

八十二浦

時古里浦餘二十戶

尼神都麻里浦百餘戶

皮多加池浦餘五十戶

安而老浦餘二十戶

司直源茂崎。乙亥年以救我漂流人功受職。



守于時浦餘五戶十

郎加古時浦餘三戶十

頭未浦餘十戶十

蘊要浦餘百戶十

緊浦餘四戶十

阿時未浦餘百戶十

皮都浦餘二戶十

和因都麻里浦餘二戶十

五時浦餘二戶十

時多浦餘三戶十

沙加浦餘五戶十

護軍六郎灑文。己卯年。來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護軍阿馬豆。舊居一歧島毛都伊浦。海賊首宮內四郎子。戊寅年。受圖書。來則

賜米豆并十石。戊子。改名又四羅盛數。

司正都羅馬都。六郎灑文子。甲申年。來受職。

司正都羅而老。向化鐵匠千知沙也。文子隨父而來受職。今還本島。奉盛幸。本係唐人。島主宗成職時。掌書契文引。丁丑年。因島主請。受圖書。約歲遣一船。書稱海西路關處鎮守奉盛幸。

職盛。故代官宗盛直之子。戊子年。遣使來朝。己丑年。又遣使來朝。請繼父遣船。以無島主之書不從。書稱對馬州平朝臣宗四郎職盛。

時羅浦十餘戶

仇時老浦三餘戶

所溫老浦百餘戶

溫知老毛浦六餘戶

昆知老浦四餘戶

也里古浦三餘戶

要古浦二餘戶

時羅古浦二餘戶

要時浦十餘戶

可門諸浦三餘戶

訓羅串戶百餘

上護軍平茂持。平盛秀之弟。為從兄六郎次郎繼後。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護軍皮古時羅。平茂持弟。甲申年受職。己丑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副司果平伊也知。平茂知子。又名早田彥八。庚寅年。以島主請受職。

仇愁音夫浦戶十餘

吾可多浦戶十餘

桂地浦戶百餘

尼干浦戶十餘

那無賴浦戶三十餘

古浦戶十餘

安沙毛浦

古于浦戶百餘

島主宗貞國。今天皇嘉吉三年癸亥。正統八年宗貞盛為島主時。約歲遣五十船。如

有不得已報告事。數外遣船。則謂之特送。歲賜米豆并二百石。

宗貞秀。貞國長子。與貞國同居。丁亥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平朝臣貞秀。約

歲遣七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貞秀襲貞國前任。故使船賜米。皆仍其舊。

盛俊。豐崎郡守。詳見豐崎郡

國幸。今辛卯年。以對馬島特送來朝。兼察三浦。稱宗大膳國幸。以島主所親信。別例厚待而送之。

仇多浦 三十餘戶

造船五浦 十餘戶

仰可未浦 十餘戶

卦伊老浦 二十餘戶

那伊老浦 二十餘戶

安佐毛浦 五十餘戶

豆豆浦 三百餘戶合三

宗茂世。一名宗虎。熊丸宗貞盛之侄。乙亥年。約歲遣三船。來則賜米豆并十石。書稱九州侍所管事平朝臣宗彥八郎茂世。

世伊浦 二十餘戶

仇女浦 十二處合五

沙愁浦四處合三  
百餘戶

國久已酉年。因島主請受圖書。書稱對馬州佐護郡代官平朝臣宗幡摩安國久。約歲遣一船。管天神山海賊。今領兵在博多。

宗彥九郎貞秀。故代官宗盛直從弟。卦老郡守宗茂秀。立以爲後。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上護軍宗盛吉。宗盛家弟。癸未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今身死有子。時未遣使。

宗秀茂。卦老郡守。

宗茂直。宗茂秀同母弟。

阿里浦餘一百  
戶

麻吾里浦餘二十  
戶

于那豆羅浦餘五十  
戶

多浦百餘  
戶

美女浦六百五  
十餘戶

仇知只浦三百五  
十餘戶

伊乃浦二百餘戶合

尼多老浦三百餘戶

是時未浦二百餘戶

仇波老浦二百餘戶

豆羅浦百餘戶

加羅愁浦五十餘戶

沙愁那浦四百餘戶

國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佐須那代官平朝臣宗石見守國吉。

吾温浦百餘戶

護軍皮古汝文。戊寅年受職。庚辰年受圖書。總治三浦恒居倭。

司正所温皮破知。宗茂次子。改名宗茂實。丁亥年。因島主請受職。

宗茂次。庚辰年。救我漂流人來朝。丁亥年。又來。稱對馬州上津郡追浦平朝臣

宗伯耆守茂次。

尼時老道伊浦七十餘戶

道于老浦四十餘戶

也音非道浦戶無人

臥尼老浦戶十餘

可吾沙只浦堂有神

阿吾頭羅可知浦戶百餘

可里也徒浦戶二百餘

敏沙只浦戶二百餘

頭知洞浦戶二百餘

中樞平茂續。賊首早田之子。曾來侍朝為中樞。今還本島。

護軍中尾吾郎平茂續之子。中尾彈正立以為後。戊子年受職。

可時浦戶一百一十餘

護軍井可文愁戒。父賊首井大郎。於己亥年東征有功。乙酉年受圖書。歲賜米

豆并十石。壬午年襲父職。

皮老浦戶四十餘

多計老浦戶十八餘

仇老世浦 十餘戶

護軍皮古仇羅海賊首護軍藤武家倭訓邊沙也文之子。乙酉年受職圖書。來則給米豆十石。

愁毛浦 四餘戶

吾也麻浦 五餘戶

老夫浦 二餘戶

臥伊多浦 一餘戶

古老世浦 五餘戶

介伊俟那浦 二餘戶

護軍時難價毛平家久倭訓和知難灑毛之子。戊子年受職。

吾甫羅仇時浦 十餘戶

雙介浦 五餘戶

完多老浦 一餘戶

古茂應只浦 二餘戶



沙吾浦餘戶一百

一歧島。鄉七。水田六百二十町六段。人居六里十三。海浦十四。東西半日程。南北一日程。志佐佐呼子鴨打鹽津留分治。有市三所。水田旱田相半。土宜五穀。收稅如對馬島。

七鄉

加愁鄉。佐志代官主之。

惟多只鄉。志佐代官源武主之。戊子年。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一歧守護代官眞弓兵部少輔源武。

古仇音夫鄉。源經主之。己丑年。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上松浦鹽津留助次郎源經。

源重實。丁丑年。約歲遣一船。書稱上松浦鹽津留松林院主源重實。

宗殊。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一歧州上松浦鹽津留觀音寺宗殊。約歲遣一船。小千鄉。呼子代官源實主之。約歲遣一船。書稱上松浦呼子一歧州代官牧山帶刀源實。庚寅年。源實子正。遣使來朝。書稱去歲六月。父爲官軍先鋒而死于敵。臣繼家業。乃依父例館待。

無山都鄉。鴨打代官主之。

時曰羅鄉。呼子鴨打分治。各有代官。

郎可五豆鄉。呼子鴨打分治。各有代官。

十三里

波古沙只十一餘百戶五

信昭于七餘百戶十

信加尹十一餘百戶三

阿里多五餘百戶十

伊除而時一餘百戶

愁未要時七餘百戶十

也麻老夫九餘百戶十

也那伊多三餘百戶

牛時加多十一餘百戶三

多底伊時九餘百戶十

毛而羅五餘百戶十

侯計八餘百戶十

海行摠載

戶應口 餘五十

十四浦

世渡浦 餘三十

豆只浦 餘二十

仇只浦 餘二十

因都温而浦 餘四十

阿神多沙只浦 餘四十

頭音甫浦 餘四十

火知也麻浦 餘一百

毛都伊浦 餘一百

護軍三甫郎大郎。賊首護軍藤永繼子。辛巳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司正有羅多羅。又名可文愁戒源貞。乃三甫郎大郎之兄。戊寅年受職。

司正豆流保時。藤九郎次子。庚寅年受職。長子也。三甫羅。今來侍朝。為司正。

訓乃古時浦 餘四十

臥多羅浦戶百餘

無應只也浦十餘戶

仇老沙只浦二十餘戶

于羅于未浦五十餘戶

風本浦倭訓問沙

琉球國紀

國王代序

國王世襲。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國王察度遣使來朝。稱琉球國中山王。自是連歲遣使。其世子武寧亦獻方物。永樂七年己丑。其孫思紹遣使稱琉球國中山王。其書略曰。先祖王察度及先父王武寧相繼薨逝。以致各寨不和。連年征戰。一向疎曠。今荷大明皇帝寵封王爵。十六年戊戌。又遣使稱琉球國中山王。二男賀通連寓鎮。其書略曰。予兄今年淹逝。予始通聘。宣德六年辛亥。稱琉球國中山王。尙巴志而遣使。景泰四年癸酉。稱琉球國中山王。尙金福見而遣使。六年乙亥。稱琉球國王。尙泰久而遣使。天順二年戊寅。稱琉球國王。見而遣使。三年己卯。復稱尙泰久而遣使。五年辛巳。遣使而稱琉球國王。尙德成化二年丙戌。又稱尙德而遣使。七年辛卯冬。國王使自端書堂來朝。自端曰。尙巴志以

上所不知。尙姓巴志號名億載。尙金福見名金皇聖。尙泰久名眞物。尙德名大家。無兄弟。今王名中和。時未號。年十六歲。娶宗姓丹峯殿主女王弟名於思。年十三歲。次弟名截溪。年十歲。國王所居地名中山。故稱中山王。自蔡道始遣使以來。相繼不絕。進方物甚謹。或直遣國人。或因日本人商販在其國者爲使。其書或箋或咨或致書。格例不一。其稱號姓名亦不定。琉球去我最遠。不能究其詳。姑記朝聘名號次第。以待後考。

國都

國在南海中。南北長而東西短。都有石城。諸島星列。所治凡三十六島。土產硫磺。堀之一。年復滿坑。取之無窮。歲遣使中國。貢硫磺六萬斤。馬四十匹。

梁回。宣德五年庚戌。遣使來朝。書稱琉球國長史梁回。

李金玉。成化四年戊子。遣使來朝。書稱琉球國摠守將李金玉。

等悶意。成化五年己丑。遣使來朝。書稱琉球國中平田大島平州守等悶意。

國俗

地窄人多。以海舶行商爲業。西通南蠻中國。東通日本我國。日本南蠻商舶亦集其國。都海浦。國人爲置酒肆。浦邊互市。○國王樓居。每宴他國使。爲構假樓。與之相對。中國及我國書至。具旗纛出迎。○有左右長史二人。出納王命。又有五軍統制府。議政司六曹。○地常暖無霜雪。草木不凋落。○水田一年再收。每

十一月播種。三月移秧。六月收穫。即又播種。七月移秧。十月又穫。○男女衣服。與日本大同小異。

### 道路里數

自我慶尙東萊縣之富山浦。至對馬島之都伊沙。只四十八里。○自都伊沙。只至船越浦。十九里。○自船越浦。至一歧島之風本浦。四十八里。○自風本。至毛都伊浦。五里。○自毛都伊。至肥前州之上松浦。十三里。○自上松浦。至惠羅武。一百六十五里。○自惠羅武。至大島。一百四十五里。○自大島。至度九島。三十里。○自度九島。至輿論島。五十五里。○自輿論島。至琉球國都。十五里。○都計五百四十三里。以我國里數計則五千四百三十里

### 朝聘應接紀

使船定數。國王及諸巨酋使來。則接待。○對馬島主歲遣五十船。或因事別遣船。則稱特送。無定數○諸酋之在諸州者。或歲遣一二船。時計四十人或在諸州。或歲遣一船。時計二十七人皆有定約。其餘諸酋。或因事來朝。或遣使。皆臨時受教。應接。○受我國官職者。歲一來朝。不得遣人。○國王使。例有副船。或至三船。巨酋使。只有副船。其餘並一船。○諸使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已。

諸使定例。館待諸使。有四例。國王使。為一例。○諸巨酋使。為一例。日本島山細川左武衛京極山名大內小○九州節度使。對馬島主。特送為一例。○諸酋使。對馬島人受二等。為巨酋。

職人爲一例。使船大小船夫定額。○船有三等。二十五尺以下爲小船。二十六尺七尺爲中船。二十八尺九尺三十尺爲大船。船夫。大船四十。中船三十。小船二十。以爲定額。客使來則三浦節度萬戶。與差使員。尺量船體。又點船夫名數。船夫雖多。不得過定額。若不足。則以點數給料。因是三浦恒居人等。冒名受點。而分其料。姦僞日滋。今受教。只量船體。以三等定額給料。不復點人。○國王使。不量船點人。只以所見定數以報。並給料。

給圖書。凡給圖書。着見樣於紙。置禮曹典校署。又分置三浦。每書來。憑考驗其真僞。

諸使迎送。國王使。遣三品朝官。率京通事。迎于三浦。還時護送。○諸巨酋使。遣京通事。迎于三浦。還時朝官。率京通事護送。○對馬島主特送。九州節度使。使鄉通事。率上京。朝官護送。

三浦熟供。國王使。留三浦時。上副官人。正使稱上官人。副使正官。船主押物侍

並件從人。量數熟供。其餘船夫。給料。○諸巨酋使。特送節度使。使正官以上熟

供。○諸酋使以下。並給料。一日兩時。凡○國王使。早飯。正官以下。車食。七果床。

件從人。車食。五果床。並三度湯。○朝夕飯。上副官人。七樑床。飯羹。二樣湯。二樣

炙。○正官伴從人。五樑床。飯羹。二樣湯。一樣炙。○晝點心。上副官人。正官。五樑

床。飯羹。一樣湯。伴從人。三樑床。飯羹。一樣湯。○諸巨酋使。與國王使同。節度使

使特送與國王使同。早飯乾魚主樸五果床三度湯。

三浦分泊對馬島歲遺五十船二十五船泊乃而浦二十五船泊富山浦其餘諸使各任意分泊三浦。

上京人數國王使二十五人。○請巨酋使十五人。○特送三人別例則加一倍。○九州節度使三人。卜滿五馱加一人每五馱則加母過五人。○諸酋使一人五馱加一人母過三人。○受職人堂上官三人上護軍以下二人。○對馬島五十船每船一人五馱加一人母過二人。

三浦宴國王使三浦留時宴享三度。其一度宣慰使其二度差使員設行還時一度。差使員設行○諸

巨酋使留浦時二度還時一度。並差使員設行○特送節度使使留浦時一度還時

同。一歧島以外諸酋使留浦時一度。○宣慰使宴上副官人長車食外行安酒

入排小一果四行床正官宣慰使同但無一果伴從人馬蹄車食七果床並紙

野生花。下並三度湯點點果大肉。猪雉○差使員宴上副官人馬蹄車食外行安

酒入排四行床正官對客三行床伴從人馬蹄車食七果床餘與宣慰使宴同。

國王使以下並同○每宴留船船夫人給真麥末一升油一合乾魚一首生魚肉隨宜

白酒一鑄。

路宴國王使慶尙道三所其一所觀察使其二所守令設行忠清京畿各一所。觀察使設行。○諸巨酋使慶尙道二所其一所觀察使親行其一所守令設行。



忠清京畿各一所。觀察使親行。還時同。○特送節度使使。慶尙忠清道各一所。對馬島人。慶尙

還時同。守令○諸曾使以下一歧以外人。慶尙忠清道各一所。對馬島人。慶尙

一所。還時并同。守令○觀察使宴品。與三浦宣慰使宴同。守令宴品。與三浦差

使員宴同。國王使以下並同。

京中迎餞宴。國王使。漢江迎宴。上副官人車食七果床。正官以下車食五果床。

並四度湯。點點果油密果五星二部。實果五星二部。菜肉交排五星二部。禮賓

寺大肉乾猪三口。司宰酒。司醞諸巨曾使初到館迎宴宴品。與國王使漢江迎

宴同。還時並饒于漢江。

晝奉杯。國王使。隔三口一設。上副官人正官對客。禮賓寺酒。司醞○諸巨曾使。與國王

使同。床。伴從人車食五果床。並三度湯。點點果。禮賓寺酒。司醞

京中日供。國王使。早飯三時食品。與三浦同。自願乾受。則早飯熟供。其餘三時。

五日一次都給。正官以上。每一人中米二斗。黃豆六斗。船主押物侍真麥末七

升。全鮑一百五十介。石首魚五尾。青魚二十尾。白鰕三升。真魚二首。生鮮五首。

鹽五合。真油二合。醬三升。醋一升五合。藿十兩。芥子二合。茶一合。僧則除魚鹽。

給真葺葉古竹笋海召各五合。清酒三瓶。燒木三十五斤。炭自二月至九月。

二斗五升。自十月至正月。五斗五升。伴從人。每一人中米二斗。黃豆四斗。木麥

米五升其餘上同。○諸巨酋使。早飯三時食品乾受。與國王使同。○對馬島特遣節度使使。亦與國王使同。魚都給真麥末全鮑真○諸酋使以下。一日兩時。乾受都給中米一斗五升。黃豆三斗。魚生鮮茶真茸無清酒二瓶。雜物與特送同。早飯熟供。

柵炬。國王使。每一日都給三柄。司宰

闕內宴。國王使。進上肅拜後。餉饋上副官人。茶食外。行安酒入排。小一果四

行床。絲虛乙去皮。絲表花纓絡。炷香具。正官對客。府內侍馬蹄車食安酒入排。四

行床。已上朝伴從人對客。府內侍馬蹄車食九果床。已上勤政并四度湯點點果

床。啓應伴從人對客。府內侍馬蹄車食九果床。已上勤政并四度湯點點果

與國王使同。○對馬島特遣九州節度使使。上副上官人。茶食外。行安酒入排

小一果四行床。虛乙去皮與對客正官。馬蹄車食四行床。伴從人。馬蹄車食九

果床。並四度湯點點果。大肉。○諸酋使受職人對馬島人等。並馬蹄車食四行

床。伴從人對客。馬蹄車食九果床。並四度湯點點果。乾大肉。司宰

禮曹宴。國王使慰宴。上副官人。散子外。行小一果四行床。紵布花。勸花正官長

車食四行床。紙花。勸花同。曹堂上官。馬蹄車食三行床。下並伴從人。馬蹄車

食九果床。並四度湯點點果。賓已上禮大肉。司畜醫僧則酒。司醞妓二人。於常例

倍數。近杖使令三十名。皆着自隸衣冠。曹兵○餞宴同。○諸巨酋使。與國王使同。

○對馬島特送九州節度使使宴品。與國王使同。並紙花。勸花○諸酋使以下。

上官人長。車食四行床。伴從人馬蹄車食九果床。並四度湯點點果。大肉並紙

花勸花名日宴。國王使以下。大小諸使。上官人正官以上。車食七果床。伴從人。車食五

果床。並四度湯點點果。

下程。國王使巨酋使。並三度。九州節度使使特送。並二度。每度餅酒果實蔬菜

海菜乾茸笋豆腐真末清蜜乾魚肉生魚肉醃芥子五味子茶油醬醋等物。禮

曹。啓給。其度數物目。以使人厚薄人數多少留日久近。加減酌定。○別下程。

亦同。承政院。啓給。

例賜。國王使上副官人。各給九綜緇染木綿長衫一。單袂九綜白綿布長衫一。

鴉青羅內藍綃僧冠一。黑馬皮雲鞋一。九綜白綿紬白紵布黑麻布各一匹。○

諸巨酋使。與國王使同。○九州節度使使。衣服冠鞋。與國王使同。餘物無

別賜。如有國事引見。則有別賜。臨時承政院。啓定。因人緊不緊有多寡

留浦日限。國王使。無限日。○諸巨酋使。觀察使。馬文到後十五日。還浦後二十

日。若限外故留者。不給料。有現病者。待差下同。○諸酋使之受職人。對馬島人

等。馬文到後。卜多者十日。卜少者五日。限外故留者。不給料。

修船給粧。一歧島以外諸使。請修船給粧者。受教。令水軍節度使。酌量題給。因

此諸使。欲多受料。或稱修船。或稱未修船。故留。所費甚多。今受。教初量船

時。船體完壞。船粧用不用。並檢報。水軍節度使更覈量給。留船船夫預修待還。其所給板釘諸緣。還歸日時。啓聞時並啓。

日本船鐵釘體制。大船。大釘長八寸重二斤。中釘長六寸重一斤十四兩。小釘長五寸重十一兩。鉅末釘長六寸重二斤七兩。○中船。大釘長七寸七分重一斤十四兩。中釘長五寸七分重一斤七兩五錢。小釘長四寸七分重九兩。鉅末釘長五寸七分重二斤五兩。○小船。大釘長六寸五分重一斤十兩。中釘長五寸重一斤三兩。小釘長四寸重七兩。鉅末釘長五寸重二斤。

上京道路。自乃而浦。由金山清州至京城。日行三息。十三日程。由大丘尙州槐山廣州至京城。十四日程。○自富山浦。由大丘尙州槐山廣州至京城。十四日程。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至京城。十五日程。○自鹽浦。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

至京城。十五日程。○自乃而浦水路。由金海自黃山江下至洛東江。昌寧善山忠州自金山至廣州至京城。十九日程。○自富山浦水路。由梁山自黃山江至洛東江。昌寧善山忠州

至漢江。廣州至京城。二十一日程。○自鹽浦水路。由慶州丹陽忠州廣州至京城。十五日程。○國王使。無限日。諸巨酋使以下。過限則計日減料。或病或水漲

或未得輸卜。不得已留滯者。於所在官。受明文而來。還時同。過海料。對馬島五日。一歧島十五日。九州二十日。日本本國琉球國使亦只二十日給料。國王使以下。皆一日兩時各一升。國王使上副官人。中米。餘皆糙米。○國

王使或二船三船。船夫全數給料。○諸巨酋使有副船。則並給料。只以船體大小。定船夫額數給料。若請其餘。則受教加給。或半或三。○諸使違格者。報禮曹。禮曹受教許接。則受教日爲始給料。不許接者。給過海料之半。

諸道宴儀。國王使三浦宴享。宣慰使東壁。上副官人西壁。並交椅。差使員堂上。則東壁宣慰使之下交椅。堂下官。則南行繩床。正官西壁。差後。伴從人則又後行。並繩床。○宣慰使宴。宣慰使陪宣醮。到三浦客館。由中門入。客使就大門外。祇迎。宣慰使至大廳。安宣醮於桌上。訖。近東西向立。客使由西門入。就西庭。東上北向立。異位重行四拜。通事引上副官人。陞自西塔。至卓前跪。宣慰使稍前。西向立。傳旨云云。執事者酌酒授宣慰使。宣慰使執盞立。授上副官人。上副官人。俛伏興。受盞飲。訖。正官以下。各以次陞飲。訖。上官以下。各還就庭下位。行四拜。上副官人。由西階。升詣大廳。就宣慰使前再拜。宣慰使答拜。各就位。正官陞詣宣慰使前再拜。無就坐。伴從人。就楹外北向再拜。亦就坐。行宴如常儀。○路次觀察使宴。觀察使宣慰使東壁。上副官人西壁。並交椅。正官以下。各西壁。差後重行。如宣慰宴儀。客使將入。觀察使出庭下。引陞大廳。東西相向再拜。就坐。正官。就觀察使前再拜。無伴從人。就楹外再拜。各就坐。差使員守令。雖堂上。不得叅。○路次守令宴。坐與三浦宴同。○諸巨酋使路次觀察使宴。觀察使北壁。上副官。西壁。並交椅。正官以下。西壁。差後。如國王使宴儀。上副官人初入。

就觀察使前再拜。觀察使答揖就坐。正官以下拜。與三浦宴同。○諸巨酋使路次守令宴。堂上官守令。東壁交椅。別通事差後繩床。堂下官守令。與別通事東壁。以職次坐。上副官人。西壁並交椅。節度使使。特送同。

禮曹宴儀。國王使宴。兼判書判書叅判。東壁交椅。各以次上副官人。西壁交椅。

正官。西壁後行。伴從人。月臺上北向並繩床。客使入自西夾門。就兼判書判書

叅判前。以次再拜。皆答各就坐。正官入自西庭。陞自西階。就東壁再拜。無伴從

人。就中階上北向再拜。各就坐。宴訖。各再拜如初儀。乃出。○諸巨酋使宴。兼判

書。北壁判書。東壁叅判。差後。并交椅。上副官人。西壁。正官後行。伴從人。月臺上

並繩床。上副官人。陞自西階。入就兼判書前再拜。兼判書答揖。就東壁再拜如

上。就坐。正官。入就兼判書前再拜。次東壁。并無伴從人。就中階上北向再拜。東

向再拜。各以次就坐。以各呈杯行宴。宴訖。各再拜如初儀。乃出。○諸巨酋使。與

諸酋使同。無答

三浦禁約。對馬島之人。初請來寓三浦。熊川之乃而浦東萊之釜山互市釣魚。

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事畢則還。因緣留居。漸至繁滋。世宗命

移書島主宗貞盛。正統元年丙辰令皆刷還。貞盛答書曰。當並刷還。其中最久者六十

名。姑請仍留。乃許之。其後因仍不還。世祖又命移書島主宗貞職。己丑令刷

還。成職尋死。又移書今島主宗貞國。貞國之言曰。以我從小二殿。在博多兩年。

未得奉行。然當不食言。○丙戌年。巡察使朴元亨。因饋餉。密計人口。乃而浦。戶三百。男女一千二百餘口。富山浦。戶一百一十。男女三百三十餘口。鹽浦。戶三十六。男女一百二十餘口。○舊約。商販人潛接恒居人戶者。因緣結幕者。貿易事畢後。故留者。並痛禁。

釣魚禁約。對馬島人釣魚者。受島主三着圖書文引。到知世浦。納文引。萬戶改給文引。孤草島定處外。勿許橫行。釣魚畢。還到知世浦。還萬戶文引。納稅魚。萬戶於島主文引。回批着印。還付爲驗。若無文引者。稱不勝風浪。潛持兵器。橫行邊島者。以賊論。

### 海東諸國記終

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左衛督源持豐。國王一姓。累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藺。兩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鬪。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遂爲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於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陣。旣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幄中。而急圍宮內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裏。卽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豐一黨。中流失舟。

亦如斯乎。故與持豐比而黨者。捨甲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受其降。西軍忿怒。含讐於勝元者。倍萬於舊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中心。實欲爲敵於君。則從雖有百萬之帥。天誅不可其道。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弑君之名。況今彼等軍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鞞鼓之聲。動天地者。既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茶。何其以言語足說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燿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六七。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於一兩年而亡者歟。爰畠山左京大夫義勝。始隨於從弟畠山右衛門督義就。在西軍。去年之春。國王密下詔。不俟駕而就召。由是越前中能登加賀四州。關塞既開。行旅自穩。運糧於洛納。不異於平日。北藩爭謐之功。但在義勝之一舉。故今忝管領之職云云。右草狀一通。語言卑野。句讀難分。慚汗浹背。實雖不足備於閣下之尊覽。而通事人。只通世語耳。如是之大議。以言語難通者歟。故記其大概奉呈。

成化九年九月初二日 啓

### 琉球國

一。地界東西七八日程。南北十二三日程。



一。水田一年再收。正月播種。五月刈穫。六月播種。十月刈穫。陸田一年一收。一。男子無貴賤。結髮爲髻於右。國王常以紅巾包頭。有職人用雜色巾。庶人用白巾。衣皆濶袖。

中朝使臣來。則國王烏紗帽紅袍玉帶。群臣隨品。各服其服。皆倣中朝之制。一。朔望群臣必設宴。

一。中朝人來居者三千餘家。別築一城處之。

一。三發司有二員。當國大臣也。政無大小。皆總之。非本國人。則不得除是職。一。

一。長史二員。正議大夫二員。用事者也。並以中朝人來居者爲之。

一。朝士有職田。又以商販船。隨品計給。令收稅食之。

一。國王之喪。用金銀飾棺。鑿石爲槨。不埋葬。造屋于山以安之。後十餘日。親族妃嬪。會哭開棺出尸。盡剔皮膚投諸水。還骨于棺。士庶人之喪。亦如之。但無石槨。

一。父母之喪。士大夫百日。庶人五十日。不食肉飲酒。

一。婦無子女而夫死。則自刎從之者。十常七八。王亦不能禁。

一。刑有流配處斬。無笞杖。

一。有天地壇。凡祈禱必祭之。奉使他國者。詣壇焚香。取香灰吞之。誓曰。我國之事。當不說於彼云云。然後發行。

一國之東南。水路七八日程。有小琉球國。無君長。人皆長大。無衣裳之制。人死則親族會而割食其肉。漆其頭廂以金。爲飲食之器。

語音翻譯

你是那裏的人。우라즈마피츄。我是日本國的人。마온야마도피츄。你的姓甚麼。우라나와이가이우가。你的父親有麼。우라야샤아리。你哥哥有麼。우라신자아리。你姐姐有麼。우라아리아리。妹子有麼。오라리아리。你幾時離了本國。우라인즈시마라제기。我舊年正月起身。마온구조쇼옹파즈탈제。你幾時到這裏。우라인즈고마징가。我們今年正月初三日纔到這裏。마온구두스사옹파즈츄라자킨제。你初到江口。是好麼。우라민라모도징가。一路上喫食如何。우라민지민지아기모로란다。多酒。오부시。好下飯。오샤가라나。無甚麼好下飯。사가나무야타비란루모。請一鍾酒。스기부레즈이키라。湯酒。스고와가시。灑酒來。사키와가자구。撒酒風。스기부레。不要饋他。喫아티로마스라。小饋他。喫에게나구로마세。酒盡了。스기미나란다。請裡頭要子。우지바라왜쳐아슴비。平坐。마송고유왜리。面紅。스타루아개스。面白。자라루시루사。這箇叫甚麼。子구티야루옥가。這箇人心腸好。고노피조기모로오다스。這箇人心腸惡。고노피조기모로오할사。天陰了。현구모데。天晴了。현과리데。下雨。아의블데。雨晴了。아의과릴데。下雪。유기푸리。雪住了。유기피핀니。日頭。현다。日頭上。



가 단 우 수 데 足 피 샐 舌 頭 시 자 手 指 頭 의 비 頭 髮 카 시 티 牙 齒 과 花 과 타 綠 으  
오 스 黑 구 루 스 靑 한 청 牛 우 시 馬 우 마 猪 우 와 鷄 루 티 狗 이 노 羊 비 자 老 鼠  
오 야 비 주 蛇 과 무 龍 라 자 象 자 獅 시 시 虎 도 라

弘治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啓下承文院

# 海行摠載

金鶴峯海槎錄一

己丑秋八月。聞朝議將通信日本。偶占一律。是冬乃膺副价之命。追

思前作。實詩識也。人生行止豈偶然哉。茲書卷首以志云。

日域千年地。三韓一介臣。風濤仗大信。生死付高旻。海若清前道。馮夷殿後塵。槎頭一回首。萬里是通津。

三月初五日丙子 賜酒 鬪庭寅

聖主仁深念遠行。宣呼使价進天庭。春光催向杯中灑。日色偏臨頭上明。手捧芝函辭北極。身隨漢節指東溟。小臣報效微涓滴。此去猶知性命輕。

踰鳥嶺

結髮長從嶺路行。眼中雲物亦關情。此來又向扶桑去。回首鄴堪望玉京。

聞慶道中

嶺北寒猶緊。山南花已明。天涯風氣別。時序客心驚。故里春應遍。歸路興自生。丁寧報風伯。莫妬滿枝英。故山花信頗早恐眷意開珊故未句及之

題石門

石門我精舍。結構經幾春。未能一日居。却問滄海津。今來過山下。猿鶴皆生嗔。雖無北山移。自愧周彥倫。但念王事重。我何小逡巡。會當仗忠信。一成兩國親。三邊絕刁斗。聖澤洽吾民。然後賦歸來。永作山中人。

途中述使旨示同行

威化東漸問幾年。輪平島客自聯翩。蠻俘昨獻明光殿。漢使朝馳渤海壖。博望乘槎徒述異。徐生入海枉求仙。誰知聖主綏懷遠。一信能令靜四邊。

次永嘉望湖樓韻呈地主

白首南來愁莫任。東樓春物始幽尋。千條弱柳風烟重。百匝名花雨露深。一笑留連今夕興。孤舟迢遞異鄉心。追陪不忍分携去。曲曲清池盡日臨。

二十五日午憩青鷺驛次黃會元韻留別表侄閔順原猶子涌

雨後山花入眼新。東君應慰遠遊人。何方住得西飛日。此去兼看海外春。庚寅三月

發程辛卯二月方還此亦詩讖也

二十七日到新寧館次題竹軒二首

琅玕萬箇拂雲溪。劔拔何曾氣格低。千里客來春欲盡。隔林幽鳥為誰啼。

席下清川凝不流。英雄過月空留。陽春一曲無尋處。却問此君君亦愁。葉舉

曾有題詠今來檢看則不在矣。噫。黃絹幼婦。世豈有知之者乎。惜哉。○藥峯詩。颯風寒。溪風蕭蕭。枯竹雨。夢驚掃地。聲落葉。應無數。

二十九日發慶山達城伯權灑元暨主倅李靜可會饒

章山館裏一樽酒。啼鳥數聲驚送春。唱盡驪駒天欲暮。滄波萬里獨歸人。

送春前一日憇省峴驛次軒韻

落盡階萼燕不飛。柳間何日擲金衣。花魂已謝竹胎動。山鳥一聲春已歸。

次宣慰使澄心軒韻

客裏清愁強自寬。一樓聊與講餘歡。張騫杖節方窮漢。王粲辭家政倚欄。落日

歸鴉金背閃。晚汀春水鏡光寒。釣舟忽繫層城下。白白江魚上玉盤。

次清溪堂韻

波面沈沈水氣昏。夜深簾幕靜無喧。曉窓忽攬三更夢。竹裏風聲萬馬奔。

初三日入東萊館

郵亭此夕盡。鷓鴣路明朝長。驛吏背人去。篙師迎客忙。飛文認風伯。舉酒酌龍王。我是三韓使。無令颺母狂。

謝友人白文瑞追別蓬原

三日蓬原住。遠征海風吹雨滿空城。故人忽自丹山至。一笑樽前萬里情。

燈夕東樓餞席次松堂韻

青螺萬點一樓前。仙夢今來幾度圓。臨別莫愁殘日暮。黃昏且待燭華鮮。

再用前韻呈方伯金子昂

皇華才調是盧前。兩首新詩語更圓。滄海東頭來送客。滿樓燈影月爭鮮。

燈夕卽席次宣慰使李明甫韻示諸公

莫愁孤堞帶斜陽。新月花燈照別觴。身外不知時事變。樽前更覺老懷狂。百年交道從前定。萬里羈心到此長。三疊渭城人欲去。明朝攀折幾枝楊。

次韻奉呈李明甫

薄劣何能解贈言。愧君佳句藹春雲。他山尙可攻良玉。季路如今却喜聞。

酒席承幸教銘感實深錄一絕謝厚意

醉席丁寧贈一言。鶴峯高義薄層雲。紛紛俗子從違裡。此事如今更幾聞。

宣慰使李明甫

十六日次松堂韻

嚴程不耐久遲迴。萬里風帆幾日開。畫角三更聞折柳。江城四月近黃梅。地窮始覺鄉關遠。天盡方知海宇恢。坎止流行應已定。歸期一任塞鴻來。

次車五山韻

小技於人亦安用。且將良貴反諸身。夢關迷處斯為鬼。玉鎖聞來即是人。萬事由天當信命。寸心如鏡可容塵。丈夫行止無夷險。試向扶桑一問津。誠意為鐵門關敬為玉鎖題

頃在皮多加地浦。玄蘇折紅藥一枝。寄舟中。上使與書狀。以詩報謝。而僕在他船。故不知也。追次其韻。却寄蘇僧。

鄂曲天香取次來。高情絕致兩難裁。若為更對維摩面。雲錦顏邊一笑開。

次五山題對馬島韻

眼中孤島大如丸。危嶂磨天氣鬱蟠。誰仗王靈綏遠俗。願為砥柱障狂瀾。難危轉覺心期壯。顛沛猶能手笏端。蒲酒三杯歌浩浩。六鯨頭上海天寬。

次山前傳命島主一律

疆域都輸積水寬。官居草草倚窮巒。夷情尙慕衣冠化。蠻酒猶交主客歡。震疊王靈掀海岳。輝煌漢節聳瞻觀。越裳豈獨知周德。一島爭歌海宇安。

次山前聞布穀韻

隔林幽鳥盡情鳴。海島何人解爾聲。萬里征夫心獨苦。滄溟無地可耘耕。

次山前建除體



建瓴下秦關。掠海風帆小。除乘信乾坤。齊汨波浩淼。滿意得天遊。仙槎何渺渺。平朝國何許。水程無日了。定南針係有定南針有神。導我陵八表。執節老猶壯。不羨終軍少。破浪駕長風。繫馬扶桑曉。危檣逗玄津。彩鷁隨雲鳥。成丹定不遠。媼女爲价紹。收視反吾聽。不復憂壽夭。開襟向北風。戀主還悄悄。閉戶馬州館。五雲歸思杳。莊書與汨俱入與齊俱出

次山前詠月六絕

玉鏡掛雲端。盈盈千里色。姮娥亦無眠。來伴孤舟客。銀河靜無波。萬頃涵一色。餘輝入洞房。故故尋幽客。三五隔數晨。猶合半輪色。玉人在牆東。萬里同爲客。見爾思美人。猶疑見顏色。可望不可親。懷哉遠遊客。關山曲何長。壯士斂顏色。何人不思鄉。誰思海中客。清輝所照耀。百物皆生色。如何萬斛愁。獨餉三韓客。

次立蘇一絕

海上千峯翠。樽前萬竹森。客來拚一醉。日落渚雲沉。

次五山拓窓韵

眼前誰識有青天。自是人心迷火烟。忽覺胸襟寬似海。還忘板屋小如船。清風有意吹吟髮。新月多情照客筵。竹牖土墻重有感。誰將大勇辨軋旋。

次五山詠竹韵

劔拔千尋問幾竿。風枝日夕響琅玕。孤舟政苦南荒日。一碧能回北固寒。小雨

忽從天外至。群龍齊奮地中蟠。伶倫死後知音絕。誰採霜莖製紫鸞。紫鸞 笙名

次五山大雨一律

半夜顛風儘可驚。曉窓無夢思縱橫。連山海氣兼雲氣。捲地潮聲雜雨聲。浙浙初從篔竹起。浪浪偏向板菴鳴。扶桑東望知何許。叩劍終朝倚小楹。

次五山夢歸一律

遙看銀漢接王城。西北紅雲是洛京。縱有平生方外志。何知此日海中行。君憑蝶夢瞻天表。我向星樞貢寸誠。同作蠻荒衙命客。孤舟此夜不勝情。

次五山詠宋道君畫鶴二首

霜落千林秋氣高。胡鷹並翼擅雄豪。瞥然一舉凌霄漢。忽地平原灑血毛。鵬擊重溟猶失措。兔營三窟可能逃。惜哉誤掛虞人網。側翅風塵未解條。

九重惟業畫工能。萬乘真爲負且乘。自倚筆頭描快鶴。何如渭上獵揚鷹。老拳未搏迷人獸。時孤升御稍猛氣難驅止棘蠅。指蔡攸輩畢境傳神亦安用。長繩短架謾纏滕。

次松堂玉聯環體

憂在眉端思更悠。心如懸旆路何脩。月輪生魄明還暗。日馭跳丸春又秋。炎瘴漲空燒片颿。風濤捲地眩雙眸。牟明梅落經孤島。山郭多慚不輟擾。

登東峯望一歧副官與瑞俊來設小酌卽事

剛風吹我上崔嵬。下視東溟杳一杯。王事關心歸意急。不須留恨望鄉臺。

次瑞俊一絕

飄泊滄溟東復東。鄉思客恨兩無窮。偶然飛上金鰲頂。高揖天仙酒一中。

次五山聞山前琴一律

海山無事化琴仙。獨抱瑤徽續斷絃。六馬曾聞齊仰秣。游魚今見競跳泉。一軒風月閑中弄。千古峨眉洋分外傳。彈罷文王還斂衽。回頭季葉儘堪憐。

次上使一字至十字格

島島茫茫瀕瀕田多石。山瘦肥。橘柚成林。花木交蕤。壤地同蝸角。人居似鳥巢。雖介處乎絕域。實合生乎一胞。貝葉書傳爭奉佛。扶桑日出最先朝。輕生好鬪昔焉封豕。但威服德今也柔弼。舞虞于於兩階苗。卽工。馳漢節於百越蠻胥悅。王者無外仰天地之包荒。以濟不通美軒轅之剡木。

次五山咏筭

異域何人會我心。蠻庭却喜竹森森。群龍一夜排雲出。碧海俄然十日霖。

次五山二十八宿體

有夷生在海東角。性氣驕亢區域別。丘菴之中爾最黠。水渦蜂房依海窟。心如狼子音如鶻。蝨尾有毒難可押。箕踞蹲坐是爲禮。斗斛權衡非聖法。馬牛襟裾且文身。男女聚麀寧問族。搆虛凌弱逞狙詐。利災乘危爭豕突。舟居室處雖卽人。穴壁穿墻真鼠竊。奎文騰耀聖神興。把婁烏奴渾率服。虫肝獸胃自馴擾。胡昂天狼妖不作。估畢書生胸萬甲。背距誰誇萬人敵。參商日域視咫尺。不學井蛙空適適。蠻君鬼伯爭我迎。折柳離亭膽愈激。和戎定遠一福星。肯數張騫窮絕域。都將忠信翼聖朝。越裳連軫非所欲。

次立蘇見寄一絕

梅霖變作石尤吹。政是星槎欲去時。板屋病眠驚剝啄。小奚傳報上人詩。

次五山題海濱石一絕

天開地闢事荒荒。幾度滄溟幾度桑。昨夜蓬萊又清淺。可憐王母鬢如霜。

次五山詠石溜泉一絕

滄溟無以沃消中。而極那堪煽火風。玉溜何年生石竇。窪樽不覺挹來空。

題慶雲寺二首

孤舟晚泊龜峯下。飛上西山百尺岑。鶴背露寒庭宇靜。萬松時作老龍吟。  
笙鶴聲從海上來。儒仙偶向此中回。明朝一去孤雲杳。留與清風滿玉臺。

次五山慶雲寺四絕

佛香長繞諸天上。禪夢時驚半夜潮。偶挾詩仙來問法。一生塵慮坐來銷。  
花雨飄香十二天。龍茶潑乳惠山泉。道人面壁觀心處。一點摩尼自在圓。  
萬里星槎寄此身。更尋蕭寺御颺輪。年來慣學安心法。莫道風波失路人。  
落梅誰捻關山笛。夢裡依稀玉雪枝。圃老溪南今有地。償兄清債豈無時。

次山前見寄韻

帶雨寒潮夜夜聞。不堪歸思滿鄉雲。一年羈恨憑歡伯。萬里孤懷托此君。吟罷  
好山青簇簇。夢回涼月白紛紛。隣船幸有同聲子。時抱瑤琴坐海濱。

次上使憎蚊篇

我膚皺於雞。爾鬣尖如錐。防患又踈虞。隨身惟破帷。微雷何處至。乘夜來嘔肌。  
揮之不肯退。攘臂無了時。尋燈出暗中。投隙來蒼陲。驚南又憊北。通夕被所欺。

滿腹卽飛去。謀身時出奇。病夫百無能。低回東海涯。身孤叢衆喙。如逢九江師。夜夜不能眠。變盡滄浪髭。撫掌獨興歎。爾生誠可咨。皇天本厚生。胡令逢百罹。用人濟爾飢。無乃失所宜。爾微不足誅。多恠造化兒。却憶安居時。此苦何能知。拔筆述孤憤。聊庶秉畀詩。

次五山聞六月蛩音二絕

海山炎景忽蒼涼。病客重裘坐竹房。天道無常乃如許。寒蛩莫怪近前床。坐看天與水相連。撫劍終朝一喟然。昨夜鄉山逢骨肉。不知身臥瘴雲邊。

次五山詠海鷗

憐渠水宿更雲飛。接翅芳洲弄晚暉。一飽便能知自足。此心何處着塵機。

次立蘇酒席一絕

遠客愁眉不用攢。天風吹送滿襟寒。碧雲捲盡三山出。世界應從此路寬。

連日發船到海口。輒還浦西斷麓臨海。青松白石。隱映可愛。與五山維舟坐兩日。頗有出塵之想。不覺羈旅之苦也。詩以記之。以備後日夢想云。

西峯臨海斷。白石何齒齒。萬松蔭其上。翠蓋相扶倚。習習靈籟生。纖塵吹不起。舟中困炎熱。何處托行李。振衣蓬窓底。登臨襟一披。青雲自成陣。石上無寸晷。誰言六月天。冰雪生鳥几。頽然一夢餘。萬念絕塵累。同行有車胤。憑高築詩壘。觴咏寄遠懷。永夕不知止。三山杳何許。碧海空瀾瀾。心清卽是仙。仙區寧外此。嶮然坐兩日。天地齊一指。況此去留緣。何足關心裡。掃石欲開局。怕有爛柯子。詩成一回首。島夷紛螻蟻。

和

羈懷都付玉東西。天外三山入眼低。市上一壺猶世界。仙舟此去路何迷。

落景

鷓路茫茫一颿風。扶桑此去幾時窮。西飛白日東歸客。明發更期陽谷中。

偶書

禮義何嘗有夷夏。存能為夏去為夷。莫將生死淪吾節。此道從來不可離。

舟中對月

明月出東海。皎然如有期。娥鏡入我懷。兔藥盈我卮。鏡以照吾心。藥可扶吾衰。

徐生是何人。枉自求靈芝。何如廣寒客。咫尺攀桂枝。

次

一颿浮桑海。猶應入藥壺。東林開福地。西竺照靈珠。溟渤分區域。岡巒侈畫圖。

滄洲長倒影。橫臥玉浮屠。海中白石許橫亘十里許

次多田浦

絕嶼疑三島。明沙是十洲。天高風浩浩。湖晚日悠悠。海鶴鳴松頂。雲鍾出寺樓。

巖頭開水榭。門外繫漁舟。金橘羅庭實。銀花上釣鉤。仙帆留半日。隨意作天遊。

次

客夢何曾到日東。周家德盛道方通。龍旗影拂扶桑曉。玉笛聲高碧海。中。共向

蠻庭頌鳳語。誰言鯨浪隔堯封。安州界上尼關路。臥聽篙師競奏功。

月夜聞笛

海行摠載

蘇仙赤壁洞簫聲。獨立猶誇出世情。何以三山十洲上。醉扶長笛擊空明。

次柑子

一樹祇園翠影寒。葉間嘉實玉團圓。西行若在清秋後。會見金丸上客盤。

次石榴

火浣裙中綴玉珠。艷如飛燕體仍臞。誰將尤物投炎海。爲問天公有意無。

戲贈玄蘇

瀨戶復瀨戶。一關又一關。海口處有關何時關戶盡。直到扶桑海。瀨戶海口成難處也

次咏竹

蠻鄉草木盛。雜卉紛羅森。海榴妬紅裙。盧橘誇黃金。那無暫時好。時過已難尋。豈如南階竹。自契君子心。非關雨露足。不怕風霜深。千秋守一節。滿腹含商音。居夷豈爲陋。隨處足清陰。人俗亦何與。醫之惟汝任。我來炎荒中。何處開幽襟。所賴此君在。不知窮海灣。故人同此懷。對我日西岑。詩成一回首。碧海雲沉沉。」

青楓

湛湛流流上有楓。楚騷千載怨何窮。海方亦帶傷心色。欲寫清愁語未工。

再用山前韻呈松堂

日日鄉愁地盡頭。西風吹鬢雪毵毵。安榴花落紫微發。鶉缺一聲星已流。

次天瑞寺宴席贈四禪

一葉庭梧涼氣新。奇遊莫恨後青春。彌天道力真難測。立地開花慰遠賓。是日樽花妙奪天工

次明月橋

白雲鎖空谷。祇園在何處。晴虹臥澗壑。月夕聞僧語。尋真路不迷。一筇吾欲去。

次梅橋

素娥跨蒼虬。橫渡半溪臥。泉鳴霞佩寒。香濕玉露下。幽人不忍過。月落參橫夜。

次看雲亭

雲意自閑閑。禪襟何灑灑。緣境兩邂逅。晴軒香一炷。無心復無住。相看不相舍。

次

信美非吾土。禪房獨詠思。一年時序晚。萬里客行遲。苦竹和人瘦。黃柑帶雨肥。

夷山猶有分。時自板扶頤。古詩手板自扶頤

松源院與山前五山小酌七月

萬樹陰中安小關。竹筠先得九秋寒。客來鼎坐論心處。時送清風過藥欄。

八月二日與書狀遊大德寺大仙院正受院興臨院金毛閣記所見

秋風起天末。遠客多羈愁。陽川過我館。呼我佛寺遊。相隨出院門。夾路松篁脩。

直北天伽藍。巍然當道周。大德是其名。醜皇所創修。蒼宮蔭東楹。白日風颯颯。

松外野色明。穉稜香滿疇。居僧千指迎。貿貿難與儔。嘿嘿眎庭柯。妙意心自求。

北轉入仙院。散策窮探搜。有禪號國師。掃榻請夷猶。庭前幼巖洞。絕境如丹丘。

松檜翳其巔。老幹蟠玉蚪。餘涼生元席。碧靄侵禪幃。沙彌進嘉果。侑以酒一甌。

主客但相視。舉杯誰與酬。舍之出門去。更向西南陬。正受與興臨。異卉枝相樛。

開菴萬竹中。浙瀝鳴琅璆。四壁佛盡奇。鬼伯排千頭。山僧知客渴。茶椀雪浮浮。



雖無五千金。亦足潤枯喉。拂袖尋歸路。突兀見層樓。騰身躡雲梯。萬象輸雙眸。諸天在脚下。四顧何悠悠。象設豈足觀。憑高聊寫憂。日暮還所館。去來真自由。雖未遍遊歷。庶以慰淹留。人生宇宙間。有如海中瀛。隨風逐浪花。東去復西流。青丘與日域。邈矣風馬牛。豈料仗國信。住節天外州。窮海復窮山。身世任虛舟。聊書一日遊。留迹三千秋。

記所見

松竹蕭森翠滿庭。客中相伴便忘形。小夷日日愁聞缺。大士時時謾說經。寶殿焚香生靜想。梅窓開卷有餘馨。算來萬事皆爲夢。臥看空雲泛遠溟。

曉起卽事

風雨何蕭蕭。松筠何浙浙。簷溜碎鄉心。懷歸思更切。寒蛩亦多事。聲聲助幽咽。遙夜幾時央。青燈護明滅。嘿念人間事。萬古足離別。孤雲在太空。聚散曾一瞥。風萍打江漢。河處有蒂結。人事固如此。殊方又隔絕。勸君莫怨嗟。大丈夫心一寸鐵。

曉起有吟二首

獨倚禪窓意落然。歸期未卜菊花前。寒蟾不與殊邦隔。滄海誰知故國連。客夢每驚清磬早。鄉心空繞健帆懸。光陰鼎鼎如流水。不耐西風露泣蓮。  
羈栖今已見三遷。蕭寺青苔踏欲穿。坐見秋風生遠樹。却驚龍節滯窮蹊。宵眠每落老僧後。曉起常居宿鳥先。王事關心身亦健。莫將行役怨蒼天。

次二首

行止吾何管。隨緣自去來。春風灞岸柳。秋色洞庭槐。異俗憑僧問。羈懷得酒開。  
陪遊今幾日。謝屐遍蒼苔。

坐看松露帶餘霏。更覺涼風吹我衣。秋月再弦人未去。五缺歸夢向西飛。

首 八月十二日余在摠見院月夜山前持酒樂相過偶得數絕以遣客懷三

中秋明月可中庭。風露空濛夜二更。偶對玉人開小酌。一聲長笛故園情。  
松月欲低人欲散。樽前有酒且長歌。男兒到底無非樂。滄海雄觀儘可誇。  
自能觀我生。有甚何用卦。人事夢紛如。都輸酒杯外。

大仙院假山甚佳欲再遊而病未之果曉起信筆述懷呈山前五山索同  
賦云

芙蓉幻出諸天上。洞壑竊窈窕。當房樵。踈竹茂。栢翠交加。瑤草獵獵披香風。壺中  
天地別一區。俗塵不到烟霞中。道人宴坐不出門。眼中色相都空。愛山一念  
尙未灰。王屋不費移山功。何年葱嶺失一支。浮渡萬里東溟東。更疑龍伯釣巨  
鰲。碧峯飄蕩來禪宮。禪宮鎮作一須彌。留與萬劫同始終。吾師法眼觀天奧。相  
對不覺心神融。談禪幾見石點頭。道在栢樹思何窮。有時清梵振巖壑。迥逗大  
千聲。隆隆三韓遠客倚星槎。一見淨界精靈通。何方卜宅近前岑。便成支許相  
追從。坐看滄海變桑田。却笑王母頭如蓬。探玄未了柯欲爛。落月滿山山惹籠。

道在庭前  
子樹佛語  
相

次

遠遊應遍界三千。行盡扶桑海外天。迹似萍流寧暫住。身如旒綴政孤懸。空山  
秋至虫相吊。滄海雲收月更鮮。一曲商歌憑子和。西風吹鬢思凄然。

副官送達官金畫扇請題詩書詠畫二絕還之

清風起懷袖。颯颯驚秋序。中有朗吟人。乘之欲輕舉。  
倚豪僧眠穩。盈包直幾金。誰知無價寶。藏在本來心。

寄古溪和尚二首

青松白石紫雲邊。城市能藏小有天。一別高僧今幾日。摩尼空想掌中圓。  
窈窕禪居在日邊。半空花雨下諸天。洗心更欲叅蓮社。共對中秋水月圓。

次大仙院僧宗珍一絕

滄海東頭地一邊。風帆不隔蔚藍天。每逢禪客投詩謁。筆下明珠箇箇圓。

次遡河向京

行盡重溟不盡行。淀河風浪夢猶驚。夜深星斗昭回處。臥聽隣船一笛聲。

次關白舊宅

平湖高壓玉闌干。面面池臺曲曲灣。若爲徒倚層樓上。千里提封一眼看。

次女郎城

城下香留脂粉痕。洞房深鎖度朝昏。有時夢入前王殿。身帶恩光倚苑門。  
長宮娃  
置此城

長宮娃  
置此城

謝古溪送桃

喜看仙果海中州。風味初傳玉露秋。準擬今行懷核去。紫霞千樹鶴峯頭。

秀吉  
取信

題摠見院卜二韻

山城州北寺，一一倚雲堆。路入竹林去，山從天際回。佛香迎曉起，鍾響徹雲來。白日禪門靜，清風寶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寂寞前朝事，淒涼壯氣摧。魂飛一劍血，心死古爐灰。薦福山僧至，施錢野老哀。風塵幾蠻觸，事業但蒿萊。遠客來天外，羈懷付酒杯。孤舟滄海畔，明月碧山隈。吊古空回首，黃昏獨上臺。

七夕聯句十二韻

今夕知何夕，西風落井梧。峯鶴客中驚節序，天外博歡娛。前山高樹微涼進，清軒溽暑逋。五沉仍朱夏李，清憶冷秋菰。峯鶴逸興牽將遠，深杯屬不孤。前山賦詩慚刻鳳，乞巧笑縈蛛。五石問君平卜，文從子厚愚。峯鶴盤排呈異賦，橋起役靈烏。前山雙扇拂丹桂，七襄開白榆。五神仙應邂逅，客子且胡蘆。峯鶴不作遠離恨，那悲清夜徂。前山年年有此日，坐見海三枯。五

又

他鄉逢七夕，把酒且長歌。峯鶴天上佳期至，人間樂事多。前山清商驚一葉，舊國隔層波。五日落愁無奈，迢迢望白河。峯鶴

贈副官平義智詩四首

序并

東海之馬島，兩國之門戶也。鎖鑰之任，其可輕乎。貴國委足下以八郡，斯得人矣。足下宣力新王，輸忱我朝。數載之間，銜命而北，乞使而東。凡所以周旋兩間者，靡不得宜。于以合兩國之歡，成百世之好，使鯨鯢不興，海嶠永清。足下之忠勤，於是乎著矣。貴國之得人，於是乎效矣。雖

然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足下既有始矣。盍亦思有終乎。嗚呼善終之道。非可以他求。不過曰信義而已。夫信爲萬事之幹。而在足下。則不欺隣國。其信也。義爲萬事之宜。而在足下。則不爲利動。其義也。足下自先世以來。恪守侯度。永世無怠。所謂不信不義者。未嘗犯之也。但島嶼星羅。出沒無時。侵我邊圉。擄我漁戶者。寔繁有徒。然此豈足下之所知也。新王建國之初。誅鋤強梗。式遏亂略。還俘獻馘。禮意有加。交隣之信。制國之義。布著四國。故我 殿下嘉之。發使報聘。玉帛相交。新王信義。可謂孚友邦而足人聽矣。足下奉信義之主。而行信義之道。風波冒涉。事不辭難。亦可謂君臣道合。上下交修者也。繼自今。諸島餘孽。猶懷反側。則足下詰戎兵。告方伯。先事誅之。勿令滋蔓。哀我俘氓。尙未刷盡。則足下修文德。布國命。反其髦倪。罔或有遺。此非信義之大乎。此非有終之道乎。夫如是。則豈徒足下忠勤。著於遐邇。新王信義。亦永有辭於隣國矣。我 殿下酬功報勞之典。豈但如今日而止乎。惟足下勉之。昨因貴价。聞足下求余詩。嗚呼。詩三百。余所誦也。而專對之能。則余所未也。得無愧乎。然角弓嘉樹之詩。古人之已事也。余亦何辭焉。既序以弁之。又詩以繼之。其詩曰。

海外奇男子。紅顏政妙年。官登五馬貴。節制八城專。地近青丘界。心懸紫極躔。

長爲東道主。侯度永無愆。  
去歲三韓館。經冬又送春。輪平成信誓。乞使定和親。譚劣叨光祿。英賢接錦茵。  
同舟今萬里。更結百年因。  
福利雲邊秀。龜峯海上青。中開千戶邑。環以萬重溟。日域當西徼。箕都作外屏。  
關門雄鎖鑰。絕嶼暢王靈。  
萬里箕邦使。三秋滯日輿。旄丘時物變。滄海歲華遷。客夢懸宸極。龍光射斗躔。男兒心似鐵。去國節彌堅。

秋夕前一日上副官來訪于天瑞寺上官先賦一絕次韻

好是金風玉露秋。詩仙韻釋共清遊。去年東館君能記。此日應知遠客愁。中丞蘇去詩  
好是金風玉露秋。詩仙韻釋共清遊。去年東館君能記。此日應知遠客愁。

次竹溪酬上官之韻

星槎正值桂花秋。勝日開筵辦勝遊。歌管遏雲山欲暮。尊前不作故園愁。

# 海行摠載

金鶴峰海槎錄二

卽席走筆書懷示仙巢義智

有客萬里役。中秋滯海中。四顧摠殊音。何處開吾衷。三昧仙巢翁。法眼迢空空。屹屹平將軍。一劒扶桑東。相從忽數載。信義敦始終。賢勞豈有恨。一笑待秋風。珍重數杯酒。日暮情不窮。明月又有期。此會莫忽忽。

唐人南京太學生稽玉泉。戊寅歲往福建地方。渡海遭風。漂到南蠻國。同舟者皆被殺。玉泉獨以儒冠幸免。留三箇月。隨唐商之來日本者。初泊西海之薩摩州。留十年。數年前。又來于此。關白憐之。資給衣食。且以倭女妻之。云。聞使臣之行。請于關白之弟大納言者。以詩爲贄。而來謁。與之語。頗解文字。又通醫術。衣冠容止。皆守中華之俗。必非農商者流也。仍次其韻。以贈之二首。

坐監會是讀書人。異域誰知禮義身。卉服叢中見儒服。客堂傾蓋便心親。一笑逢君海外天。中秋更值月華妍。人生會合真如夢。別後那堪獨夜眠。

次五山社燕行

社燕復社燕。春自歸來秋自去。春來秋去不失時。雌雄各自知天序。年年三月社鼓鳴。天外差池翅輕舉。共向人間問主人。低拂風簾掠花嶼。茅簷畫閣不擇

巢。含泥未覺衝炎暑。成雛老秋又至。愛汝誰能更留汝。賓鴻未至汝先歸。影斷寒空去何處。三韓有客客萬里。滄海淹留嘆羈旅。青春不見故園飛。鼎鼎光陰過南呂。橋頭訪我馬州邊。晴日孤舟暫相語。堦濱山城數相見。瘴雨蠻烟久相與。今朝送汝我獨留。野寺天寒寡儔侶。明年雖復再來茲。我在青丘路幾許。他時共憶此別離。碧海茫茫迷處所。

### 次五山招提雜咏五首

一白明東國。萬劫馨香心。不分雨露滋。自憐冰雪侵。桃李是僕奴。松桂契何深。芳根寄石上。一枝橫竹陰。卽此見真仙。何用別地尋。

### 右德禪寺老梅

世人愛收丹。何人知愛菊。山僧亦不俗。法雨滋膏沐。栽培待秋期。道眼應不肉。雖愧東籬翁。白酒亦可漉。遠客有所思。臨風聊擊目。

### 右龍翔院叢菊

幽蘭在空谷。蕪沒同庶草。不有馨香遠。世人焉知寶。年年茁新芽。葉老香不老。九畹與盆中。在處長自保。我欲帶汝歸。非關顏色好。

### 右天瑞寺盆蘭

秋懷鬱未舒。散策亦偶然。披襟萬松邊。一笑臨東阡。田園稻初熟。滿野夷歌傳。佇看百室盈。萬井生炊烟。因之起遐思。幾日方歸田。

### 右大德寺東郊

騰身大羅天。俯看滄海月。世界元自大。憑高轉寥濶。遙岑浮木末。佛頂天外出。



青雲亦多事。須臾還滅沒。妙意知有在。何人揮彩筆。

右金毛閣西山

相國寺僧宗舜以一詩一扇投謁次其韻贈之

秋雨溼灤一院空。曉窓黃卷對園公。詩僧忽自城南過。一陣梅檀滿樹風。是日偶閱

簡齋集國公簡齋號也

八月二十八日登舟山觀倭國都

金鳳山前翠麓斷。一眼可盡夷王京。藍輿晚出碧雲間。挾路松蓋迎人傾。凌風一舉上上頭。脚下萬象爭來呈。重巒作陣雄北固。兩山龍躍東西縈。芙蓉千朵立火維。融結一氣何庚庚。大河東來經其前。二川北出波盈盈。中開鉅野一百里。川原極目如砥平。番都直據鎮國山。陽百堵九軌何年營。天宮縹緲若鵬騫。白日照耀黃金薨。關白之居最傑卓。彷彿十二樓五城。層臺複閣立中天。水精簾箔圍千楹。豪會甲第摠金屋。董家鄒塢令人驚。尊卑失序等威亡。紛紛僭擬誰能評。可憚屏王作弁髦。謾擁虛器兼虛名。連街亘衢是佛宇。處處金碧騰光晶。蒼松鬱鬱竹森森。隱天鍾磬聲鏗鏘。民居櫛比戶萬千。列肆寶貝羅金籟。漫漫板屋樸厚地。四達闐闐縱復橫。原田膺膺黃雲滿。西風八月當秋成。夷歌四起樂豐登。地饒民稠吳與荆。大荒居然一都會。山河金湯誰敢爭。只恨蠻邦欠稽古。眼前聚落同戲嬰。前朝後市了莫辨。左祖右社誰能明。千雉百雉又無制。王公設險迷前經。蜂屯蟻聚何足觀。蠻觸日日尋戈兵。聚樂二宮似傳舍。手下奕棋紛楸枰。不修仁義尚以力。居民鄰見風塵清。人言關白最雄豪。臣妾一國今東征。東征半歲尙未還。許多戰骨高崢嶸。孤兒寡婦半都中。郝屢日夕啼嗙

嗚。從來不戢必自焚。莫言域內無爭衡。題詩我欲警蠻酋。蚩蚩誰能知余情。日暮歸來古寺空。滿庭梧竹生秋聲。

贈寫字官李海龍并序

萬曆十八年春。日本蠻酋還俘獻馘。惟信使是請。聖上以其恭也。特俯循夷情。命臣黃允吉暨臣誠一。充正副使。授節遣之。凡係使事之重者。靡不裁自淵衷。指授成算。雖在千萬里外。如立玉陛下。親承明命而行事也。陛辭之日。聖教若曰。聞倭僧頗識字。琉球使亦嘗往來云。爾等若與之相值。有唱酬等事。則書法亦不宜示拙也。爾等其留念乎。臣等俱以庸陋。素乏文墨之技。而臨事茫然。慮不及此。聞命震懼。相與求所以應命者。以寫字官李海龍爲請。上可之。命下卽行。曾無宿昔之眷。此實人情之所難。而海龍猶不以爲意。不亦可嘉也哉。在馬島也。玄蘇請寺額。卽書與之。蘇寶之。願刻珉以傳之。比入倭都。求者雲集。館門如市。一行亦苦之。或閉關以拒之。則攀樹登牆。猶恐或後。如是者積數月不止。海龍今行。所書者未知凡幾紙也。當初海龍之行也。國人皆以家鷄視之。豈料其見貴異國。至於此耶。聖神智周萬變。動中機會。故雖事之至細至微者。無不泛應曲當如此。况有大於此者乎。如海龍者。雖謂之華國可也。何可以小拔忽之哉。余與車君。目覩

其事不可無一言以記之。故各賦一詩以與之。又爲之序。以冠篇首云。一  
憐汝性氣良。休休無甲鱗。超事致勤謹。秉心何真醇。手持毛錐者。爲藝亦妙瓌。  
朝家無弃才。名隸寫字人。識書事大書。洪武筆勢新。細字入秋毫。大字如鉤  
銀。豈但京華人。應亦動皇宸。惟庚寅之春。余行陽谷濱。聖主念華國。命汝  
隨使臣。承命而夕發。涉萬里海津。此實人所難。汝獨眉不顰。追余及中原。相  
從今幾旬。蠻人雖鄙野。亦知墨妙珍。奔波乞其書。重之萬金緡。蒲葵題已遍。扁  
額照城闈。夷都紙價高。名字雷衆唇。見者必加額。叉手謝諄諄。屬汝有小痾。數  
日臥床茵。僧官送藥餌。酒食爭來陳。問者日相續。存慰如其親。始知愛才心。乃  
與華夏均。我雖愧韓君。汝實阿買倫。聖人慮事周。細大皆入神。無曰是小技。  
亦可動蠻隣。我詩不直錢。揄揚竟無因。秋窓和蟲吟。聊以記詩辰。

醫官孫文恕。故御醫士銘之子也。以醫術名一國。官至僉知中樞府  
事。文恕能世其業。聰明強記。博通醫書。發藥多效。世醫咸推之。庚寅春。  
余赴日域。文恕實從之。一行賴以克濟。賦一詩以與之。

得傳字韻

歧黃道不傳。何者爲命扁。中夏亦寥寥。况我海東偏。庸醫日殺人。人命無由延。  
近世安相國。獨立增喟然。再將仁民術。教誨何精專。曰若楊與安。而及爾之先。  
子時實簡拔。太醫官聯翩。汝翁手最妙。目下無牛全。二豎不敢逃。六診自能痊。  
上以保玉體。下以濟顛連。平生所全活。不知幾萬千。聖主嘉厥功。爵以東  
西銓。腰下繫銀章。頭上擁貂蟬。舉世慕其榮。降福應自天。積善必有後。爾又箕

裘傳。聰明邁等倫。醫經咸貫穿。過庭得心訣。豈但誦陳篇。察候洞根源。發藥妙  
機權。汝今年最少。世醫莫能前。更能三折肱。終可遺魚筌。常聞濟人術。莫如醫  
道焉。賢相與賢醫。厥功與之肩。所以丹溪翁。足跡周四垓。汝須師先正。莫占汝  
身便。大濟一國人。壽域終天年。願我杖使節。身試蛟龍淵。汝能不憚險。萬里隨  
征旂。豈徒扶余身。實能專一船。仁效既已著。秉心又不愆。知汝百年業。不但掩  
時賢。汝翁名益顯。美譽垂不鐫。我欲述爾績。鉛槧嗟久捐。荒句豈不觀。強顏題  
蠻牋。

題松源院長上人江雪小障子四絕

江路浩茫茫。天寒日欲夕。中有獨歸人。瓊瑤知幾跡。  
寒枝凍欲折。慘惻悲風生。一夜春回早。琪花樹樹明。  
雲暝雪皚皚。坐失前山岑。暗谷藏梅塢。清香底處尋。  
簔笠一肩高。釣絲應百尺。孤舟遠欲無。漠漠江天黑。

次顏樂堂九日對馬島韻

殊方倏忽過重陽。草草杯盤酒一觴。遠客自成今日恨。寒花空帶去年香。天遙  
西北無來鴈。地盡東南不見鄉。日暮前山山欲暝。此時羈思更茫茫。

重陽日與五山對酌。有一倭以青帕蒙頭。間於衆倭中。以觀書一絕。以獻  
之。令人物色之。則已不在矣。聞其人乘屋轎。趨從甚盛。有僧曰。乃是近衛  
殿云云。卽夕次韻付傳詩者。以贈之。

一首新詩意已通。不妨傾蓋一樽同。仙郎日暮無尋處。招恨夷山落帽風。

次五山韻謝蒲菴和尚携酒來訪

良辰倏忽背我去。禪院寂寞無人過。蒲公乃是法中龍。談立說妙如懸河。相逢道氣已薰人。又將法酒令人醺。忘形斟酌百不愁。胸次浩蕩回春和。文園渴肺自生津。醍醐洽洽沾餘波。人生邂逅真有數。語音雖異情何頗。醉後涼風生兩腋。乘槎欲問天孫梭。只限詞人阻一席。不堪秋色迷庭柯。他時準擬訪遠公。海山明月穿雲羅。蒼荀林中浩浩歌。天地萬物於吾何。五山以病不參

朝坐無聊次五山

蠻雨秋來甚。層雲萬里陰。愁人常少睡。病客獨長吟。莊舄思鄉戀。蘇卿仗節心。中宵懷耿耿。劍氣自衝襟。

有感時同行有買賣事

彼哉海中人。羊狼而狼貪。見利則忘義。狡獪舌喃喃。販物以營生。奔走東與南。忘生凌海波。辛苦真難堪。朝家置關市。羈縻事淹涵。其心但射利。豈曰重朝參。乘時冒邦禁。不畏漢尺三。歸來心滿捆。缺民困荷擔。邦人鄙夷之。見者唾其婪。聖主務懷綏。仁義替鎧鎗。曰汝往欽哉。可令王化覃。再拜擁樓船。採藥非重男。手有子卿節。天書丹鳳含。雕題仰星槎。尉佗迎芝函。蠻僧竟乞詩。衣袂被爭搏。宋時僱人衣破衣作戲一伶曰汝衣何破有談。貨貝縱盈目。瓦礫何足探。隆冬雖可畏。何用毛裘毳。古人重節義。凍死實所甘。黃流若濫觴。或能混清潭。珍重同事人。莫謂吳儂憨。揮手謝越囊。免使遠人慙。

對馬島記事

庚寅月黜賓。奉使道馬州。平倭是外臣。祇命禮交修。府中名浦使事完。再拜請  
 觀遊。曰我國分寺。福州山一羽。使槎昔曾遊。陳迹至今留。願一移玉趾。龍節賁  
 林丘。黃梅雨初霽。白日明滄洲。駕言渡前橋。北入山之幽。琳宮藏翠麓。鬱鬱松  
 篁脩。蘇僧出迎客。一笑慰羈愁。接袂坐中堂。清興浩難收。忽看一轎至。前後擁  
 戈矛。唐突入中門。莫知其所由。歷階且升堂。一行被轡蹂。舉簾露圓頂。乃是馬  
 州侯。四坐始扼腕。相顧迭呀咻。嗟余告正使。此辱難包羞。不如且還館。何可接  
 綢繆。正使務寬容。不與較馬牛。余性素狷狹。奮然催還轡。山前與五山。去就同  
 不謀。正使獨留席。促膝交獻酬。倭奴大歡喜。不暇怒吾儔。始知量淺深。不但海  
 與湫。余實賤丈夫。疾惡如私讐。自念杖漢節。見辱么麼酋。茲豈關一身。國辱難  
 比侔。袖無介子刃。誰斬樓蘭頭。無術灑國耻。慷慨瘳生疣。開論在舌人。庭詰數  
 愆尤。明朝對倭使。十棍杖乃休。命倭使之前。禮義煩爲籌。汝主事大朝。世受恩  
 眷優。况渠在東平。館接禮不偷。今何敢桀驁。辛螫而自求。夷狄縱冥頑。豈敢終  
 虔劉。覩顏不自容。思欲掩其詆。移罪昇轎人。頸血濡濁髓。陽川驚且懼。責我書  
 累投。余笑謂行臺。此事君莫憂。人命雖可惜。疾疾今始瘳。國耻如未雪。何以示  
 千秋。陽川意不慊。有如魚中鈎。無何更邀請。擊鮮醢黃流。辭疾余不赴。終日掩  
 書幃。麾下亦譎我。謗議何其稠。壯老在曲直。爾輩莫啾啾。六月將渡海。擊楫登  
 海隘。名舟屬余有微痾。不堪風雨舟。獨還西山寺。閉閣如拘囚。義智請來謁。日問  
 安與不。卑辭禮不息。狼性知已揉。臺上始許見。先自屏其騶。未到門百步。下馬  
 循道周。臺下揖射夫。入門整衣裘。恭俟進退命。形容何悽儻。說文謹遊也。余亦降色辭。  
 情意始相孚。酌我我不辭。力疾傾數甌。勉之以忠順。辰告用遠猷。聞言石投水。

附人鷹在講。軍校射分耦。發發矢連幘。羣倭競歡呼。擊節爭屬眸。義智服穿楊。手自酌兕觥。眷戀不能去。微誠餘蟻螻。由來夷之性。躁毒猶沐猴。微臣勢孤危。滿目豺與豸。履虎幸免噬。徒手楹其喉。不有國威壯。何以能懷柔。王靈動殊俗。厥應同鼓枹。感激戴聖德。北望聊歌謳。

謝玉甫長老送松葦及別儀茶二絕

松露凝成白玉童。秋來同隊海山中。客厨坐見秦男至。風味居然慰老翁。老來長抱相如渴。囊溢無由酒一中。不有曹溪分一椀。乾愁誰滌玉川胸。

有感

五月初入海。七月中入都。而關白東征。故未克傳命。九月初三日。關白始還。而又稱殿宇未成。不時接見。對馬島主平義智請借樂工。余以爲王命未傳。不可借也。上使書狀不從。故感而賦之。

王命滯日域。如今五閱月。東征亦云急。久淹寧咄咄。戎車旣載旋。奉書待明發。彼哉蠻俗荒。信義元自忽。隣交視若無。星槎敢侮蔑。舍置空山中。無意通我謁。不知禮爲重。反欲誇宮闕。方營厦渠渠。工役豈易訖。坐待雀賀日。流年何卒卒。三秋已云暮。轉眄迫冬日。天札委草莽。晨夕抱飢渴。吁嗟老舌官。往來筋力竭。義智何爲者。大邦依穴窟。無異我藩臣。敢有志越厥。屬我抱幽憂。請樂何唐突。芝函尙未開。慷慨痛至骨。何敢放天樂。先之向夷羯。誘以命未傳。開諭亦有越。云胡同事人。謂我事情濶。五伶具禮服。庭跪鹽奴末。縱曰悅夷心。事體何屑越。國事宜共濟。不宜有乖刺。嘿嘿坐空菴。秋岑日欲沒。

按樂于扶桑贈諸樂師

山城獨坐秋漏長。遠客思鄉幾千里。殊方無處托羈懷。碧海浩渺迷津涘。天  
恩幸許分天樂。仙槎日域同行李。林桓十二絃伽倻。儒仙指法傳於爾。漢壽  
琴馬上會龍沙。颯颯悲風起。關山明月一聲長。希福玉笛多情思。打徹涼州百  
面雷。楊男腰鼓呈奇技。簫策崔伶轉笙簧。商羽瀏瀏未盈耳。金笳世番動軍樂。  
鏡吹迥徹重雲裡。群伶日夕迭相奏。馬仰其秣魚出水。桂娥徘徊不忍過。行雲  
席上仍留止。玉京真衆降蓬萊。子晉弄玉兼蕭史。清宵來和感庭秋。曲名舊曲新  
詞生妙指。虫沙蠻衆何足數。來繞百匝傾都市。憶昔周家德已衰。禮樂崩缺時  
何否。方叔踰河襄蹈海。鳳舉龍潛避塵累。何如聖代回大雅。聲起東漸無彼  
此。皇華一舸載正樂。周武虞韶聲盡美。坐令群鴉懷好音。大化颯颯真樂只。兩  
階已看有苗格。何但當筵慰遊子。小臣稽首歌聖德。海晏河清千萬祀。

有感時有行路

噫吁嘻禮義非從天降非地出。只在人心酬酢中。人之爲人亦以此。二者造次  
何可遠天衷。所以君子謹於此。準繩規矩敦始終。噫吁嘻使乎四方事莫重。誰  
能去禮與義而不辱其命。尋常小德且難忽。況當大節胡不敬。賓主之間縱  
有幣。與之有禮取有義。其間若有一毫貨之心。義利之判天與地。矧我堂堂大  
國使。行賂蠻夷亦何意。生死禍福只在天。豈伊媚竈所可避。政使孔方兄有神。  
自願吾心真可耻。耻在吾身亦難洒。辱身辱國其何耐。季孫留晉以賂免。聖筆  
當年誅厥罪。納馬未訖華元逃。畢竟難免于僂譏。男兒行事必以正。苟免偷生  
非所期。請君莫謂爲禮物。禮物之行亦有時。手捧芝函尙未傳。先行私饋胡  
爲哉。揆以公私兩無據。言之可醜亦可疑。嗟我無誠不能動人聽。獨自潔身終



何益。中宵扼腕三歎息。劍氣如虹橫軫翼。

至夜次朱文公雷字韵四首

接在堦濱引

天地之心驗夜雷。一元神化此中開。弄環坐閱盈虛妙。至動還從至靜來。  
九重龍鑰響春雷。閭闔如天四面開。遙想未央朝賀畢。千官身惹御香來。  
身似三眠蠶遇雷。危襟歲暮若為開。灰飛半夜聞鍾律。相蹴同人賀大來。  
一氣潛催九地雷。窮冬天地閉還開。可憐梅花逢穢氏。不向昏衢執燭來。

五山次杜工部新句體詠庭梅為之同賦

引接寺中玉雪枝。仙姿綽約清而奇。天然受命自不移。節何待風霜知。歲為東  
皇作選蜂。一白獨超花王國。千金獻笑豈余意。遠之不怨招不即。蠻煙瘴雨更  
皎潔。肯屑脂粉誇明粧。乾坤何者可兄弟。彼君子兮非色莊。

次五山嬌雌篇

余從者射落翡翠其雌哀鳴不  
萬物各有止。爾宜丘隅岑。如何辭故枝。乃遊祗樹林。真心自無機。相對揚清音。  
那知挾彈者。狙伏冬青陰。色舉爾未能。奇殃空自任。翠羽落金丸。隻影餘孤禽。  
驚呼已無及。玉碎而珠沉。群鳥侮余單。相近亦何心。驚飛返舊栖。風雨更蕭森。  
守此可畢命。新歡何忍尋。時叫失侶處。口血流不禁。意若死相從。不復畏炮熅。  
酸然感余心。終日為悲吟。吁嗟燕趙姝。日易鴛鴦衾。誰云最靈者。見爾愧還深。  
我知嬌雌篇。聊以示來今。

醉席用岑韵聯句

杖節扶桑國。令人氣湧岑。嶺看石血。麻海見桑林。前山玉帛宣王化。魚龍聽德音。  
山五眼。經南越。囊。心想北溟陰。峯踈附將誰責。馳驅是我任。前山揚威隱山虎。敵愾

饒田禽。山五拂劍蠻天廓。掀髯海氣沉。峯風波此日路。忠信古人心。前山虛雪攢峯  
盡。癡寒凍木森。山五夷言何足較。梅信好相尋。峯新句還同覓。深盃更孰禁。前山陸  
懷憐橘頌。楚味厭蠟燭。山五嘆世同遼鶴。思鄉學越吟。峯蜃樓懷魏闕。草夢隔姜  
衾。前山弭棹鵬風怒。爭名蟻穴深。山五乘槎天漢者。方信古如今。峯

### 醉中與山前五山聯句

歲暮將歸客。前山猶穿季子衣。行裝三尺劍。峯名利百年機。驚背乘槎遠。山五雲邊  
聽鴈稀。旅情梅信早。前山歸意水程微。對酒愁堪遣。峯題詩思不違。蠻會驚越蹶。  
山五蕃畜聘宛肥。別浦舟猶繫。前山他鄉夢幾飛。已能全漢節。峯只合返周幾。銖轉  
天吳舞。山五迎看海若歸。王靈忻遠播。前山虎穴脫重圍。兵庫關何許。峯牛窓浦  
庶幾。一年行色晚。山五千里使星輝。餘戀猶桑宿。前山迷途悟昨非。風雷觀易象。峯  
燥濕占琴徽。許國先投命。山五行夷且克威。葡萄何足貴。前山意苴孰爲譏。萬事如  
風燭。峯殘生學鏡機。故山松桂在。山五招恨憶巖扉。前山

### 引接寺次五山韻贈吉上人

名僧慧劍可吹毫。一見猶知法眼高。閑似孤雲橫碧岫。清如片月映銀濤。根塵  
已斷三生累。身世長休萬劫勞。結夏扶桑今幾載。摩尼一箇自深韜。

### 次五山韻贈壽上人

飛步煙霞政妙年。青山機處坐安禪。牛車已演無生理。法海曾看不住天。千界  
恒沙迷畔岸。萬川明月自清圓。空門半日留玄話。始覺浮生自有緣。

獵月既望之一日。自兵庫關。暮夜揭帆行數十里。泊藍浦。少焉月出。與五

山呼酒榼樓。但見星辰之高。海宇之廣。不知是何境界也。五山先賦一詩。余又次之。以記時月云。

久客應吾道。歸槎滯此中。一輪隨海月。五兩信帆風。長笛魚龍舞。高歌宇宙空。誰爲遺世者。我欲與之同。

大禪院僧宗珍出示蘇仙遺墨舟中追記其記韻與五山同賦

我泛靈槎出人世。甕中缺耻醢鷄群。蓬萊圓嶠在眼中。風帆一製轟雷奔。手挽銀潢洗宇宙。四海澄清波浩渺。安期徐福去安之。萬古茫茫一飛鳥。

疊前用韵

長風亂帆大荒中。斜陽陣馬馳千群。洪濤拍天望不極。岸轉山移相背奔。其間別有李郭舟。三島紅雲低縹渺。青丘一念三千年。宇內爭瞻雙鳳鳥。

次五山竈戶關

巨刃何年斬海山。中道溟渤作雄關。雲邊幾送蠻帆過。天外今看漢使還。青竹林中堪住節。白鷗洲畔可開顏。忽驚鳥道連霄漢。願借瑤臺半日閒。關西有石臺千尺

和五山擬宋玉大言詩二首

雙瞳懸日月。隻手轉乾坤。噫氣萬竅號。投竿六鯨奔。滄溟隨咳嗽。甘徑洽無垠。戈橫揮落日。檣矗劃天門。軒關八荒闕。庭涵四海盆。欠伸一睡罷。雙脚蹴崑崙。

小言二首

太山秋毫細。天地一指然。身爲滄海粟。馬向蟻封旋。何物爲無內。輜毛亦有倫。君看上天載。聲臭妙渾淪。

危言二首

徒手履虎尾。負山涉春水。垂跟百仞上。背立太虛憑。  
膠舟楚澤深。朽索六馬驚。薪臥燃其下。台橋隨埴行。

次五山夜舟一絕

萬斛樓船萬里濤。中天惟見日星高。夜深八表同昏黑。更向鴻濛掣巨鰲。

次五山有感韻

五山濤朝吟也

昌黎老子賦三辰。牛奮箕張歎厥身。有命在天窮達異。為仁由己聖愚均。浮生政似蕉藏鹿。良貴應如璞蘊真。處世何須憂險巇。願君平地覓通津。五山下理於不遇之歎故詩中終始言亦朋友相勉之意也

醉中發靈龜匣有庚寅三月初六日字感而賦之

庚寅三月初六日。我辭鳳闕來扶桑。扶桑之海望不極。我有兩眼參三光。三光之靈爾知否。高明博厚同無疆。我從靈龜泝靈源。乘槎直上天中央。高揖三光求不老。下見王母頭如霜。

題金應邦帖

昔我在南時。見汝錦城館。身上何所掛。破衲纔掩胷。手中何所有。摩尼光璨璨。扶几導之言。穎脫物不問。技藝奪天工。萬佛能手幻。好遊公侯間。城市頗亦慣。為我留十日。喜作方外伴。人事有聚散。五載成燕鴈。今年我遠征。奉使扶桑岸。扶桑海三千。行者皆有嘆。獨汝願從之。束髮顛其冠。頽然一丈夫。追我蓬萊觀。不憚充水手。風濤非所患。馬海遇颶風。一舟渾身叛。汝能外死生。造次猶不亂。

形骸佛所遺。汝亦善割斷。殊方多偉觀。天外恣遊玩。平生游方志。今乃真不贗。有如九萬鵬。一揮垂雲翰。扶搖上寥廓。豈復顧斥鷃。餘事逞智巧。機變由心算。金鼎煮硫汞。朱丹何燦爛。三山有丹竈。仍之願一看。經歲始回棹。與我同患難。汝眼既已大。汝遊亦汗漫。長嘯下人間。青丘日未晏。

次山前用白大鵬韵

望海島以

青螺萬點海雲中。日出扶桑瑞缺葱。忽有樓臺生蜃窟。山頭渾作水晶宮。

次五山懷歸賦

出棧錄

夫何君子之于役兮。任萬里之風波。驚時物之已變。鼓長劍而悲歌。曩余志之脩。審兮。耻缺繫於一隅。惟庚寅吾戒行兮。結遐期於三壺。仗王命於暮春兮。滯漢節於窮秋。星何忽其昭回兮。序又晏於蓐收。繫孤舟兮江之岸。思騁馬於長楸。佩明月兮曳琳琅。招列仙兮導余行。濯余髮於洎盤兮。吸沆瀣於金莖。曾日月之幾何。奄節之飄零。余之行豈徒然兮。將有事于蠻庭。通周道兮綏遠人。暢無外之仁聲。豈殊類之難化兮。亦含生於一氣。何關白之遠征兮。住轅門於千里。抱國信兮無所傳。度關山於篋裡。思悠悠兮不自由。塊獨處乎松關。服忠信兮攝威儀。敢自懈於行蠻。誦三百兮懷靡及。寧致怨於行役。任淮南之木落。信夷掩之手戟。望美人於日邊。賦言歸兮何時。歌九歌兮寄遙懷。詠北山兮廣我詩。嗟人生於百年。役吾形於塵勞。豈不欲自此而遐舉。等軒冕於一毫。夫惟父母之故國。義不可以離遠。況愛君之一念。懸北辰於霄漢。情綢繆兮莫之解。喟憑心於蹈海。開余襟兮西風。瞻彼日兮不忍背。幸聞道於大方。喜黃牛之鞏革。聊處困而安命。采風謠兮歷歷。嘉詞客之獲我。菴所遭之靡異。續短詞兮

述余懷。期勿忘於沒齒。

次五山天風海濤辭出槎

若有客兮賦遠遊。天改容兮海動色。慕征遠之投筆。豈徒事乎文墨。駕萬斛之飛艘。躡太山之鵬背。仗玉節之焯煌兮。朝北闕兮暮南海。指大荒而爲期兮。辭下土之喧騰。揚紅旗於揮白日。槌鼓發船兮轟雲雷。長風駕我兮欲何之。瞥然一瞬兮出無外。銀山起兮雪阜堆。天翻地覆兮吁可駭。天吳紫鳳顛倒而後先兮。飛廉驕兮海童稱。上雲霄兮下重天。無一息之小夷。檣傾楫摧在須臾兮。勢狠貝而差池。長年三老相顧而脅息。夫孰不顛仆而失常。嗟余身一粟乎滄海。倚天君而主張。兀舟中兮在齋閣。載沉浮兮天一角。手南針而定方位兮。仰天清兮俯地濁。神出沒兮鬼變化。曾何足而動我心。天藐蓬萊兮弱水之弱水之三千。悲烟火之久食。期汗漫於千年。何天之不我順兮。起萬里之狂波。青螺一點忽入望兮。舟人鼓舞兮喜若何。夕漂泊於馬島。嘉遠人之迎我。宣王命於絕域。兆吾道之行。可嗟鹽奴之瞞我。留漢槎於一月。擇吉日余將行兮。海胡爲乎又噴雪。風盲天瞽不辨咫尺兮。作長夜於重溟。雨翻盆兮助聲勢。魚龍叫嘯兮雲杳冥。望扶桑兮不可到。念歸期兮更愁。予豈歸期之足念。懷美人兮不遑居。仗國信兮畏簡書。將何時兮遣女。女與同箋天公兮訟風伯。攀援桂枝兮聊猶與。時在山寺故使桂枝字

# 海行摠載

金鶴峰海槎錄三

答上使書上使黃允吉

鄙性狷狹。執迷不回。議論之間。多有肘掣。其得罪多矣。大度包容。非但不以爲罪。反加諄諄之誨。思欲納人於無過之地。此盛德事也。僕雖無似。寧不知感。然其中事宜有反覆者。故亦不敢苟同。而重其罪也。惟高明亮之。本朝事日內。無待宣慰偕行之條。使臣自生意見。強留相待。果爲未安矣。然此則似矣。而實不然也。蓋宣慰迓境。自前有例。則朝廷其無指揮乎。試檢前人日記。則歷路鄉導之船數隻而止耳。今茲之行。出於百年之後。朝廷安知宣慰有無。而預爲之區劃乎。使臣到此。始聞來奇。則臨事善處。其不在於使臣耶。且銜命出疆。便宜從事。自古有之。今何獨不然乎。天朝之使。不待遠接而先發。此果重王人事體也。然以之較今日事體。則實勢異而時不同也。何以言之。我朝敬事天朝。禮至嚴也。爲遠接者。當候于境上而不及焉。故天使怒其怠慢。不待而登程。此則重稽皇命。而壓倒我邦也。日域之與本朝。以地則敵國也。以義則隣好也。蠻人無禮。前此待信使。至忽略也。其時脫有人焉。將我國接待其使之禮。諄諄開諭。則彼雖無識。亦頗伶俐。豈不覺悟而從命乎。鄙人常有慨

於此。故東平館接見之日。首及此事。則玄蘇答曰。我國亦當差官迎送云云。而越海之日。寂無迎迓之人。余招譯官責之曰。宣慰一事。非徒上官言之。爾等亦謂其當來。今入其境。而未見影響何也。此邦待吾輩。曾不如我國之待常倭乎。當初相約之意。安在。譯官卽問于客人。則以爲當到于府中。而海路多阻。時未及來云。今也必待宣慰而發程。則彼知大國信使之體。不可無宣慰而苟行也。繼今使价之來。必先期迎迓。永爲恒規矣。設若利於速行。不待而發。則非唯自處不重。彼將曰。宣慰有無。使臣不以爲關。安知後日。指此爲故實。遂廢而不遺乎。在天使則不待而行。爲重事體也。在我輩則必待而行。乃所以重事體也。先儒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正以此也。鄙人所謂勢異而時不同者。亦以此也。若援天使以爲規範。則不幾於子莫之執中乎。大抵君子處事。不但視一時之利害。當致謹於始。而慮所終也。今焉吾輩之行。適當其始。此非吾輩盡心處乎。願勿以操縱在彼爲過憂。而更留諦思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昨雖以不待之意。言于副官。如覺其非。則十易無妨。況不無可措之辭乎。惟此一事。大關事體。其他疫癘之相染。還期之早晚。不必論也。至於軍糧。則彼亦有土有財。若至乏絕。則豈無相資之路乎。妄見如是。故不覺強聒至此。悚仄悚仄。

答上官玄蘇書



承和詩佳甚。良慰客懷。日昨俯索萬松山三字。敢不如教。此中有小告稟。師與我同是兩國使臣也。非但相接之際。各敬爾儀。至於書尺往來。亦當致謹。毋自失焉。可也。聖不云乎。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曾子亦曰。出辭氣。斯遠鄙倍。頃者吾師書尺。用片幅不裁不封。書胡亂而語不雅。此雖師親我愛我。故略於邊幅。然揆之聖賢之訓。不亦遠乎。願留盛亮。以重兩國之體。千萬千萬。不宣。

答許書狀書

論國分寺被辱  
事書狀許箴

某白。足下不遺無似。鐫誨諄諄。思欲回執迷之見。而全國體於萬全。甚盛甚盛。然以愚策之。足下之所以全國體者。乃所以辱國體也。足下何不思之甚也。夫此島之與我。國何如也。世受國恩。作我東藩。以義則君臣也。以土則附庸也。寄命大朝。以資生理。若絕其關市。不許其朝貢。則是無異搯嬰吭而絕之乳也。自祖宗朝以來。深得撫夷之體。一以爲龍蛇。一以爲外臣。威以震之。恩以綏之。未嘗一於姑息而受其欺侮也。此島亦知大朝恩信之重。仰賴之厚。故奉藩稱臣。恪守侯度。世執壤奠。稽顙北闕。其怛威赧德也至矣。今茲使臣之來也。義智躬自護行。館待有加。傳命之日。拜稽中庭。祗受如儀。相見之時。就前再拜。不敢當島主之禮。可謂恭矣。吾輩之失。正坐欲得其歡心。禮下之已甚。故便生驕傲之氣。數日之後。已覺其不承權輿矣。日昨東山之會。義智跨馬。直到幕前。吾已心不便之。而賓主之間。亦有所難。故不敢形諸色辭也。

至於國分寺所爲。則駭愕極矣。大國使臣。與其上官。列坐中堂。則爲義智者。雖由他門而入可也。咫尺之地。乃敢偃然乘轎。歷階陞堂。睥睨使臣。有若臣僕然。雖曰夷狄無禮。亦有君臣上下之分。義智何敢乃爾耶。爲使臣者。若仍坐其席。與之爲禮。又與之把臂酬酢。歡洽乃已。則是甘於受辱。而自處於臣僕之列也。彼亦見使臣之恬然。必將謂禮所當然。略無忌憚之意。末流之弊。將何所不至也。此身雖微。乃大國之使也。孰不曰身可輕。而國不可輕。身辱則命不可辱乎。雖然。身之與國。實不可二視也。身輕則國爲之輕。身辱則命爲之辱。爲使臣者。何敢輕辱其身。以致輕其國辱其命耶。此吾之所以懇懇告上使。請與之偕出者也。再三言之。而上使不從。則吾之獨出。雖若未安。當此之時。上使爲輕。國體爲重。與其苟同而辱命。曷若立異而尊命乎。還館之後。足下及車君。又相繼而出。此豈不以國體爲重。而期不辱其身者耶。意謂足下所見。與我略同。豈料其三思之餘。反生其惑耶。足下所謂待夷之道。不可概以常規。自可從容處置。無損於國體者似矣。當日待夷之道。常規之外。更有何道耶。其從容處置。無損國體者。亦有何道理耶。足下有心。我能忖之。所謂不概以常規者。不過曰治之以不治也。所謂從容處置者。不過曰與之接膝。徐徐開諭。以愧其心也。此則有不然者矣。夫治之不治。乃王者待夷之道也。奉命之臣。持一國體貌。而不自謹重。爲么麼小醜之所凌蔑。其辱國

甚矣。反曰治之以不治。此豈使臣之道也。不惟不治。又與之促膝接席。叙寒暄。交觥籌。則是安於其辱也。厥後雖復從容開論。豈能使愧其心耶。且我於其日。設若憤憤生怒。面加峻責。而毆辱其身。則果失待夷之道。而激之生變也。我不過稱病出來。潔身還館而已。此實不較禽獸。治之以不治者也。有何過中之舉乎。若以拂其意爲難。而因仍苟且。曲爲順從。則是乃妾婦之事。豈大丈夫之義乎。又豈是 大國使臣之體乎。至於杖世雲。則其山然矣。吾輩至此。方言自別。正若暗聾。其開論之責。不在於世雲乎。頃日之變。出於不意。雖有舌人。亦無如之何也。但義智。惟問吾輩之出。則爲世雲者。所當援據典禮。嚴辭開論。而緘口結舌。不能出氣。乃以疾作還館告之。其罪不亦大乎。且吾念之。赴 京之時。華人若有不善。則必歸罪於不能開論。杖吾譯官。例也。入 上國。猶杖譯官。則到藩臣之邦。獨不能治其罪。之後都船主。始使人謝之曰。副官年少不知禮。有此過失。非但島主聞之瞿然失色。國王若聞此事。吾等亦得罪矣。吾將躬進謝過。願使臣垂恕焉。余對曰。我國信使之廢。百年于茲矣。新王以禮爲國。頻年請使。其意甚勤。故我 殿下。特遣使。以修兩國之好。禮至重也。賓主之間。各盡體貌。不可相忽。而入境之初。副官凌蔑至此。此豈新王之意。亦豈我 殿下所望於貴邦者乎。况本島臣事我 朝。與藩臣無異。副官又是島主之子。其無禮何敢若是。雖曰少不知禮。獨不念在東平館時乎。本 國宣慰使等官。若與客使

相會則必大門外下馬。整其衣冠。入與行禮。終始不怠。此客使之所親見也。曷嘗慢易無禮至此耶。彼時宣慰等官。設若開副官所館之門。騎馬乘轎。歷階陞堂。則於副官之心。安乎。倭人平調連。乃隨往本國者也。言未畢。起拜致敬曰。副使之言。至當至當。吾儕小人。亦知其失禮矣。副官使者。潛告于譯官曰。副官昨見使臣之出。已覺其失。兼又都船主峻責之。副官達夜不寐云云。昨者所爲。不過如此。而足下乃以杖世雲爲己甚。不亦左乎。夕聞倭奴斬人於浦口。心亦駭之。詎諸同船格倭。則乃曰。國分寺乘轎上堂。初非副官之意。入門之時。令止其轎。而昇者不從。致令失禮。副官大怒。卽欲斬之。而在逃不現。故今始捕而刑之矣。一倭奴曰。欲令使臣知失禮之罪。在於昇轎者。故令使船格倭。同叅殺之矣。鄙人謂車君曰。殺人之變。專由吾輩之先出。不亦慘乎。然使臣辱身辱命。極矣。副官旣謝其過。又歸罪於下而殺之。今而後。國體稍尊。國辱亦小。雪矣。相與一傷而一喜。不圖足下徒知殺人之可駭。而不念國體之爲重。過自悔責。至此甚也。足下又曰。古人待夷狄。必曰恩信懷綏而已。何嘗有體貌字說出。來云云。此眞所謂知一不知二。膠柱鼓瑟者也。先王之待夷狄。雖曰恩信懷綏。其最嚴且謹者。莫體貌若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故夷狄雖大。必稱人。秦楚雖僭。必稱子。衣裳之會。必序於列國之下。此非尊中國之體貌乎。漢之高文。有金縢之奉。則賈生以爲首足倒置。漢宣位諸侯之上。則楊雄以爲紊尊卑之序。

此非壞中國之體貌乎。以今觀之。本朝猶中國也。烏倭實蠻夷也。以  
大國之使。屈辱於小醜。見其凌蔑無禮。而猶莫之耻。反以體貌之重。爲薄物細故。其  
亦異乎春秋之義矣。其亦異乎漢儒之見矣。此吾所謂知一不知二。膠柱鼓瑟  
者也。又有一說焉。上使之所以不屑去就。與之酬酢歡洽者。豈徒然哉。其意必  
曰。夷狄不足與較。小禮不足與爭也。若與之屑屑爭較。則豈非所伸者小而所  
傷者大乎。其意如此。故終始包容。略不動色。其度量之宏。實非淺淺者所可蠡  
測也。然人各有見。何可雷同而苟合乎。昔孔道輔之使遼也。遼伶以文宣王爲  
戲。道輔奮然起出。不終享禮而罷。夫遼一蠻夷也。伶人又蠻夷之一俳優也。偶  
然之戲。可付一笑。而道輔之徑出不顧。必與夷狄相較者。抑何意耶。吾輩入犬  
豕之窟。與犬豕雜處。形單勢孤。其危可謂甚矣。然義智之轡。非但遼伶之戲也。  
使臣之辱。實大國之辱也。爲使臣者。何可先自畏懼。甘受屈辱。而不與之較  
乎。足下又曰。冠裳雖美。而束之於猴孫。則必跳踉而後已。亦云善諭矣。然吾之  
義不辱者。只欲存使臣之體貌。非欲冠裳於猴孫也。其所開諭者。只言其非禮  
而已。非加詰責於彼也。彼雖無知。亦愧其失。必刑人乃已。渠之慘酷。何關於我。  
何損於國。而有此云云耶。足下又曰。新王崛起。奪國未厭。又易島主。猶欲交  
隣通好。獻俘請使。此實兩國安危之機。吾輩親承王命。仗節而行者。豈但體  
貌一事而止哉。噫。足下於是乎失言矣。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以足

下之智而終歸於不智。不亦惜哉。新王自崛起自奪國自易島主。于我國甚事。而謂爲兩國安危之機乎。其欲交隣通好。獻俘請使者。其意不過慕禮義之國。欲借重於其邦耳。使臣銜命出疆。今已越海。所當謹守禮義。動遵規範。不沮不屈。毅然如山。使國體重於九鼎。王靈暢於無外可也。如此則倭人必曰。大國之禮義。吾固聞之。今果然矣。必相與拭目聳觀。自生尊敬之心。終不敢慢忽其禮矣。今則不然。纔涉其境。不自謹重。一以順悅倭心爲上策。彼雖無識。亦甚伶俐。豈不知吾輩之無廉隅乎。以此言之。國分之辱。不幾於滄浪自取者耶。古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一則辭命之善也。一則體貌之尊也。今吾輩於辭命則畏倭如虎。惴惴然猶恐觸其怒。含糊囁嚅。到口而不敢吐。於體貌則不能自重。輕於出入。雖見屈辱。亦不爲耻。如吾狷狹者。不勝其憤。欲有所言。則必群起而攻之。使不得開一喙。此何等使臣之體乎。如此而敢爲大言曰。吾等所受而行者。比之體貌。其輕重大小。爲如何哉。足下之所謂輕重大小。不亦舛乎。孟子曰。國有道。以道殉身。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程夫子亦曰。身屈矣。而道行。未之聞也。吾輩不問義之所在。一以順悅倭心爲事。不幾於以道殉人者乎。安於屈辱而欲伸其道。無乃屈身而行道者乎。嗚呼。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君命一辱。不可復雪。此古人所以執節不撓。雖死無二者也。且吾輩拜辭之日。天語丁寧。其不在耳乎。始曰。動必以禮。不可稍有慢易之意。終

曰。使國體尊重。王靈遠播。在此一行。大哉。王言。此非臣子所當戰戰兢兢。終始體念處耶。叢爾小醜。橫加無禮。而晏然受之。不能自直。若入倭王之庭。而事有大於此。辱有甚於此。則其恇怯失措。辱身辱國。坐可策也。將何面目。歸報吾王。而見我三韓士大夫乎。言及此。未嘗不扼腕痛心也。足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威儀。寬其度量。廣其恩信。使異域之人。儼然望而畏之。此實尊體貌之大者。若曲生疑阻。白地生梗。愠怒其色。勃礪其辭。無人不責。無辭不較。不幾於惡乎。細觀足下之辭。上一節自贊也。下一節責我也。戴烏橫銀。朱衣玉節。光耀異域。雖謂之整衣冠。尊瞻視。可也。受無義之食。順犬豕之心。雖謂之寬度量。廣恩信。可也。然衣冠威儀。若是其尊重。度量恩信。若是其寬廣。而隨處受侮。不能使儼然望畏者何耶。到大浦之日。義智請與相見。上使既入其館。則義智又曰。今已日暮。請於他處見之。比到其處。就館欲見。則義智在咫尺。而下人囁曰。遠在五里之外云。其不欲相見也。審矣。及其請見也。又欲便服而入。其相輕也。極矣。我之不得不愠。與足下爭辨者。實欲尊體貌也。此豈無事而曲生疑阻。白地生梗者乎。都船主請於重午日進見。吾等亦許之矣。既與之相約。則非有故不可違也。食後乃稱島主家有事。而不果來。是以島主爲尊。而輕使臣也。反以非禮之食投之。我欲受之得乎。使臣答宴之日。義智私於世雲曰。若是燒酒。則吾甚厭之。請以吾美酒代之。其不敬客甚矣。吾欲許之得乎。賓主之間。書尺

不可忽略。而玄蘇用片幅休紙。胡亂其書。不裁不封。吾欲無言。得乎。東山之會。使臣設帳幕。則我實主席者也。罷出之時。義智仍坐其席。欲先我出。我欲從之。得乎。義智問安使者。每朝必以二戈兩劍前導而來。直到我前。我令譯官開諭。其後則不敢。我欲任其無禮。得乎。至於國分之變。則以君大度。不能容忍。況余之狷狹者乎。然亦未嘗愠怒其色。勃礫其辭。必據禮溫辭。從容開諭而止。亦何曾如足下所言乎。且宣慰使一事。實非小小曲折也。彼既以先聲已來。囑我。又以博多已到。囑我。又以風逆不來。囑我。今已淹留一月。而迄無影響。終乃無宣慰請行。而吾輩任其操縱。坐受其囑。不敢出一語相詰。此何等事體耶。昨吾所以欲一開諭者。實非偶然。而大言折之。吾之鬱鬱。當何如也。大抵足下滿紙縷縷。不一而足。竊觀高明病根所在。則皆從怖死二字上出來。古人於義所當言。則雖死必言之。況此諄諄開諭之事乎。且足下引鄭文忠申高靈之事。以爲美談。隱然以兩賢自處。足下之自許。高則高矣。然高靈則逢時之亂。見辱亦多。而猶令烏主。望風下馬。至於烏川。則道德文章之懿。聳動夷夏。雖以鹽奴之蠢蠢。猶知其尊慕。肩輿邀請。殆無虛日。而吾輩則既不能使之望風下馬。又不能使之肩輿邀請。反爲義智肩輿之所凌轢。不亦可羞之甚乎。我之所以不降辭色。徑出不顧者。雖似率爾。亦不得不爾也。願足下。毋我罪焉。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則然矣。豈料道同而不相謀。至於此極乎。信乎吾道之孤且窮也。不宣。



## 與許書狀書

僕少不解事。老而益甚。曾以體貌二字。見斥於高明。甚欲閉口辭舌。以安愚分。而竊伏思之。朝廷不知我之無似。付我以輔行之責。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苟或稍存於跡。輒生疑貳。視使事有若秦越之肥瘠。則其自爲謀則得矣。奈國事何。嗚呼。體貌二字。高明已聞之厭矣。然吾之所守者此二字也。使事所重者。莫二字若也。吾何敢舍吾之所守。而爲苟同之行哉。惟高明恕其愚而察其心可也。蓋國不自重。必有重之者。亦不自輕。必有輕之者。一重一輕。其誰使之。其不在於人乎。毛生叱楚。趙重於鼎呂。李稅膝行。宋輕於鴻毛。此已然之明效也。噫。兩國交好。使在其間。其任不亦重乎。解怨釋紛。其任也。尊主庇民。其責也。片言之頃。敵之向背係焉。一動之間。身之榮辱隨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吾輩奉王命涉蠻庭。宜如何處身耶。將尊其體貌。以自重乎。抑務悅夷心。以取辱乎。以吾觀之。近日所爲。其失體也甚矣。其取辱也甚矣。國分之辱。旣往何追。然旋有戮僕之謝。又有徒步之敬。亦可以小洒其耻矣。爲吾輩計者。常懲前而警後。見始而知終。持身處事。一於禮而不苟可也。而旣辱於國分。未數日而又赴西山之招。留連醉席。與之歡謔。有若謝前日之事。而慰倭奴之心者。然此何等事體耶。倭轎雖可乘。而制不便。則不乘可也。而或免冠或曲腰。以取容身。非但有駭於瞻視。其於自重之道。何如耶。身入異域。行止不能自由。固當取決於主人。

然當以禮節之。何可數數而取辱乎。龜峯待風之日。日使世雲請行於義智。義智等蹲坐船上。世雲昂首舵底。咫尺之間。不許相見。其奴視國人甚矣。及其渡一歧也。義智等皆入其家。略無行意。世雲徒步船主馬後。以乞行。世雲之辱。豈非使臣之辱乎。一歧雖遠。只在眼中。且有格倭之先導者。使臣自當發船。何必稟命於義智耶。况使船若發。則彼將追躡之不暇。奚待請乎。不知自重。而但慮怫倭之心。取倭之怒。此何等事體耶。至於一歧州。則宣慰使國王使。皆會於茲。其觀瞻所係。非但馬州一島而已。涉海翌日。雖急於相見。主當請賓。賓不當先請也。况僕與足下皆當親忌。則此君子終身之喪也。與夷使相見。有何緊急。而必於是日乎。及我之不從。則終乃脅之曰。相見公也。親忌私也。云云。噫。公私輕重。僕亦非不知也。然亦或有輕於公而重於私也。獨不念禮與食色之喻乎。此等曲折。明若黑白。而乃以見屈鄙論爲耻。必欲行己志而奪人情。直令世雲請日期。則倭使不許相見。足下亦必慙然失圖矣。且如載米之事。則無謂極矣。倭使承其王命之致委積。於使臣。雖曰義所當受。既有兩卜船。可令分載矣。使臣親受。不亦失體之甚乎。區區獻忠之意。實不偶然。而必揮斥而不從者何耶。倭船與使船。交錯於米斛之邊。其屈辱甚矣。雖不愧於倭奴。獨無慙於漢節乎。噫。此何等事體耶。兩國使臣相值。則當行相見之禮。爲宣慰者。在一歧。則期以赤關。到赤關。則托以負薪。當初一番仔問之後。貌不相接者。今四五日矣。彼雖蠢

然不知其禮。爲使臣者。獨不可據禮開諭乎。於一歧則當忌而請見。於此日則俛首而聽命。是何始銳而終懦耶。不獨此也。西海之小殿。周防之大內。皆使臣經過之地。而朝廷恩數之所及也。路左雖不得親傳。其不可留待其至。而宣我王之命乎。自前使臣。非不知速行之爲快。而必留連多日。傳命乃行者。抑何意耶。况旣諭小殿。令受於赤闕。而聽信倭奴之說。不曾留半晷以待之。其失信稽命極矣。鄙人往復之言。雖不足採納。亦當以詢奠之義處之。使畢其愚。而出言未竟。使船已發。此何等事體耶。嗚呼。今茲之行。出於百年之後。非但遠人之所觀瞻。後來之矜式。亦係於今日。凡百舉措。其可輕乎。况國之重輕。民之安危。所係尤重。當與一行。熟講深思。無負委遣之意。而自聖太過。無舍己從人之美。所謂懷諫自用者。無乃不幸而近之耶。或有詰余者曰。子之言過矣。惟茲失體之事。雖三尺童子。尙知其不可。况以一時之英賢。寧有不知之理乎。蓋禽獸不可以責冠裳。夷狄不可以責人道也。是故正朔未嘗加焉。聲教未嘗及焉。牛羈馬縻。任其野性。而不與之較焉。上使書狀之所爲。豈非待夷狄體乎。以是言之。子之所謂失體者。乃所以得體也。君子所爲。豈衆人之所識乎。子何強其所不知。以疵大賢之所爲乎。余曰。子之言似矣。然余之惑。於是乎滋甚矣。夫中國之待夷狄。固若是也。然施之各有其道。不可膠柱而鼓瑟也。如日本者。雖曰夷狄。有君臣上下之分。有賓主支接之禮。性且伶俐。善解人意。非可以禽獸

待之。是故我朝待之以隣國。館接之數。有加於北狄。時或通聘。以敦交隣之義。簡選使价。以責專對之任。此前代之所已行。本朝之所不廢者也。國之重輕。係乎使命。故烏川爲使。則夷人感悅。禁侵掠而還俘獲。羅興儒銜命。則非徒不得其要領。其身亦不免囚繫。使乎一身。不亦重乎。爲使臣者。必也尊其體貌。動必以禮。使夷狄不敢生慢易之意。又當開心見誠。情義交孚。使夷狄自能起愛慕之心。然後方盡使乎之責。而不辱君命矣。若徒以苟悅其心。將順其意。爲能使而止。則古來專對之材。又何足貴乎。或憮然爲問曰。子亦可謂千慮之一得矣。朋友所貴者。責善也。子未可言耶。余曰。余於書狀。乃他山之石也。君其待之。旣答或人。而又述其辭。以伸體貌之說焉。足下其反覆之。如有不合。則不惜回教。幸甚。某頓首。

### 與許書狀論禮書

某頓首焉。使臣見關白禮節。與足下面論。非一再矣。人微言輕。不能動足下之聽。而回足下之意。數日以來。碌碌是甘。唯唯是事。佇觀大君子周旋中禮。不辱君命之盛懿。而惟其昏愚。不知自止。故玆又攘馮臂。犯笑罵。奮筆而索言之。惟足下恕其妄。而垂蕘擇焉。夫日本者何等國也。我朝之與國也。關白者何等官也。僞皇之大臣也。然則主日本者。僞皇也。非關白也。爲關白者。相君也。非國王也。惟其擅一國之威福。故我朝不知其實。謂之國王。而待以敵體。是降

王者之尊。下與隣國之臣。爲等夷也。不亦辱乎。自前日本諸殿書。爲主上皇帝陛下者。亦知僞皇。敵體于主上。故尊之若此。而關白不敢與之抗也。惟我列聖。非不知正名之爲先。而不拒皇帝之號者。蓋以拒之。則不與僞皇爲敵。而關白反爲之匹故也。頃年議臣不審。欲辭其號而不受。而今觀之。豈非失計之甚乎。今幸使臣身歷此邦。審知關白之非國王。則雖無前例。猶將據禮爭辨。以正相見之禮。况前此使臣。皆行楹外之拜。則關白之不敢自尊。而優待使臣可知也。嗚呼。關白。旣非國王。而前例又如此。吾等何獨自甘於庭拜。以取辱國之罪乎。或者以爲。秀吉名雖關白。實一國之王也。使臣何以知非王。而欲廢庭見之禮乎。余曰。關白之不敢稱王。非但海記言之。今茲使臣之來也。指秀吉爲關白。則人皆應之。謂之國王。則莫知所答。不特此也。謂之關白。而不謂之王者。山人宗長之說也。相君敷文教於異域者。住持兌叟之序也。贈一品大相國台靈者。非前關白之位牌乎。大政大臣信長者。非前關白之名號乎。以是觀之。秀吉之非國王。亦明矣。國人不謂之王。而他國使臣。成之爲王。欲行無前之禮。抑何意耶。足下之言曰。國書直書。御諱稱秀吉爲國王。則是我殿下待之。以敵體也。爲臣子者。何敢抗禮。而廢從下之恭乎。此則似矣。而實不然也。國書之書。御諱稱之以國王者。蓋不知其實故也。當初若知關白之非國王。則國書宜書曰。關白。豈肯以國王稱之乎。又豈肯書。御諱。而自貶之乎。始之

不審。有此過當之禮。今雖不可追改。使臣相見之禮。則自當仍舊。何可庭拜。嗚呼。前此使臣。謂爲眞主。而猶行楹外之拜。今吾輩既知非王。而反欲行庭下之拜。此何等道理也。然則足下之欲庭見者。辱國也。非尊君也。我之欲楹外拜者。尊君也。非辱國也。何以言之。堂堂大國之使。庭見於隣國之臣。是夷吾君於關白也。非辱國乎。陞堂而納拜。則是敵吾君於僞皇。而不許關白之相抗也。非尊君乎。足下言曰。先王朝。以使臣楹外之拜爲非。至於著爲事目。其可違乎。況今儀註。又以庭拜爲文。其可違乎。此眞確論。而亦不然也。先朝之錯認關白之爲王。亦猶今日。不知秀吉之爲關白也。爲使臣者。既知其非王。則當以便宜從事。復命之日。具由啓達。乃是大夫出疆之義。何可膠守故常。而不爲之變通乎。且今事目內。始載其條。而禮旋覺其非。乃削去之。是朝廷亦不以陞拜爲不可也。執此爲故實。不亦左乎。足下之言曰。今雖陞拜。國書御諱。其可改乎。國王二字。其可改乎。如不可改。則使臣陞拜。亦無益也。此又不然也。國書雖不可改。關白尊我國之使。不令廷見。則是尊我朝爲上國也。如此。則使臣陞拜。實非自尊其身。乃所以尊我國也。不亦快於心乎。足下之言曰。若請而從之。則幸矣。彼如曰。弊邦使臣。既拜貴國之庭矣。貴國之使。何獨不然乎。云。則我無說矣。此又不然。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地之常經也。日本國僞皇。既爲國主。則關白雖貴。乃人臣也。我殿下當通

信於僞皇。而僞皇不與國事。故國書不于僞皇。而于關白也。然君臣之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使臣見僞皇。庭見禮也。於關白則庭見非禮也。惟其如是。故使臣行禮。彼此各異。此非屈倭使於庭。而尊我使於楹也。今關白若受庭見之禮。則是以天皇自處也。關白尊戴天皇之義安在。若將此義。諄諄開論。則彼雖無知。亦必心悟而屈服。有何不從之爲慮哉。鄙見如此。故昨於宴席。適與玄蘇相對。余問曰。貴國諸殿。見關白時。拜于庭下乎。堂上乎。玄蘇答曰。與諸殿同。是天皇臣也。何庭拜之有。又問曰。自前我國使臣。亦行禮楹外。今則何以爲之。玄蘇答曰。使臣之間。良是弊邦亦有接待典故。關白來則當自定之矣。今日又有一僧來曰。日本之俗。無職者拜于庭。有官者則皆拜于堂上。故前此琉球使臣之來也。亦行禮於堂上云。是夕見都船主。問琉球使陞堂行禮之事。都公曰。然彼琉球也。南蠻也。禮物雖厚。我國不以爲關。貴國禮物雖輕。我國深以爲榮。今者待使臣。必居二國之上矣云云。以是觀之。日本諸臣見關白時。本無庭拜之禮。而琉球小國之使。亦已陞拜。則必不令吾輩獨拜庭也。所可慮者。玄蘇輩業已庭拜於我國。倭朝欲與之相方耳。故預爲微諷。而逆閉其途。使不得行胸臆。實使臣之良策。而足下反以爲非者。抑何所見耶。嗚呼。秀吉假曰眞王。屈衣冠之人。下穹廬之拜。爲辱莫大。况稽顙隣國之臣。甘作僞皇之陪臣。其辱國又如何哉。禮不云乎。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今此一事。雖不比安社稷。

之重。上以尊吾君。下以重使命。一舉而兩善備焉。其關於國體亦大矣。何但利國家而已哉。且君子貴謀始。始之不謹。未有能善其後者也。吾輩之行。出於百年之後。此亦一初也。拜上拜下。其幾皆在今日。何可不謹其初。使後日之使臣。扼腕而言曰。庭拜之辱。自某行始也。云乎。嗚呼。拜辭之日。其不聞聖教乎。使王令遠播。國體尊重。在此一行。言念及此。則雖殺身徇國。猶不足憚。況此一事。有何所憚。而莫之爲乎。願無以見屈於鄙論爲耻。又母以事不己出爲慮。恢舍己之量。廓從人之美。雪國耻於異域。重國體於九鼎。不亦可乎。不亦悅乎。惟足下亮之。不宣。

擬贈上副官都船主書

使臣銜命出疆。今幾月耶。四旬於馬島。一月於堺濱。入都又兩月于茲矣。手捧芝函。傳命無期。寓居空庵。辛苦萬狀。而小無怨尤之心哉。誠以關白殿下出征關東。此實貴國安危之幾。一介使臣。雖有留滯之虞。何暇顧念耶。瞻望行幄。惟振旅是佇。天道助順。元兇授首。旬月之間。疆域廓清。戎車返旆。凱歌騰路。隣國之臣。目覩盛事。欣慶之情。與國何異哉。旣喜傳命之有日。且幸承顏之伊邇。聚首相賀。齋沐以俟矣。御所乃於飲至之初。首念行人。爰遣近臣。特賜存問。眷待隆謙。光之美。實曠世之所未有也。萬里孤臣。報謝無路。感懼之情。庸有極乎。御所跋履山川。台體多勞。使臣亦知數日間。難於接見也。但聞諸道路。



方營新殿。功役未訖。必了然後可見。使臣云。使臣竊以爲不然。念惟貴國制度亦備。深宮廣殿。無處不宣。待一使臣。豈須新殿之成耶。道路之言。使臣雖未之信。而顛首一旬。寂無賜見之期。中心惶惑。莫知厥由也。雖使臣非敢以久留爲苦也。王命稽滯。不日不月。東征之日。勢無如何。還國之後。尙未卽傳。數日以來。乃是回惶鬱抑。寢食俱廢。三足下與之周旋日久。豈不知吾輩之心事耶。夫閭閻匹夫。裁咫尺之書。付一奚之手。寄與鄉里故舊。初非大段事也。爲奚者受其主之書。猶欲以時傳信。以時復命。況我殿下嘉御所之義。開百年路。發使報聘。其禮至重。使臣祇承綸綍。遠涉鯨波。置生死於度外。惟以通信結好爲急。此身雖輕。其責不亦重乎。一入滄溟。彼此茫然。經夏涉秋。尙未傳命。聖主宵旰之念。遠臣悶迫之情。何如耶。且古者交隣之義。必敬其使。而不敢忽焉。敬其使。乃所以敬其國也。使者入國。而怠於爲禮。淹留曠日。不時接見。則是不有隣國也。此豈以禮爲國之道乎。是以中國之待外國也。朝見有其期。宴享有其日。留館亦有其限。未嘗羈留遠使。使之困苦也。中國尙如此。況隣國之間乎。夫我國之待貴使。亦三足下之所親見也。迎迓之勤。館接之隆。自初至終。未之或怠也。入都之後。肅拜有程。享禮有節。至於晝奉迎餞之儀。莫不有式。竣事之日。卽許回還。曷嘗有慢易無禮。無故羈滯之時耶。或者以三足下。經年留館。爲口實。此則不思之甚也。國論未定。使事難完。繼以有俘民刷還之約。又從而

使事偕行之請。事故至此。雖欲速還。得乎。况三足下留。留於傳命之後。其心猶安也。吾輩之留。留於未傳命之前。臣子之情。其敢安乎。此使臣之所以日夜彷徨。不敢坐待遲速之命者也。至如秋風已落。冬節斯薄。數百人命。都付一葉舟中。風濤漂蕩之虞。霜露凍寒之慮。實切于中。此雖涉於私情。以貴國言之。豈不惻然動心。思有以專濟乎。願三足下。亮此微衷。善達于闕白殿下。使得以時傳命。以時還國。則貴國交隣之義。益著於遠邇。四國之人。孰不聞風而嘉悅。超海而致禮乎。此非但使臣之幸。實貴國之幸也。三足下其圖之。不宣。

答客難說答上使書

客問於余曰。使臣入海。今五閱月矣。其未得傳命者何居。余曰。前阻於東征。後掣於營室也。客曰。是則然矣。事有不可知者。君子慮事。不可不周也。君何不交驩闕白之左右。以圖之耶。余曰。交驩之道。宜奈何。曰。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立亮。乃左右用事者也。而又適主客。君能行禮於彼。以結其心。則使事可易完。而歸期亦不遠也。余曰。使臣銜命出疆。雖一於禮而不苟。尙慮失身而辱命。况可行貨於左右乎。客曰。余之所以行禮者。非行貨之謂也。賓主之間。必有禮幣。以將其敬。茲二人者。數月伴客。勤亦至矣。爲客之道。可無將敬之幣乎。余曰。賓主間。果有禮幣。然行之有時。不可苟也。嗚呼。王命尙秘芝函。而先行私禮。豈其禮乎。客曰。行私禮爲傳命也。庸何傷乎。余曰。堂堂大國之使。奉聖

主明命不能宣揚威德。使之稽顙於朝臺之下。其屈辱亦已大矣。今又媚竈以圖其傳。命則非但使臣行私貨以乞哀也。大國禮幣亦將爲私貨。而不得爲禮幣也。古者列國之於天子。亦無行貨納貢之事。而況於敵國乎。而況於夷狄邦乎。當墮濱贈宣慰也。余之所力爭者。豈徒然哉。然亦有可諉者。時未入都。而途道相接之間。亦不可無情贖。此余所以終不能守株者也。今旣入都。則傳命之當先。私禮之當後。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而必欲汲汲與之者。抑何意耶。不知其非禮而爲之。則是妄作。知其非禮而猶爲之。則是滋惑也。其可乎。噫。命之稽滯。雖使臣之無良。然彼託以宮殿之未成。其失在彼。使臣亦無如之何也。爲使臣之道。但當以義反復開諭而已。若有一毫卑屈之事。則辱命之罪始大。而不可灑矣。客獨不見夫申叔舟日記乎。其過周防州也。欲傳書幣於大內殿。則彼以先國王受禮。爲未安。請回還。時祇受云云。彼雖蠻夷。豈非知禮者乎。國書尙難先受。而況於私禮乎。今若設有人焉。執此以辭之。則使臣將何辭而答之。嗚呼。此一物也。行之於傳。命之後。則爲禮物。行之於今日。則爲貨物也。客何不見亮。而責我之執拗也。孟子謂陳代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之也。苟以利。則雖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今者所爭。真枉尋直尺之喻也。請客無多談焉。客慙然失圖。逡巡而退。乃返關而爲之說云。

## 與許書狀論觀光書

十月二十八日。平義智侂告曰。來早關白當詣天宮。使臣可觀光也。余曰。異國光華。固願見也。但王命未傳。使臣義難出入也。翌朝。義智躬造以請。足下以其勤也。遽諾之而已。又過余。余辭謝如昨。比其去也。譯官尹嗣壽來言曰。書狀今刻入都中矣。余甚駭之。而足下既不以牛馬走爲有無。不相通議。而行之不疑。僕雖欲獻忠。得乎。然對譯官極言其不可。足下想亦聞之耳。足下之駕將出。而關白停行之報。旋至。僕之所幸。幸行臺之不辱。非爲私也。越二日。足下之意猶未怠也。道以軍校。從以臺吏。蓐食催駕。揚揚過門。僕其時適坐前楹。望君騶衛之盛。固已心慙矣。未幾。足下憮然還館。詞之則關白又停行也。足下之去也。獨吾一人歎咤焉。足下之還也。一行亦爲君耻之。豈非羞惡之心。人人所同得者乎。厥後連日雨雪。意謂足下亦已悔之。必不至貳過也。豈料其聞諫益甚。必行己志而後已耶。鄙性固滯。愚陋無知。高明所爲。固難測識。然是非之心。天性也。豈無千慮之一得乎。請犯數疎戒。更進逆耳之言。足下試裁焉。嗚呼。杖節越海。今七閱月矣。橫遭變故。尙秘芝綸。此實莫大之辱也。使臣回惶鬱抑之情。曷有極哉。惟其若是。故關白雖許遊觀。大德一坊之外。則足跡未嘗暫出。茲豈非以王命爲重者哉。偶然遊觀。且不肯爲之。况未傳命於其人。而先觀其人之光華乎。若果如此。則是以王命爲輕。關白爲重也。然足下豈輕王命而重關白者哉。不過怯關白之威。而爲周旋善處之計耳。蓋隣使到此。而接見

不時倭僧乃做出不測之言。以恐動之。一行蒼黃恟懼之狀。余已知之矣。但蠻夷雖不知禮義。利害則所明知也。一介信使何關於其國。而敢爲拘留之計。以敗百年之好乎。此必無之事也。蚩蚩下人之惑。固其所也。何圖足下亦爲之懼。怯。作此等舉措耶。倭僧之言曰。今茲觀光之請。雖出於義智。實關白之意也。關白之意。只在於誇耀。若不從順。則還期早晚。未可知也。夫足下之順悅倭心。其素也。僧言又從而中之。故慄慄危懼。惕若兵在其頸。王命之重。體貌之尊。漫不知爲何事。初則欲駕而止。翌日則中道而返。今又必往乃已。遑遑奔命。有若病風喪心之人。此何等事體耶。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旣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以是觀之。足下之志。高耶卑耶。足下之觀光。榮耶辱耶。吉慶耶災咎耶。嗚呼。足下一身雖輕。乃一國行臺也。一行糾正之責。專在足下。其任不亦重乎。繩墨其身。動必以禮。猶懼或失。况不顧廉耻。不守禮義。愎諫自用如此。子思所謂無忌憚者。無乃不幸而近之耶。設使關白。實有不測之計。則非足下觀光之所能免。苟無其計。則雖不觀光。庸何傷焉。當義智之來請也。亦曰。王命未傳。兩使不敢請也。願書狀之來觀也。嗚呼。彼亦知傳命之重。而使臣之不可屈也。足下若又以是答之。則彼非但不以爲忤。且服大國之禮義。爲之起敬。起慕之不暇。有何怨怒之有。抑有一說焉。當初關白之許遊觀也。使臣其不以未傳命爲辭乎。於彼則

辭之。於此則從之。彼此無據甚矣。關白之還都也。下人欲觀光。倭人其不以未傳命禁之乎。於前則禁之。於後則請之。前後反覆亦甚矣。爲使臣者。不能自重。而惟其言是聽。政如穿鼻之牛。任人前却。是甚道理耶。又有痛心者焉。觀光之辱。若係足下之一身。則已。足下之辱。使臣之辱也。以足下之故。而使臣咸被其辱。不亦冤乎。若係使臣之一身。則已。使臣之辱。本朝之辱也。以使臣之故。而國家坐受其辱。不亦痛乎。此吾之所以扼腕慷慨。必欲回足下之聽。而扶國體於萬一者也。足下不謀於人。而獨斷於心。三次作行。而不知止。僕亦安能爲足下謀哉。嗚呼。意合則朋友。不合則路人也。自今以後。各尊其聞。各行所知焉。可也。復何相與焉。惟足下亮之。不宣。

# 海行摠載

金鶴峰海槎錄四

答立蘇書

某白仙巢足下。口昨承惠書。許改閣下方物四字。卽令副官馳啓于關白殿下。想改還不遠。良荷且跂。但貴國先驅入朝云云數字。尊師謂以指大明。獨不許改。上使書狀。則以尊師之言爲實。不敢再請也。如吾執迷之見。則終不以爲然也。蓋撰書者之意。雖未易窺測。然其措辭斷事。自成一段機軸。何可誣也。先則曰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是貴國欲取大明。而施日本政化之謂也。後則曰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云云。是貴國以我國今日之遣使。爲有遠慮之謂也。尊師果以此朝字。指爲朝。大明耶。其下又曰。遠方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是貴國先朝者許容。後至者有戮之謂也。又曰。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是貴國欲令諸國。悉索弊賦。從政之謂也。書中威脅我國。不一而足。如此而謂朝字。不指我國可乎。我朝以禮義爲重。與貴國通好垂二百年。而未嘗以一毫謾語相加也。今茲通聘。非畏貴國之威也。實嘉貴國之義也。貴國還俘獻誠。請修舊好。豈非信義之大者乎。我殿下大爲嘉悅。特遣專使。此實兩

國無前之盛事也。貴國書契中，略其報謝之意，而反爲之。張皇國威，欲以兵力誇耀之。至以先驅入朝爲文，豈以禮交隣之義乎？隣國使臣，久留貴國之庭，目覩功業之盛，實有欣賀之情矣。及見書契，則上窺大國，旁脅隣邦，凌侮恐動之言，政如臨陣，數敵之檄文。豈曰玉帛相交之書乎？雖然，豈盡關伯殿下之意，抑恐行辭者，偶未之察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釋之者曰：鄭國之爲辭命，必經此四人之手而成。故應對諸侯，鮮有敗事。由是觀之，辭命之有關於人國者，不亦重乎？此實貴國撰辭者之所當體念處也。至如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帝王之盛節也。天子之於諸侯，尙如此，況敵國交際之間乎？今書契字畫，大不如式，亦非兩國相敬之道也。願尊師將使臣獻忠之情，善達于闕白殿下，改撰書契，以付使臣，則兩國交歡，隣好彌篤。闕白以禮爲國之美，益著遠邇，不亦休乎？此非我朝鮮之幸，實貴國之幸也。惟尊師亮之。

### 與上使松堂書

某頓首言。使臣不幸，橫遭變故，越海三月而入都，入都五月而傳命。傳命四日而出都，出都半月而受書矣。受書而書辭又不恭，滿紙縷縷，無非恐動迫脅之言。至以閣下方物入朝等語加之，其凌蔑大國極矣。通信於百年之後，羈



留困苦者殆一年。終乃奉辱。國之書歸報於君父。使臣將何以爲心哉。夷狄雖無知。不足與較。亦有曲直是非之辨。使臣何可悶默而受去乎。使臣旣以閣下等六字爭之於彼。彼亦馳啓許改矣。猶之請改也。並其侮慢無禮之辭而改之。不亦悛乎。此愚所以爭辨累日而不知止焉者也。明公與書狀。慮其生事。終莫之聽。至於入朝二字。一舉目可知爲辱。國也。明公與書狀。初亦憤之。同辭請改矣。一聽玄蘇無據之說。乃置而不論。此何等所見也。此書雖出於蘇手。其誣妄之言。固不足信。况渠已出都而書乃後至。如蘇文短者。亦何等解見耶。雖實解見。非我族類。豈告之以實耶。使臣所見。明若觀火。而不信我見。反信人眼。此何理耶。若不改二字。則是以本朝爲倭奴之藩邦。而一國衣冠。舉爲其陪臣。不亦痛乎。宋之高宗。業已臣事金人。而以詔諭江南爲辭。則胡澹庵雪涕慷慨。寧甘蹈海之死。而不願苟活於小朝。况堂堂大國。與蠻夷有隣。其爲宋遼兄弟。亦已辱矣。爲使臣者。反甘入朝之辱。而不爲之爭乎。明公之言曰。使臣之見。旣不能無疑。玄蘇之書。又如此。姑信其言可也。云云。此以玄蘇之言爲據。而爲後日自解之計也。使臣雖信玄蘇之言。我朝士大夫其信之乎。士大夫設或有信之者。我聖明其信之乎。使臣若知其爲辱。而假蘇言爲自解計。則是自欺也。自欺以欺人。欺人以欺其君父可乎。書狀又言曰。書契中雖有侮慢不恭之言。歸報之後。朝廷自有處置。非使臣所知也。嗚呼。此何言耶。傳

曰。大夫出疆。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況此辱國之言。雖以死爭之。非有專輒之罪也。乃過慮一身之利害。惴惴然屈首忍辱。不能出一口氣。乃曰歸報後。朝廷自有處置。此何言耶。耿弇一武夫也。猶以遺賊於君父爲耻。吾輩平日讀許多書。講許多義理。其自許何如也。一朝臨小利害。僅如毫髮。而委靡頹惰。恇怯失措。觸事辱國。而不知耻。終乃載辱而遺諸君父。豈非一武夫之罪人乎。言念及此。扼腕痛甚。寧蹈魯仲連之海。而不欲忍耻偷生也。不獨此也。明公與書狀。既不用鄙人之說。鄙人不勝憤慨。欲貽書立蘇以諭之。此非大段事。必百方沮抑。豈非慮激變而云然乎。逮我之奮然作書也。立蘇猶知其理直。非但對舌官稱之。其答書極言其爲是。當初請改閣下等數字也。明公倘能廓舍己之量。不以人而廢言。則書中慢侮之辭。亦庶乎可改矣。而況於字畫之大。小耶。設使彼不許改。使臣則自盡其道而已。他何知焉。嗟呼。既往之失。已矣。難追。今則立蘇既是鄙言矣。三人協心。反覆開諭。則豈無可改之路乎。明公既以立蘇朝。大明之言爲是。而書中不恭之辭。則默默無一言。故立蘇雖是我言。而只以指大明三字。泛及於書紙尾中。不亦可歎也哉。大抵一行之事。制在明公。書狀又從而附麗之。如吾愚妄者。亦何爲哉。雖然。智者千慮。豈無一失。後若有悔。莫謂今日夷簡不言也。惶恐不宣。

### 重答立蘇書

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虞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此言將入上國。蕩平區宇。開億萬斯年之化。若於此時。貴國先驅而入朝於我。則可無近虞乎。如有後至之國。則不可許容也。其意如此。故其下繼之曰。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云云。蓋申先驅入朝之意。而約束之也。此果朝大明之意乎。

某白。昨垂辱答。不以鄙言爲過。而深有印可之意。不勝銜感之至。但尊師終以入朝之朝爲指。大明而鄙人昨書所論。亦失撰者意。故僭加解釋如右。願師勿以強聒爲瀆。更加察焉。蓋愚所解朝字之意。雖與前見。微有不同。皆非朝大明之謂也。未知尊師有何所見而云云。若是耶。大抵本朝與貴國區域自分。滄波萬里。木道纔通。兩國雖有征討之舉。豈能相與耶。各守封疆。世敦隣好。共享億萬和平之福。不亦可乎。今茲使价之來。非有他意。我殿下實嘉貴國之信義而已。竊觀貴國之書。則所答非其所謝。而辭旨張皇至此。豈我國始慮之所到乎。使臣只傳彼此之命耳。其辭命所及。則似非使臣所與知也。雖然兩國交際之間。情意易阻。若無一价之信。則豈能通彼此之情乎。是故使於四方者。以專對爲難。如以奉國信往來爲能而止。則孔聖何取於誦詩三百乎。尊

師前聘于我邦也。鄙人實主客者也。當初我朝固以涉海通信爲難矣。尊師與副官都船主。不憚久留之苦。協心同力。臨事善處。克達關白之命。故我殿下嘉之。始難而終許之。尊師專對之才。亦無愧於古人矣。鄙人實目覩其事。故信筆及之。非敢誣也。今此書契之事。實爲可駭。我殿下倘垂睿覽。則寧無憾於天衷乎。爲使臣者。若默默而受去。則非但得罪於我國。其能免吾師之所嗤也哉。昔宋遼之爭地也。富弼告于遼主曰。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合一榮一辱哉。遼主感悟。卽從之。今日之事。雖異於此。其一榮一辱。則同也。何以言之。我殿下遣使臣於百年之後。是貴國之榮也。貴國反以張皇威脅之辭加之。豈非我朝之辱乎。富弼一榮一辱之言。尤有感於此時也。且爲國之道。只在於義禮。而不在于強弱。如欲顯名於邦域。舍禮義何以哉。使臣見關白之書。不能無憾。故敢以是陳之。亦古者使臣獻策於隣國之義也。望尊師念去歲靡盬之心。亮今日使臣之懇。與宣慰使對馬島主議之。再達于關白殿下。以全兩國之好。千萬幸甚。

### 擬答宣慰使書

某等白。書契一事。荷足下善圖。得以改撰。豈但使臣之幸。實貴國之光也。隣國之人。孰不曰海外有人乎。幸甚幸甚。第於書中。有一款語意。揆之以義。大有未安者。使臣已出百里之外。難於再瀆。故姑且悶默。齎去矣。然足下職爲宣慰。通

信使之情。而使兩國無阻者。乃足下之責也。使者何敢不一言之。以貽後日之釁乎。敢冒強聒之誅。私布下執事。猶風馬牛不相及。言其道里之遼遠也。然齊楚雖遠。乃是文軌之所同也。一介行李。往來無阻。兵車乘車。可與從事也。若如我二國。則瀛海爲塹。區域自別。實天之所分。地之所折。固非風氣聲教之所能通也。猶幸因緣木道。得爲兄弟之國。而各守封疆。時遣信使而已。吉凶慶吊之間。亦不能相通者何也。豈不以天險當前。非人力之所能容者乎。平時交際之難若是。而况軍旅合從之事乎。今書契內有曰。欲一迢。大明國。于時貴國。重交隣之義。黨吾國。則彌可修隣盟也。嗚呼。此實關白殿下之意乎。抑行辭者偶爲大言。以試我。國乎。噫。責人以所難。則人將無以應之矣。人不能應之。則責之者。寧無望乎。彼此交相責望。則猜嫌內起。釁隙外生。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交道者也。兩女爭桑。尙興吳楚之兵。兩國相責。豈無可虞之機乎。我。朝之與貴國。事勢之不相接。旣如前所云云者。而况。皇明。乃我。朝父母之國也。我。殿下畏天之敬。事大之誠。終始不貳。故北望神京。天威咫尺。玉帛之使。冠蓋相望。此實天下之所共聞知也。貴國今雖絕和。數十年前。曾有觀周之使。豈不知我邦一家於。天朝乎。嗚呼。君臣之義。乃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國而無此。中夏而胡羯也。天朝我。朝。大義已定。猶天地之不可易位也。其敢有二心乎。如有二心。則是手足戕頭目。子弟攻父兄。其

於人理何如耶。若貴邦侵犯之計，則各有謀國之臣，固非使臣所敢知也。至於我國之義，則使臣之所明知也。今見書契之辭如此，而默默無言而歸，則是豈使臣之義乎。宋之華元、登子反之牀，而輸其情實，尙能感敵人之心，而成兩國之好。今茲使臣之所言者，天之經地之義，夷夏古今之所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貴國聞之，寧不爲之瞿然動心，悔黨國之一言乎。又有一說焉。兩國和好垂二百年于茲矣。設有他國，要結我邦，謀不利於貴國，我朝非徒不禁，又爲之黨彼以助之，則未知貴國以我朝爲何如也。我朝自通好以來，世敦交隣之信，未嘗以一矢投於貴邊。交隣如此，事大可知。以此反隅，則其不可黨隣而犯順也，亦較然矣。大抵兩國辭命，不可不慎也。解怨釋紛，在於是。結嫌生釁，在於是。非法之言，害義之談，何可形諸文墨，說與隣國乎。以愚度之，此乃撰辭者失於照管，恐非關白殿下之盛意也。嗚呼！足下，謀國之良臣也，亦嘗念及於此乎。使臣此言，非爲我朝實貢忠於貴國之義也。足下倘以之轉聞於關白，則亦保邦安民，永全隣好之一道也。不宣。

### 擬與副官平調信書

昨承足下胤子書，知以刷還事，委往西海道，幸甚幸甚。我國地方，去平戶諸島不遠，邊氓之漁採被虜者，不知其幾也。雖或有刷還之時，千百於一二耳。不亦可歎也哉。自關白捻政之後，乃克誅鋤強梗，平定四方，以交隣通好爲急，括諸

島俘民。一時發還。其狗鼠爲惡者。亦卽刑于本國之市。義甚著也。信亦至也。我殿下嘉之。開百年之路。通玉帛之使。兩國交歡。三邊奠枕。于以開億萬年無疆之福。不亦休乎。第念使臣在國時。聽得俘民之言。上年刷括。忽忽。故脫漏者亦多有之。今來于此。又聞諸路。則與俘民之言略同。此使臣所以累言于足下。不能自己者也。足下不以使臣之言爲煩。卽白于關白殿下。牒諸島再行搜括。還自南蠻者一人。先送于使臣。今又送胤子于西海以督之。必欲追及於馬島。足下之用意至勤矣。豈但島中脫漏者。皆得還土。掠賣南蠻者。次第當并回也。甚盛甚盛。足下於去年冬。不憚羈旅之苦。跋涉之勞。再渡滄溟。躬自檢括。俘馘之多。刷還之盛。實前所罕有者也。我殿下多足下之功。至以二品崇秩。寵之。此亦無前之恩數也。足下其亦知之乎。玆有足下又膺回謝之命。與使臣偕往。而致力於刷還一事如此。使臣復命之日。具由啓達。則我殿下嘉悅於足下者。當何如也。雖然言貴實踐。事貴有終。徒言而不踐。不可也。有始而無終。亦不可也。足下旣以諸道搜括言之矣。又以交割於馬島言之矣。使臣聞此言。今已四閱月矣。以日月計之。則雖在遠外者。保無不及之理。況此諸道至近之處乎。以愚度之。想已齊到於馬島。以待使臣之還矣。復何慮哉。但恐諸島之臣。奉令不謹。以致稽緩。則使臣必將空手而歸。如此則言果實踐乎。事果有終乎。至於信文者。使臣之所目覩也。宣慰使旣不卽送。今又率還西海。此何意耶。

使臣於此。雖欲無疑得乎。然宣慰乃接伴使臣者也。既以接伴爲名。則雖在他島者。義當刷還。况信文等二人。方爲宣慰家僮。寧有占吝不還之理乎。且當初使臣之來也。宣慰既奉關白之命。送于一歧。則今亦護送于境上。乃其職也。自堺濱先發也。不告而去。雖甚無端。猶有可諉者。此必以刷還爲急而然也。終若領刷民。追及于馬島。則猶不失宣慰之職也。如或不然。則於貴國事體。不亦未安乎。足下往還我國。非一再矣。我國宣慰之待使客。曷嘗有往還之異。又豈有一毫怠慢之禮乎。今使臣既與上副官同行。宣慰有無。雖曰不關兩國交際之間。事體決不當若是也。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日之事。亦猶是也。足下其亦念及於此乎。嗚呼。使臣。萬里羈留。已經一年矣。懷土之情。一日爲急。然我殿下仁愛如天。念吾民虜奴於異域。有若痒痲疾痛之切身。拜辭之日。下教若曰。被鹵之民。有刷還未盡者。爾等或言於接伴之人。或移書於日本有司之臣。據義周旋。盡數刷出。雖入南蠻者。如有刷還之勢。並宜圖之。天語丁寧。盈耳洋洋。使臣何敢以久留爲憚。不待我人之至。而惟越海爲急乎。到馬島。雖或有留滯之苦。如不得俘民。則決不敢棄命而徑還。足下其亮此意。言務實踐。事要有終。則足下聲名事業。表著隣國。隣國之所以嘉足下者。爲如何哉。足下其圖之。不宣。

擬答對馬島主書



見書具審。示意多慰。使臣經年海外。行李無艱。此實賢主人向國之誠。新太守扶護之勤。何幸如之。第緣主人有疾。求獲一面。曷勝恨恨。新太守承足下之意。禮待唯謹。至以未得送行爲恨。委差特送之船。護涉滄海。益見足下事大之敬。良感且荷。但書中翻縷之事。則自有朝廷處置。非使臣所與知也。然足下委惠長牋。責望於使臣者甚重。何敢不一言以曉之乎。夫不許特送。而廢守令肅拜者。此非近年所爲。亦非無故裁減。而不承權輿也。其歲遣定額。俱在朝約條。貴島豈無文籍之可考者乎。至如代官。雖曰代太守施法。此乃島中權設之官。非朝廷所知也。島主既受圖書。代官又欲受之。則是一島二主也。其可乎。且庚午之變。是乃島人自速其辜。而見絕于大朝也。足下所謂積惡之餘殃者。不其然乎。今雖年遠人異。何可輕壞舊章。以復已廢之規乎。朝廷之於貴島。亦何厚薄之有。有功則賞之以職。而許其來朝。有罪則鑄其職。而不許相通。此已事之明驗也。島中如有願復其舊者。足下何不令輸忠效勞。而聽朝廷之指揮乎。不然則足下雖望使臣之轉達。不可得也。如何如何。書中又有足下所不當請。而使臣所不敢聞者。犯大明取路南邊一事。是爾夫南邊我國地方也。大明我朝臣事之國也。由我地方而犯我臣事之國。則是假手隣國。而身與犯上之事也。設有徑捷之路。果如足下之所云者。朝廷其可開路以嚮導之乎。我國之法。除釜山一路。皆以賊倭論斷。如有犯者。則邊吏必

以軍法從事。此貴島之所明知也。而足下今有云云之請者。豈不以信使既通。義爲一家。雖犯境行師。亦無所禁。故耶。雖然。貴國友邦也。大明君父也。今若許貴國便路。則是知有友邦。而不知有君父也。於人爲不祥。於德爲愆義。匹夫且耻爲之。况堂堂禮義之邦乎。復有一言可以取譬者。足下試聽之。介兩國之間者。貴島也。足下東事貴國。北順我朝。畏天事大之敬至矣。倘有賊寇。借足下之路。以犯兩國。則足下其許之否。名爲事大。而潛啓賊路。其反覆不信甚矣。貴國且不可出借路之言。况足下而敢爲此言乎。且足下之言曰。樊邦今之時勢。至後五百年。何敢如此乎。隨時勢講隣交好矣。云云。亦何意耶。兩國和親。只在於信義二字而已。強弱非所論也。若不以信義爲重。而惟強弱是視。則此實市井之交。豈大國之義乎。今關白建國之初。首重交隣之義。還俘獻馘。其禮至勤。故我殿下特遣專使。以答其意。固非觀時勢較強弱。而爲之向背也。足下觀時勢云云者。於是乎失言矣。使臣則只以通信爲職。何敢以此等言轉奏於朝廷乎。足下其思焉。

與對馬島主上副官書

某白。上副官對馬島主三足下。兩國講和。作爲一家。故我朝於貴國諸殿。亦許其修聘。信使往來。殆將二百年于茲矣。惟其滄海限隔。聲聞莫接。其存其沒。俱莫聞知。故一番接待之後。則雖累百年。未嘗廢絕。此三足下之所曾知也。今茲

使臣之來也。我殿下念交隣之義。推恩數於諸殿。有若京極細川等六殿處。皆有禮物矣。及到貴國。則右等諸殿。無一人存者。關白殿下。以信義爲重。不以我國之不知爲可侮。乃能處置得宜。留禮物以俟代職者。而俱載曲折于國書中。俾使臣得免委命於草莽。其處事明白。實非常情之所可冀及也。嗚呼。關白殿下之盛意。旣如此。使臣何敢不盡言於此日。以貽疑阻之端乎。三足下其亮之。夫周防之大內。西海之小二殿。亦通聘于我國。而最親且舊者也。去夏使臣之過也。業已致賜物矣。雖然。使臣留貴國。且一年。亦豈無聞見乎。在都之日。諸僧皆言二殿亡滅已久。今到赤關。則寺僧及村老皆曰。大內殿義隆四十年前。爲毛利殿所殺。子孫亦皆夷滅。今主周防長門石見等七州者。毛利之孫晁元也。至如小二殿。則得罪於關白。其亡亦有年代。守其土者。乃小早川隆景也。云云。本月初六日到藍島。則島倭之言。亦與赤關所聞無異也。夫京僧皆知文字。識古今者也。其言必不妄也。況赤關乃大觀之二殿之亡。亦如京極細川等殿。萬萬無疑也。然於臣之贈禮物也。三足下不爲之直言者何哉。噫。三足下之心。豈庸衆人之所能測哉。彼京極諸殿之亡。三足下非不知之也。一國命令。制在關白。未稟關白之前。三足下何敢以國內事情。透漏於他邦乎。惟其若是。故當初禮曹之作書契。使臣之傳禮物也。三足下終不敢吐實。此固理勢之所必至也。豈三足下有意於欺隣國而如此哉。此使臣所以恕足下之不言。而

益多其臨事慎密者也。今則關白殿下，昭示大信，已將諸殿存亡，洞然別白而言之矣。惟茲二殿之存亡，三足下更何所難而不言之乎？前之不言者，以無關白之命。今之可言者，以有關白之令也。前後語默雖殊，皆合於時宜。亦何害義之有。嗚呼！使臣既明知二殿之亡矣，雖親見二殿之面，猶不能無疑。况過境之際，所謂二殿者，未曾馳一介之使，以候境上。雖或使人于堺濱，二殿之書，乃一筆所寫也。二殿摠統方面，豈無寫手，而借書於堺濱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足下於是而不言，則始爲害義失信，而不免欺隣國之爲矣。如何如何。且我朝通好於貴國者，豈有新舊之異。夫廢興存亡，有國有家者之常。今者毛利殿小早川，既有二殿之士，如欲代二殿而繼好，則從實輸款，以聽我朝之命可也。何必黯黯自欺，以假敗亡者之名號乎。念惟三足下，皆以關白殿下之心者也。必不以使臣之言爲非也。使臣亦奉命于我朝，以通信爲職。何敢悶默受僞書，以誑我殿下乎。此事理之至明且著者也。三足下其垂察焉。

擬重答上副官對馬島主書

昨承僉復書，具悉二殿曲折，得以祛疑惑之胸。良荷良荷。然細讀來書，疑惑滋甚。雖欲無言得乎。三足下更加察焉。來書所謂奉使外國者，獨諳國事。其他則不能者似矣。然使臣留貴都五閱月矣。京僧之通古今諳國事如上官者，可車斗量載也。貴國事情，雖不敢出口。至如二殿存亡，則無關利害。故人人皆能言。

之。使臣何能記誰某也。夫輝元之代大內。隆景之代小二。則謹聞命矣。然足下以爲輝元隆景。二殿之同姓也。輝元則食邑毛利。隆景則移居小早川。故人以是稱之云云。此則不敢聞命也。蓋大內之姓。多大良也。小二之姓。源氏也。兩家世爲仇讎。爭戰不息。此異國之所明知也。今毛利之姓。則使臣雖不及聞。然小早川實輝元同姓叔父也。果如源氏之小二爲同姓乎。此一疑也。大內小二。乃諸殿之大者也。撫有山陽西海之地。傳世既久。在人耳目。今果有之。則貴國童稚。無不知之。况識字之京僧。管內之藍島赤關乎。雖曰輝元食邑毛利。隆景移居早川。亦豈肯舍二殿之顯名。稱縣邑之微號乎。此可疑者二也。上年使臣之過一岐也。請令二殿使者。受書幣于赤關。則三足下既許之矣。使槎若小留。則豈不能面傳乎。三足下托以關白促行。忽忽過去。使臣初以爲然。一聽指揮矣。然于時關白殿下。方在東征。固無促行之理。以所云若此。此可疑者三也。鄙書所謂過境之時。不馳一介之使者。非敢歸責於三足下。蓋初則許二殿之來受。到赤關則曾不暫留。二殿雖欲馳人候問。得乎。且今島主之先出也。二殿既知使臣之還期矣。獨不可留書境上。傳付使臣乎。附書島主。而於使臣。則不墮一字之間。此何意耶。臘月二十一日。過備後境也。有官船過去。舟楫甚盛。問之。則乃毛殿朝京者云。在京寺時。小早川隆景來見。至請觀射聽樂。又請額字而去。問諸寺僧。則乃是都督侍從守豐筑二州者也。毛利小川。若果爲二殿而受書。

幣則寧有相值而不相問。相見而不相謝之理哉。此可疑者四也。倭俗雖不知中華之字。如本島及堺濱等處。亦有解漢字通書契者。豈以二殿地方。獨無識字者乎。若果無之。則今書契。誰所書耶。噫。受隣國書幣。莫重者也。而無印信無圖書。投借書於千里之外。欲人之相信得乎。此可疑者五也。凡此五疑者。雖使三足下處地而思。能無可疑乎。當初禮曹之作書契也。譯官既言于三足下矣。若知諸殿存亡。則其時雖未及言。可向使臣道之也。然而三足下不能者。豈不以未稟于關白之故耶。此使臣所以不以不言爲恨。而益嘆其臨事慎密者也。今則關白殿下處事。明正若此。何獨二殿虛而爲實。無而爲有乎。三足下大概吐實而不敢盡言者。將稟關白之命。而爲之善處也。豈有他哉。今使者之受書契以去者。可欲歸報朝廷。而取進止也。亦豈以二殿爲尙存耶。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使臣之意。亦猶是也。願毋以觸諱爲可罪。一以關白殿下之盛意爲心。則彼此無疑阻之弊。貴國信義益暴於隣國矣。不亦美乎。三足下以爲何如。亮之不宣。

答平調信書

自離室津之後。風利舟快。不得相待以行。想得罪於足下也。然去國一年。歸意甚急。此實人情。亮恕爲幸。格倭下船事。不過畏國人之令而乃爾也。何可深責乎。今承辱書。有伏誅云云之語。此何謂耶。此何謂耶。使臣涉萬里風濤。專仗渠

輩爲南針。雖曰異人。親厚之情。何異一家。使臣罔以報答其勞。常以爲嘆。况因微薄之過。請罪於其人耶。足下待使臣至厚。若有加罪之意。則非所以待使臣也。千萬垂察。勿以此等言更示也。三海雖遠。水程皆在眼中。雖無嚮導。利涉不難。况與足下同行。何必六人耶。然重違尊意。六人中差送尙純吳汝文。則可帶行也。盛亮不宣。

## 說辨志

## 副官請樂說

九月中。余在摠見院。平義智再度請樂。余不許。客有問於余曰。今茲使臣之來也。朝廷必爲之賜樂者何。曰。以備宴用也。曰。宴必用樂者。爲我耶。倭耶。曰。爲倭也。曰。然則義智之請樂也。子之不許何。曰。王命未傳也。義智且不恭也。曰。謂之。王命未傳。則使臣亦不得用樂也。其用於所館者何。曰。所館則可。都中則不可也。何以言之。夫樂之用不用。初不繫於命之傳不傳。故在途接客也。尋常用之。何獨於所館不可乎。若夫都中。則非所館之比也。王命未傳之前。我人出入。猶云不可。况可借樂。而轟轟於城市乎。嗚呼。使臣入都。今幾月矣。彼不以王命爲重。舍置空山中。無意祇受。反曰。爾有其樂。我欲聽之。云云。其辱甚矣。在關白猶不可敢。况么麼小豎子乎。且義智何如人也。乃我國一藩臣也。何敢不敬使臣。偃然請樂乎。當初來請也。我思之不審。遽諾之。旋復思之。有

大不可者存焉。故諭以傳命後借之。此實重王命之意也。及其借樂也。伶人俱禮服以謝於余。余念伶人雖賤。非私人乃國人也。當命之未傳也。服禮服奏技於壚奴。此何等事體也。况其聽樂。非有宴集之事。不過對一僧帷婦人以聽之也。大國之樂。爲一倭燕私悅耳之資。其辱不亦甚乎。至於後日之請。則尤極無禮矣。義智不自使人。而令使船格倭傳言。是奴視使臣也。義智何人。而敢行令於使臣耶。使臣何人。而又爲之聽命於義智耶。書狀知其爲辱。必待專倅請之。然後送之。然亦百步五十步之間。庸何益哉。余之所以爭之愈力者。豈好辯而然乎。客曰。子言則然矣。雖然。夷狄不知禮。何可屑屑與較乎。况義智乃我東都主人。而先容於關白者也。順其心。乃所以悅之也。悅之。乃所以圖使事速完也。子何遺大體。而規規於小節若是乎。余曰。客之所謂借樂無妨者。其意止此而已乎。曰。然。曰。然。則客亦不免賤之爲丈夫矣。古之使者。當國家危亡之秋。單車入虎狼之穴。猶能仗義奮忠。與之抗禮於片言。隻辭之間。不爲之撓屈。矧我堂堂大國之使。入蠻夷之鄉。不以禮義爲重。慄慄然恐失其心。惟其言是聽。而不能自守。使臣體果若是乎。且今使臣之來。非有急於我。而有求於彼也。不過答夷人之誠。而與之爲禮耳。有何所懼。而求悅於義智。以失國之體耶。客曰。一樂之借。何關於國體。而子如是云云乎。余曰。奉命之臣。使於四方。未克傳命。則是猶處子之未嫁者也。處子未嫁。而賣韓娥之歌。謳以悅人。



則豈不爲國人所賤乎。王命委於草莽，不此之爲痛，而放天樂於都中，爲悅人之資，則與處子賣歌者奚擇哉。一之爲甚，況可再乎。乞之不可，況傳令乎。不獨此也。身在異國，我人出入，寧可以暮夜乎。伶人抱樂器，達夜在都中，無恆者常人之心也。安保其不無可慮者乎。此又不可之一端也。嗚呼，彼之不恭，雖不足責。若以命之不傳爲辭，則彼亦人也。豈不因使者一言而有所省悟乎。若果如此，則傳命之前，使臣蹶躅之心，不待言而自著矣。朱子釋夫子答云：孫賈之問曰：使公孫賈而知此，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此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客唯唯而退，乃爲之說云。

入都出都辨

或有責余者曰：子亦強聒者也。入都出都皆有爭何耶。余曰：入焉爭之，爭其禮也。出焉爭之，爭其義也。夫奉使者之禮服，敬王命也。國中尙如此，況異國之都乎。入人國都，而不以禮服，則是輕我王之命，而蔑隣國之君也。其可乎。或曰：國中禮服，爲外臣祇迎也。今倭無迎接之儀，而關白又出外，使者何必禮服耶。余曰：君子之所以正衣冠，尊瞻視，乃平時持身之法也。平時尙如此，況奉命者乎。本朝奉使者，非但祇迎時爲然，在道亦禮服。此何爲者耶。倭國雖曰蠻夷，我朝旣以隣交處之，其書幣皆用敵國禮。使臣何可以褻服入都耶。且其禮服，非尊倭國實所以敬王命也。安問關白之存不存耶。抑有一說焉。島

中之人。無異坎井之蛙。今使臣之來也。必想望其風彩。拭目相待矣。比其至也。衣冠非偉然之容。威儀無可則之度。則彼非但失望而已。必將曰。孰謂大國之使乎。乃草莽眇少之人也。如是云云。則於我國其有光乎。於體貌其無損乎。以參賜之才之德。宜乎儼然人望而畏之矣。然造次之際。尙待其修容。况他國之使乎。不寧猶是。前入堺濱也。既禮服矣。於外則禮服。於都則便服。此何等舉措耶。或曰。子言則則似矣。上使書狀。既不從子言矣。子烏得違上使。而獨爲禮服乎。余曰。此則余之過也。善乎客之責我之忠也。雖然亦有說焉。我之先禮服者。所以爭之固。而示必服也。及其不從也。欲爲之便服。則衣囊已出矣。此則書狀之所目擊也。亦且奈何哉。是日也。都人士女傾國出觀。至於宮娃達官。看殺闕下。瞻前顧後。衣裳草草。不亦埋沒乎。觀光者至我前。或跪膝叉手。致敬如禮。而其他則視之蔑如也。如此然後。益信修容之不可少。而所爭之不爲非也。白衣書狀。至此悔之。亦何益哉。至若出都之時。則有大義存焉。豈待辨說而明乎。夫奉使者不受國書。則是事未竣也。自古使臣。曷嘗有事未竣而出都哉。彼雖以堺濱受書。誑我。關白在都矣。不於關白。於何受書乎。使臣若據義開諭。則可片言折之。而但以脫身虎口爲幸。不顧義命。空手而出。此何等使臣耶。不獨此也。鄙人雖無狀。亦朝廷之差遣者也。處此大事。而不與之通義。及我之爭也。邁邁然揮斥之。催車叱駕。不許小留。設使所處皆是。亦非同事之義。况未必是。

乎。嗚呼。堦濱。百里外地也。使臣出此。則去都已遠。雖有開諭之事。誰與言之。轉眄之頃。一旬已過。而書契尙未入手。相與咄咄。書空而已。臍可噬乎。以是觀之。今者所爭。孰爲禮。孰爲義耶。五噫之餘。仍爲之辨。以俟後世之子雲云。

倭人禮單志

入海之後。受職倭人。爭致下程。使臣一皆受之。而行回禮。所以答向國之誠也。七月中。行到堦濱之引接寺。有西海道某州某倭等送禮單。其書曰。朝鮮國使臣來朝云云。余初失於照管。因修日記而覺之。乃招舌官曰。倭饋已受乎。曰。受矣。倭使已去乎。曰。在矣。其食猶在乎。曰。分矣。卽令陳世雲。告上使書狀曰。倭人以來朝爲辭。辱莫大也。辱身且不堪。况辱國乎。辱國之食。斷不可受。而始不致察。至於分饋下人。將若之何。上使曰。夷狄之言。何足較乎。書狀曰。吾則初已覺之。而無知妄作也。且置之耳。余奮然曰。夷狄雖無知。使臣亦無知乎。古人於取與之際。一毫不放過。惟其義而已。吾輩爲使臣。而受辱國之食。則其義安在哉。余觀倭饋。皆市貿之物也。初雖誤受。今若照數貿還。曰。汝禮單失辭。既覺則義不可仍受。故卽令市給。可歸報爾。主云。則辭嚴義正。可洒其辱也。上使書狀曰。業已受之。至於分饋。今何可屑屑焉。余曰。貿給。雖似屑屑。然留食則甘其辱也。還之則洒其辱也。何不可之有。况必爲之貿給者。所以示名義之至嚴也。其處置不亦光明正大乎。上使書狀。乃許之。卽貿還而具道其由。使者曰。

吾儕小人。不解漢字。到此倩書於人。雖措語失辭。非吾主所知也。今承明教。不勝慙懼。但小酌奉吾主之命。而見却於使臣。將何以歸報耶。請使臣容改書。領留焉。都船主又使人曰。彼以番文來呈。余令翻之。而余亦不分魚魯。致令寫手失辭。罪實在我。非彼所知。乞贖余罪焉。上使書狀曰。使者吐實如彼。都船主自訟又如此。客主之間。豈無人情。姑受之何如。余猶難之。而不能終執也。時余適入醉鄉。書狀戲謂典籍曰。副使之肯從。乃歡伯用事也。不然。其偏性殆難回也。余聞之相與一笑而罷。至月十一日。使臣重到引接寺。西海之肥前州源久成等。來致禮饋。其書辭又如前倭焉。世雲私謂使者曰。前者某倭失辭。使臣已揮之矣。安可以此等書。呈于使臣。可速改也已。乃入告于余。余曰。世雲之罪可杖也。書辭如彼。則宜告使臣。以聽處分。而經自却之。是世雲爲使臣也。欲杖而止。翌日。倭人改單以來。余謂上使書狀曰。西海之倭。前既失辭。而使臣却之不嚴。故今又如此。其辱尤大矣。請不受何如。上使書狀曰。前則親見其書。故可却也。此則使臣之所不見也。待遠人。理宜包荒。黑白何可太分明也。余曰。不然。世雲之見。即使臣之見也。其可受乎。嗟乎。暮夜投金。而謂人不知。不可也。掩耳盜鍾。而謂人不聞。不可也。然則心實知之。而外若不聞可乎。三者事異。而其自欺則同。何不思之甚也。且係使臣之一身。則包荒猶可也。此則辱國大矣。使臣既不。能華國。反欲包荒於辱國乎。書狀曰。前許改書而受之。此亦改書矣。前後二

三其德可乎。余曰：前則至於買市而却之，義至嚴矣。都船主又自當其罪，故可  
黽勉從之。此日之却，乃世雲也，非使臣也。謂世雲已却，而使臣悶默受之，則是  
義行於世雲，而不行於使臣也。不亦可羞之甚乎。嗚呼！却此食而至於激變，則  
上使書狀之言，是或一道也。却一朝倭之食，有何所關，而不顧禮義如此耶。彼  
倭誠無知，固不足與較。一國之倭，豈無解事者乎。却一倭食甚微，而暴義於一  
國甚大。此非處事之善者乎。今行許多所失，都在怖死二字上。故卑汗屈辱之  
事，隨日輒生，不可殫數。眞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反覆爭辨，而終莫之  
回。余不得已，請於回禮時，不書副使，且不分食於從者。上使書狀，乃泛書通信  
使，而不列余名。其所分酒食，余不受。令倭人等啖之。噫！上使書狀，實專對之才  
也。講明義理之日，有素，豈胡亂處事者乎。今次辭受之節，必有義也。姑記淺見，  
以俟智者云。

# 海行摠載

金鶴峰海槎錄五

附行狀鄭塞岡述撰

公諱誠一。字士純。自號鶴峰。姓金氏。本義城。嘉靖戊戌十二月乙巳日丁亥時生。隆慶戊辰及第。萬曆己丑拜舍人。轉賓寺正。會日本使者立蘇平義智等。要我通信。久留東平館。公以該官接待。周旋以禮。引論以義。雖彼異類。亦知敬服。朝廷方議遣信使。人皆規避。公謂家人曰。速治裝。我必行。果以公充副使。知舊皆言。公曰。君命。水火且不避。風濤涉險。何足道也。但恐才不稱於專對耳。庚寅春。與上使黃允吉書狀許箴。拜辭出都。夏四月發船。既及大洋。颶風大作。碇絕檣摧。傾覆之患。在於斯須。舟中人皆號哭失聲。篙工之習於海上者。亦頓足靡措。公獨自若。端坐吟詩。及渡泊海島。有問曰。船危無怖色何耶。曰。死生有命。唯靜以待之耳。遂作天風濤辭。以寫其懷。五月到對馬島。倭使未及來迎。上使以朝廷指揮。無留待宣慰之語。欲不待而發。公曰。我朝於常倭往來。尙必有接待之臣。況本國信使之行。而無迎護之使乎。聞彼亦差官以來。而海路多阻。未免中滯。若急於速行。不待而發。不唯自處不重。彼將以宣慰有無爲之不關。安知後此。遂援以爲例。仍廢不遣乎。上使堅執不回。其後平行長。果以宣

慰使待風一岐。島矣。義智等請遊觀國分寺。使臣咸往。玄蘇迎坐中堂。義智後至。乘轎歷堦而陞。公惡其無禮。不欲與之爲禮。請共避出。上使不聽。公曰。夷狄雖不足責。亦自有上下之分。其何敢乃爾。若仍坐而交酬。懽洽。則是使臣自失體貌。而辱君命也。不可苟也。卽起出還館。書狀隨之。義智恠問其由。譯官陳世雲以疾作告之。公對倭使杖世雲而數之曰。此島世受國恩。作我東藩。使臣之來。躬自護行。相見之時。就前再拜。是其分也。而數日之間。見吾輩禮下之過。便生驕傲。偃然凌慢。至於如彼。彼若有問。爾當援據典禮。其實以對。而願乃奪氣糊口。遁辭要悅。誤一行體貌者爾也。都船主聞之。使人致謝曰。副官年少不知禮。有此過失。願使臣垂恕焉。公答曰。本島臣事我朝。與藩臣無異。副官又是島主之子。渠安敢無禮若是。義智亦不勝慚悔。乃歸罪於舁轎者而斬之。卑辭來謝。未及百步。屏盡騶從。徒步入門。形容悽悽。公勉以忠順而遣之。自是屈節服義。不敢少懈。然而書狀以公之杖世雲爲已甚。又聞義智戮僕謝罪之事。尤爲不平。貽書於公以爲待夷之道。不可概以常規。古人亦曰。恩信懷綏而已。何嘗有體貌字說出來。上使亦曰。夷狄不足與較。小禮不必與爭。公曰。昔孔道輔之使遼也。遼伶以文宣王爲戲。道輔奮然起出。不終享禮而罷。義智之轎非但遼伶之戲。使臣之辱。實爲大國之羞。何可先自畏怯。甘受屈辱。而莫之較乎。書狀又曰。吾輩親承王命。仗節而行者。豈但有體貌一事而止哉。公曰。拜

辭之日。天語丁寧曰。動必以禮。曰使國尊重。王靈遠播。此非吾輩戰兢體念處乎。叢爾小醜。橫加無禮。而晏然受之。不能自直。若入倭王之庭。而事有大於此。辱有甚於此。則其惶怯失措。又將如何也。其待風龜峰也。日遣世雲請行。而義智等投入。其實專無行意。至於徒步隨船主馬後乞行。公曰世雲之辱。卽使臣之辱也。自有格倭可以先導。何必有若稟命者乎。使行若發。彼將追躡之。不暇。何待我請。反覆論辨。而公之言竟不行。至一岐州。宣慰使國王使。皆留待焉。倭人來致米斛。上使書狀親受。公論其失體而不與焉。明日上使書狀。請倭使相見。公曰主當請賓。賓不當自請。況我與書狀。皆適有親忌。此人子終身之喪。與夷使相見。有何緊急。而必於此日乎。上使書狀。不聽而直請。則倭使不許。七月到堺濱之引接寺。有西海道居倭來致禮饋。而書中有朝鮮國使臣來朝之語。一行初不致察。及既覺悟而問之。則已受而分饋從者矣。公卽令告于上使。書狀曰。倭人以來朝爲辭。辱國甚矣。不察妄受。將若之何。答曰夷狄之言。出於無知妄作。何足較乎。公曰夷狄固無知。使臣亦無知乎。古人於取與之際。一毫不放過。惟其義而已。況今爲使臣而受辱。國之食。則其於義何如哉。彼其所饋。皆出市貿。今若照數貿還。曰汝禮單失辭。既覺則不可仍受。卽令市給。可歸報爾主云。則辭嚴義正。可洒其辱也。上使書狀。初甚難之。公論之不已。則群議遂定。卽命貿還。而且道其由。使者曰。吾儕小人。不解漢字。到此倩書。措語失辭。



實非吾主所知也。諸使臣容改書領留焉。都船主又使人曰：彼以番文來呈，吾令翻之，而吾亦不分魚魯，以致失辭，罪實在我，乞貸吾罪。上使書狀曰：使者吐實，既如彼，都船主自訟，又知此，姑受之何如？公猶不快，而勉從之。自入倭境，上使書狀，喜乘倭轎，公則必具冠帶以行。及至國都，上使書狀，仍前褻服而入。公曰：奉使禮服，敬王命也。在本國尚然，況入異國之都，而不以禮服乎？上使書狀曰：國中禮服，爲外臣祇迎也。今倭無迎接之儀，而關白又出外，使臣何必禮服也？公曰：整衣冠，尊瞻視，乃君子平日持身之法也。況此奉命之時乎？本朝奉使者，非但祇迎時爲然，在途亦禮服。安問關白之存否乎？上使書狀，皆不從。公獨禮服。是日倭都士女傾國出觀。至於宮娃達官，咸聚闕下，皆於副使前跪膝叉手，致敬如禮，而其他則視之蔑如也。至是書狀始悔之。九月在摠見院，關白出外未還，久不傳命。一日義智來請伶樂，一行皆欲許之。公曰：奉命之臣，使於四方，未及傳命，則是猶處子之未嫁者也。處子未嫁，而賣歌悅人，則豈不爲國人所賤乎？王命委於草莽，而伶樂放於都中，爲悅人之資，則與處子賣歌者奚異焉？而况無恒者，常人之心也。伶人抱樂器，達夜在都中，安保其必無可虞者乎？竟不許。公又與書狀論見關白一節，書狀以爲當拜於庭下，公以爲當拜於楹外，數日不決。公曰：日本者，我朝之與國也。主日本者，僞皇也。關白者，僞皇之大臣也。惟其擅一國之威福，故我朝不知其然，謂之國王。

而待以敵體。是降王者之尊。下與隣國之臣。爲等夷也。不亦辱乎。今既入國。審知關白之非國王。則雖無前例。猶將據禮明辨。以正相見之禮。况前此使臣。皆行楹外之拜。吾等何獨自屈於庭拜。以取辱。國之罪乎。書狀曰。秀吉名爲關白。實一國之王也。使臣何以知非王而欲廢庭見之禮乎。公曰。關白之不敢稱王。海東記有之。今亦國人。知其爲關白。而不知爲國王。故謂之關白。而不謂之王者。山人宗長之說也。相君敷文教於異域者。住持兌叟之序也。贈一品大相國台靈者。前關白之位牌也。大政大臣信長者。前關白之名號也。以是觀之。秀吉之非國王明矣。國人不爲之王。而他國使臣。成之爲王。欲行無前之禮。抑何義與。前此錯認爲王。而猶行楹外之拜。今既知非王。而反欲行庭下之拜。有是理與。書狀曰。國書直書。御諱稱秀吉爲國王。則是我。殿下待之以敵體也。爲臣子者。何敢抗禮。而廢從下之恭乎。公曰。國書之書。御諱稱之以國王。者。皆不審其實故也。國書雖不可追改。使臣見之禮。則自當仍舊。何可創行庭拜。以取無前之羞乎。書狀曰。若請而從之。則幸矣。彼如曰。弊邦使臣。既拜貴國之庭。貴國之使。何獨不然乎。云。則我無說矣。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地之常經也。日本僞皇。既爲國主。則關白雖貴。乃人臣也。使臣見僞皇。則庭見禮也。於關白。則庭見非禮也。今關白若受庭見之禮。則是以天皇自處也。關白尊敬天皇之義安在。若將此義。丁寧開諭。則亦必心悟而屈服。有何不從之慮哉。

且君子貴謀始。始之不謹，未有能善其後者也。吾輩之行，出於百年之後，此亦一初也。拜上拜下，其幾皆在今日，何可不謹其初。使後日之使臣，扼腕而言曰：庭拜之辱，自某行始也。云乎？公又於宴席，問玄蘇曰：貴國諸殿，見關白時拜于庭下乎？堂上乎？玄蘇答曰：與諸殿同。是天皇臣也。何庭拜之有？公又問自前我國使臣，亦將禮于楹外，今則何以爲之？玄蘇答曰：使臣之間，良是。樊邦亦有接待典故，關白來則當自定之。又問都船主琉球使臣行禮事，曰：陛堂，公曰：日本諸臣，見關白時，本無庭拜之禮。而琉球小國之使，亦已陛拜，則其不使吾輩獨拜於庭下，在所不問矣。蓋公慮玄蘇輩業已庭拜於我國，或欲與之相方，故先爲微諷，而逆閉其途。玄蘇等將公之意，逼于關白，遂定爲楹外之拜。秀吉還都之後，義智使令曰：來早關白當詣天宮，使臣可觀光也。公曰：異國光華，固所願見。王命未傳，使臣義難私出也。義智又躬造以請，書狀諾之。公又引前說而辭謝之。倭僧又來言觀光之請，實出關白，其意只在誇耀。若不順從，還期早晚，未可知也。一行憂懼以爲必遭堤上之禍，相對涕泣，書狀促駕入都，聞關白停行而止。明日又尋食催赴，憊然空返。至於三往而後得見之，公貽書切責之。時秀吉返國已久，而尙不受命，訛言胥動，一行皆懼。有來言者曰：事有不可知者，慮不可不周也。何不交權關白之左右，以圖之耶？今民都卿法印山口殿玄亮，乃左右用事者也。適又主客若能行禮於彼，以結其心，則使事可易完。而

歸期亦不遠也。上使書狀深然之。欲厚賂以圖之。公曰不可。奉命出疆。雖一於禮而不苟留。恐或不免失身而辱。命况可行貨於左右乎。上使書狀曰。所謂行禮者。非行貨之謂也。賓主之間。必有禮幣。以將其敬。茲二人者。數月伴客。勤亦至矣。爲客之道。可無將敬幣乎。公曰。賓主之間。果有禮幣。然行之有時。不可苟也。王命尙秘芝函。而先行私禮。寧有是理。上使書狀曰。行私禮爲傳命也。庸何傷乎。公曰。堂堂本國之使。奉聖主明命。不能宣揚威德。使之稽顙於朝臺之下。乃反忍耻媚竈。以圖傳命乎。命之稽滯。雖緣使臣之無良。然彼托以宮殿之未成。其失在彼。使臣亦無如之何也。爲使臣者。但當以禮義反覆宣諭而已。如有一毫果屈之事。則辱命之罪始大。而不可洒矣。上使書狀。無以應。秀吉受命。四日。使人言曰。書契從當修送。使臣可往待堺濱。於是一行。皆以脫身虎口爲幸。聞言理行。趣駕先發。公爭之曰。不受國書。是事未竣也。自古使臣。曷嘗有事未竣而徑出都者哉。况堺濱地在百里外。設有相問之事。其如未及往復何哉。且我雖無狀。同是差遣。而不與通議。及我有言。邁邁揮斥。豈此奉命同事之義乎。論執方勤。而行邁已遠。勢難獨留。遂出堺濱。留半月而書契始至。辭甚悖慢。至以殿下爲閣下。以所送禮幣爲方物領納。又有一超直入大明國。貴國先驅入朝等語。公見之大駭。據義却之。作書與玄蘇曰。若不改此等語。使臣有死而已。義不敢還。玄蘇辭屈。許改閣下方物領

納六字。超入。大明國先朝入朝等語。則諉以入朝。大明終不許改。上使書狀。皆信其爲然。而不欲再請。公正色折之。復貽書。立蘇略曰。撰書者之意。雖未易窺。然其措辭斷事。自成一段機軸。何可誣也。先則曰。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是貴國欲取。大明而施日本政化之謂也。後則曰。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虞云云。是貴國以我朝今日之遣使。爲有遠慮之謂也。尊師果以此朝字。指爲朝。大明耶。其何又曰。遠方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是貴國先朝者許容。後至者有戮之謂也。又曰。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是貴國欲令諸國。悉索弊賦。從征之謂也。其威脅我國。不一而足。如此而謂朝字。不知我國可乎。我朝以禮義爲貴國通好垂二百年。而未嘗以一毫慢悟相加。今茲通聘。非畏貴國之威也。實嘉貴國之義也。貴國還俘獻馘。請修舊好。豈非信義之大者乎。我殿下大爲嘉悅。特遣信使。此實兩國無前之盛事也。貴國書契中。略其報謝之意。而反爲之。張皇國威。欲以兵力誇耀之上規。大國傍脅隣邦。凌侮恐動之言。政如臨陣數敵之檄文。豈曰玉帛相交之書乎。雖然。此豈盡關白之意。抑恐行辭者。偶未之察也。願尊師善達于關白。改撰書契。以附使臣。則兩國交歡。隣好彌篤。關白以禮爲國之美。益著於遠邇。不亦休乎。立蘇見公之書。對譯官疊疊稱道。卽裁答書。深以公言爲是。然其入朝犯。大明等語。終始固諱。詭

辭以對。再爲書以答之。期於必改而後已。上使書狀。既幸其許改方物等語。又恐激變生事。以爲立蘇之答如是。不必強爲辨釋。公又與上使書爭之曰。使臣不幸。橫遭變故。羈留困苦。殆一年。畢竟奉辱。國之書以歸。將何以爲辭於我。聖上哉。閣下等語。彼既許改矣。猶之改也。并其侮慢無禮之辭而盡改之。不亦可乎。明公與書狀。惟恐生事。一聽無據之說。至於入朝二字。置而不問。若不改之。本朝爲倭奴之藩邦。而一國衣冠。舉爲其陪臣。不亦痛乎。宋之高宗。業已臣事金人。而以詔諭江南爲辭。則胡澹庵雪涕慷慨。寧甘蹈海之死。而不願苟活於小朝。況堂堂我國。與蠻夷爲隣。其爲宋遼兄弟。亦已辱矣。爲使臣者。反甘入朝之辱。而不爲之爭乎。上使曰。使臣之見。既不能無疑。亦已反覆爭之。立蘇之書。又如此。姑信其言可也。公曰。此以立蘇之言爲據。而爲後日自解之計也。使臣雖信立蘇之言。我朝士大夫其信之乎。士大夫設或有信之者。我聖明其信之乎。使臣若知其爲辱。而假蘇言爲自解計。則是自欺而欺人。而欺吾君可乎。書狀又曰。書契中雖有侮慢不恭之言。歸報之後。朝廷自有處置。非使臣所知也。公曰。此何言耶。辱國之言。雖以死爭之。非有專輒之罪也。乃慮一身之利害。惴惴焉屈首忍辱。不能出一口氣。乃曰歸報之後。朝廷自有處置。此何言耶。吾輩平日讀書講義理。其自許何如。而臨小利害。不能自主。張隨事辱國。而不知耻。終乃載辱。而遺諸君父。言之及此。扼腕痛心。不欲

忍耻偷生也。公又答玄蘇書。極言各守封疆。世教隣好。共享億萬年和平之禍。又答宣慰使平行長書曰。皇明乃我父母之國也。我殿下畏天之敬。事大之誠。終始不貳。故北望神京。天威咫尺。玉帛之使。冠蓋相望。此實天下之所共聞知也。貴國今雖絕和。數十年前。曾有觀周之使。豈不知我邦一家於天朝乎。天朝我國大義已定。猶天地之不可易位也。其敢有二心乎。今見書契之辭如此。默默無言而歸。則是豈使臣之義乎。大抵兩國辭命。不可不慎也。解怨釋紛。在於是。結嫌生釁。在於是。非法之言。害義之辭。何可形諸文墨。說與隣國乎。以愚度之。此乃遣辭之際。或失照管。恐非關白之盛意也。足下倘以之轉聞於關白。則亦保邦安民。求全隣好之一道也。齎書將遺。而一行皆以生事爲懼。互相慫恿。百般沮抑。使不得傳致。蓋玄蘇既以公言爲是。頗有愧屈之意。而一行之事。制在上使。書狀又與之合焉。故公終不得行其志。憤歎鬱抑。乃以其書投于洋中。因作詩有水底魚龍應識字之句。有僧宗陳來示大明一統志其所載本國沿革風俗多鄙俚無稽。公乃舉國中通行禮俗各註其下。以辨其誣。爲朝鮮國風俗考異一冊以與之。宗陳感悅。以爲當卽傳示關白。其還也。倭酋多以錦繡紗羅贖行。公辭不得。乃分與所館緇徒。行到馬島。義智設宴餞別。出寶劍列植。分獻於使臣。將發。公命授候倭。使還納於島主。公所帶員役。畏威服義。絕不與倭交市。不持一物而來。辛卯二月。還到釜山。行橐蕭然。只有石

菖蒲櫻欄木數盈而已。行到安東。過家門不入。還朝。以舍人復命。特陞通政。  
陳疏辭免。不許。



# 海游錄

申青川維翰著

肅廟四十四年戊戌正月日。日本關白源吉宗新卽位。使對馬島太守平方誠遣使至東萊館。告新君纘有國。請以舊事。奉信書修隣睦。朝廷許之。命戶曹叅議洪致中。爲通信正使。侍講院輔德黃璿。爲副。兵曹正郎李明彥。爲從事官。御書禮物及使行僚佐技人役夫帶去之數。視壬戌年例。是役也。三使臣各有軍官書記醫員。而別置製述官一員。自宣廟朝通信時。國家有致祭日光山之典故。有文臣讀祝官二員。奉香祝祭儀。與從事官同舟。車五山天輅。嘗應選而往。與彼中解文者。揮灑詩筆。聲華甚暢。爲蠻俗之所欣仰。其後百餘年間。信使之行。必擇於朝士之能詞翰者。名爲讀祝官兼製述。俾管一行文事。至壬戌使行。始罷日光山賜祭。故不曰讀祝。而曰製述官。倭人文字之癡。輒近益盛。艷慕成群。呼以學士大人。乞詩求文。填街塞門。所以接應彼人言語。宣耀我國文華者。必責於製述官。是其事繁而責大。且在使臣幕下。越萬里層溟。與譯舌輩。出入周旋。莫非若海人皆畏避如鋒矢。命下之後。正使公。謬知余雕篆之名。而意獨屬余。余以母老家貧辭。以才鈍不能塞重望辭。以恹弱不勝任辭。皆不獲。至明年首春。余以秘書著作郎兼職太常寺。聞老母有病。告歸嶺。鬱鬱無徇祿干

名意。使臣竟以余名啓下。且爲書寄余曰。朝野之談。盡在君事。已無可奈何云。云。余惟一生命途。大被狂聲所誤。寄人齒頰間。造物兒。又從以崎嶇之擢第以來。備嘗百慟羞苦。今復驅之於死生溟海之役。此皆坐五鬼未去耳。尙誰怨尤。時嶺南按察使李相公礫。亦貽書勉慰。以邦典甚嚴。不可叫闔而辭。老母疾良已。遂決策上京。三月晦日。入城見使臣。以服色資裝未及具者。且至東萊府辦焉。乞序於昆侖學士。公時以病閣筆研。出架上白石詩草一卷示余曰。此乃辛卯使臣所得來日東源瓊之作也。語多卑弱。差有聲響。君今與此人相對。可以編師敵之。然余意日東地廣。聞其山水爽麗。必有才高而眼廣者。不與使館酬唱之席。而得君文字。雌黃之。有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則是可畏已。君勿謂培婁無松栢而忽之。卽千篇萬什。驟如風雨。可使鉅鹿諸侯惴恐。不可使一孟獲心服。余敬謝曰。甚愧。無以奉斯言。

己亥四月十一日癸丑。三使臣以下。悉詣闕拜辭。製述官譯官寫字官外。軍官書記。無肅拜。將出都門。權正郎相一。金判官益謙。以嶺人。貰酒來別。金佐郎履萬。姜直長必慶。洪侍直重聖。各爲詩致意。李進士周鎮。以奚囊藥丸見餽。崔士集。設酒餞。追別於路。惓惓如骨肉。三使臣奉國書受節鉞。出崇禮門到關王廟。一行改着青袍。是日宿良才驛。

十二日甲寅。冒雨至板橋。廣尹尹公陽來。持酒肴就舍以餞。夕宿龍仁。與主倅

洪重徵夜話。十三日乙卯。宿竹山。十四日丙辰。宿崇善。夜與姜子青同枕。燭下賦數篇。詩自慰。子青亦以離親遠遊。邑邑傷懷。詩多苦語。十五日丁巳。到忠州。日纔午矣。使臣呼韻。令余及三書記。各賦近體。成汝弼所作。最稱捷速。軍官鄭后僑。亦有詩名。故人李生普潤。自樓巖來會。穩話。暮出城西。訪李尼山。淳寓所。十六日戊午。宿安保驛。十七日己未。冒雨登烏嶺。嶺路泥濘。沒馬蹄。行甚艱。嶺上設草舍。爲一行遞馬處。余卽乘金泉驛馬。夕宿聞慶。十八日庚申。早朝。先馳到幽谷郵。善山府使宋堯卿。以支待來。素與余有眷。至則驩甚。叙勞苦。趙僉知龜漢。亦來待話別。飯後。使行將向龍宮。例從左道。諸邑逶迤。旬日而抵釜山。余則以家在高靈。已請便道。覲親。直及於釜山。俟風之所。遂自此分路。午飯咸昌。夕宿尙州蓮堂。十九日朝。訪李處士萬敷。小話。夕次開寧。二十日。午飯扶桑驛。遇內兄金孝伯。言自我家向化寧。得家中近耗爲慰。暮宿星州。二十一日癸亥。到家留十餘日。略治行具。主倅李侯世鴻。有世誼。眷顧頗厚。五月初七日己卯。朝雨晚晴。余遂強顏言笑。與老母辭。乘馱而出。稚兒不解事。向余涕泣。最難以言語曉慰。夕宿玄風。初八日。昌寧道中。遇再從弟維億。自盈鄉至萊府。又追余及此。喟然一嘆。班荆打話而別。暮宿靈山。初九日。至密陽。入見地主李公挺英。館于蓮堂。與邑中親舊叙懷。留兩日。省拜先塋。歷逢鄉里故人。輒皆有燕歌遠別之色。所帶奴僕。聞其母喪而歸。情境甚慘。作書付家。促喚

震浩使之追來。十二日甲申。午飯無屹驛。初昏抵梁山。主倅黃燦。出見話舊。十三日乙酉。早發抵釜山。左水使申公命仁。設宴于客舍。三使臣具黑團領。與水使對座。一行員役及軍官書記。以序定坐。受花床大饌。使臣聞余至。卽令具公服入叅。余亦就席受饗。見慶州東萊密陽三邑妓。張樂迭舞。絲管鳴堂。鼓吹喧天。滿城觀者以千萬計。夜分而罷。館于城外民舍。

十五日丁亥曉。就客舍叅望闕禮。十七日。震浩自高靈。管余衣籠而來。計四節衣袴多有未足之慮。急買紬紵。留密陽一妓。限發船縫作。

十八日庚寅晴。是日乃禮曹所擇乘船吉日。使臣旣以事封啓。未承回下。南風又阻。雖未能渡海。且有開洋試舟之例。食後三使臣奉龍亭具節鉞鼓吹。悉如入蠻儀。登船上柁樓。卷幔而坐。諸僚盡出以從。余用近例。入正使船。自灣口一時舉帆。行可二十里至大洋口。欲盪櫓進船。風逆波怒。不得前乃止。齊泊絕影島。是日天光水態。淨碧萬頃。遙望馬島諸山。歷歷盈眼。久之。一帶紅雲起。東南漫漫卷舒。似蓋似纛。似旗旄。似帷幙。葱蔚百媚。篙工輩喜而笑曰。海神呈瑞。使臣因移席下浦。諸人雜坐。厓石間。進午飯酒饌。一行醉飽。乘夕而返。余於船上。次子美白。帝城放船詩四十二韻。腹藁成章。詞多錯落。就館繕寫。呈使相閣下。詩曰。

蓬島雲深處。桑溟日出隅。此行元有分。何事不堪吁。簫鼓奔鼉鼈。旌旗駭鷺

鳧。亂洲森過眼。炎瘴莽侵膚。帆拂蛟人錦。竿懸漢女珠。酒筵隨爽朗。詩墨洗  
沉枯。畏景輸何有。柔鷗澹若無。形勞爲物役。神豁與心娛。曠望乾坤會。雄吞  
岳瀆愁。遠遊諧宿願。高臥是平衢。擊磬人浮海。乘槎客使胡。古賢雙大眼。吾  
道一微軀。髮自朝陽濯。毫堪沆澱濡。風雲叱咤入。星漢網羅須。海若聞威令。  
蠻王識走趨。安期鴛縹紉。徐福塚榛蕪。任是曾吞吐。寧煩氣鬱紆。鳴琴坐陽  
谷。彈劍倚天樞。靈藥三枝草。仙筇九節蒲。恍疑跨紫鳳。狂欲係金烏。壯遊今  
猶古。豪吟曉至晡。顧余生草野。爲士樂箕都。名豈龍頭大。官仍鷗翼孤。魯般  
無棄朽。和劑幸逢蘇。總被恩兼愛。休論智與愚。揄揚識荆地。感激鑄顏鑪。節  
鉞公今仗。囊錐我敢誣。雕蟲參末椽。附驥聘長途。藜火初辭直。荷衣更廁儒。  
詩書詔蠻貊。家室寄江湖。一棹朝還放。三山夕可逾。悠悠經絕俗。歷歷訪名  
區。灑落供神賞。飛騰協壯圖。去慚鶯出谷。歸作鳳棲梧。作賦驚閩蜀。尋章笑  
駱盧。吹噓騰斗極。拔擢刷泥塗。築館黃金貴。連城白壁殊。盤雲千里鶴。嘶月  
五花駒。感意捐珮報。懽驚擊節呼。風波天借便。冠蓋寵靈扶。醉草無倫序。溪  
藤可族誅。停帆歌嘯咏。聊欲叙崎嶇。

自是以後。連在館次。海天炎瘴。滿衣衾。南風退帆。客懷煩惱。時與三書記。會坐  
觴咏。觀成汝弼。應口猝創。或至數十韻。捷若桴鼓。詩皆散草不錄。三淵居士寄  
余詩。自雪岳轉到。其詩曰。

聲名自朱鳥。足目又歸墟。天地東南缺。文章屈宋餘。揚帆謝康樂。肆筆木玄  
虛。將見蛟宮裏。流傳羅洞書。

此翁與余平生一識面。見余薜蘿洞私草。亟稱詞賦有古風。序卷首而還之。乃今巖居。念行役千里。緘辭可感。

六月初一日壬寅晴。曉叅望闕禮。使臣以首譯事。是日封啓。行期又益濶矣。東萊府禮吏告余以祈風祭。請卜日治具。蓋自前使行。皆有祈風祭。祭物儀幣。本府舉行。撰祝典祀等事。皆製述官所管云。余卽稟于使臣。卜得是月初六日。一初六日丁未。禱海神于永嘉臺。中舊例也。臺在釜山城西大海上。高丘十餘仞。傑構慙翠。俯瞰樓船。節旄鼓角。茵帳凡使行器服之盛。簇簇環其下。蔚然若豐林碩草。日既下。釜山鎮節制使崔鎮樞。作壇于臺之靈。壇之高半尋。而縱廣皆尋有半。築三級。置三堦。鋪以素沙。被以青莎。上設神位。壇下方場。設床席者四。爲洗尊。洗酌。飲福位。書版位。又其下潔壤之陂。坳驟降者。連棚架虛。衍而平之。設三獻官拜位。西向。其旁爲參班堂。上譯以下諸員拜位。皆北向。中排床席。盆匝巾悅者。兩所。爲獻官執事盥洗位。又其外褰帷作門。門次三獻官小座。座後次諸執事有差。皆設席。或重或單。前三日。獻官用舊儀。悉授諸執事以事。余以撰祝讀祝。兼典祀官。書板執禮齋。郎祝史。執尊香。贊謁者。左右臚唱。盥洗位。各以寫字官。譯官具公服者。差定。諸軍官戎服。碍於禮不廁班。書記醫員。各以其服。隨堂上譯入叅。既合衆而誓曰。嗟六船之人。是役也。繫惟請命於神明。今自有秩以下。槩夫胥吏。蒼頭黃帽。不問助祭與否。凡我同船而適蠻者。各二日。

儆戒。一日齋沐。斷酒禁煙。不茹葷。不聽樂。毋敢燕私。諱謫臨喪。訊疾。夙夜必蠲。以董祀事。所不惟誓。有如日。自是夕。典祀官率諸執事。詣壇場習儀。因齋宿永嘉臺。厥明。坐臺傍小舍。舐滌濯。東萊府伯徐命淵。遣吏致祀具。鋪陳幣幙燈燭。器物。悉以新鮮者備御。祭差依五禮儀。稻梁黍稷米各五升。芹菁韭筍菹鹿醢魚醢醢各二升。鹿脯魚脯各十條。棗栗榛柏胡桃各二升。和羹三器。醴齊三尊。蠟炬一雙。龍燭三十。白苧幣十二尺。盛以篚。惟簠簋爵籩豆不及具。飯用畫磁大碗。菹醢羹用中碗。脯果用白磁七盤。爵如中碗。而差小者四。羊豕用木器。髹者二枚。初五日黎明。奉祭香祝文位版。安于永嘉臺。竟夕治羞張具。初六日子初一刻。典祀官與齋郎祝史。升壇陳設。堂上三譯。具冠帶。往請三獻官。謹詣帳門外。典祀官以下執事及叅班人員。各以序次坐外位。皆黑團領烏帽銀帶。惟三書記醫員。戴笠儒衣儒帶。丑初。執禮與贊。謁臚唱。先入四拜。謁者引初獻官入。點視陳設。大祝奉位版。就卓子上。書版官。執管。謹寫大海神位訖。引初獻官奉審。大祝奉案于神座。獻官復出門外。使諸執事入。就位四拜。北向。盥洗各。事。謁者出。引三獻官入。就位四拜。西向。叅班各員。亦隨入。北向四拜。拜訖。行奠幣禮。謁者引初獻官盥洗。由南階躋。跪上香。大祝進幣篚。獻官執而奠。俯伏興。從東階降。復位。次行初獻禮。引盥洗如初。就尊所省爵。齋郎以下執爵而隨之。至神位前奉獻。獻官小退。跪。大祝終獻官之左。讀祝曰。

維歲次己亥六月壬寅朔初六日丁未通信正使行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  
護軍知製教洪致中副使建功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黃璿從事官禦侮將  
軍行龍驤衛副司直知製教李明彥謹以清酌庶羞敬祭于大海之神伏以  
於赫渾融入表于壤蕩蕩東溟位居仁方鷄包鴨豎右我封疆我辟欽明載  
虔禱禳神維格思邁種休臧若呼斯譬人其樂康藐臺王臣專對是將使虜  
奚之東極扶桑扶桑萬里海外蠻荒綏彼猖獗好以笙簧百年于今聘信相  
望王親授書命臣承筐龍節有燁豹轟斯皇矛英羽葆佩繇糗糧其儀肅雝  
霄漢之光昨辭天門今次海防海濤如山蠻煙蔽暉吉日維庚試舟開洋半  
千其徒六艘參揚偕偕文武胥及隸蒼各言靡盬毋敢或違誓越炎洲宣耀  
朝綱凜茲道塗黏天浩茫盲風駭颺頃刻回量豈敢私愛眡此奉璋奉璋耀  
峨神鑑實詳國賴隣和神亦弘長肆陳潢潦率顛衷腸繫神必燭穆穆在旁  
恩斯閔斯撫我翱翔亟命風後惠以嘉祥得便而順去饗與狂鯨蠶粟鮫  
鱷遁藏桂棹雲帆一瞬超驤王靈可振邦信可張禮竟事集計日旋檣神人  
胥悅景祉繁昌此行所濟何地可忘臚牲洞酌邊豆芬薌恭希盼饗靈應孔  
彰尙饗讀畢獻官乃降亞獻終獻

監薦升降皆如初行飲福禮謁者引初獻官就飲福位大祝執酌齋郎執胙以  
進獻官飲卒受胙乃降四拜大祝升自西階撤籩豆獻官詣望瘞位大祝奉祝



幣齋。郎奉羊豕黍稷飯。乘船出海上數里餘。沉水而還。至壇南拜位。與諸執事四拜。禮畢。奉火焚位版乃罷。是晨天朗無雲。星漢燦耀。燈燭幔帷之鮮。與海山爭媚。俯仰觀聽間。若彷彿於肅然而臨者。舟人海客。攢手賀謂今日之事。神具醉飽。君子是禱。吉祥是膺云。正使相公題一律示余曰。

肅肅壇壝靜。重重帶幕鮮。馨香羞有楚。登降禮無愆。所愧稱專對。詎能憚獨賢。寸心猶可質。聊欲格神天。

余和呈三首曰。

曉幕香氛靜。星槎瑞色鮮。迴教龍伯舞。幽黜鱷魚愆。海靜惟王聖。隣和得使賢。一心神已格。蠻貊亦同天。沉牲苦缺。黍稷亦馨鮮。水色紛呈媚。風姿似省愆。南通漢使遠。東漸夏王賢。共荷神明力。揚帆浴日天。高吟龍夜睡。拾得室珠鮮。鰲岫添遙態。鯨波革故愆。行如犯斗客。名播誦詩賢。自喜林間翼。扶搖共九天。

十五日丙辰晴。曉叅望闕禮。馬州奉行平眞長。裁判平眞致。都船主源儀等。自祈風祭日。移船來泊豆毛浦。共覘風候。至十七日戊午。乍有東風。微微不振。倭人以爲吉徵。傳告使行。整頓行李以待之。十九日。又送通事言于首譯曰。明晨必有好風。可束船裝。未辨色而發。使臣遂發船。狀達付驛使。一行上下。各作家書。衣裝百物。悉輸於船上。余所騎驛馬。待余登船而罷歸。馬卒運余裝至灣口。曰。千萬好歸來。當復以此馬迎之。因泣下沾衿。人情至此。不可使骨肉至親。在

岸上觀之矣。

二十日辛酉。四更月明。三使臣會息波樓。奉國書。整軍儀。以次登船。余亦隨之。大小諸人在行者。環擁而入。倭通事禁徒各一人。槎工二人。帶劍以從。日初上而解纜。鼓吹出港口。三使臣各乘一船。船如龍驤。戰艦外垂紅羅帳。內設版屋十二間。庖厨廩藏。坐臥寢飭之所悉備。屋上層設軒。彩畫浮柱。黑褐爲幙。四面垂帷。可容七八人坐。置屏椅諸具。可以褰帷眺遠。幙後建木竿二。高各十五丈。以掛帆。竿上豎標旗。東西檻頭。立旗纛。節旄。劒創。檻下兩傍鑿穴藏櫓。各十二。軒前設高簾。置一大鼓。以令軍報衙。三乘船外。又各有從船。載糗糧禮物。制如乘船而差小。凡六船一時發。望導倭船三艘。爲奉行裁判都船主所乘。而皆赤闌干黑幔帷。殊極精妙。亦各有從船。又以兩舩。倭人載者各四五。在使船左右。附着如翼。緩急不違尺。時風力微細。不能揚帆。使工搖櫓。人皆有憂色。倭言此爲群山所蔽。風頭未悍。若出廣洋。吾知其利攸往矣。旣而傍巒漸匿。旗脚小轉。蓬蓬而起於艮隅者。便有淙琤之響。倭人喜笑趣張帆。改布而席之。卽乾端坤倪。爽豁呈露。柔調輕颺。澹蕩容裔。四望無涯。波文似縠。六船中大小人。不聞鳴柁。戛櫓聲。彈棊酌酒。穩睡長歌。沛乎如負青天而逍遙游。日將西。問水宗安在。篙工曰。已過矣。凡言水宗。非別有岡嶺。大洋中波濤束立處。自爲界限。以險得名。而今之在船上。若坐堂室。便不覺而過之。蓋前後所未有也。薄暮。忽有芙

蓉數點。斗插竿帆。倭人指曰。佐須浦。更進益近。得一種爽氣。逼人。卽以船從山之缺而入。顧見諸峯。已作重重玉連環矣。時天像泱泱。水面澄朗。但有一帶雲霞。與四山下上。鼓管叫噪。星河動搖。各船樹四五竿。懸一大燈。以替弦月。浦口群倭。拏舟而迎者。亦數十艘。各裝雙燈。熒熒煌煌。乍近乍遠。觸目炫怪。缺舌啾嗽。不知作何語。而皆急疾呼。若蹈水火。蠻性輕慄。遇事輒駭而噪。夜旣半。月魄盈浦。浦口雲霞益奇。待群船畢至。乃就館。與一行諸僚相見。以好涉大洋。交口而賀。獨成汝弼在副船。終日水病。旣下。掉頭言苦惱。倭人以小朱盤貯黑木器數枚。進飯蔬酒果。味薄而物亦草草。喟然不寐。賦詩自慰。

海色蒼蒼擁節旄。張帆盡日靜波濤。雲邊故國鷄林大。天外青山馬島高。已把鄉心輸汗漫。頓驚詩格起雄豪。芳洲繫纜三更月。笑對蠻郎飲碧醪。

佐須浦一名沙沙浦。在對馬島之西北隅。峰巒四合。如一大環。高可百仞。是生松杉風竹橘柚冬栢棕櫚之屬。蒼蔚青葱。中通海水之圓作壁沼狀。群船止泊者咸湊焉。緣山之趾。築石爲堤。堤上有堂宇若神祀。蓋以瓦。瓦細而緻工。諸蠻子帶劍而跪。由堂左十餘武有重門。門皆黑漆而狹。其內有館三間。爲三使臣坐。用木片爲堂爲壁。亡突火煖寢之法。但敷重茅席。畫純縱廣與厚皆有式。館之西得一舍。削木片疊細蓋頭。鎮拳石其上。風雨不壞。庭場厯數尺。植秋棠石蒲桑梅。婆娑可愛。夾浦民屋三十餘。皆積茅而高其頂。狀如覆盆。其男劊髮無

冠服廣袖不設袴襪。佩劍跪坐。女則高總髻結帶。習於操舟。上瘠而無田。二十一日壬戌晴。使臣修渡海狀。達付倭小船。使之卽致於萊府。余亦付家書。島中物力孱薄。所供日饌。只有葱芹菁菜豆泡魚鮮之屬。而島主所以問安別餽於使臣者。不過以杉木層盆貯數種果物。可笑。自此西距釜山四百八十里。東至島主府中二百六十里。留佐浦兩日。但與三書記分韻賦詩以爲娛。多散草不錄。

仙區宿債海東涯。四面芙蓉匝翠霞。忽憶乘槎銀浦夜。還如擊棹武陵花。山童隔竹敲茶臼。浦女回舟踏殘沙。最是夜闌奇絕處。百竿燈燭傍漁家。

朝來短策步津涯。贏得行衫羃彩霞。滿峽蒼涼皆秀竹。隔離紅嫩或名花。魚龍出沒依晴浦。鶴鶴高低戲晚沙。乘興頓忘殊俗陋。自矜騎鹿到仙家。

二十三日甲子晴。晚飯而發。得南風舉帆。水湧舟駛。倭船之曳者各十餘隻。在前賈勇而行。甚捷而快。行三十里過鰐浦。巨石列立洋中。或起或伏。如鯨牙虎齒。與風波鬪。怒波之拍而噴者。若雪山。舟入其中。一失勢。破碎傾覆比比。所以名鰐浦。卽瞿塘虎鬚之類。癸未年渡海譯官韓天錫。亦到此滄沒。思之悚然。各船卸帆。使倭人曳者。今爲左右翼。沿洄避石。以從尺寸之路。櫓行甚艱。纔過險灘。而風又逆不能進。遂泊豐浦。距佐浦四十里。○豐浦在豐山下。山之背若俯飲海者。曰豐崎。其彎控大海。可舶可艤者。曰豐浦。視沙沙幽楚不足。而爽朗風

致過之。滿山皆蒼松冬柏。地淨甚。被以明沙碩草。其下古壁。浸巨浪。日向夕。使臣從船梁而下。就石上鋪席而坐。命工奏樂於樹蔭間。冠童四五。衣錦衣。踞躡對舞。倭男女聚觀者。在岸在船。有自遠浦而來者。操舟若飛。至皆環立波上。其狀殊怪。余因詠訶盤薄。與倭通事問答。俯視渙舍。厪十餘。有田數畝。植靈草。刈麥而留根。倭官護行者。送諸白酒。生梨熟梅。百合蜜藕。諸物以饋。余素畏酒。以蠻釀不烈。差可飲一二鍾。暮歸舟中。得七言律二十四韻。書呈使相。

歷歷旌旄森畫舫。亭亭松桂忽青山。坐驚仙樂喧空翠。移得華筵向草菅。隔樹漁童頭半髻。弄檣蠻女袖皆斑。言從盡地方詢俗。水可藏舟始識灣。神祀門前碑過尺。辭峰洲外玉連環。春畦刈麥輸官稅。冬柏生膏膩婦鬢。坐臥腰橫雙劍匣。平居懷蓄數金錢。離心落日身如寄。極目浮雲手可攀。異境何曾留夢想。茲行或自破神慳。海山千里無邊興。風月孤舟盡意閒。葉色繁紅纔悅口。酒名諸白易醺顏。高談便作長虹吐。傑句全輸爽氣還。玉笛隨風上縹緲。寶琴流水鴈潺湲。魚龍出沒欣相舞。蛟鱗蒼茫走且踰。宿債神仙都未了。前生綠業苦艱刪。但誇詞賦通三殿。誰料文章散百蠻。天上客星隨使者。斗邊龍氣落人寰。柏梁朱鳥言猶在。蓬島仙童事可班。玄圃尋河金節外。瑤津問石絳霞間。百年肝膽酬恩眷。萬里波濤歷險艱。日照扶桑窮絕域。雲擁析木望鄉關。興酣落筆開煙霧。吟罷含盃沃瘴瘴。隨處舊音蟬嘒嘒。有時新聽鳥喧喧。松壇暝色蒼然至。臥得長洲月似彎。

二十四日乙丑晴。鷄鳴乘月盪櫓。早潮初上。船行甚緩。三十里到西泊浦。因副

使公患暑。欲下陸調治。遂就西福寺。西泊浦在富岳山下。山高而秀。東西北三面。有短岡連抱。水圓如鏡。其廣比佐浦三倍。爽然一平湖也。茅茨數十戶。錯落岸上。民皆簞。汲女以兩桶貯水。肩荷而行。斑衣膩髮。貌多白。西福寺在山腰。遙藁半露松杉間。余往見之。由民舍入小港。港盡而有疊石磴甚峻。緣磴行數十武。得一門。門內立石標爲測景處。寺制如民屋而不華。西有小菴奉佛。佛亦小。居僧不識字。壁上一幃子。乃辛卯從事官李邦彥手書一絕。有翠竹蒼松蔭小庭之句。有古鍾刻曰對馬州豐崎鄉西泊村富岳山西福寺云。徘徊半日。望海山佳景。得高處益奇。庭隅植雜卉異草木。知名棕櫚籜竹桃杞冬栢葱蘢作蔭。愴然忘暑。作西浦懷仙歌。

西泊浦。乃在馬州西。蒼蒼橘樹林。鬱鬱蕪蘭谿。上有西福寺。飛甍與雲齊。我思仙人。引領遙睇。凱風吹舟。翼彼雲霓。爰得異境。鸞驚攸棲。麻姑赤松。若可招。側身步上青天梯。碧波十里鏡。面團遠山一帶巒。爲堤。卽令羲和軋玉輪。坐塵海。若開玻璃。汀花色雜巖桂香。白鶴驚飛青鹿啼。漁童髮半額。浣女手如蕘。調笑弄翠煙。漏爛服彩袿。稱是秦時采藥人。千年不去海天迷。六鰲戴山山未老。斷田種藥平春畦。以茲喚作神仙窟。男生帶劒娘頭笄。莫向北客問中原。中原欲說多悲悽。秦人築城昔避胡。胡馬今看秦地嘶。我今對爾不敢言。強飲白酒新題。拂石敲石跌青苔。手揮素琴山月低。懷仙望仙歌數曲。倘可翩躚共提携。

二十五日丙寅晨雨晚晴。午後自西浦挂席而東。右傍皆青嶂。松杉竹木蔽山而茁望之葱葱。然便一畫中境。山之勝不盡。而爲浦淑巖壁。偃蹇崆峒。或斷或續。或拳或脩。似圈似白。似筭。突者奮者。與風水相吞吐。聲幽潮澎湃。可聽。左瞰大海接青天。天下無他物障余眼。悠乎莫知其津涯。汎乎其亡所矜域。度九州之內。百工萬物。古今書籍。司馬氏之觀。而楚左史之讀。且記者。彈丸乎眇矣。箕踞帆竿下。讀逍遙遊秋水諸篇。覺南華子臆。間差大。日暮泊金浦。浦上群山。大抵如豐崎。而勝概殊不逮。但見漁茨舴艫。隱映於烟雲草樹間。夜宿篷窓。四更風乍緊。解纜而行。時余睡美。不聞鳴榔音。起看波頭拍船底。缺月娟娟遙渚。欲墮未墮。令人怡然。有乘銀河犯斗牛意。午着船頭港。距西浦一百二十里。船頭港在中山環處。舟從山外得一竇。捎柁而入。兩峽束流如箭括。乘流行數十尺。已失其竇。四邊山皆蒼松苦竹之趾。皆翠壁削成雲綿屏風。水之瀝而作潭者。延袤數里。澄明綠碧。雲鳥與淵魚相悅。若在鏡面。舟依翠壁而泊焉。壁上。有兩石柱。高二丈。縱橫作門。門內設神祀。堂宇剝落。覆以瓦。問是何神。倭通事曰。昔平秀吉以舟師西行。由山背出洋口。有一篙工言。今日必逢惡風。此山廻處有僻港。可避風濤。秀吉不信。以爲妄。立斬篙工。日暮果遭逆浪。幾死。歸時入此港。始識藏舟之穩。嘆曰。篙工誠愛我。令立祠而祭之。俗音謂篙工船頭。故呼船頭港。或稱懸頭浦。余聞而笑曰。是其智大不如陰陵田父。固儻是人何祀。

爲通事亦笑。亭午熱甚，與諸僚下巖際，濯足清淺水，因解衣槃薄，蒼松間風，颺颺作爽籟。若奏竽簧，地僻而淨，無人烟坻屋，但見巖罅隙土，時有小菑田，種蕎麥始花，余謂此港之勝，若使豐鎬諸公子，得置其旁，當以錦繡樓臺珠玉文辭，炫燿天下，天下之誦名者，日千萬往矣。不幸棄荒服之外，辱之爲鮫鯨淵藪，視柳子厚所記鈞錡潭小丘，又隔霄壤，顧余之不敢稱山水遭，而猥隨使者，得以翰墨衣帶一寓目而過之，是其山靈諸神，亦被聖化東漸耳。童子裸而泐，手攬赤鱗魚石，決明數枚以獻。夜宿舟中，蒼涼有水石氣。

晨乘大洋舸東望

缺

青冥浩未已，眼廣憂思結。馳情索幽異，襟境尋昭兀。環

洲撥峰附，潛竇通津筏。雲開太古天，水伏仇池穴。靈丘貯物色，恠花產林末。

弭棹清景是，濯足岩下歇。絃琴在我側，鳴鳥音相悅。颺颺古松響，灑灑幽篁

潔，征襟納晚涼。詠缺抒伊鬱，曩余抱奇癖。習靜惟舒膝，詩書水石園。衾枕煙

霞室，如何瀛海外，邈爾隨使節。夷音日沸呌，瘴氛時嘔泄。稍喜鏡面朗，幸傍

竿頭出。悠然對流峙，興逐高雲發。常聞六鯨背，仙嶠青不滅。上有采藥人，約

綽如水雪，承風拾瑤華，佇立以唏髮。所思殊未來，西洲看落日。

二十七日戊辰晴，曉發船頭港，港東之山轉開而通舟，出十里外，海色如故。左傍群巒，絡續盈眼，漸進而樹若益茂，雲物若益奇，諸洲渚岩磯漁茨採舶，乍隱乍凹，依依可辨。櫓行半日，蠻人向余東指海山，雄盤處曰：彼卽對馬島府中島主所居，復前而兩傍皆山，山形峭麗，左舉手曰：此島主別墅及諸神祀，其亭樹



在壁峭洞巖處。粉壁玲瓏。右引袂曰。此海雲寺。僧舍民屋。鱗鱗林壑間。高低隱映。宛然一畫幅也。俄島主乘船出迎。船如護行官所乘而差大。檻前列羽旗槍竿。四隅設黑幔帷。搖櫓者十餘人。皆黑衣。島主於船屋上。據床而坐。頭帽色黑。上尖下圓。中橫黑小簪。長數寸。後傅一角。聳出而復屈。下垂尺許。其衣淡紫淡黑。望如僧衫。曳斑袴穿白襪。左脇插雙劍。侍者五六。頭無冠。跪而伏後。一人捧蓋立。蓋如雨傘而色紅。三使臣亦黑團領帽帶。上柁樓設椅而踞。待島主船相值。彼從者偃扇相應。一時下床椅。相向立行。再揖禮訖。又有長老僧。乘船至。船小而精麗。前豎小黑旗。白書一眞字。長老亦坐紅蓋下。頭戴白圓笠子。以蔽陽。披紺紫衣。具袈裟。諸僧侍者皆服緇。與使臣相向再揖。如島主禮而已。船皆泊岸。築石爲堤。橫亘兩山口數百尺。堤上廣場。其外人家櫛比。入眼者近千戶。皆高大。觀光男女。簇簇如魚鱗。或坐堂或窺簾。或立檣外。或在路傍。坐必跪立。必拱。無敢喧譁慢視。無一人欄出犯路者。島主使人請下陸。三使臣以下。具冠帶奉國書。龍亭鼓樂出。旗纛節鉞螺角火砲。分左右隊。軍官書記譯官諸從者。厲序進。自岸上至館。可百餘步。路左二長廊。各有守者。植畫竿紅氍毹黑羽旗。以爲禁御儀。又立棹楔。懸白木版。書禁令。由廣場折上坂。坂右又設禁徒廳。升石砌入門。門內館宇新築。中堂奉國書。西有寢舍三間。備帳御爲三使臣居。東則爲堂。上軍官堂。上譯諸員房。及隸人所庖厨所衣廩所。奉行裁判禁徒通事各

一所。是皆連囊結構。作堂作房作步檐。溷廁悉鋪重茅席。蘊厚縫緣。尺度如一。爲門戶不設樞鍵。每一面立三大牖。互相推轉開闔。無毫髮差。從館東復下側岸。數十尺。便作複道。翼欄重簷。夾氈帳。五步一懸燈。徑通而得一館。周遭靚深。左爲軍官譯官房。中爲製述官書記房。右爲醫員書畫藥師諸人房。其中置凡具有差。座定進膳食。黃漆小盤。貯黑漆器數枚。如佐浦所供。而飯羹菜魚果。各置小許。喫了添捧盤者。童子年可十四五。縮髮爲髻。膩膏玄澤。著白紵衫。青畫花草松竹鳥飛蝶舞狀。帶劍跪坐。面皆白皙。如傅粉。食訖進茶。色青而味乍苦。吹湯小飲。膈間似快。館名西山寺。國俗無扁額。公館皆稱寺。此在官府之西。依山而築。故云。

### 舟泊馬島詩

今王四紀次屠維。使臣奉節天東垂。天東僻遠源氏國。金雅搏搏扶桑枝。驪頭鳥喙與鯨牙。怒則甘人歡可糜。撫之伊何仁者能。湯有葛伯周昆夷。邇聞新長請修交。王惟遣价通恩辭。五雲筐筴鳳凰詔。千金帛絮虎豹皮。使乎朝端得第一。度支侍郎山斗姿。黃公作貳紫府英。李從事惟瓊壇芝。芸香小吏爾何爲。辱蒙薦拔青衫隨。腹中磊磊五千言。仰天一笑仍低眉。但歌北山事靡盬。母曰慎旃行有期。弟妹提携出涕沱。親朋惻愴臨路歧。我命在天奈若何。悠悠契濶莫浪悲。萊州南畔海雲生。白浪如山風捲之。樓船六艘簇港灣。羽旄旌節交紛披。濯冠沐浴告海神。祝章數百言淋漓。星辰爛爛靈秘怪。有

風肅然驚幔帷。靈之格思曰既醉。詔汝祝融呼風師。約束鮫鯨絀鰐魚。犁鬪  
跡。踴從龜螭盤。跚瑟縮走蠢蠢。鱗仆蠶沮形襲襲。忽使豐隆起良隅。呼噓吉  
慶揚和祺。林鍾維夏日得辛。蟾映海波淪漪。嗶嗶擊鼓與歛管。挂帆百尺  
雙葳蕤。蒼茫雲日耀明鏡。權夫雀抃顏怡愉。朝炊午爨坐且飽。枕筵安帖平  
不鼓。眼前寥廓八荒大。衿邊點滴三山奇。蠻船着水疾於矢。百竿葵燈紅參  
差。綠頂小豎股無禪。翩翻似鳥音兜離。斯須天畔列島青。芙蓉萬點水中坻。  
殊花怪葉不知名。習魚窟窟蘆皆茅茨。杭頭聘目柁底臥。高吟大嘯復彈碁。聽  
如月槎泝絳漢。迥如鵬鳥翔天池。伊誰結束祇恩命。平家太守號拾遺。小會  
率舞大會踰。咸曰聖王仁而慈。詩書禮樂古軒似。肅穆環珮周官儀。不順爾  
醜順爾康。其告爾長無猜疑。陽侯海若并稽首。用以百福來相宜。珠題錦帳  
桂爲筵。八簋厭飮陳梁麋。露鷄霜鵠與黏臍。辛椒設膾羹蹲鷗。蒲城桑落古  
名酒。別斟諸白香醪醪。歡言詠詩且逍遙。慣看煙雲生浦崎。南山蒼松北山  
篳。橘柚冬柏棠梅黎。千家墻壁鬱闌珊。列肆堆出珣玕琪。其風事鬼亦好淫。  
層林古峽俱叢祠。目挑手招口吟哢。訝如梵唄行透迤。傳聞大阪隔三洋。百  
種環麗傾波斯。自是以往千有年。源會築宮海之涓。作詩望海頌神助。號工  
理楫戒征塵。豐隆豐隆爾亟圖。聖王有詔歸勿遲。

對馬州別名芳津。地形攏而長。東西可三百里。南北三之一。分三十八鄉。鄉置  
一主管以糾民。民俗詐偷善欺。卽有絲毫利。走死地如驚。蓋其土磽瘠。百物不  
生。山無菑畬。野無溝渠。居宅無菜畦。惟漁采市販。西集草梁。北通大阪。倭京東

賈長崎亦海中一都會也。卽南諸種阿蘭陀琉球福建蘇杭州之人。舶交海中。爰有珠璣犀瑋瑁齒革椒糖蘇木綺繡之物。輻湊繼至。馬州人往來。貿遷得所欲。轉貨而息之。歲取其贏。以被服飲食。自島主以下。無不人人節馭會。得利多者。或致鉅萬。用是公府器服宴佚之娛。與王侯等。世族豪家。比封君。諸軍士有廩料外。官無與民糶糴賑救之法。其民之力薄。不能賈者。爲傭爲丐。鬻妻子以生。其有漁鹽商販者。官又重稅而毆之。所以其人若烏魚之聚而螳螂之怒。爲官爲民。皆不識一字書。上下交征利。眞葛伯之國也。太守平方誠。是古平義智之裔孫。本姓宗。其先有宗慶者。始爲島主。傳至累世。萬曆壬辰。秀吉入寇時。以義智有嚮導之功。賜姓平。又割筑前州米廩。以爲歲俸。歷義成義眞義倫至義方。日本人皆呼爲宗。太守義方死。而其子岩丸幼。方誠以末弟襲爵。年今二十六歲。貌淺而不省事。政令皆出於下。其臣有攝政一人。奉行六人。裁判四人。記室二人。禁徒通事皆得料廩。是各有名位高下。序級甚嚴。記室兩人。曰雨森東橘。姓雨森氏。字伯陽。號芳洲。俗號東五郎。又呼院長。紀伊州人。一曰松浦儀源。姓松浦氏。字爾瞻。號霞沼。俗呼儀左衛門。播摩州人。皆博學能文。廩食歲二百斛。是晉用楚材也。府東西二山。名曰鍾碧驢鳴。佛宇叢祠民屋。繡錯林樾間。南距五里許。以酇菴在焉。是古僧立蘇住持處。秀吉遣立蘇。管視島中文字之與我國交通者。至今不廢。自江戶。差僧蒞任。食公廩米錢。仕滿三十月。遞代。其班

在太守下，而體貌自別。凡我國文書抵馬州者，必至長老前開視。馬州書片，亦言皆照，乃許封出。太守畏之，所以接禮使臣，出入起居，輒與長老偕也。長老名性湛，字月心，號可竹，以真乘院和尚奉命而來。今且秩滿矣。爲人古澹，博通佛書，對坐肅然，無蠻俗氣。太守帶拾遺之號，而其班在本國，不能與諸州齒，特以款接我邦，故假朝散紫纓。如我朝二品官金貂，長老僧紫衣亦甚貴。

二十八日，己巳晴，飛船自釜山來，得見昆崙學士寄書，慰誨勤懇，書以仲夏發於松山，而海鳥蠻瘴間，得此蘭雪爽人衿，悵然憶貞洞詩話，已隔萬重雲波矣。夕聞雨森東詣余館，請見，頭戴黑色三隅之冠，衣兩幅斑衫，所見驚怪。余與三書記立相向再揖而座。余素聞其人，能通漢語，解語詩文，爲日東翹楚。既至，自言與辛卯乘槎諸公契甚敦，嘖嘖道李重叔詞華風致，胡不永年。又問李從事何如。余曰：有一男，祝螟，讀書未成名，東愴然不已。余問公之詩名甚播，一生誦習與著述幾何。東驚謝曰：少也，尙不如人。今老矣，何敢對公言。饋酒果小談，復揖而去。觀其狀，面藍語重，腦腸不露，殊無墨客踈暢氣。時年五十二，毛髮中白。二十九日庚午，奉行四人，謁使臣。三使臣以儒冠道袍立正廳北壁下，三重席上，奉行詣席前再拜。三使臣舉手答之。裁判二人入謁，又再拜。三使座而舉行，皆饋蔘茶酒果而出。其人服色衣冠，盡如雨森東所著矣。差晚，島主來見，先設東西賓主位，軍儀鼓吹在庭下。島主從者十餘人，黑羽旗劍鎗烏銃，執持者環

擁有一物狀如平涼子。插長竿從風飄轉。肩輿至門而下。解一劍授從者。至階脫草屨。從者跪取之。三使臣出檻外迎立。相向再揖。以酹長老至。亦如之。西山僧又至再揖。使臣但坐舉袂。島主戴一角帽紫纓。着黑團領廣袖。寶劍飾黃金手執牙扇。爲人不慧。使臣送言。則其狀似開口。奉行從旁替語。惟長老綠頂無冠。紫衣長衫。袈裟錫杖。貌若古梅樵。蕭疎可愛。西山僧者馬院萬松院和尚。卑卑無足道。但於使行時。與我國春官員外郎通書契。茶酒罷各去。揖送如初。三十日辛未晴。島主以舊例將邀余於府中。使臣俾余往。余問譯官曰。舊事何如。曰。是惟三韓藻。爲日東所慕。太守以暇日私燕學士於公府。與府中文士。泚筆縱談之。太守得寓目焉。又問太守能文乎。曰否。相見之禮如何。曰。製述官進前拜。太守坐而揖之。已知其言不可從。舊例不可憑。而業以好意來相邀。三使臣與有勉焉。第往及席而爭之未暮也。遂行。從余者三人。書畫各一人。余與堂上譯。乘肩輿。餘乘馬輿。小而精妙。便如一曲房。有蓋有簾有窓。左右障皆可開。可闔。中鋪黑錦褥。容一人坐臥。隱几看書。筆硯爐缸皆可入。舁者前後各二人。自西山寺至府。可十餘里。兩傍皆高山。山多杉竹橘柚。人家櫛比。兩山中瓦蓋木片。蓋相半。有崇墻峻宇。翼然而出者。爲奉行裁判輩。貨居侈靡之家。路左右列闌關。層構疊屋。屋下有肆。插爲欄。以夾路觀光。男女跪坐欄內。如是者連亘。度一長橋。始及府。府外無城郭。但築高垣。設大門。立白木版書曰。下馬。至是騎。

馬者皆下步入。地形頗峻。疊石爲階十餘級。左右長廊夾廣場。良久至一門。門差小。又有勝曰下輿。余與堂上譯俱下步入。卽有僕構弘閣。由東邊閣道左楹而入。廣堂奉行諸人及子弟年少者五六人。雨森東亦在焉。卽相揖序坐。置筆硯紙。輒其間。與爲筆談數紙。因進酒。魚果飯羹。絲麵之屬。味皆可飡。飡訖。見一人持紅氈而出曰。太守且至。座中稍稍起。余斂容言曰。請諸君安座聽吾言。雨森東曰。何謂也。曰。君必欲使我進拜島主。島主但坐而舉袂已乎。曰。故事然矣。余始作色曰。不然。此島中。不過如朝鮮一州縣。太守受圖章食朝廩。大小請命。有我國藩臣之義。與春官侍郎東萊府伯抗禮而通書。卽其班級等耳。國法。京官之以事在外者。勿論尊卑。與藩臣合坐交敬。今不悛。文臣著作郎帶職而來矣。籍令在使臣後。視島主有乍分別。且避賓主之席。島主南向立。我進前相向。我再揖而島主一揖云爾。則此雖有偏重之嫌。而特爲使臣。故勉降一級耳。若終以坐與拜爲例。則是使主人而失禮於藩臣耳。言發。譯官有恐色。余曰。事迫矣。此亦朝綱所關。善爲我語。毋使一身作朝家羞。座中獨雨森東解余意。怫然作怒曰。吾屬以島主君臣義。不敢用君言改稟。自兩邦結好以來。卽有此禮。今欲一朝而廢之。得亡慢我而然乎。余曰。禮生於敬。廢於慢。匪我敢慢。貴邦慢我。雨森東因作蠻語。對譯官而詰之。其狀恚甚。鵠突羊狝。聲呶呶不已。雖未可盡解。而至有搆釁造禍之語。卽群倭悉起。或瞠或昵。或搖首或抵掌。牙頰噪噪。門

階戶席無不人人指點吾者。余復謂譯官曰。今日之事。必不得好歸去。吾欲先歸。留諸君以謝島主。何如。譯官謂如此。恐無似備輿送君。奈何。曰。吾意決矣。雖抽刃嚮我。禮不改。則不可見。蘇中郎尙堪北海之苦。我今安步以當輿。何恐。譯官曰。此自古事。幸更思之。余曰。無多談。吾已知是禮非古也。夫使島主而能文詞。愛好文士。而以禮致之。相與唱酬。酣諧。則斯固一美事。不然而致辭於使館。屬我爲某詞記。以供屏障之題。則雖不我見。豈敢辱命於長者。今聞彼目中無一丁字耳。徒籍尊官厚賄。俾我僕僕前拜。曰。詩曰。文而汲汲。然銜耀夸張。得賞賜以歸。則太守而比尊於邦君。朝士而市寵於蠻官。一身之陋而羞及朝廷矣。且吾腹中詩書。乃爲白金一裹所賣耶。於是譯官有愧色。卽與群倭咕囁偶語。似有所區畫。而群倭亦多踉蹌走閣道矣。小頃。通事來傳曰。島主不出。請客留外宴飲而罷。但以數幅紙付畫員寫字官。覓書畫而去。終無一言及我者。蓋雨森東諸人。揣我終必不拜。亦不徵賞。故陰告其主。以爲不如不相見。亦未敢徵文字矣。余乃散步嘯咏。徧觀四隅。越兩楹而西。有一房瑰麗敞朗。朱黃玄漆。炯然如鑑。壁楣用文木。細刻如鐵網銀絲。仰屋作金珠點綴如星辰。紅簾翠帷。錦緣席。不是人臣所居。通事云。此島主正座處。余聞爾輩於島主稱臣乎。曰。但道小人拜禮何如。曰。升堂再拜。奉行以下。皆然乎。曰。然。雨森諸人。託以公事散去。余亦罷歸。出門升轎。行不五里。康莊四達。島主與以酌。長老已坐道傍高閣。觀



我國馬上技。技人姜相周，騁兩駿馬，驟急如飛。爲左右跳，雙立仰天，笑橫臥，忽起諸狀，觀者如堵，闕塞不可前。復下輿，就竹欄裡竹床小座，言是貴者所設。綠淨如織，上覆青葉，作薨蔭，暑令人神清。見其傍有垣，垣有門，與竹床接，門內庭場甚潔，怪石名卉，望之如畫。問是誰家，通事曰：主人書生業醫者，通事與禁徒倭，道余而入。堂上設畫障，銀屏酒壘，茶鐺之屬，滿庭白石如碁子。有兩少年，衣斑衫，斑袴帶，劍而出，膝行蒲伏，置靈草具，朱盤剝西瓜，漬雪糖，畫磁盃，酌青茶以進。物物瀟灑，對庭前綠蔭，聽啼鳥，差爽余懷。日暮還宿西山寺，厥明，島主果以白金，遍賞譯官、書畫官、馬上才如舊例，而吾不與焉。所謂製述官私覲受賞之規，自我廢矣。

七月初一日壬申，曉起，叅望闕禮，異域逢秋，又行臚唱於蠻館之庭，北望雲天，片心蒼然。是日雨漑，長老投詩求和，又其門僧數人，各以詩來呈，皆和之。初三日甲戌晴，三使臣將赴島主宴，奉行以宴禮儀節，示首譯，首譯已知余前日不屈，有憂色。余曰：何憂？今日宴禮，非島主家私饋，乃以關白命令，享使臣也。聖朝以敬禮待關白，使臣以公服受饗，與島主東西向序立，然後凡爲使行僚佐諸人，悉以公服進見，則此與我國京外堂郎上下官公禮一般矣。其稱再拜者，爲使行也。重公禮也。此膝豈屈於島主乎？公禮罷後，島主若有私覲之規，則當以曩日所爭爭之耳。俄而使臣見其儀註，果有公禮後私宴條，而曰：製述官

入而再拜。太守坐而答之云云。使臣責之曰：製述官入揖時，太守若不下席立，是慢之也。奉行輩以島中舊例，爭詰於首譯。使臣曰：此禮不改，則吾不可赴宴。仍令撤軍儀，停軍令。使首譯往見島主，言及不赴之意。島主乃曰：私禮則謹當如教，豈可因此而輟公宴。於是三使臣以下，黑團領帽帶，軍官具橐鞬，惟書記不從。軍儀鼓吹而行，至正廳。島主長老出檻外迎入。賓主對立，余與軍官譯官，皆向空再拜。禮畢，賓主各就位定座。進宴卓，花床饌品，雖有高排，而不可食。公宴罷後，島主請使臣小休，移席筵於上堂，更衣脫帽而坐。更進別味盤羞，酒三行。進筆硯，請詩於使臣。使臣以不能辭，長老又自寫一詩而求和。使臣又辭之。如是而止。此其所謂私宴，而終不引余入席。余所坐與渠隔壁，而亦無以筆硯求詩。其意可知也。蓋自前使行至馬島，必曰公私宴。公禮則使臣與島主對立時，一行僚佐向空再拜，而至於私宴，則賓主俱便服而坐。有揮毫贈詩，引滿遣興之節。故製述官入見島主，島主坐而答禮，因使作文作詩，以爲光色。遂成謬規。錄之島中儀注，而島主以余曩日所爭，知其終不肯入見，而渠又不肯一毫自損，乃至不相見不與語，不求一字書，可笑。夜分，使臣始出，余亦隨歸，夾觀燈光。如春林百花，觀者簇簇如白晝，人物頗盛矣。

余初至佐浦，譯官謂余曰：自前使行入境，奉行輩別具蒔菴研匣小刀子等物，以送製述官。今欲依例矣。余告使臣曰：聞奉行有刀研之贈，而舊例不須用。彼

既島主之從官。則其序級與使行僚佐等耳。未及相見。而有此所餽。授受無名。雖島主有贈。不可無名而受。況其從官乎。言于譯官而卻之。奉行輩以此不平。至是又不肯私見島主。渠之所爭多端。而亦不饒改。島中大小諸倭。皆有怒色於余。口供凡具外。終無一物別餽。可笑。

使館供進之物。不見奇麗。而六月進黃白菊花一盆。花色甚美。竹筍貯水盛。蘭草數枝。雖未知真僞。而葉長花細。其香可愛。七月進紫桐花一枝。爛爛紅紫。鬚長如絲。枝葉不是梧桐。七月始華。秋盡結子。如我國所謂百日之類。言自中國得來。俗呼唐桐云。又有假花梅菊牡丹之屬。其莖葉英蘂。一如天生。見者多誤認爲真。國俗之好怪而尙巧。概如此。湛長老詩篇陸續。全無一句語可觀。惟長牘叙佛理。頗有知識。與我酬問者甚多。其徒曰禪儀周鏡周遠者。亦頻頻送詩。詩皆可笑。雨森東率其三子來見。末子權允。年十七。爲人端麗。所讀述能繼箕裘。余笑謂東曰。君家慶福。有此萬金產。皆和韻而遺之。

十五日丙戌大雨。不得行望闕禮。倭俗。以此日爲名節之最。東西洞戶。坎坎有鼓音。男女出女隨。作瀝酒賽神之戲。卽又家家上塚。每一人懸一燈。子孫多者。或至數十燈。熒熒如貫珠。徹了一晝夜。設酒食以娛鬼。蠻人各自謂光景。余與諸僚。鬱鬱不自聊。所述作多苦調悲吟。以秋霖匝日。不得出門。外望海口。益令人心熱。十六日雨晴。薄暝。與姜子青。隨幕中諸將。出灣上廣場。命工奏樂。少焉。

月色盈浦。因屬蠻郎。具小舟載酒笛。泛泛至十餘里。金波泥濘。天籟幽爽。恍聞蛟龍嘯。而漢女謠。殊不勝情。隔浦人家。乍明乍滅。洞壑窈窕。松桂蒼涼。依依羃羃。不似世間行徑。夜久露滴。回舟入灣。宿柁樓。

十七日戊子朝起。霽景佳甚。姜子青自館中約諸將復出游。言于奉行丐舟。奉行以島主意。送五舴艋爲濟勝具。乃悉起前夜未傅者以送。惟成汝弼善水病。咄咄不能偕。它皆踴躍。促飯畢。一時登舟。侍童四五樂手吹手。倭禁徒通事搖櫓者。酒具茶具。五分而載焉。扣舷而出港口。四顧岩岡浦溆。想前夜物色。杳然如夢。至西北隅二十里外。得異境而舟泊焉。高山插翠。斷岸籠紫。其下雲根。浸巨浪似白似盤。可濯可臥。雜以碩木奇草。蔚然光目。於是衆情奔悅。矚覺無厭。舍舟以下。跳波履石。因復捫蘿步上。崖盡而入竹林。林外有叢祠可憇。有異草一葉而無枝。拔之無根。葉如杜冲而長大。問之倭。倭言倭稱一葉草而無他名。不食不采。青不死。余笑謂此名爲不死草。得非秦皇帝所求乎。徐生以此誤秦皇。若屬又爲秦皇誤。與此同腐於海外天矣。群倭大笑。余夾一童穿林而往。林開而轉出一峽。峽中有民屋四五。茅茨竹籬。刈草爲田。或種麻。或留麥根。生事草草可想。余立田畔。去民屋十步許。見老女童不數個出而指點。驚呼笑語。童男女薊髮束在頭腦。絕似我國暑月農家兒。田畔有梨木。結實累累。余以手指之。童男卽走入其家。持長竿而來。打梨子落地。拾四五以獻。余喜其有情。嚼之。

味薄不可食。有頃。倭通事跡我而至曰。胡爲到此。有邦禁。不令遠人遍觀耳。乃降及峭壁下。維舟處。諸僚具在。箕踞石上。酌紅酒。使樂工奏鼓笛簫築。唱謔相應。童子華衫對舞。舞似官娃態。座中皆有楚奏之感。俄而。倭男女老少稚數十人。儀容服飾皆陋。自山谷間。聞樂聲而來。聚坐崖頭。歡欣樂且闋。群工擊鼓爲廣大談。倡優諸戲。觀者輒大笑絕倒。響沸岩洞。倭通事一人名茂助。自云解唱朝鮮謔。使謔之。其音斷續不成章。笑者益笑。又添一段新怪。日欲暮。始回舟。時涼颼乍響。微波似穀。悵然增興。極目千里。有歷扶桑。究天表意。倭人搖櫓者。唱棹謔。激揚清越。雲水盪躡。鼓管齊鳴。魚驚驚訝。目境與耳竅競爽。覺蘇仙七月赤壁舟。吹洞簫談江山。便如夜郎王矣。余偶問各船俱駛。那個先泊岸。言訖。櫓人輒賈勇叫噪。用壯。傍船又益厲。更進益急。一瞬齊到。諸僚將下。顧而笑曰。吾欲緩節容裔。待興盡而歸。被它黃冒急急做來。便不得了。此好相通事云。俗習以操舟爲能。惟疾徐是競。俄聽諸公。有孰爲先泊之語。遂開搖櫓者角勝負。所以別生氣力。運舟如矢。而傍之見者。倍加激焉。令人拗住不得。余念日東之俗。大都務克人。不克則有死而已。無情之問。尙致如此。況在龍驤戰艦。而爲怒鯨。奔鯨乎。露梁之役。王師得一捷。幸矣。

中元節日  
聞俗語作

瀝酒鴻池白。鴻池倭地名酒之美者必稱鴻池上諸白誓神不相棄。儂是鐘碧娘。嫁居鍾碧里。馬州府在鍾碧山下。

玄華新染齒。見人羞不言。獨枕郎左臂。連喚左衛門。倭女頭衛女  
郎插薩摩刀。儂插琉球梳。低頭抱腰語。兩心却相如。女頭衛女  
人言馬州惡。儂道馬州好。郎家不耕田。飯用韓國稻。倭人以呼我  
郎從草梁來。識儂心所欲。金絲繡兩鞋。為儂安素足。草梁東國所輸  
棕絲挽郎舟。販錦三百疋。不與長崎兒。與儂作衣襪。皆以我  
府中聲啞啞。韓客駐行李。傳聞着帽人。衆道儂郎美。倭以我  
銀盤粕漬魚。白折燒饅頭。七月十五夜。與郎上山丘。倭謂魚白  
如霜花餅狀。饅頭為美狀

戲

郎家乘姊妹。問儂何所能。自從儂作婦。歲歲添一燈。倭俗子孫多上墓  
斷得金浦鯨。燒却鍾山樹。郎今不出門。教儂不織素。倭俗燈一孫多上墓  
用鳥倭棹。謠聲作促櫓。曲西岩回舟時。西岩回舟時

促櫓促櫓。西風浪拍鷗鳥飛。禿頭郎班紋衣。府史嗔須早歸。東華伶人以齏  
繁。馬州通事謠侏離。一觴諸白酒。打鼓發船西岩磯。速去速去。涼曦欲墜魚  
鼉驕。波漫漫。櫓搖搖。鍾山兀橋林翹。爾家何在山之腰。前船噉噪後船騰跳。  
如梭各努力。且看何者先登橋。倭人用力者其音

醉題西巖二首

此境真難得。秋岑出海波。隔松迷鶴徑。看竹到人家。岩女驚官鼓。洲童試棹  
謠。坐來衫袖潤。瑤草羃清霞。  
小醉看滄波。吾游亦壯哉。山從鰲戴出。人似鶴飛來。怪樹寒秋實。幽岩坐古

海行摠載

苦。新詩與勝迹。千載見黃埃。

十八日己丑晴。島主送言于使館。以爲東北風頗緊。來日可向一岐州。宜整頓行裝。待我鼓鑿鑿發。而是夜。島主與湛長老俱登船。倭言此日爲日本國忌。不能出行。所以卜夜乘船云。可笑。

十九日庚寅黎明。島主船擊鼓。三使臣奉國書。備儀出灣口。舉帆。初曦上東岫矣。島主長老以下奉行裁判。各有船。記室及禁徒通事群倭之所行者。人衆以千數。大小舟船以百數。所齎衣糧器服以萬計。若舉一島而空之。雲帆蔽海。鼓吹震天。四顧洗洋。形神飛動。旣及洋口。風頭漸猛。一瞬而踔數百里。稍晚更益烈。白浪掀空。碎匄作雷霆吼。坐看隣船。有騰而上者。直插雲霄。俯而下者。沒盡帆竿。波頭蹴篷。底板屋欲裂。船中悉眩臥。嘔吐。櫓工與倭通事盡然。起輒扶擁。攀援可定。不爾立顛倒。余就屋中欲小臥。覩四隅板板盪搖。若將破壞者。起上樓頭。箕踞望天際。雲霞差快。小頃得山尖露一髮。不竟眇而峯樹人家皆可辨。於是船中雀躍曰。此一岐州之風本浦矣。一岐州迎護船。又百餘艘。艘豎一旗。旗以青黃紅三色。應三使臣船。桅上認旗。各以類從而不差。此則前路各州之所同也。入浦口乍停。待我船畢集。乃下。日纔過午矣。由馬島至此四百八十里。若釜山之於佐浦。而不過消了四箇時。思之凜然。浦口水淺。舟不得入。連航作陸數十尺。設板其上。爲左右竹欄。鋪以重純席。直抵館所。鮮淨可觀。夾岸男女

觀者漫山簇立。着紅衫者過半。雜以青白斑爛。政如春林茂處。百花媚顏。風本浦一名勝本。在一岐島之西一隅。所以言地曰一岐。稱浦曰風本云。是屬松平肥前守地。肥饒且大。穀爲諸方之最。太守源篤信。食廩五十萬石。治平戶島。距此百餘里。遣奉行供具。爲使行築館于山下。結構百餘間。曲曲通道。隔障子以房。房置浴盥茶湯溷廁。制造精巧。三使行上下諸人所居。皆在一架之內。而地狹隘深陰壅窄。館之背出絕壁下。而前簷接浦岸。無庭場。出入不見天。令人鬱鬱不可淹。余就館小休。雨森東松浦儀來見。余謂儀曰。子非霞沼詩人乎。誦芳名久矣。頃自釜山齊帆而渡滄波。留馬州匝旬。不得一當晤語。泄泄至今。何見之晚也。儀不解鮮語。雨森東從旁譯之。儀遽驚謝曰。不圖公之念我深也。日有采薪之憂。足不及公門。所以皮面貽阻。今猶病株未拔。而被國事。詎勉來矣。卽爲詩唱酬。交筆而談。余問白石公無恙乎。儀曰。公何以識此人。余謂辛卯使臣平泉趙侍郎。卽得其人詩草。歸以示我。每稱才華不離口。儀回語雨森東曰。趙侍郎長者。可感至意。又問公見其詩何似。余曰。婉朗有中華人風調。卽手頂而謝曰。昔在木先生門下。與白石同衿友也。幸蒙君子嘉賞。甚荷甚荷。但恨其人病謝事。杜門已久。公今至江都。必無以見談了。酌行中紫火酒。以蜜果佐飲。儀素嗜酒。飲兩鍾卽止。曰。朝鮮酒味最烈。不能加酌。時一琴立我傍。儀指曰。此何物也。余曰。古琴也。欲聞其聲乎。儀云。渴願而不敢請。余召工奏一曲。卽傾倒驩



笑而貌若不省者。儀時年四十。爲人短小。有翩翩才士氣。詩論絕奇。所作亦往往可愛。余有痔腫。不堪久坐。應客就船中調理。

留風浦一旬。日饌供給甚盛。視馬州不啻三倍。余痔病苦劇。連臥舟中。湛長老伴訊無虛日。有時強作筆語。以謝厚意。土人無以文事來恨者。但見觀光男女三日不散。露宿風炊。屯在山阿。是多遠方羸糧客云。

二十四日。大雨下。狂風驟急。岸上樹木皆折。館宇亦傾破。中下官所住處。已爲壓碎。諸人幸得全。余在孤舟。病不能移席。俯仰危濤。中自念一生崎嶇。莫非奇字之厄耳。薄暮風定。諸僚皆就門相慰。隔浦民屋。僅百餘戶。黍豆盈疇。或爲稻田。有發穗者。農家婦子。饑畝。其服皆斑爛。倭言土田上上。民皆力農。而無餓者。雖海中孤島。形如釜覆處。必過半開墾。新禾菀然。益令人覽物傷懷。恨蘇季子陰符一篇。不如得洛陽負郭矣。伏枕得句。使童子濡筆而書。爲遣悶二十韻。

絕島常雲霧。秋天氣鬱煩。病因炎瘴得。心似夜潮奔。瘦鶴思依樹。疲牛厭服轅。薄名元苦葉。奇字是究根。宦自從關柝。行今逐節旛。儒衣蠻子怪。寶禮島會尊。筆壓鰲山碎。文淘鰐海翻。風波千里楫。煙樹一岐村。安帖真天幸。傲遊亦聖恩。六經隨藥裹。孤枕卽蓬門。鷗鷺聽調怯。蛟龍避釣喧。清琴散汀渚。小酌對丘樊。此土燒菑遍。誰家種豆繁。綵衣禾底戲。黃醵隴頭飡。共帶新秋色。由來太古痕。乾坤士農賈。山海橘平原。樂俗無夷夏。耕功自葛軒。邠詩咏流火。陶賦讀歸園。落日搖雙槳。浮雲澹一樽。南征漢馬援。臥念少游言。

八月初一日辛丑晨雨濛濛使館無庭除不得行望闕禮晚晴得西南風掛帆而發卽馬州岐州諸船大小連亘數十里帆色青白岐馬青白歷歷在眼中真壯觀也既久風力漸緩船頭甚遲望東南海上杳杳如裙帶目境殊奇倭言是皆筑前州地而平戶島長崎島亦在彼山外云長崎則中國商船所泊處其名勝與百物繁華最有名國中而路不由焉無從一經眼可憾日將暮風又止我船搖櫓者及一岐曳船人齊聲盈槳舟以尺寸之行得進數百里人無不自盡其力藍島倭迎護船亦至有官人乘大舸在前以一纜着我船使群倭小船連綴如魚貫分爲左右翼其長各數十丈有兩夫帶劍騰上大舸頭東西跳梁若猿驚鳥踏執長竿滾打船屋爲剝啄聲以警軍軍人一時叫噪急如弦矢驟如風雨若將乘機赴敵出人不意其音合番狂躁不容呼吸所以俯仰用櫓逐聲爲節卽曹公赤壁舟東南風火烈時焦額諸軍想不能如是亟也間聽我船中櫓人聲是皆嶺人其音獨遲緩無賈勇氣倭通事聞而笑曰何北客之慢也及夜各燈龔四五燈燈光數千萬點攢列大海中遠近雲霞粲然畢照廣陵八日觀燈之好當復作弄珠人小戲耳三更泊藍島水色燈光滿眼炫煌蠻音益盛若擊數十金錚令人耳目俱駭三使船各不知所在以火砲火箭相應砲聲震海東西箭光若流星大虹聳上天畔徐徐墜雲波群倭見之傾倒陳軍儀鼓吹奏樂整整下陸倭男女在岸者亦皆明燈簇立百種奇觀得夜尤多是日行三百五

十里。

藍島屬筑箭州。上有青山。障三面如半月。中爲衍濕。民田屋舍俯臨海。海外遙山。鬱控百里許。便作平湖圓鏡。草木雲烟。皆爽朗幽楚。觀者輒恍然自失。卽余航海以後。初見神仙境矣。新築館舍。近千間。帳御諸物。皆華靡。厨盤日供。視一岐又倍。余所館在西隅。亦甚瀟洒。可挹西山爽氣。太守源宣政。食廩五十二萬石。治福岡。距此東南五十里。遣奉行支待。以素麵一捲。鱈脯一箱。昆布一盤。致余別餽。紙頭書製述學士中排物目。下稱肥前守。後皆倣此。福岡十里外。有博多津。是新羅忠臣朴堤上死義處。鄭圃隱先生奉使被留亦此地。問之倭。倭言故事無知者。蓋非不知。而向我人諱之也。雨森東在藍島。贈我詩有雄關月照。霸家臺之句。霸家臺在何許。東曰是博多津。倭音和家多。貴國中文忠叔舟奉使時。筆錄乃曰。霸家臺。此因音譯之訛。而其義便佳。至今呼以爲名。

初三日癸卯。在藍島。自曉頭大風雨。至晚益烈。我船之在港內者。以水淺而濶。初不近岸。着碇留泊。是日風怒波擊。諸船出沒狂瀾中。櫓格之留船者。以死自分。蒼黃顛天。呼哭如沸。三使臣亦出門外望之。使諸軍官兩立岸上。馬州奉行裁判。各率倭數百人立港邊。馬太守又發其所帶官屬。盡爲來救。但見風濤拍天。若春若戟。海岸掀動。飛船亦不能住。手脚未接。兩邊叫呼聲。皆云無可奈何。俄而風威小衰。有一格卒。自船上躍入而泅。手挈波中碇索。游至岸頭。令諸倭

而維之。亦壯士也。自此以後。東風阻帆。久不得發。三使行一日所供。至於活雞三百餘頭。雞子二千餘箇。百物稱是。皆不聚歛於民。而自公支辦。經費之鉅萬。國力之饒富。可知也。

雨森東引筑前兩記室而來。一號琴山。一號梅峯。爲人俱敏而慧。座定。余戲以律語挑之。曰。得君琴上語。邀我筑前州。客喜而笑。卽以詩唱酬。遞發而遞答。皆拙朴可笑。琴山識見。殊不凡。與余筆談。古今文章及疑問數條。頗有奇言。有少野立林者。以筑前醫官。被公事而來。不能與於唱酬之席。而送詩致意。全以詩文答之。夜往使館。適見其人。方與雨森東對語。帳道燈花間。東見我起指之曰。此立林也。其人妙少清揚。沾沾有喜色。使通事替謝曰。蒙惠篇什。可作百年珍覓云。湛長老送禪儀。周鏡兩僧來候。是在馬州時。已得其詩。及見之。又端淨可愛。饋以酒果。使爲詩。詩多不成語。然時秋雨瀟瀟。簷溜乍響。得小閣梨袈裟偶坐。嗒然相對。甚奇。書示曰。學士閑了半日。小僧忙了半日。答曰。古人已先獲矣。自此遠近求詩者。畚至。紙幅堆案。乞書。書了復集。如積薪。雖庭間僕隸。無不人希覬得一字。輒攢手至頂。若得秦皇狐白裘者。卽其工拙無論已。一日余淨坐館中。羣倭乍退。忽見玉童至簷畔。從倭四五人。張彩華蓋以隨。縱觀繞雷而去。良久復來。狀貌瑩耀。不似尋常人。問諸馬州倭。彼來者爲誰。倭言不知也。余步堂注視。因舉手招邀。卽其從者扶擁而上。跪坐相向。肌膚若雪。黛眉朱唇。膩

髮爲卵。衣青綠錦袍。斑紋袴白襪。腰插一寶刀。直百金。儀容服飾。燁然照映。余作蠻語問其年。曰十三。姓名云何。給筆札使書。書曰木勝村勝三郎。余出桃花箋一枚。寫兩絕句贈之云。

海上碧桃花。千年一結子。仙童在樹間。顏色花相似。  
我是三韓人。乘槎到仙界。邂逅不能言。見君如見畫。

其人膜拜而受之。貯之懷中而出。出亦不知所之。後聞筑前太守年方幼。使奉行視政。有時微服游觀云。得非童子然歟。

初八日戊申。在藍島聞幙中諸僚。往見西山絕勝而來。自詔爲神仙遊。余亦日被羣倭乞詩者所惱。鬱鬱不適意。薄暮夾一童子。與倭通事禁徒各一人。蕭然散步出海濱。繞民舍藩牆而行。且步且憩。見竹籬花欄。觸眼如畫。其人或對坐圍棋。聞子聲丁丁。便有東坡翁白鶴觀之思。海濱多疊石磊磊。立木板以識處。通事云是皆古人塚。倭人不帖土封墳。又無卜岡之法。卽籬底道傍築盤陀而掩枯骨。貴者斲石爲坎置屍。桶其中覆以鍊石。立石碑設欄四面。防人出入。而此爲貧賤而死者。故只有木板云。逶迤而上西山。山高數百仞。古松長杉。落落崑崙間。幽草鬚夾路。路狹而峻。旣登。暮色蒼然。延望烟渚百里外。山形皎皎。若白練帶。又若玉連環。與藍島作襟抱。無尺寸罅缺。隔浦漁帆。以遠近爲明滅。皆從鏡面來往。歷歷可辨。山腰翠壁插無底。雲溶溶欲墮波浪。松風又發。與雲

水相答。吾未知十洲佳處有幾何。卽令麻姑永郎輩。携手而至。得不小踟蹰瞻望乎。自以偷桃宿緣。獲此一轉眄。亦幸矣。因嘯咏久之。通事曰。今日觀何如。答云。吾今爽然自失。不知身外有何物。若使百年三萬六千日。長得浮生坐此間。便足羽化登仙。通事又云。藍島居人。未聞有登仙者。奈何。其言極可笑。歸見雨森東道此。一附掌而罷。

### 哀博多津

肅舒節以東。鶩兮。曰煌煌敷詔于搏桑。晏龍嬉嬉其息浪兮。禹鑪又鼓柁而安翔。躋藍洲而容裔兮。攬宿莽之遺薶。伴文昌使問津兮。眺博多瀾迤而蔽暉。盡於邑而顧懷兮。微夫人吾誰爲傷。昔公之約于志兮。矢忠言以不忘。佩迷穀與若華兮。差祝餘而爲糗。謂鯨牙蠅弩無所懼兮。履九死猶康莊。苟靈脩可以一開鬱陶兮。雖體解吾不憚殃。橫海以孤塞兮。抗危衷而莫敢違。遏欽鴉於瑤崖兮。令黃鶴且焉高翔。黃鶴之一舉千里兮。續雨粟而吉祥。窈快在其中心兮。君庶幾乎樂康。羗獨厲吭而俟斧兮。寒淹留此津之梁。繁天吳入面人首倏忽揮呵兮。得人肉爲醢以骨爲醬。曰夔夔其將暮兮。哀汝壽之未央。山蕭條而無室兮。水寂寞而無航。托沉陰而離異兮。靈葱芄而尙羊。乘陽侯之汎汎兮。翼豐隆而飛揚。指槿花於青邱兮。哦旣離夫蠻鄉。於乎死或造天兮。儻貞石而偕藏。豈肝楡奢此之可與耦兮。超旣離夫蠻鄉。於乎死或有重於秦華兮。或輕於毫芒。吾聞作忠而捐脰兮。固前脩以流芳。紀焚躬以帝劉兮。高剝膚以理張。孰與君之舍命如履兮。黑齒競啄其乘腸。顛蟬蛻而

遐矯兮。齋浴日而耿光。彼闕葺士人亦何爲兮。紛紛七尺之是襄。食君之祚  
悼不豐兮。卒爛熳賣國而娛亡。尙余懷之慍愉兮。慕夫人之堂堂。邈千驥而  
往記兮。欽吊爾以材浪。亂曰。維尙有嶠兮。上有幽篁。篁森動以晝暝兮。風颯  
歛而音淒涼。仰窈窕而不見君兮。俯天紹而心狂。如綈余榜於孤鶴兮。雲波  
涵涵其方驤。喟聖化之東漸兮。缺舌紛好我笙簧。匪寵靈吾曷憑兮。匪忠信  
吾奚將。勗斯奉以周旋兮。又何憚夫封虺之在傍。折瑤芳而招招兮。哀辰之  
不昌。揖參揚而戒曙兮。奏騷些不可長。

### 藍島望仙曲

津頭宛宛瓊樹陰。有客坐彈棋。我聞棋聲不識人。竹籬茅屋清且夷。豈是黃  
谷與園綺。綠頂帶劔蠻家兒。擡頭一望白雲遙。古松神草光紛披。我思仙人  
一放謔。仙人乃在海之涓。雲駢不來鶴飛高。日暮獨立空嘆咨。自說偷桃漢  
大夫。風塵作賦登瑤墀。偶逐三韓使者來。木蘭爲舶桂爲旗。秦童大笑向余  
言。祖龍亦被三山欺。安期去時留玉舄。去後煙霞風碎之。海濱築石青磊磊。  
何不作仙埋枯甃。

### 暮登西山次張書記韻二首

偶携餘興雙屐。屐嘆禽借。落日開明鏡。歸雲嚼翠崖。坐從幽草密。攀有古松佳。

故國秋天外。蒼茫散客懷。  
古逕攀蘿上。吟筇與我偕。鶴巢青橘樹。人語白雲崖。缺  
何須采藥去。小坐滌塵懷。  
高秋曠。遙帆落照佳。

初九月己酉。東風尙不改。客舍無聊。雨森東亦以淹滯爲悶。有朝來又向艀頭望。猶是東風阻。客行之句。余謂我國高城郡。有三日浦。爲關東第一名勝。俗傳仙人永郎。留浦上三口而去。因以爲名。簡易翁題詩云。三日浦遊猶未極。十洲佳處是知多。言是浦之勝。而只得三日留。十洲佳處。必有勝於浦者衆故也。今以此行所留言之。藍浦大勝於三日浦矣。雨森東曰。聞明當有順風發艀。此地當喚作九日浦。諸僚笑曰。未聞永郎阻風而留。相與大噱而罷。

八月初十日庚戌曉頭。護行倭告風色似好。可以乘早潮行艀。黎明遂發。鼓柁而出海門。四顧雲霞乍近乍遠。眼中皆秀色。有奇岩卓十餘。突立波面。左右兩穴。呀然若鼻竅。其名鼻窟云。時風力微細。不能舉帆。諸艀曳纜者。與水上下。爭絲髮之力。既刻刻賈勇。而船往益遲。箕坐蓬窓下。縱日流眺。右邊悉青山。山根往往帶白沙。竹木森挺。人家出沒陀陂間。杳然若阿閃國一現耳。行七十餘里。倭東指一山曰地島。又前可六十里曰鍾屋。俗傳壬亂時。倭艀我國大鍾過此而沒入海。秀吉以萬軍取之不得。因爲地名。南尙書龍翼乙未奉使。有鼎淪秦豈取之句。自是以往。日且入東風大起。逆浪滔天。人人惶急。暗聞諸艀疾呼無可奈何者三。忽見宗太守湛長老。已回艀。一行盡回砲聲相應。背風掛席。復尋藍洲路。波濤打艀尾甚猛。震盪欹側。視一岐行。有加昏倒者。益以飢渴氣乏不能支。夜泊地島。島亦筑前州地。筑前支供官。具舟而來。甚囂有蒼黃色。



地島一名慈島。地狹而陋，無館舍可憩。居民數十戶，草屋蕭然。三使奉國書入西光寺。寺在海雲山下，有小鍾刻曰：筑前宗像郡地島浦海雲山西光寺云。寺制隘窄，未能容衆。諸僚大半在艀上。余亦留宿柁樓。時時就寺候使臣。島中百物可觀。然地勢稍高，西瞰大島，南挹鍾崎。海際群山，歷歷如星。目境差爽快。寺之西南山頂，有石燈十餘丈，上有石門，榜曰慈島官。是爲觀音佛所奉處。又其西山脚，設燈臺烽臺，皆有屋壁堅固，爲往來艀候望之地。一峽悉民田，禾黍鬱鬱。人家必養牛。時見禿頭男刈穀而歸。余自灣口向寺，一通事從焉。道傍有茅屋數間，乍淨，謂通事曰：此屋可坐。通事卽引余入。憇主人年頗老，與其婦並居。余問有子女乎？曰：無子女。只此夫婦相對。余曰：可得飲水乎？卽顧謂其妻曰：進茶。其妻入厨，洗盞酌青茶，給通事以進。左右瓶盎貯新穀，場內設席，鋪青粟數斗，以向陽。厨竈器皿，草草可計。生事甚樂也。屋傍築石爲壇，植蘇鐵一本，大如甕。其皮如鐵甲，高不過二尺，而葉長於芭蕉，蒼勁似戟。離披四隅。余問此柯葉何所用？倭言百無可用，但其狀甚奇。其性最怪，枯者拔之置屋上，乾曬着鐵釘卽蘇。故呼以蘇鐵。俗多培植玩好云。又有古木秀而茂，名曰木犀。倭言此於秋冬之際，得嚴霜始花。花淡紫似桃，有香可愛。蠻俗好怪，天生植物亦多異。十五日己卯味爽，詣西光寺參望闕禮。是日乃聖上千秋節。且以中秋名日爲一年之最，感念家國，五內交熱。但聞隔浦蠻船，悲調互答。其音嗚嗚浙浙，如怨

如訴自是一種梵唄。誦子美蠻謬犯星起之句。覺此生蹤跡。不過得奉使虛隨。八月槎七字矣。天明雨作。晚而大注。大風又起。獐波擊船。船之欄板盡碎。各船惶急。不知所爲。軍官譯官。與倭奉行裁判。至夜奔遑。皆言有必破之慮。余則留在寺中。屋角亦爲風雨所漂搖。瓦翻石走。束衿整坐。四更無寐。與諸僚咄咄言。此非中秋月夕乎。山河之異不暇。天象又如此。鬱悒奈何。夜半風乍定。各船幸保。因念航海以後。凡經大風雨者三。皆在繫纜登陸之日。若於行舟時值此。骸骨不可得矣。王靈所及。百神齊護。竣事歸國。亦當有日。以是自慰。使臣亦賦詩遣懷。使余及三書記和之。雨森東松浦儀。各以詩見寄。迭唱更酬。交筒絡繹。差可寓興。自藍島至此。皆筑前所供。計三使行四百七十餘人。馬州護行諸人。又倍之。將及二旬。一州之力蕩盡矣。日饌比多不成樣。

### 次杜工部秋興八首

蠻州北望渺雞林。帆外蒼藤夜雨森。萬里旌旄渾瘴色。十洲衣服共秋陰。囊錐自笑毛生語。劓缺誰憐薛客心。獨有邊霜當瘦骨。西風愁殺數聲砧。

扶桑東去海雲斜。曙色帆前浴日華。葩怪木犀霜作穎。樹驚蘇鐵甲連槎。蠻郎對語常帶劍。戍客悲吟似奏謠。多少奇觀供漫興。短篇題向紫桐花。

千峯螺黛簇晴暉。睡罷蜂頭眼力微。詩興杳如黃鶴舉。道心閑共白鷗飛。偷

桃海上前緣在。賣藥山中宿計違。漁浦小蠻乘水至。檜盤朝進鱸魚肥。偷

聞道樵柯爛着棋。百年塵土螻蛄悲。相隨漢客乘槎地。忽憶秦童採藥時。筆

下狂吞坤軸大。髻邊留繫日輪遲。滄波極目秋天遠。西北浮雲惹夢思。  
鬱葱佳氣漢京山。金闕連甍瑞雲間。五色鸞鳳御詔。千群貔虎鎮雄關。官  
從爨火人嫌拙。賦就凌雲帝賜顏。滄海片帆秋雨裡。夢魂長得列仙班。  
蓬萊雲月海東頭。博望尋河復仲秋。珠寶嚼餘王母餉。梓琴哥徹帝娥愁。洲  
邊畫閣渾疑屨。雨作青篲或伴鷗。紅露一尊霜落酒。醉忘身到筑前州。  
詩書漸海聖神功。萬里山河喜色中。鰲頂雲煙携爽氣。鹿鳴琴瑟慕華風。津  
帆對酒篲陰翠。野館題詞燭暈紅。潦倒客心誰與語。愧他蠻俗喚仙翁。  
漢水南連嶺路迤。儂家住在小湖陂。沙頭雨臥青篲笠。峽口煙尋碧荔枝。謬  
被竿鮎隨造化。慣看蕉鹿互遷移。吳鉤自許酬知己。滄海龍吟北斗垂。  
壺谷南尚書乙未奉使時。以杜集危樓望宸爲韻。作七言律四篇。在扶桑錄中。

正使相公先和。余又和之。

藍磯東畝寺樓危。洞葉谿競手自披。隨處瘴雲衣帶暗。有時晴景畫圖疑。紫  
桐花底携醪客。青橘陰中拍浪兒。乘輿杳然天地大。笑看陽谷日華遲。  
春草離家漢北樓。征帆八月海東頭。主恩天祿官仍在。行色仙槎客共浮。意  
靜蠻鄉猶善俗。身閑鱗浦是安流。南山一唱千秋節。夢踏金門拜玉旒。  
高枕風波報夕涼。岐州藍浦鷗相望。青衫恰有蓬萊色。綵筆偏含橘柚香。行  
李一句詩滿篲。客程千里夢尋鄉。秋來數問西飛鳥。好寫平安寄北堂。  
青雲廐載有虞臣。紫禁煙花拜舞辰。卿月夜回天北極。使星秋照海東濱。清  
衿吐吸重溟大。傑句雕鏤萬象新。佐幕愧稱文似者。十年詞曲是巴人。

蘇鐵行效玉川體

蘇鐵蘇鐵。爾性惡濕。胡爲生此海之涓。爾木是木。胡爲不實。亦無枝。根株如甕甲。如鱗。葉勁如戟。復奚爲。海濱廣斥。土墳墟。厥包橘柚。生不移。曾枝剡棘。圓果搏。文章雜。糝香紛披。夏后錫貢。薦諸廟。靈均作頌。比伯夷。爾今相伴宅。南裔。何不與天輪芳姿。吾聞五行正理。水生木。灌泉必達。雨露滋。又言克者金。金傷木。蹶人人知。使爾拔根。擲之。隕卽敷。鐵釘釘頭。欲碎便蕨。蕨。如人疾在膏盲。遇華佗。抽刀刮骨。火煨肌。人醫疾。尙可不聞。以此木可醫。嗚呼。爾之生也。罔且怪。徒能索隱行險。誇瑰奇。伯益著山經。東方曼倩述異辭。咸云陸海間。植物莫不與人宣帝休。五衢用息怒。迷穀四照行。無疑沙棠不沉。製舟楫。祝餘不飢。亢糗糜。維東有梨。葉長一丈。廣六尺。食其實者爲仙師。尙有不燼之木。自生炎火中。績其皮者。火浣絲。蘇鐵葉不可佩。又不可飴。輪扁莫顧。準繩莫施。造化所偉。神人所遺。固然黜爾。卉服鄉蛟。涎瘴雨同低垂。蠻兒血燥好帶刀。散脛不怕行崎嶇。所以愛此若珍貨。爲欄築石長無虧。直恐雲霧杳冥冥。千年變化生妖魅。坐思物理獨沉吟。秋風爲我吹高帷。

十八日戊午晴。護行倭以馬州太守意來告曰。今日東風小定。此去赤間關百餘里。若令篙工善搖櫓。可無虞矣。遂解而出。日初上矣。行六十里。復過鍾屋。鍾屋一名兒崎。蓋此爲險灘。辛卯使船。亦以風浪回泊地島云。午後風色又逆。我船櫓人及群倭之曳者。並力用壯。歷藻連三白大小毛諸島。人家杳杳可辨。藻連形甚奇。如水上金盤。削成平野。自此爲長門州地矣。行四五十里。南望海門。有奇城出波面。倭言是小倉縣。障海爲城。城長可十里。粉堞玲瓏。中起五層譙。

樓碧瓦雕梁。照耀雲表。引海水爲壕。壕上設石棟長橋。朱丹隱映。若彩虹俯飲波。橋傍水門。又如明月出海。爰有古松高杉橘柚之園。森森挺挺。認作琪林玉樹。千家綺繡。陰翳其間。不啻畫中玄圃。我船隔水數里。睨而過之。令人神飛目動。暗叫了孟婆孟婆。乞轉我檣頭着虹橋。好放我三兩日坐高樓。俄見城中人亦刺舟十餘艘。從水門出。以護行與藍島諸船交遞。悵然回顧。城樹迷茫。已作蓬萊銀闕。風引去光景矣。倭言小倉屬豐後州。上膏而佳麗。是多冶女名姝。鹽鐵絲麻五穀之利。俗稱縣令甚繁華。倉廩歲得五萬斛餘。因咄咄謂海上佳絕處。枉被它綠頂小兒與黑齒娘。耦坐抹殺盡造物者何意。過小倉十餘里。赤關迎護船蔽海而來。官人之乘大舸在前者。舟皆雕檻疊屋。四面圍以錦繡帳。上有大標旗。各隨使船旗色。而狀如魚笏。外圓內空。風入如貫。名曰吹賁。此則一岐以後。到頭皆然。而赤關尤侈。日向西。山光水色漸益奇。如入鏡湖通塘裡。種種雲物。不見海浦蛟涎氣。暮着前灣。灣堤甚壯。以連抱木數十百株。列插水中。鋪白板其上。縱橫各十餘間。與岸平直。無銖寸高下。板上敷淨席。直至使館。館宇新創。視藍島差狹。而精妙過之。金屏繡帷。綠紗蚊帳。楹外鋪紅氍。鎮以銅筴。其侈如此。夾岸居民數千戶。觀光男女。服色亦華艷。通衢貨肆。爛然盈眼。亦海門一都會也。地是長門州所管。太守源吉元。治狄城。距此一百六十里。食俸三十五萬九千石。致余別幅魚果。書以松平民部大輔云。是日行一百四十里。

赤間關。爲海門關防處。蓋自小倉以北。見群山曲曲抱海。控如弓彎。或東如矢。括東北至大阪城。千有餘里。水勢與山形。便作一奧區。民食鹽鹵。潮汐生焉。此卽日本之西海道。而赤間當其喉舌。受東西南大洋諸舶。若置舟師數萬。以偵儲利害。善修備禦。可使其國隱然有天塹之固。所以設關於此。此爲下關。又東二百里外。有名竈關者。爲上關。各設倉庾。糗糧蒙衝。鬪船火砲諸具。俾緩急相應。得平秀吉都大阪。黷武時事凜然可怕。關外五里所。有石磴突兀立海中。潮滿則沒。退則出。萬曆壬辰。秀吉乘船過此。觸石幾碎。卽盡斬篙工與導行者。立碑其上。作後人觀戒。今猶石碑無恙。其西曲岸。帖土爲墳。名白馬塚。俗傳新羅王遣將攻倭。倭人請成。至赤間關。刑白馬而盟。因瘞死馬爲墳。以標其地。倭俗無墳制。今觀墳樣。必是羅人所築。而越千年封護如昨。指以爲息壤。倭亦好事矣。又東不十里。望一城森秀。人家撲撲松篁裡。俗呼文字城。是多奇石。青赤瑩潤。采之爲研。遍國中。城之得名以此。西山之脚。有待變亭。亭舍敞豁。有帶劔郎十數人列坐。以大砲數十置架上。砲門盡向海。貯藥丸。夾以火繩。若將應敵發者。亭下水滙處。有戰船三隻甚大。覆以油蓋。片片如甲衣。左右撐檣。又若乘機赴急者。其陳兵俟變。日夜無休如此。

館之北。有彌陀寺壯麗。曾前使行所館處。寺傍有安德天皇廟。廟宇窄小。奉塑像。安德乃五百年前天皇。而其祖白河后。與其大臣平清盛通焉。斥逐大將軍。

源賴朝。賴朝稱兵。清盛奔敗。白河負安德而逃。至此赴海而死。安德時年八歲。國人憐之立祠。今其遺像尙在。自前使行。皆得目擊。而今則托有邦禁。不許入見。蓋其意既曰皇廟。而陋如叢祠。使過客平立睨視。似爲可羞。故禁之。且其事不可使聞於隣國。而賴朝又是家康之遠祖。故諱之也。雨森東松浦儀。私與湛長老。作赤關懷古有感之詩。而亦不投示於余。余因長老錄集一部始見。雨森東詩曰。

寥閭荒祠枕海門。可憐香火至今存。龍歸仙府杳無跡。鳥叫秋風如訴冤。遺恨未焚奸究骨。空名難爲義忠魂。厲階千古因長舌。當日無人諫至尊。翠華何事出都門。朝算恨無謀士存。璽沒層溟斷消息。燈燃冷殿照幽冤。周王不過河濱淚。蜀帝將迷雨後魂。天祿永終非一日。方知大寶哲爲尊。

松浦詩曰

西去雄關控海門。悠悠往事蹟徒存。渚煙久沒當時壘。山鳥猶啼千古冤。浩渺空波秋倚棹。淒涼風雨夜驚魂。也知葬好人間在。終有茅舍奠至尊。枕海荒祠茅作門。蒼涼古木至今存。潮聲衝石旋成咽。山色柁雲似結冤。圖壁春風空有恨。停橈秋夕只傷魂。欲搜往事無由得。時聽村氓說至尊。

湛長老詩曰

鞞鼓一自轉津門。博岸至今有響存。義烈縱難涓舊憤。皇風奚克認生冤。影階雨滴易從涕。曲几煙凝應返魂。仙府寧論幽顯異。朝來頓顙袞龍尊。

余觀數人詩意。皆憤賴朝之無倫。而悼皇輿之不績。可想其時事。果如所聞。而以鞏鼓搏岸等語推之。賴朝稱兵之變。蓋在於筑前舊都。故所稱博尾。是博多津也。天皇之溺死於此。距博多不滿二百里。幼冲味事。爲賊臣所迫。狼狽蹈海。宜其爲國人之所悼也。如是。而後皇都遂徙。而尸居稱帝。不干庶政。專以國授之關白。而所謂天子。始得高枕矣。雨森詩中。聖代至今戒陳迹。乾坤白日帝居尊之句。似寓此意。

留赤關五日。所與諸文人酬唱者亦多。而無足道者。有曰小倉貞號省齋。自云以林太學文徒。被薦登仕。日本但於國都立聖廟。各州無庠序俎豆。而吉元爲長門太守。頗能獎士崇學。今春請命始建五聖廟。自京師奉題版而來。以小倉貞爲教授。掌詩書訓誨。其人貌端而行淳。博涉經史。言論可愛。所爲往往有入眼者。一足蹙跌。行步不如人。坐不能雙跪。與余筆談良久。唱和亦數篇。有姓名草場中章者。不接面目。而致書累百言。以其所著詩文來質。自云曾學於南京人孟姓者。得中鉅匠之體。而詭怪險僻。無一語可解。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尋常行語。必稱古字奇字。變幻異書。務令人不可讀。真廁鬼迷人也。余寓目微笑。雨森東在傍曰。此君學得如許文字。耿耿自奇。以爲日東無知己。於公大眼。果何似。余曰。鄙眼本不大。平生未見此等語。因問其師何如人。曰。昔聞其人從粵中來。能言明季時事。久居長崎。今亦死矣。其文如何。曰。此君怪癖。青出於藍。余



曰禿豎子良苦。生爲李家王罪人。辛勤越海。破壞了草場。君生活。因以小紙答草場書曰。蒙示盛集。四顧茫然。不識所從來。幸勿以海若之觀。而聽命於河伯。然文章本無夷夏。天下皆知六經諸子可讀者而已。雨森東曰。誠確論也。

湛長老伴候。以倭扇一箱。南草一封。見餽。長門太守別供湯麵酒果。余謂雨森東曰。曾聞赤關之東。有猿山。山多產猿。猿聲可聽云。不知何處是猿山。東卽捧腹而笑曰。世間固有無實受虛名者。孰見而孰傳之耶。來日海上。望左邊一培塿。名曰元山。山無鳥獸。而傳者一訛作猿。再訛作產猿。又添作猿聲。甚於弄獐之誤。可令人絕倒。

### 赤間關四絕句

津城欲曙海潮來。船上雲帆品字開。倭船皆有標紋赤間舟帆一品字兩岸秋光浮鏡面。橘林高處盡樓臺。

關險扶桑說是州。海門旌戟列高秋。蠻兒尙結龍蛇怨。天地寧饒博陸侯。交南銅柱尙嵯峨。瀘水威聲七縱多。總爲乾坤無葛馬。赤間旗鼓傍雲波。海關霜劍指鯨魚。津鼓平明百丈舒。最是陸生談笑處。粵佗長跪奉天書。

### 戲爲赤間歌擬太白通塘曲

君誇赤間好。赤間勝藍島。何處是赤間。海擁長門道。碧岑四面芙蓉圍。滄波萬頃玻璃浩。忽聞彩霞散綺閣。玲瓏輝天半鼓棹。蠻歌彼誰兒。黃作舫紅羅慢。聞聲不解語。但道赤間居灣頭。鬪艦大於阜。別有劔士能彎弧。遺風尙指

白馬墳。殺氣已掃。豐臣奴。秀吉本東華聖人遣海者。海天率舞談詩書。赤關好  
無盡。千林正秋色。彌陀古寺。鸞相望。橘柚叢竹森如織。長吟小醉博多酒。博多博  
津練酒有名似酒。盡欲發頻回首。高帆月落早潮生。夢泝銀河犯牛斗。借問蓬萊  
我國梨花酒。食棗客。能知赤間行人否。

二十四日甲子。乘晚潮發。促櫓行四五十里。過所謂元山者。望之濯濯無草木。非鳥獸可居。果如雨森之言。一笑。暮得西北風稍猛。張帆勇進。到三田尻。西津。暝色在浦。度不可前矣。去北岸數十尺。而舟淺不得下。下碇而宿中流。遙望岸上人家。僅十餘戶。此亦長門州地也。蓋自赤關以後。所經無非山。山根處。夾以白沙青松。彎環羃歷。作畫中景。令人眼熱。

二十五日未明。挾早潮而行。西風又緊。馬島諸船長門護行官支供官。一時舉帆。帆檣旌旗蔽海數十里。倭通事笑曰。合兩國之舟艦。可以伐海外諸蠻。所不足者兵器耳。過向德浦。德山笠戶等村。輒有四五人。撐小艇而來。各豎小黑旗。白書地名。載水與菜魚進供。問爾何從得此。答云。太守有命。候使華過。敢勞從者。申末泊竈關。此卽上關。地屬周防州。而支供百物皆自長門出。舊例然矣。館宇非新創。乃本州太守茶屋。而屏帳器具。不及於赤間。左右民屋亦鮮小。但見重巒聳翠。古松疎橘。森森秀拔。中起二層樓。粉碧連空。一種清氣。却不似烟火人所居。從船上望之。倍勝於在館中目擊矣。左傍港口。有戰艦守備如下關。而

遙遙不可見。蓋兩關相去三百四十里。其中海山形局。便如峽江縈回之勢。是其西北兩道山。皆與之合襟於此。設重關以待非常。燈臺烽堠。在在相望。其民又習於水戰。視舟如陸。天固使源家豎兒。世享黃金屋耳。雨森松浦兩人。與周防詞客。來會酬唱而去。

二十六日丙寅晴。平明舉帆而行。由上關東轉出兩厓間。若通箭括。自此歷加室津和加老渡諸磯。四望雲林島嶼。錯列如繡。水爲崑研所激。船行甚窘。行幾二百里。日已昏暮。東風忽作。挾退潮而擠之。舟人雖疾呼督櫓。不可得尺寸之功。及夜猛雨如跳丸。各船未及掩篷。一時叫噪。蒼黃失色。倭言此去鎌刈館所。不滿二十里。而櫓手力竭矣。風潮盡逆。勢無奈何。幸雨少歇。因下碇而宿。

波聲拍拍風聲怒。蓬底孤燈照鬢絲。夢裡分明尋故國。風波如此我何之。一魚龍出沒夜雲愁。帆外蒼茫不見洲。堪笑腹中書萬卷。海天風雨臥孤舟。一

二十七日辛卯晴。鷄鳴。從進潮行舟。遂泊鎌刈。船中諸人皆困睡。睡起而日已高矣。抵館。館宇宏麗。設錦繡帳金銀屏。自灣口至館。可百餘步。皆行閣道中。鋪用紅氈。厨供一朝進。三百餘雉。赤關所不如也。鎌刈一名蒲碕。地屬安藝州。居民舍屋。鱗櫛松篁間。與前灣鏡面相映帶。瀟洒朗灑。亦海中名勝。太守源吉長。食俸四十二萬六千石。治廣島城。遣兩奉行供具。又遣府中儒官味木虎。見余談文事。生年七十餘。號立軒。爲人安靜有古氣。自云以林大學門人。被薦筮仕。

今老矣。且欲告休田園。伴蠹魚萬卷中。其言頗可聽。詩亦平順寫意。余爲之隨唱輒和。接話甚款。虎見余磨研。戲曰。學士當用鐵研。以余與桑樞密同名故也。余又反之曰。知君畏鐵。故不出耳。坐中皆笑。

二十八日黎明。得順風張帆而發。潮頭又正肥。蓬蓬之響。與雲水相吞吐。舒膝

篷窓下。覺身境差爽。俄見左邊山口。有粉堞臨海。清輝媚人。人家入眼者千餘

戶。亘數里。望譙樓四五。聳出松橋林外。大約如小倉城。而奇僻恍惚之觀。小遜

傍有戰艦數箇。設備禦甚壯。倭言地名三原。或云杉原是多名酒佳紙。稱海中名邑。

安藝州屬縣。而太守遣家臣代理云。又行十餘里。忽有翠壁。削立水面。據壁之

尖而峭爲址。築小菴其上。居僧四五。叩鍾有響。倭言此名爲海潮山磐臺寺。僧

與世無行徑。但候過去船。輒以鍾聲應客。得所投食物而資生云。各船卽捐米

穀而饋之。一僧從厓下躍入小舟。挈米而去。是其貌龕俗。不解文字者。未申間

到鞆浦。聞此去牛窓纔二百里。且欲乘風前進。而群倭極言宗太守船在後。可

待其至。至則日向暮。太守又言。沿路之設館供具。皆關白命也。地方官所費。已

有不可還者。而今欲越之。是使護行藩臣。獲戾於邦法耳。爭之甚力。遂下帆就

館。

鞆浦屬備後州。使館福禪寺。寺在海岸山下。棟宇宏大。帳御豐侈。自灣口至館。可六七里。路上悉鋪重席。無一點塵。五步一植竿。竿懸一大燈。以夾路視夜如

書屋。葢闌闌。簇簇無寸隙。觀光男女衣錦者。填塞東西。其中多賈客倡娥富人。茶屋。各州官使往來住舍。繁華溢目。此亦赤關以東一都會也。海岸山高秀臨海。與三面諸山相控爲灣。山根漫海處。削石爲堤。平整如截。夾以松杉橘柚百果之林。蒼翠四擁。皆倒影在水。人皆至此。訖第一觀。其東峭壁陡入海。鑿厓通路。築石爲臺。臺上起層軒翼榭。粉壁耀雲表。名曰圓法寺。從船上望之。便若神仙居。余所館在福禪之西。結構弘敞。地勢最高。俯瞰千家。墻壁皆靡麗。以山坂凹亞。卽其最佳之區。必疊磴而高之。層層作屋。大小畢露。又於籬畔隙壤。掘坎爲塚。累石如阜。時有沒字碑在門前。是其起居飲食。與墓中人接耳。所見可駭。太守源正緣。食俸十萬石。治福山城。遣奉行供具。所餽日饌亦豐。

韜浦寫景六言絕句八

海岸山前落日。福禪寺裡炊煙。上開朱軒疊榭。下紫青簾畫船。

縹緲層欄錦繡。輝煌列肆珠球。居人自道鮫府。過客渾疑蜃樓。

誰家錦帳銀屏。何處風簾月舫。山口雲煙活畫。渡頭燈火繁星。

一盤紅魚鱈魚。俟言以魴爲紅魚大口魚曰鱈千村橘柚棕櫚。商女爭誇衣帶。漁郎不識詩書。

高高百尺壘堤。歷歷千林淨谿。安得龍眠妙手。寫來蠻浦幽棲。

鷄林使者駐節。馬島官人賦錢。馬島人所過算護行者料覓錢夜庖調麪似縷。朝盤剝栗如拳。

藹藹津亭幽草。蓬蓬岸畝高禾。漢使能通首宿。秦人莫銷桃花。東家籬底古塚。西舍門前冷碑。白骨交輸閭巷。朱顏坐對軒楣。

二十九日己巳晴。早飯得西風掛帆。過白石島下津村。賀室諸磯。行百餘里。皆從亂山叢石間刺舟。舟或碍而窘。波濤益險。俯觀懔然。日暮風雨迷。船不得前。尋山口僻港。下碇而宿。望遠舍人烟。地名曰比村。云夜臥篷窓吟蠻詞。覺心境杳然。

蠻酒俱海碧。蠻詞秋更高。日村問誰地。夜舟眠亦勞。醉任山河異。詩兼風雨豪。魚龍聞嘯起。孤枕信波濤。

九月初一日庚午晴。三使臣各於船上。行望闕禮。風波滿目。故國在數千里外。各船臚唱。倍令起感。己未。風乍靜。卽曳舟而行。自此水狹而傍多阻。顧見左右倭船分作一字陣勢。首尾若魚貫。殆亘數十里。中開一路。三使船從中而進。亦奇觀也。未到牛窓二十里許。有備前州使者。棹舟而來。致別餽於三使。又以葛粉一箱鹽漬鯛一折餽余。別幅書以備前國主從四位侍從繼政云。日向西。泊牛窓。遙山控灣。景致爽潤。插竹爲魚梁。有網船釣艇。乍遠乍近。灣上人家數千戶。使館供帳。盛如韜浦。而傍有一塔。上豎銅柱。高出半空。名曰本蓮寺。西穿港口。得一舍絕勝。題曰學士館。爲左右沐室溷廁。俱各精妙。庭有蘇鐵棕欄雜卉異香。疎秀淡潔。有細木似草。枝繁葉細。花淺紫。俗呼臯月。飯畢。雨森諸人。引備前州諸文士而至。置筆研紙。爲長篇短律。互唱而交酬。有松井氏者。號河樂。時年八十餘。能哦詩好問。愈久不倦。自云少仕江都。爲國子司業。老屏居田里。

輯詩藁甚多。屬余序之。和田省齋者。亦頗博覽勤學。各書平生所懷示余。余謂諸生曰。此名牛渚。可令後人復傳五章之咏否。答云。地勝比古無讓。得公乘舸而來。朗吟清川飛夜霜。便足千秋。其言引李白詩中事。甚有才致。過夜半而罷。翌朝諸生復來。以筆談數紙。問我國科舉法制。及余所登大小科某年某題。座主姓名。卽書以答。太守源繼政。食俸三十一萬五千石。治岡山城。距此百里云。

牛窓卽事六言絕句三七律一

繫纜蒼橙四圍。開樽白鳥雙飛。山河信美在眼。煙雨渾忘染衣。

日落漁梁渡口。雲生蜃浦樓臺。漁郎舉網何向。浦女沾魚未來。

地是備前名勝。亭如最上伽藍。高筵客滿四五。小樹花開兩三。

雀啄汀洲蒼橘樹。孤舟日斷悵雲煙。秋花映酒客初醉。夜館題詩人不眠。隔

浦漁歌聞盪槳。遠渚娘語識求錢。故鄉消息霜鴻外。蓬海波濤渺四千。

初二日辛未晴。晚發乘潮。緩節而行。行五十里。北望粉堞如雪城之趾。插海有水門如月。層樓曲檻縹緲其上。卽小倉三原之類。而依微隔雲烟。不得摩而過之。領略其勝耳。倭言此名赤穗城。地屬播摩州。而和泉守主之。晡泊室津。津亦播摩地也。太守源政邦。食俸十五萬石。治姬路城。遣奉行供具。致余魚酒而別。餽書以櫛原式部大輔云。館宇敞麗。前灣水澗山嶠。雲霞四眺。奇勝頗爽。客懷攝津諸文人。各以長書短律。托雨森東達之。蓋知余前路酬應。日益無暇。恐未

得從容。故先發而圖。可笑。夜宿舟中。初三日丑初解纜。群倭護行。船大小近千艘。各裝四五燈。燈光滿海。三使船各以火箭相應。鼓角齊發。星河動搖。似不讓伏波將軍。下南交。光景耳。倭人一小舟。爲使船所觸。覆於洋中。其人自波上躍而登舟背。手握而蹶然俱活。過鹿窓至姬路城。城高而大。亘數十里。有五層譙樓。曲曲聳出。曙光熹微中。見閩里人民之盛。最海門雄府也。一名娘尼城。是爲源政邦所居。又過明石城。長松亘北岸。譙樓閩里。隱映其間。玲瓏炫燿。便如一幅佳畫。亦屬播摩州。而代官源直常爲宰云。直常又遣彩舫。護行致酒尊魚果。自此南望諸山盡處。大洋無際。有一巨舶張帆而來。帆是莞席。黑欄黑帷。船制詭異。與諸倭船自異。其人皆倭語。倭服。通事指曰。陸奧州人。來買於大阪者耳。暮泊兵庫。地屬圻內。攝津州。是爲關白別藏之地。舟車田舍。征稅之入。盡歸公府。使行供給。亦自別藏辦出。松平遠江守源忠喬。以關白命。來管支待。酒饌諸物。便及行中者。有命令故也。地勢寬平。民居館宇。列迤野田中。余因憚甚。不就館。夜與姜子青。出灣上鋪板處。使樂手奏鼓笛。兩童子對舞。群倭聚集如雲。時時有夾紙筆而乞書者。余或隨興而寫。雨森東諸人至曰。明日將入大阪城。此夜兩國人。固然忿忿不暇。然尼城數客。待君子良苦。請中佳貺。余乃強至館。與諸生筆談。爲詩若干篇。而罷。坐中有唱余寒潮九月魚龍起。仙嶠千年鷺鷥生之句者。其聲奇怪不堪聽。卽又書示



曰。公詩韵調似合白雪樓諸家。一笑。歸臥舟中。二更。使行已發。櫓行一百里。翌朝次河口。自此海盡而爲浪華江。

初四日癸酉晴。午飯河口。是皆攝津地。地寬而爽。村閭頗盛。前山之麓。帶水爲島嶼者。輒有民居。曰鍾屋。曰店浦。而東西籬落。入眼如布棋。嘉木立美。竹露蘆花荻葉。得秋益奇。汀鷗渚鶴。翔泳其下。日境皆江湖之樂。頓令風波客子。自念越海三千餘里。幸無顛沛。得躡平地。人人有喜色。大江東來入于海。海盡而水淺。我船重不可缺。故例置我船于灣中。移乘日本樓船。至是見群倭具船來到。而船之制煥爛侈巧。上起層樓。木刻蓋瓦狀。綠漆自薨以下。全體黑。皆炯然可鑑。桷椽欄楝被黃金。窓楣仰屋亦如之。令人坐臥衣裾耀金色。以紫錦段爲帳。周圍四面。角角垂大紅流蘇。長可四五尺。作鳳凰尾。欄上設朱簾。細如絲。其色粲粲。下不及江水尺許。船尾用五彩斑組丈餘。繫黃金鈴子二。以其聲爲轉柁。緩急。船腹浸水亦範金。金波互影。搖櫓者每船二十人。着朱黃綠衣。各以殊色。刺繡爲龜紋。如黃衣而黑紋。綠衣而紅紋之類。亦隨其服而分配。使逐船異色。不相亂耦。其衣背部必黑篆一過字。櫓皆真紅色。照映。國書船在前。正副從事以下。堂上譯上。通事與軍官各員。所叅入者。並九艘。艘各有標。麗靡諸狀。無甚差別。正使公傳言於馬州太守曰。樓船之侈過度。若是。關白所御。則使臣不敢乘。馬守驚謝曰。此爲使行而設。非關白船也。毋庸辭。旣而私問於倭人。則國書

所奉船外。使臣以下諸船。皆各州太守所乘云。飯後卽發。倭官引舊事。使余乘國書船先行。三使臣以次進。旗纛節鉞鼓角。各載小舟。隊隊成列。軍官譯官又次之。中下官及行李百物。又有數十彩舫。精妙者。分而屬焉。同我而入者。崔康津必蕃。寫字官二。小童一。卽余所帶金世萬樂手七八。倭禁徒二。通事一。茶鐺酒罍枕褥諸具盡在。坐皆金茵席。畫純。奉國書彩轎。安于正堂。命工奏樂。以琴笛瑟琵琶。鼓岳鸞篋。爲法部緩聲之曲。倭人報櫓者。又發棹詞。其音激越清楚。而我國禪家水陸會。小閣梨高唱。祝願聲亦頗爽快。自河口至大阪三十里。江流或濶或狹。深不過一二丈。舟大而輕。中流緩逝。漾漾無碍。兩岸皆築石爲堤。石面如削。水之從東西流入而作潭。作滙者甚多。支流之大者。別爲平湖。練帶抱村而廻。到輒設畫欄虹橋。橋之脚或數十尺。舟鱗鱗出橋下。往來不絕。其高如此。而長可知也。岸上山坂。透透懸亘。乍起乍低。爲層軒翼榭。照耀雲日。百家墻壁。皆華彩。無一片閑壤。卽低濕而不可居。則爲綠莎金堤。潔不容唾。其中有削石爲址。飛甍縹緲。俯臨水。庭塔井闌。植老松秋棠。諸瑞草琪花。似纛似蓋。龍盤鳳翥。上爲九華帳。五色燈者。是皆各州太守池臺別墅。其下水門。設木柵。藏得黃金船。如使行所乘者無數。是亦諸豪貴宴遊家。夾江漁舟商舶大小岸者。首尾如貫。不啻千丈。觀光男女。堵立兩傍。大抵皆衣錦繡。而女子鬢髮膏澤。插花簪玳瑁。梳面傅脂粉。衣紅綠彩畫長衫。寶帶束腰。腰細而長。望之如佛畫。童男之麗者。

服色粧點。視女子尤姣。年八歲以上。莫不以珍刀插左衽。至襁褓嬰孩。一一珠翠闌珊。在膝在背。狀如千林萬葩。紅碧黃紫。其坐地近者。先據江左右所泊舟。船列席而連衽。船盡而及岸。岸不足而依屋墻橋欄。或鋪茵或藉草。或華牀錦帷。備酒茶滄飲諸物。聞其地各有主者。預貨而沽之。人一坐稅銀二錢。遠近美惡有差。時時聞小兒啼娘笑。笑必持畫紋脫掩口。琅然而細者。如鳥音。其外無一箇橫奔譁諛者。秋陽逼人。或以彩巾覆頂。或戴白圓笠子。悉靜坐雙跪。遠立綿視。各隨地形而高下縱橫焉。如是者二十里。簇籟如林。愈往愈盛。卽吾目境所接。亦不勝煩委。山川樓榭。人羣麗美。竹木穠華。爛爛若妬勝而爭銜者。左眄則恐失右之觀。右矚則左忽益奇。舟行半日。兩皆俱赤。如饒人得珍羞。腹滿而口不饜耳。馬州太守自河口先入大阪。日向暮。復乘黃金船出迎。遙望流蘇帳裡。眇然禿頭。豎子塊坐。坐傍器服。皆金銀飾。可惜繁華富貴。枉着一土梗耳。禁徒通事在余舟者。望輒俯伏不敢起。凡過七長橋而始抵大阪。卽諸船泊岸處。悉沿岸鋪板作浮階。高與船舷齊。左右竹欄。鮮密可愛。見群倭備轎與馬。環立其上。肅然齊整。遂躡階而下。使臣乘大轎。余與堂上譯。乘懸轎。餘乘馬。馬駿而逸。爲金鞍錦韉。銀鐙。以紫綠絲繩作罽。從鞍後覆之。至馬尻。以障汗污。宛宛下垂。爛然生色。雙牽陪與荷擔而隨者。各以上中下官尊卑。爲多小。小不下五六人。一時奉國書。張樂鼓以行。行可六七里而至館。其間夾道長廊。莫非層構。

是爲百貨肆。人之觀者。充滿填塞。華靡眩眼。視江岸倍盛。至此而精神又眩。不知歷幾街而穿幾町。但見一路平直無塵埃。兩邊皆珠簾畫帳繡屋。屋上下皆青紅紺紫綠黃斑紋衣老壯兒男女。

使行館于西本源寺。是爲大阪諸寺之最鉅麗者。結搆千餘間。佛殿高大。以紋槐爲柱。削石爲階。高丈餘。楹內棟樑。皆塗以黃金。刻木如鐵網。紅黑其漆。玲瓏炫燿。但不施丹雘采畫。國俗然也。由殿左複道環轉而入。曲曲通步。三使行上下人及馬州護行諸倭本州之待命者。千百計。皆住一寺之內。各有寢房庖厨浴盥溷廁。其爲廣廈可知也。夜設宴饗。但以金銀紙製花亂插漆器。如馬州享儀。而饌羞無一可食。馬州倭貪攫爲事。各自掇床而求餘瀝。可笑。馬守湛長老。來見使臣。又有接伴長老僧。名龍菖。字石霜。號臥雲山人。或稱梅州宜嘿翁。着黃紗衫。序坐於湛長老之下。是其自江戶差遣。而僮於聘禮。將偕往而偕來者。爲人頗端潔。館伴岡部美濃守藤原長泰。疲殘昏耄。不似人。支持官町奉行二人。一云北條安房守。一云鈴木飛驒守。進退恇恇。未能措言辭。是皆關白重臣。而留守大阪者也。日本官爵。以世襲故不擇人。恠鬼輩安能當此任。可笑。大阪在攝津州。是秀吉故都。以江名浪華。或稱難波。呼其地爲浪華。難波云。攝津最鉅而饒。北接山城州。西至播摩州。東南岸大海。海中諸蠻夷商賈百貨四方而至。夾以江湖。林澤田畷之美。宜五穀桑麻魚鹽。若干樹橘千畝竹千畦。躡

鷗。果有贏蛤獮獺之利。不待買而足。金銀銅錫美梓文松。山出碁置。秀吉居大阪。窮兵黷貨。剝人髓。浚人膏。以饜其侈慾。庭場草木。至有範金布金之觀。而侯國諸酋所交會。則爲園宅舟車佚游之娛。競以侈靡相高。引江河爲池。曲曲彎抱。鑿石而提之。若鎗疊屏幃鏡奩諸狀。其上設橋。以往來金船畫舫。簇簇從橋下。逐水穿花。沿泝東西之勝。故曰塘曰沼曰屋曰町。其稱特秀之區。不可盡記。其爲橋二百餘。佛宇三百餘。公侯甲第又倍之。庶民農工商賈素封之家。又以千萬數。天皇諸子出家者。號稱月法親王。正覺親王。興福親王。所居宮苑。卽與三十諸天雨花佛殿等。釋迦院大僧正內侍法印紫雲黃蘗和尚之類。皆有寶觀精舍。飾珠貝蓄名花異草。與諸州貴人埒。其中有書林書屋。榜曰柳枝軒玉樹堂之屬。貯古今百家文籍。剗剗買販。轉貨而畜之。中國之書與我朝諸賢撰集。莫不在焉。爲酒樓則有桑梅忍冬覆盆諸白最著名。其色紅綠。麴酒似雪。練酒似練。麻釀似玉。皆殊品也。花園則有垂絲櫻。垂絲海棠。顏桐。木筆。玉簪。紫燕。紫藤。水仙。四時梅。白牡丹。鴈來紅等名。菊品甚夥。御愛黃佛頭白二種。尤佳。醫房則有至寶丹和中散通聖散諸藥。設勝於門。又爲金牌立之塗。以通人貿易。娼屋妓院曰蘆花町者。亘十里。飾錦繡香麝紅簾畫帳。女子多國色。設名品矜春華。算金以賭媚。有能一朝值百金。其風好淫尙誇麗。閭巷男女。悉錦衣。業書者亦往往博聞屬辭。出游郡國。稱諸侯客。學醫學劍。而致祿食者最多。或爲柔

術。逐物如飛。兼於擊刺。出人不意。兵家重之。他百工技巧雜貨。馴儉之客。遍國中。又以交通海島諸蠻。是其繁華富庶。爽塏奇觀。可謂甲天下。卽古傳所記。罽賓波斯之國。必無以過也。自家康徙治江戶。三公攝津州。以其二屬湯沐之奉。而大阪爲舊都。分寸之地。國人呼江戶曰東都。大阪曰南都云。奉行二人代理者。掌征稅。三步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閭。閭置一主管。作里門。禁盜禁火甚嚴。其人有三稅。各以身田宅。如租庸調之法。毫髮不遺。所以歲輸金銀錢累鉅萬。治宮室府庫苑囿陂池。富於江戶。差鎮將以守。三年以代。使近州太守三人。分掌三門。遞來直宿。內金銀帑鐵砲藏貯。劔創兵器。設守戰之備。伊豫州太守兼管攝津州事。使行供給之費。從關白別藏出。

留大阪五日。與書生十數人。竟夕至夜。令童子磨墨以待。日不暇給。其人至則各書姓名字號。雜然而進者。多駭眼。其詩又蹇拙不可讀。江若水池南溟兩人。詩差有小致。一童子年十四。面目如畫。操紙筆而前。手談及韻語。咄嗟而成。自言水足氏安方名。家在北陸道千里外。與其父屏山者偕來。蓋欲鳴藝於使館。余爲撫頂而呼曰。神童神童。其父大驩。請命字號。余謂水足氏。應溥博淵泉之義。號曰博淵。安方者。有足蹈大方之象。字曰斯立可矣。別艸記以給。其父子俱稽顙謝。至是童子端妙者。來見甚衆。南溟亦率其從弟年十五者前拜。貌姣如女子。藝且可觀。余爲一一贈詩。又書獎誨之辭。惓惓致意。諸人各以筆札示之。

曰。昔聞大明時。張寧使貴國。貴國文學才士。多蒙獎許。以著名。足下今日之張天使也。有三宅緝明者。以泉南文學。隨館伴來。先奉書累百言。筆力矯矯。可謂蠻中巨擘。既而至前相揖。出示其藏萍水集數卷。曰。俺家父祖。世以詞翰筮仕。乙未以來。凡四閱使華於攝津之館。俺亦幸卜魚魯。與弟茂忠。俱被辛卯諸公厚眷。所以繕寫前後酬唱詩文。片言不失。以萍水名編。今欲刻而垂之後人。乞得一言而弁諸首。余覩卷中所錄。多舊蹟佳話。喜爲之序。成汝弼。見其伯父翠虛詩文。愴然述懷而跋之。緝明號滄溟。余笑君自號滄溟。得非慕李于鱗詩乎。卽書以對。曰。于鱗豈足慕。慕公之遠涉滄溟。倉猝才辨如此。與之賦咏者頗多。而渠之和不能一二。蓋欲自愛其名。而無輕犯示璞之意。其弟茂忠號石屏。亦致書約以他日來見。接伴長老。以律絕諸篇。種種求和。其詩與月心魯衛之政耳。余皆和之。

倭人以關白令。致使行上下人。衾褥四百七十五件。以錦以紬。高下有差。色青紅雜。以斑紋。褥如我國僧人蒲團。衾則有袖如長衣。余得一件。卽給馬州倭同行者。以示不自服用之意。大阪求文者。倍劇於諸路。或至鷄鳴不寐。當饋吐哺。酬應之勞如此。而尙聞有馬州倭。阻撻不得入者。蓋使館深嚴。所謂書生若是。編氓陋淺之輩。則法所當禁。而至於通言語。主禁令。則權在馬州。故自前馬州人。有中間操縱覓賂之弊。殊未可知也。

初九日戊寅。朝晴夕雨。湛長老遣禪儀問訊。致菊花一盤。諸白一壺。臥雲長老復送詩乞和。強飲至醉。作謝詩以酬。與禪儀筆談佛義。因曰。今非九九佳節乎。舟七尺已過鯨海三千餘里。東望江都。尙有千四百餘里。浪華形勝。縱爲天下第一。而亦坐邦禁。鎖却重門。不敢以藍筍奚囊。遍賞諸寺樓臺。異域風光。祇令人增悵。賴禪師黃花白酒。可作東林勝事。感頌何量。禪儀大笑。謂當歸報長老。詩多積債。酬答忽忽。苦無佳句。雨森東諸人。已先往倭京。使行亦待明將發。倭人掌行者。奔走縮束。余夾一通事。散步自佛殿。東出百餘尺有門。門內一華構穹窿。鮮麗。壁楣皆用金銀飾。不是人臣所居。問是誰家。通事答曰。天皇諸子燕居之室。又問名號。誰何。而今在何處。通事謝不知。蓋托辭耳。是夜有一客。因通事獻鳥山氏所著芝軒吟稿五卷。余就燈展讀。詩皆精峭有致。其名碩輔字寬夫。昨年奄化。而梓集於今秋。卷中所與唱和者。卽余所獎許南溟若水水足神童之類矣。余以書謝客曰。此卷甚奇。願携而往。待卒業後序而傳之。客喜而去。

### 浪華女兒曲小叙曰。

余隨使者至大阪。目睹其山川草木。室廬闌闌。男女衣服炫耀之盛。殆天下奇觀。夫亦海蠻諸區一大都會也。至其風謠俗習。穢而無徵。問聽館譯語。得所謂娼樓粉黛。褻狎諸狀。陋甚不足置牙頰。然念自古情欲之根。莫深于男



女。即使香奩倩笑發於俚巷，嘔啞帖帖然形動而火馳。走死地如鷺，所以制禮漸民，而不格于禽獸者，聖王之政教在也。不如是中國而有鄭衛，抑何論炎荒之外，卉服之鄉，蚊虻鳥語，聚麀而同浴者哉？夫子教為邦曰：放鄭聲，刪詩則采鄭衛，以存監戒。稽之六朝三唐，韻士思婦淫辭治篇，靡靡皆桑濮之音，亡傷也。亦各徵其世教已矣。余雖不閑于詞，頗取譯舌而韻之，以備蠻荒

新樂府凡三十章。異日歸告朝廷，庶幾令采風之君子，是膺是懲云。

樓前十橘樹，樹結百餘顆。一一報新歡，子盡枝婀娜。媚多媚家種種此種橘尤  
 暫出畫橋西，有船如金屋。太守遣人來，問儂何樓宿。州太守係游宴金酒  
 儂家七寶燈，夜夜達天曙。新人從閣來，故人開門去。明燈俗守夜淫  
 人言冬夜永，儂道春晝舒。從朝向薄暮，十郎歡有餘。晝交日白  
 昨夜西町宴，醉眠誰氏茵。椒糖一百裝，送者長崎人。長崎諸國之胡椒皆自長崎

用得

花釵繡絲履，玉指約銀環。偏是馬州客，與儂作好顏。釵履指環等皆出朝鮮  
 新種芍藥花，發艷當窓牖。牽花帖素胸，言是近江守。近江倭人好源氏名也  
 儂是上上姝，酌歡上上酒。酒美蕩君心，儂醉為君婦。大哲倭女有上上之稱  
 郎言歡薄情，薄情無如汝。十金每一歡，百金誰復與。歡有定價亦有上上之稱  
 種菊百餘莖，真黃故難得。日日迎新歡，誰能復儂憶。花好白菊多  
 憐儂約後期，教儂作芳潔。主家覓金錢，金錢以何出。素金皆貴者所蓄此計日

妍郎去以怨。惡郎來故鬻。儂有兩種淚。為郎長濕巾。以媚主家之不擇稅美惡不與金台守如

金鞍甲斐馬。繡帶薩摩刀。手探囊中貨。道儂顏如桃。甲斐州多駿馬。薩摩州一

歡欲上樓眠。儂飲浴室好。蘭湯深儂膚。含笑交郎抱。國女必置浴室。男俗而浴。

郎來儂飲酒。自言醉如癡。郎去儂食麵。自言腸有絲。大阪細絲。其大如絲。而

大編岐州郎。昨夜與儂宿。不向長門舟。道儂好顏色。船往來長門諸州。買人多乘。

聞歡下長崎。莫戀長崎兒。兒家阿蘭賈。怒目如琉璃。阿蘭陀國人。好淫善怒。此言大狎。

阪女箱其夫歷歷御城路。西走大和州。大和諸公子。來便宿儂樓。和州西有御城。本京城太。

杏臉垂楊腰。半褪流黃被。郎來城髻梳。連喚小紫字。小紫。女以玳瑁圓梳。紫二。

花紫雪作腿。若紫蓮作腮。就中雙姊妹。積金為高臺。花紫。皆年上三。若故云。

紅橋二百餘。畫舫十千數。但聞舫儂人。齊言儂媚嫵。紅橋。皆年上三。若故云。

儂居浪華城。不見浪華市。何故篋笥中。積得蘇杭綺。所長。大紅。皆年上三。若故云。

寧為八丈女。莫嫁薩摩郎。當歡一失意。碧血流滿床。俗呼。八丈。島嶼。古州人。少最。

生怒必刺人而自刺焉客從東武來。東武問何似。娼樓衆俠兒。每憶浪華美。東武。戶多。即

卷簾俯町街。遙投紅橘子。少年拾得來。報儂鴛鴦綺。江戶。多戶。即

郎頭綠如瓜。儂齒白如瓠。瓠生抱瓜蔓。何處不縈紆。齒。男皆。郎。女。皆。漆。

郎言儂髮香。儂道郎眼美。庭前柏冬花。識郎愛儂意。儂。男。皆。郎。女。皆。漆。

懊惱復懊惱。不省何所好。東家黑齒娘。嫁與商客老。者。皆。黑。齒。夫。定。種。取。油。柏。

海行摠載

戲用倭語作男娼詞

的歷何的歷。展郎懷中圖。感君不羞赧。較他作歡娛。倭男必於懷中貯雲雨圖以助其淫  
莫作千金產。買儂百年歡。豐臣舊宮殿。野草埋粧鬢。秀吉宮殿亦為故墟。人生行樂不過須臾。娼女之言如此。

叙曰。日本俗好淫。余既撰娼臺男女之辭。又有男娼。妖媚視女子加艷。其俗之耽荒蠱惑。又倍焉。美男子年十三四。至二八以上。蘭膏膩髮。玄澤如漆。畫眉傅粉。衣雜綵畫紋。抱扇而立者。真是一種名花。白王君貴人富商大豪。莫不傾財而蓄焉。晝夜偕出入相隨。至有妬狠殺人者。民風之怪駭如此。此自情欲中異境。而所未聞於鄭衛之世矣。即漢袁之於董賢。史乎所譏。殆謂是乎。余復取譯語。作新詞十章。併與前什而行之。蓋於青樓則以女慕夫。在男娼則以長慕少。亦其本情云。

南京畫錦朝鮮苧。蒔蒼粧奩八寸餘。不向青樓貯春色。照君眉頰製君裾。錦

皆自南京來。苧。謂我國所產倭鏡。原畫英草者。稱蒔蒼八寸鏡。鏡之大者也。

杉重一組砂糖果。青綠磁盃盃上膠。醉把三郎花底語。紅顏何似鏡中桃。杉

一組即盛餅果之器。倭男多以三郎五郎為名矣。

黃金浴容錦肩輿。太守繁華擬帝居。日暮醉歸春興滿。蠻童如雪鬢新梳。此

太守貴人皆著男娼。

誰家童子年三五。眉細垂楊髮卷鴉。多少蠻堤金舫客。一時回首眼纖斜。此

童子游媚

珠簾繡帳琉球席。珍重藏君最好家。自擬腰間三尺水。不教狂蝶傍春花。琉

球

織席最情倭多用之倭俗不妬其妻而妬男媼至有殺人者

芙蓉為類月為肌一笑新歡死不辭終道此夜無結子百年那得住芳姿俗呼

為假花以其不能復狎故愛惜如此

媼臺春色亦無聊保野芳香便寂寥看取千金買寶劍一歡將繫妓童腰大

上上女名保野香上上女一歡千金而此不惜千金故云

樓前幕繫金橘香繡服銀燈何郡郎停鞭不暇問春雨笑指妖童先斷腸村春

村兩皆大

鷄林使者青霄下燁燁衣冠似衆仙勸爾懷中抽畫扇錦茵前跪乞詩篇倭男

必於懷中貯扇此言倭俗望我國使行若神仙其長者勸童子乞詩以為誇詡之資其言如此

桑梅酒熟鱸魚大載爾隨波錦纜舒解道秋光浮鏡面綠衫紅玉是芙蓉浪

人此事最好以金船載酒使玉童奉鵬真如秋水芙蓉桑酒梅酒色如我國燒酒倭以銀口魚為鱸云

# 海游錄

申青川維翰著

九月初十日己卯雨晴。飯後乘轎先發。奉國書登金船。鼓樂而行。三使臣三堂譯上通事諸船。陸續泝江。江是浪華上流。而別名曰淀。着青衣曳纜者。每船七十人。立兩岸。船從北涯。則在北者牽之。南涯則在南者如之。各有一帶劍。卽執旗而督其人。我船之留河口者。置人以守。故船將以下篙。工格卒一百九人。不得從。隔江而辭。去留依然。各言努力加飡而已。過二大橋。出御城西北。回望大坂。如一幅畫圖。自是以後。江岸平闊。人家稀少。左右觀者。或衆或疎。遙山渺渺。斷岸臨江。橋林叢竹。整密成行。時有草屋蕭灑。望之如道觀精舍。了無煙火氣。薄暮抵平方館下。停舟一滄。館是關白所置茶屋。守官谷出羽守衛衝。設熟供以餉。三使臣不下船。余亦宿舟中。至夜霽月盈浦。鼓棹而行。江天淨碧。棹歌互答。覺天時與地勝。爲此行第一奇遇。然余時因困惱無興。詩墨吟咏。亦被大坂徵求者所苦。宿債如簿領。不得一好語。以答江山。可憾。夜分而寢。是日水行九十里。

十一日庚辰晴。曉起。舟已泊浦岸。岸上轎已具。卽下陸就館。是山城州。臨江築江曰淀。城外設水車二具。能激水而灌城中。壕廣二丈許。緣壕築石。上設坂

堞粉白甚麗。覆以瓦。瓦間作穴以通砲。日本城制如此。使館在城外。守官平松和泉守遣奉行支待。飯後將發。而人馬不卽辦。三使行諸人所騎馬外。衣籠行李。悉不能運。使臣詰責其山。倭言罪在本州。迫之多窘色。因欲輟行。則馬島奉行輩蒼黃求乞曰。今若不進。吾屬殆矣。請先啓行。謹當留董群馬。縮致行裝云。如是責難問。日向西矣。蓋聞使行所入騎馬載馬。準數以待者。國有常法。而馬州居中欺謾。當日雞鳴。用其馬先運渠齎裝。而貨馬者知爲所詐。不復來矣。於是奉行以下罪當誅。事敗情露。辭遁色惴。使臣以此督過。而旣無奈何。遂發。譯官舉例云。今日當宿倭皇京。使臣以下當着紅團領云。余留從者李震浩。使縮行李之在後者。獨夾一童一僕而行。大坂倭肩輿者四人。馬州倭帶劍而從者二人。自館所東過大塚山。山上蓋多倭皇塚云。又十餘里而望粉牆隱映者爲伏見城。城卽秀吉都居。是其離宮別榭。閭里繁庶。不減於賊奴在時。而遠不能目見。倭言淀江之岸。有名晋州島者。乃壬辰倭獲晋州人而處之。今其一村無他種。令人想得當時。毛髮竦然。自此村廬夾道。或瓦或茅。木皮蓋木片蓋。綴絡不絕。其樹多橘柚。左右原畝。具五穀。土膏而力農。秋熟未穫。穉稔盈疇。稻色皆白。木綿最美。爛熳如雲。刈稻者各於田中立雙大竿爲丈餘。束禾而岐之。倒着橫竿。其穎皆垂。以曝以乾。摘綿者盛之竹箕。分載而歸。藍輿中坐瞰農野。慨然憶馬少游言耳。行未及倭京二十里。日已昏暮。路左右夾植大竿。竿懸大燈如

盡。爇燭其中。晃朗瑩耀。如是者五步而一雙。夜明如晝。時使行入寶相寺改服。遲遲不至。余所帶童僕在後乘馬稍間。余獨與六七倭人穿街而觀光。男女錦繡之服。炫眼者。比大坂不啻倍蓰。路左有二層樓。縹緲半空。名曰東寺。余疑其爲宮闕。而過東寺。見層樓寶閣。金銀煌耀者。又不可勝記。神疲眼熱。不自知歷過幾町。而月色與燈光。上下無涯。宵行數十里。閱得千萬奇觀。皆非世間曾經。恍惚若琪花叢裡。見蓬萊白金仙闕矣。余旣熟聞倭語。時有可解。頻頻喚倭。索茶飲。燒鬻草問道里。倭輒大驩而應。列肆茶姬。玉面鴉髻。手按神仙爐煎茶。以待者。宛似畫中人。有時街頭。忽聞金鐵錚錚。驚問是何聲。倭曰。夜深則巡街者。持鐵杖擊地以警云。余惟目前背後。了不見我國人。顏面藐然。七尺。夜入倭城中。坐視簇簇劍鋒。而無懼無訝。王靈是仗耳。街頭群倭立而噪。舁者止轎於堂下。見其題曰。學士館。館宇弘敞。供帳亦備。童子金世萬亦至。以行李之落後爲憂。有頃。使行到館。館名本能寺。壯麗無敵。三使臣合坐。對馬守滙。長老菖。長老皆入見。京尹源忠周又至。著公服。戴一角帽。執牙扇。與使臣相揖序坐。使馬守傳語。馬守俯伏聽命。不敢仰視。遂巡膝行。體貌甚截。忠周白。哲好容儀。舉止安整。骨格挺秀。有貴人氣像。時年二十五。作尹皇京。治信濃州之上田城。食俸五萬八千石。秩與江戶執政等。館伴本多下總守藤原康。命與支待奉行兩人見。以關白命。設宴享于大廳。而饌品如大坂所供。康命治近江州之膳所城。食俸

七萬石。兩奉行亦江戶近臣，秩甚貴，蓋以使行供給。從關白別藏而出者，則必遣大官而餽之。它所經州府，自有本倅視供具。天皇宮在使館之西南云。而倭皆諱之，問而不對，亦不令我人望其城闕。不知天子是官矣。是日行四十里。倭京地屬山城州。北有愛宕山，雄峙秀拔，是爲鎮山。新羅人日羅者，死於此。有神靈，立祠山上云。倭國本都大和，而國號大和。至今國人自言爲和人。我國曰韓。故凡諸文字，稱兩邦則必曰和韓。世傳梁武帝改名大和曰野馬臺，是皆音譯之訛者。大和之爲野馬臺，猶博多之爲霸家臺也。一笑。後徙筑前州，復遷山城州。州之地膏壤沃野，宜五穀桑麻，民力蠶被服，飲食饒樂。東有險嶺之阻，西控兩關之固，四方諸郡國道里均。魚鹽材貨商賈之湊。若周之有雒邑也。大和今爲畿內，租稅之入，悉以歸皇宮，謂京曰和京。是其都邑，亦古之大和也。在昔天皇擅威福，置三公六官，以釐百工，置大將軍，統理軍政。中世以後，大將軍自爲關白，而執國命。所謂天皇，尸居其宮，號令不出王城。只以年號曆書行國中，銀貨恪寶字而有什一之稅，爵帖用皇章而有謝恩之禮。又以圻內百里，奉湯沐。望前端坐焚香，望後燕樂娛嬉，出有金銀雕輦，居有錦衣玉食，嫡嗣之外，諸子皆出家，號爲法親王。女子亦令爲比丘尼，無駙馬公主之名。其稱貴近諸臣，掌文史者，必曰法印法眼。蓋其君臣如文殊羅漢，列坐帝釋宮苑耳。

上古有神人，以一釵一璽一鏡，降于日向州，自立爲天皇，而有曰神武天皇者。



與周幽王同時。神武七世至孝靈天皇。而秦始皇遣徐市入海。居于紀伊州。其子福。享年一百八十。死爲熊野山守神。世傳倭皇遣使通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而無所傳姓名。唐咸亨初。倭人惡倭名。改國號曰日本。日本之稱。自此始。至大明高皇帝。遣趙秩賜書諭王。其王良懷。奉表稱臣。文皇帝又遣趙居任。賜王冠服。令十年一貢。又命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章。封爲日本王。詔命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爲文勒石云云。而皇朝前後諭冊。及日本之奉貢上表。實非倭皇親受命而身貢獻也。皆使其臣。假作名號。詐稱納款。而天皇之自帝其國。自爲正朔。則亘萬古不易矣。所以倭皇姓字不聞於世。或稱王氏。或謂源氏。彼其爲君之法。但有焚香禮天。而自謂天降神人。擬己於歲。起攝提無爲而化者。則初未有姓氏之可論也。仙洞天皇第三子名慶仁。己丑嗣位。年今二十六歲。改元爲享保四年。如佛之有名無姓。

十二日辛巳晴。使臣以人馬不齊之意。貽書京尹。欲令馬島人知罪。奉行輩惶甚。請行。遂發。閭町男女簇路華艷。與昨一般。行十餘里。愈往愈新。度三乘橋。橋長百餘步。高十丈許。左右有欄。欄柱皆銅鐵冒。甚壯也。又十里。踰小峴。夾路人家皆酒店。地勢近峽。村落或稀少。居人各設酒餅煎茶燒芋。列置路旁。以待行者。覓錢。當罈女子。必傅粉鮮衣。盤皿亦淨新。倭俗器不潔不食。見主者色陋亦不食。所以列店多姣姬。哺抵大津。閭里人民亦殷盛。是爲近江州地。使行館于

本長寺。余則有別舍蕭洒。支待官青山因幡守。遣一僧致牘。謂以公務多煩。未即承晤。意甚惓惓。僧名貞侃。略解文字。爲禪語。觀其意。欲乞我手書而去。以爲主官光色。余寫兩絕句給之。正使相患瘡。停行仍留宿。昏暮震浩。自淀城。縮行李。追到。備言兩晝一夜。彷徨鬱念之狀。人情喜慰。是日行三十里。

十三日壬午微雨。早發。轎中置博山詩卷。隔簾而聽秋雨。乍有清趣。行六七里。倭以琵琶湖告。搴簾眺望。爽朗闊大。不見涯岸。遙山抱流。曲曲成灣。遠近漁艇。出沒於黃蘆枯竹之間。落霞飛鷺。與波上下。是其周回四百里。殆與洞庭爭駢。吾未知岳陽樓中所見。孰與此短長耳。本以狀若琵琶。故得名。又以地屬近江州。故一名近湖。湖之邊。有粉壁麗譙。聳而出者。名曰膳所城。是前日館伴藤原康命所居。余慨然謂何物蠻兒。管此好江山。咄咄而去。渡草津。勢多二橋。抵守山。守山亦近江州地也。板倉近江守源重治。以支待官來。重治年十七。容姿姣。姣如婦人。治鳥羽城。食俸五萬石云。使館曰東林院。屏幃亦鮮。是日行五十里。十四日癸未晴。平明發行。午抵八幡山。館于專修寺。寺甚宏大。前有方池。蓄恠石嘉卉。杜鵑躑躅。花間舒紅。秋暮得此。亦異事。地則近江州。而支待官藤原嘉矩。治水口城。食俸一萬石者也。飯後即發。過安土嶺。暮抵佐和城。使館宗安寺。寺後有彥根山。故佐和一名彥根城。又號澤山城。池饒而豐。室廬人民貨肆。遊觀之侈。甚盛。依山築城。雉堞峨峨。出林表。引水爲濠。深廣難越。壕上町屋。奇

麗若畫中景。使館屏帳最華艷。盥匱塗黃金。飯箸裝白銀。中下官皆有熟供。余所館亦鮮淨。夜與諸文士倡和。有僧名素盈。號璘溪。自言居在彥根山龍潭寺。距市朝一牛鳴。法得臨濟宗派三十八世。行年三十七。法臘二十二。與余筆談頗才敏。詩亦寫情。北尾春倫者。醫官春圃子。所爲詩甚多。以佐和別名金龜。有金龜城擁大江頭之句。余謂諸人曰。此行已踏近江州百餘里。見江山之麗。到底如畫。實與他壤自別。若是者。其必有清名特達之士。稟是氣而生者乎。答曰。果如公言。自古文人韻僧。多從近江出。酬唱夜深。余以病憊辭。諸家稍稍起。皆有更會之期。蓋佐和爲近江之一都會也。地勢英爽。其民好文辭。夾以貴游娼姬商貨之富。與大坂類。井伊掃部頭源直惟。主此城。俸三十萬石。以原任世臣。方在江戶。使奉行支待。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十五日甲申晴。未明起。叅望闕禮。日出而行。踰絕通摺針二嶺。嶺路頗險。行數十里。奉行輩請使臣少憩茶屋。倭俗。貴富家必於佳境築舍。或起池臺別館。置屏帳饗鑑之具。以供往來休息。此亦近江守所築。而結構新淨。無一點塵。後引石泉爲方池。游魚潑潑可數鱗。徘徊久之。自歎人生。得此一畝區。便應至老死。不踏紅塵。萊州以北好山水。豈不容我數間耶。午飯。今須驛。二更抵大垣。燈籠晃朗數十里。如倭京。民戶之盛。如佐和。使館花林院。余所坐。亦弘敞。春圃之子春竹。春倫。道仙。春乙。春達等六父子。俱來賦詩。其家在大垣。皆讀書業醫。又有

他書生滿座。過夜半而罷。蓋自今須至此。皆美濃州地也。太守戶田采女正氏定。食俸十萬石云。是日行一百里。

十六日乙酉晴。早發過三大橋。一曰殷股。二曰界川。三曰起川。皆橫船水上。以大索鐵鎖綴左右。設板其面。兩頭各植連抱木以維之。如是者三。而起川最鉅。連船三百隻。長千餘步。功費可想也。兩岸男女觀光。如浪華江。有乘轎下簾而來者。爲貴族婦女云。午飯于起。于起亦名洲股。使館全昌寺。復行二十里。過稻葉村。村有尾張守茶屋。又穿過閭井數十里。人民簇簇無空隙。黃昏抵名護屋。自洲股至此。爲尾張州。鉅麗雄富。殆與大坂伯仲。樓前陌上。翠帷彩箔。有紅絲鳳尾。綴以眞珠者。皆貴人姬妾。其爲十字街黃金屋百貨肆。種種奇觀。望之眩眼。太守中納言源繼友。食俸六十一萬九千石。日本有三宗室最貴。是關白切近之親。而皆居雄府。廩庾擬公室。關白無嗣。必於三宗。擇長而承之。繼友卽三宗之一人也。遣代官支待。供億甚盛。中下官宿處。亦設衾褥。使館性高院。余所坐。傑閣高深。可以俯瞰通衢。至此而群倭乞詩者。環立如堵。有曰木實聞號蘭臯。朝文淵號玄洲。兩人爲木州記室。頗解華語。以華音咏詩。詩亦往往可觀。與余修款曲。倡酬數篇。夜分而寢。是日行一百十里。

十七日丙戌晴。早晨。玄洲復來。覓別語。約以使行回時。當續未竟之歡。預書江戶人識字者姓名。托余以致意。蓋欲爲人光色耳。行二十里。過天林山。有寺高

大九層銅塔立路左。午飯鳴海。是皆尾張州地也。本州奉行視供具。館舍精爽。海水迤其南。俯瞰遠近。風帆歷歷雲際。蓋自浪華以後所過。皆殘山曠野。或得江戶。而目境之不與大海接者。旬有五日。而今復於逆旅中望之。便令人矜神。敞豁却忘三千里木道辛苦。卽吾所寓之境。久則勞。勞則好新矣。又行二十餘里。過鯉鮒村。人家撲地。有一粉牆華屋。爲關白出游休息之所。屋中華麗。可想也。又二十里度矢作橋。橋長六百餘步。鋪木坂左右有欄。此爲國中第一大橋云云。更到岡崎。城壕樓榭閨井之富。可與名護屋甲乙。三河州地也。太守源忠之。以執政時居江戶。食俸五萬石。關白所差遣問慰使不助元。已爲來待。以夜深。約明朝入見。是日行九十里。

十八日丁亥晴。平明問慰使詣使館。對馬太守先導而入。三使臣出楹外迎之。入堂。兩揖而坐。使者以關白之命。言于馬守。馬守俯伏而聽。使我國首譯轉白于使臣。所言蓋尋常勞問之辭。啜茶而罷。助元冠三隅冠白纓衣。如奉行輩所服。其位品似居馬守下。爲人粗劣。容止踈淺。而馬守之膝行蒲伏。亦知尊君命故也。晚發行三十里。過太平川浮橋。午飯赤坂。黃昏抵吉田。館于孤峰山。悟真寺。寺壯而麗。方塘花卉鬱然。赤坂吉田。皆三河州地也。松平伊豆守信祝。治吉田。食俸五萬石云。是日行七十里。

十九日戊子晴。平明發行。行四十里。踰一小嶺。嶺名潮見。或稱鹽見坂。蓋使行

一路皆南臨大海。以群山蔽虧而或現或隱。自此遵海而行。行過白須村。昇倭東指雲際。噪而呼曰。富士山。余爲停輿而望之。卽一朵亭亭如白玉簪。直插青霄。半腹以下。雲霞掩翳。又似太華山玉井露出白蓮花矣。殆非世間所恒見。若使秦皇帝。得此光景於瑯琊臺。當復駕滄海呼真仙耳。聞此距其山之趾四百餘里。而今已在吾眼中。度海外諸山。無與富士山抗者。行五十里。午飯荒井。亦三河州地也。自館所百餘步。到金絕河。河廣十餘里。一名記松。倭言數百年前。地坵爲河。舊傳朝鮮信使嘗有以所餽金銀。投之此河。河上人慕而名之。金絕云。西南各州人向江戶者。縮鞞河口。故國法。必於此處搜檢行裝。使不敢私挾兵器。而女人之自東來者。無公文不許過去云。使行夫馬。自淀城至此交遞。故上中下官騎馬者。悉步行至河。河有樓船六艘。舩艫數十。舩而待。樓船僅受四五人坐。黑漆如鑑。二層欄玲瓏。覆以彩幙。遂橫流而渡。泊于東岸。岸上群馬整立如陣。又陸行十餘里。見路右荷塘。延袤可十里。似不減西湖名勝。而恨未及新秋一過。只見破荷枯莖。委披於蘆荻間。黃昏到濱松。人家簇簇無虛土。是皆賈豎駟會之區。館宇亦不軒敞。地是遠江州所管。而松平伯者守宗俊。治濱松。食俸十萬石云。夜與僧徒墨客數個酬應。而其人與文皆不足道。是日行九十里。

二十日己丑。夜雷雨曉晴。平明發行二十里。過大小天龍川二橋。小者板橋。大

者浮橋。午飯見付驛。夕抵懸川。

或呼掛川

閩里亦殷盛。小笠原佐渡守長寬治懸川。

食俸六萬五千石。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一日庚寅晴。去夜夢到鄉廬。見老母弟妹妻子。悉無恙。相與嬉笑如平日。家卽竹里舊庄。覺而感想。自以五月初七日離庭。今爲一百三十日。而不得一字書。又自此至密陽。水陸並四五百餘里。猶能一枕席而度之。是知役我者形骸。而全我者精神。早起如廁。攬衣失帶。帶卽青絲織唐帶。綴銀鈎及玳瑁粧刀。必爲館下支供。倭人所偷。通于馬州護行官及木城掌禁者。令搜索之。囂噪有頃而不能得。護行傳言曰。所失已矣。乞不令江戶人聞之。蓋以國法治盜甚嚴。若關白有知。則罪及於護行諸官故也。平明發行。行三十里。踰金谷嶺。又二十里。午飯金谷村。由濱松至此。皆遠江州地。而其山之爲嶺。爲坂。累累起伏。皆富士之枝葉。又行過田中嶺。抵大井川。川有三派。水纔過膝而悍急如矢。不得施舟橋。故造白木架子。四面設欄者十餘部。奉龍亭及乘輜。每一架。擔者數十人。一行鞍馬行李。扶護而涉者。多至千餘人。倭官在川上督之。叫聒甚盛也。辛卯使行渡是川。遇漲。兩日留滯云。夕到藤枝。使館洞雲寺。余所館則與寺稍間。而朗麗幽楚。前後方池。恠石奇花。若在畫圖中。時適無倭人之乞詩。寥寥獨坐。有一人狀貌頗秀。帶劔而立。館下。余作蠻語問姓名。對曰笠井金左衛門。又問識字乎。曰不能。蓋亦本城太守徧裨之類。管余支應而來。爲人可愛。書給數行。

語其人攢頂而謝。有頃雨森，東來見。穩談至昏罷。藤枝屬駿河州。支待官上岐丹波守源賴稔。治田中城。食俸三萬五千石。是日行七十里。

二十二日辛卯晴。早發行三十餘里。到舞板嶺。一名宇律嶺。嶺路高峻。崑谷縈回。左右酒店。男女市買者。或斷或踈。至嶺頭幽爽處。有新構茶屋。瀟洒可坐。三使臣就屋小憩。秋花暎階。滿山楓色。雜紅翠粲然如錦帳。令人強酌蠻酒。以慰鄉思。使臣各賦七言一句。正副兩公。咸成首聯。從事公與余得頷聯。子青汝弼爲頸聯。張弼文得語一句。屬良醫權道足成之。口號爲篇。漫寫在紙。護行官求取而去。又行十餘里。渡河阿部川。川小而流駛。擔架護涉。如昨日大井川矣。自此閭閻夾道如織。觀光男女錦繡之飾。又眩眼。穿過二十里。到駿河府中。館于寶泰寺。寺爲國中第一奇麗。庭邊有上下兩池。削石爲堤。仰看奇嶺噴瀑。瀑之長數十尺。而落于池。池中起石梁。左右蓄恠石異卉。不可名狀。爰可棕竹。金竹之奇。棕竹一名鳳尾。其葉細而長。散散垂垂。若鳳尾。金竹間有黃金色。內實不虛。博望侯所謂大夏叩竹之屬歟。軒前有板牆。牆外植橘樹。引一枝穿牆而入。近人坐席。結子累累。所見新巧。其外高松大竹冬栢枇杷之類。葱蘢四繚。作園林別館者甚多。聞家康始都駿河而置寺。後徙江戶。因以爲願堂。後之關白。亦來焚香云。三使行支待各有官。立花出雲守種甄戶田主水忠深本多帶刀政浮三人。各以國命分管。而姓名職號甚可笑。飯後卽發。三十里行松橋陰中抵



江尻使館卽富民私屋。而廣敞瀟洒。可攬江海之勝。園池花石種奇絕。關白遣奉行。以別藏治供具。命京極若狹守高。或爲館伴。高或治讚岐州之丸龜城。食俸一萬石云。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三日壬辰晴。使臣以鷄鳴。三吹出令。而護行倭以人馬不齊。有蒼黃色。馬守亦送言。乞令遲遲。盖日本無置驛出馬之法。有事則自公給價雇良馬以待。故富民賂利者。得錢而貨之。此地則管者亡狀。殺直而求馬。馬不立而逃。所以窘迫云。平明始發行二十里。聞有清見寺。在路左爲臨海勝觀。而行忙不可見。踰陞嶺。嶺路俯海。有時厓谷中風濤若拍人。凡沿海而行者三十里。又前四十里而渡富士川舟橋。午飯吉原。自江尻至此。皆駿河州地也。所館富士山趾。是日天晴日朗。雲霧四豁。倭人以得見其山真面目爲賀。盖其高峰萬丈。屹然撐空。狀若圓簪。而腦頂以上如白玉。一塵不染。自腰以下。亦生草木。而不至鬱茂。望之濯濯然。倭言從山之足。至絕頂百里。上有大穴。其深無底。暖氣生穴中。爲烟霧。山光之白者。積雪長留。朱夏不消。商倭之往福建南蠻者。遙望雪峰於海中。以此辨方而舉帆云。諸僚或以倭言誕謾不可信。余謂是山之根。盤據於駿河伊豆相模三州之間。環而行者。得三四日程矣。孤高而造天者。計當昏黑而到上頭。山高則氣寒。氣寒而停雪。如北土之長白山。固也。曩余於金河道上四百里外。已得其全體。在南蠻海中而覘之者。亦無恠也。第以傍有聳峰。似枝指

而小者。倭言丁亥年間。天火燒山。漲焰十餘日。忽有一峰聳出云。此則似由於  
燼餘。土崩而塊積爲峰。然倭人必稱神靈以夸之。乃其俗習耳。松平米女正定  
基爲支待官。定基治伊豫州之今治城。食俸四萬石云。飯後卽發。燃燈行三十  
里。夜深抵三島。此則伊豆州地也。馬佐衛門佐純壽以支待來。純壽治越前州  
之丸岡城。食俸五萬石云。是日行一百三十里。

### 富士山賦

崔嵬聿兀兮。欽礨崒峨。顛偃塞軋勿而參九霄兮。彼雲霞霏霽眇溶溶其在  
下。夫誰斲琳瑰以爲笄兮。素娥之膚皚皚而婀娜。若望舒傴僂而逞媚兮。蓮  
秋輪曷曠於長夜。夫旣淑朗峭麗天下莫與對兮。咄爾奚立乎夷亶之埜。余  
躡使軺而言駢兮。夕弭節于山之左。欲窮陟而遐觀兮。羲和又告余以未暇。  
迺詔文昌爲史兮。訊厥初戲土於媧皇。皇剡剡其媢笑兮。爰假辭而揚光。曰  
鴻濛塊圮之始判兮。萬像族類於坤疆。結而峙者爲山兮。其斯有起伏而圓  
方。繫五岳崩嶽於九州兮。九州之土局曲如拗堂。鵬鳥之一舉逍遙兮。曾不  
足以肆翔。維造化以四海爲大兮。亦奚閻浮之慕而卉服之是妨。覩浴日於  
博桑兮。靈區晃耀兮。朝陽挈玉柱之竊崱兮。俯歸墟之青蒼。顛頊躩跪而奏  
祥兮。詔騰六而垂晶。匪朱炎之可消兮。積萬古璀璨而光明。勺沆瀣於玄池  
兮。霧露依斐而被岡。遙天嶠寥廓而上厲兮。貫列缺摩旬始而撒斗傍。謗誰

踢乎絕頂兮。亢鳥騰而未央。迺有麻姑松子伯僑之群。絳雲蓋垂虹幡兮。沛艾麗靡貌以方驥。朝飡石髓兮。夕飲霞漿。侯南有海澨。洋亡極兮。東北鏡湖之山。寔名曰箱。是固群真之琬琰兮。蛻九有而超八荒。伯益之記何所徵兮。穆滿徒驚乎西方。自羸始泊劉武兮。志淫淫猶未遑也。偷桃豎兒爾何爲兮。琢煩辭又未詳也。余長喟是山之僻遠兮。蛟氛蜃嘘之與處。承靈誨其靖思兮。神懇懇而傾寤。聞昔海上有五山兮。菴颯歛漂空波以來去。群仙惋而訴愍兮。吳帝是思。萍六鑿使企頂兮。繫孱顏於瑤之浦。狀貌藟茸而陸離兮。矚然星羅爛然雲布。彼畧畧而靈秀兮。吾知其圓嶠。了玉立於東垂兮。頽陽谷之華曜。豈驪頭黑齒之可與汚兮。亭亭玉雪之高標。吾令六龍齊邀兮。部署衆神於空宵。安期銜銜而不顧兮。慮妃又遙睇而微笑。蹇脩備余乎乘雲兮。白鶴高翔以哀叫。悄芴芴而竚胎兮。精淫游而慄佻。念長生不死而斯焉遊息兮。雖躋萬年而何足以倣。軫車旣戒兮。束曦啓曉。路脩遠而容與兮。余且騁目乎天表。雲冥冥其在哀兮。風澹澹而生旛旒。采琅玕於崑阿兮。滄朝霞於洞竅。鳥號鳴而山林杳兮。撫瑤絃而彈水仙之調。僕夫爲余思歸兮。心怳營虛未可以留眺。

二十四日癸巳晴。日出登程。穿過閭闔七八里。始及箱根嶺。路險且峻。舁夫極力而上。數易而息之。猶呼吸喘急。輿中見雨森東下。馬步行。余笑問何爲作白

頭拾遺。東云此嶺奇險。以馬則恐傷我。以輿則恐傷人。莫如自勞。如是作四十里。而上頭。適見澁長老。停輿於路傍。禪儀侍立。見余而噪曰。學士過矣。長老喜而出。余亦出。但與相揖。而時無通事。不得發語。各於掌中。指劃數字。以示繾綣之意。自峰頂稍下數十百步。便作洞府。四面岡巒。疊疊衿抱。中有平湖。周圍數十里。深廣黝黑。諺傳九龍伏其底。呼爲九龍潭。其曰箱根湖。富士湖者。以山而言也。湖上人家甚盛。其中傑閣。直壓湖水者。爲使行所館。松杉楓竹。鬱然青葱。落霞飛鳥。與秋波爭媚。漁艇杳渺。若從天際來往。又見富士玉峰。峨峨巨雲霄。影倒冲融間。至此而觀者。大驩訝。謂是千仞嶺上。何從得洞庭之奇。始覺眞宰公手段。偏爲蠻兒費耳。余曰。昔聞海上神鰲戴五山。日本人自以富士熱田熊野三山。爲蓬萊方丈瀛洲。然余見山形。富士則當呼圓嶠。箱根則合稱方壺。是造物者之所慳。而置於九州之外。使中華達士。慕之而不得見。又令蠻俗。見而不知其名。同一不遇也。環村而設木柵。柵有門壯固。有劔槍銃守備之具。此爲陸路關隘之最者。設防以守之。地屬相模州。太守源忠英。食俸十一萬三千石。小田原。遣奉行支待。飯後下嶺。其險峻倍於登時。路左右皆有峭壁。往往鑿石而通竅。百步九折。舁夫促聲用力。如風波督櫓。但終日捲簾而看者。左右杉松。長皆百餘尺。森森整整。不是塵間植物。暮過白水坂。望見東畔山腰。有所謂雙瀑者。卽兩道飛泉。從厓石間而噴出。若懸素練。俗以此爲箱根湖之尾閭云。

初更抵小田原。是其嶺盡處。閭舍人民之盛。與駿河府中等。源忠英主此城。府庫兵衛。環列齊整。儼然一雄關也。使館宏侈。匙筯盃椀。金銀酒食。別餽及於中下官。其富可知也。余於嶺上。遇湛長老。未能語。途中述光景。傳以禪偈。作七言三絕句。遣童子金世萬。于長老宿館。致余詩。長老使禪儀來謝。是日行八十里。二十五日甲午晴。平明發行。渡酒勻川舟橋。行四十里。午飯大磯。館舍精麗。有一帶劔而立於庭下者。欲呈一紙。取見所錄。則其名曰並河尙義。以太守之隸臣。掌余館中洒掃。而問我國田制稅法。土風異同。蓋太守之意。而畏煩。故私托而問之。余答以田制依禹貢六等。而三十而稅一。其外草木鳥獸天生之物。無一異者。禮樂刑政儀度之觀。無一同者。難以毛舉云云。稟于使臣。而書給之。又行十餘里。渡馬入川舟橋。夕抵藤澤。自箱嶺至此。皆相模州地。過此以後。至江戶。皆武藏州地也。聞護行倭言于首譯曰。朝者馬州奉行。留江戶者。送言使行入都之日。關白將率其兩子。出道邊觀光。使行威儀。從人衣服。必從華鮮。以耀觀瞻云。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乙未晴。夜半地震。曉發過戶塚。新曰諸大村五十里。抵神奈川。村閭臨海。爽闊有佳景。黑田甲斐守長治。以館伴來。長治主筑前之秋月城。食俸五萬石。以關白命。管視使行供具。午飯卽發。三十里到六郷江。江之廣四五百步。彩船四隻。蟻而待。一奉國書。三則使臣分乘。不宏大而金彩漆光照暎。復有諸

船集如雲。以濟人馬行李。夕抵品川。館于東海寺。立性院。棟宇宏壯。蒼松亘十里。蓋相模武藏之間。其民之濱海而居者。多貧而小富。屋皆茅茨。奉佛最盛。時路傍設千手觀音金像。有僧四五服緇衣袈裟。各執金磬而扣之。如我國募緣乞糧之狀。石佛金佛露坐者。相望於路。又見田畝秋熟。而飢氓丐兒遍閭巷。目盲者過半。甚可恠也。館伴松平豐前守澄。猶治新田城。食俸二萬石者也。是日行九十五里。

二十七日丙申晴。早食登程向江戶。堂譯以下黑冠帶陪國書。轎軍官具戎服。鑿鞦軍儀鼓吹奉樂而行。三使臣着紅團領。余及上通事醫官。亦以紅團領。在使臣後。三書記以儒衣冠。諸上官次官中下官乘馬者。以序珠貫而進。右傍大海。左夾人家。人家簇簇路旁。如一條長帶。愈往愈盛。行十許里。舁倭告已至江戶。望大城隱隱壓海頭。堤面如削。引海水爲壕。壕塹之壯固。譙樓之高聳。已令人懔然。遂入一城門。度二大板橋。皆行錦繡中。復出東門。皆有重城甕城鐵關。金鎖。緣壕作橋。赤欄交映。舟從橋下出水門。可通于海。夾路長廊。皆貨肆。市有叮叮有門。街衢四通平直。弦粉樓雕墻。爲三層二層。葢棟之相連如織繡。觀光男女。填塞充溢。仰看繡屋梁楣間。衆目交攢。無一寸空隙。衣裾漲花。簾幙耀日。視大坂倭京。又加三倍。凡過板橋者三。歷里門者百餘。有一大門。榜曰金龍山。又進數百步而抵使館。館名實相寺。一名本誓。舊稱東本願寺。自前我國信使。

必館於此。而是年春失火燬燼。新創數千間矣。奉國書安於正廳向南。正使館在左向東。其西爲副使館。又其後爲從事館。余則居從事官之西。皆在一構之內。以至大小累百人起居寢處及厨竈溷廁。皆從閣道而來往。宮室之制。本如此。庭有曲池。池邊有小阜植花卉。又設側島橫橋。瀟灑可觀。而鋪陳供帳之具。似不及於歷路之豐侈。蓋聞倭人所傳。關白政先節儉。且於辛卯使行時。以宗室管事。慣看物情。常曰國俗各異。日本之爲衣衾百物。雖極華麗。非鮮人所服。不作無益。不事浮文。故馬島奉行之留江戶者。承奉其意。多所裁削云。館伴牧野駿河守源忠辰。中川內膳正源久忠。出迎使臣于楹外。與使臣相對再揖而入。忠辰治越後州之長岡城。久忠治豐後州之長岡城。皆食俸七萬五千石。冠三隅冠白纓。插劔青衣斑袴。爲人俱白皙良勤。又有支持奉行三人云。自品川至使館三十五里。

江戶屬武藏州。在倭京東一千三百里。是爲東都。其曰東武曰武昌者。以武藏州而言也。江戶地肥饒。平衍宜五穀。西南二百里。有箱嶺之險。設關峙糧。以扼陸路諸州之吭。其東一面接大洋。舟發於城下。直走大坂長崎。經宿而達焉。北出東海。北陸諸道。控山河之阻。以爲固。家康始居駿河。當秀吉並吞之世。能割據關嶺以東。屈強不服。地勢如此故也。及誅除平賊。而徙都江戶。築城三重。周回五十餘里。公官藩邸。庶民室屋。以千萬計。割四方之大城名都市。征廬稅。悉

歸公府。金銀貨寶。山積川委。都鄙廩庾皆滿。而奇材劍客火砲鬪艦之具。溢國中。法嚴令苛。食富兵強。以號令六十州。如臂之使指。蓋自家康以後百餘年間。國無桴鼓之警。君臣不見兵革。以第宅舟車服色游觀爲務。宗室大臣以下視事者。無月廩米錢。自公頒祿之法。各有所典。城邑曰太守曰公侯。使其家臣。往治邑。算田賦之入。而自奉衣食。所以百物豐美繁華。爛然居宅擬公宮。城中往往築土墩。如阜陵。長數十尺。國俗最怕火災。鑿池庫貯財貨。衆男女美麗矜華艷。居民謠俗。大都與浪華同。

關白之先系出天皇。唐僖宗乾符三年。賜皇子貞純姓源氏。源氏之攝政。自貞純始。至源賴朝而益大。能斥逐天皇。而專權自恣。居位大將軍。而攬一國之威福。其來已久。柳西厓懲恣錄以爲立國於洪武者。傳聞之誤耳。萬曆丙戌年間。平賊秀吉起。奴隸代源信長爲王。世傳秀吉以華人流入日本。爲人樵斵。信長時爲關白。見其狀貌而奇之。率入宮中。寵近用事。秀吉因弑信長。自立爲關白。博陸侯。虐滅諸酋。統合州島。是時唯源家康據城不服。家康卽古關白源義定之十一世孫。據關東。撫有八州之衆。地險士勇。秀吉屢年攻之。莫能下。因厚賂連和。務順適其意。家康亦終歸服。不失臣禮。秀吉臨死。托其子秀賴於家康曰。吾以國事累公。待嗣兒成立而還政。家康立秀賴。未久擊斬之。遂族誅平氏。而盡復源家舊物。蓋亦人傑也。傳子家光。家綱。家宣。家繼。家繼早夭。無嗣。吉宗以



家宣女婿。初爲紀伊州太守。承其統。是其宗室至親。而國俗婚娶。不擇從父兄弟。故也。吉宗爲人。精悍俊哲。年今三十五歲。氣岸魁傑。且有局量。好武而不喜文。崇儉而斥華奢。常曰。日本人。必慕朝鮮文字。而風氣各殊。有不可學而能者。不若自爲日本之文也。朝鮮使臣之來日本。有陳兵衛設音樂之儀。此亦無義。兵者。我所以守備。彼見而畏之。失我歡接之意。見而侮之。非我示強之策。至於聲技。各有國俗。異方之樂。寧有悅其耳者。交隣之道。貴在誠意。彼遠人不爲遲留。歡悅而歸。繁文細節。並爲刮去云云。其爲政必先敦朴。撫恤窮民。蠲減逋負。人犯死罪。或剗刑。以代其死。國人莫不讚頌。但其勇力過人。性喜田獵。能持三十斤鐵杖。步上山坂。有時臂鷹出郊。其臣執政。源忠之大目部五郎兵衛二人。諫曰。從獸于野。蹂躪禾稼。害及農民。且微行獨出。慮有不虞。吉宗喜曰。汝言誠有理。然人君逸則怠。怠則酒酒娛色。必至於無厭。爲此獵者。亦能與民駢馳。自勞其筋力。差勝於嗜酒及色耳。且民苟怨。雖居十重鐵關。無以逃禍。人若愛戴。雖日夜在外。彼不吾害也。今後但飭獵路。勿犯農場。因賜兩人金絹。以褒忠言。諸臣有服錦而入侍者。吉宗輒問此衣價直。卽曰。吾所着木綿衫。足以蓋形。是後侍臣不敢衣錦云。舊例。關白新立。輒朝倭皇。而辛酉以後。更不朝覲。吉宗入承。亦無是禮。遣使于倭京。獻白金彩段十駄而已。有二子。長曰長福。次曰鐵鍋。年方幼。欲待其長傳位。長福蓋聞其意。不樂爲君云。

二十八日丁酉晴。留江戶。曉來地震如雷。屋宇掀動。良久乃定。聞倭地數震。或有地坼數里。人家陷沒之時云。兩館伴及支待三奉行。以宴享已具。請設禮於大廳。三使臣以下皆黑團領。軍官書記。各以其服就列。倭童子進饌品花床。與前大坂倭京時一樣。而無足滄者。中下官則本不與宴。而倭人愛童子。待之加等。故通引小童輩。例皆受饗。而館伴亦親侑之。差晚。關白送執政兩人。來見使臣。馬守膝行先導。而使臣出楹外迎接。皆如岡崎見使者之儀。坐定。執政招馬守。俯伏於前。以關白之言。問上體勞。使臣。馬守俯聽。訖離席。而語首譯。詮告使臣。使臣又離席聽。行茶後。執政將歸。使臣起下席致謝曰。國王氣體萬福。軫念使臣。令執政勞問。感荷感荷。出楹外揖送而已。前在岡崎。使臣以直答關白之語。事體未安。只以感謝之意。言于使者。而馬守及護行諸倭。皆以爲關白有問。使臣不可無答。必須回復。乃合誠敬云。故今番別爲致答之語。使執政回告其君。倭人之所謂禮貌。大抵如此。執政二人。名源正岑。源忠之。戴一角帽。紫纓。黑公服。帶劔。斑袴。手執牙扇。服色與馬守類。馬守兩長老復來見使臣。奉行平眞賢來入謁。爲言開月初一日奉傳國書。初五日試馬才。初九日設宴於馬守家。十一日來致回答國書。十三日設宴享。十五日回程。關白已有成命。可無遲滯之慮云。

大學頭林信篤。率其兩子信充。信智。卽來請見。余與三書記。皆儒衣冠。出大廳。

信篤父子皆三隅冠白縷玉色袍帶劍。相向再揖而坐。馬州奉行平眞長記室松浦儀通事茂助同來西向坐。信篤先以一紙書替語云。歷事四朝。與朝鮮信使相接者亦四次。年今七十六歲。壽眉古貌。頗有長者風。所談皆謹厚老成之言。稱家綱曰常憲廟。家宣曰文昭廟。其祖曰道春。父曰恕。世掌日本文學。凡爲國用詞翰。皆出於其家。爲門徒而被薦食祿者數十人。然觀其文筆。拙朴不成樣。日本官爵皆世襲。雖有高才邃學。不得望信篤於牀下。可笑。信篤號鳳洲。又號整宇。官稱弘文學士。國子祭酒。信充年三十九。號快堂。信智年三十三。號退省。皆自稱經筵講官。其圖章所刻。有玉堂金馬等字。蓋其國中。本無經筵國子弘文之職。而特以所見於中國史及所聞於我國官名者。濫自夸大。然關白不解文。有所撰述及稽古答問。無出於是家父子。聖廟俎豆之儀。雖未可徵。而是家皆主之。所以祿厚而望重。一國之爲儒士者。山斗仰也。余與之筆談數紙。互相酬答。每有口語。信篤必使松浦儀替傳于通事。儀亦俯首將命。問辛卯使臣。今作何官。又問李重淑安否。余曰重淑。去年游岱。卽驚怛變色。日暮而罷。翌朝又來。三父子各爲詩贈余及書記。因請見三使臣。余往稟于使臣。然後正副兩公。邀見於一室。相揖而坐。略有酬酌言語。設饌行酒。三人各出詩篇。以呈三使求和。使臣受而語之曰。國書未傳。使事未了之前。閑漫吟咏。道理未安。竣事歸時。當有奉和云云。則唯唯而去。

十月初一日庚子晴。未明，叅望闕禮。去夜烏主長老來見使臣，以爲傳命時儀註纔已講定於執政而未及膽出，使奉行畢膽後呈納云云。而曉頭持來者，乃倭諺亂草，不可分曉。奉行言雨森東病臥，他無解書者，不能翻作真文。使臣以儀註未明，則不可率易傳命，使之急招松浦儀，則辭以倉卒難書。蓋倭人之文，率多汎然模糊，而短於模寫，故皆有難色。不得已，余與譯官朴春瑞俱出外廳，招奉行細確其狀，而後以譯爲文。稟于副使公而回錄，其入宮傳命時禮儀，則乃壬戌例也。食後奉國書龍亭。三使臣具金冠玉佩朝服秉笏，乘我國轎。余與三堂譯上通事、黑團領乘懸轎，書記醫官亦皆黑團領帽帶。軍官、羽笠錦袍，佩劍囊鞬鞭弭，併騎金鞍駿馬，旗旄節鉞，兩部鼓吹，管絃緩聲之樂。隊隊而進。入第一城門，觀光男女簇簇如蠶頭，皆錦繡衣。入第二城門，見甲第千葦，穹崇炫燿，繚以長廊，塗以白堊，門前各有檠戟羽旗，儼然如宮闕，而粉壁層欄，雙垂紫紅流蘇，珠箔紗帳，闌而視者，爛爛若千林攢花，是皆執政太守諸貴人家。至第三城門，是爲宮城，有垣而無壕塹，不設砲樓，制度華美，似我國宮牆，而亦甚高大。軍官以下，下馬於宮城門外，解囊鞬劍佩步而入，旗纛鼓吹皆落後。進到一門，堂譯以下，下轎步而入。又至一門，使臣下轎，馬州太守、湛長老、葛長老兩館伴及橫田備中守，迎揖於門內，前導而入。余與諸上官皆隨之。又至一門，首譯奉出國書，橫於龍亭，雙擊而入。使臣以下，又從之。門內有一高閣，如丁字形，由

板梯以上。上通閣道。是謂玄關。其上有紅衣烏帽而跣足者七八人。迎揖而導行。從閣道入一大廳。安國書于床上。向南。使臣與馬守長老分東西序坐。俄頃。所謂倭官大目付者出來。以內入之意言于馬守。馬守傳于首譯。首譯奉國書前行。三使隨之。至一正廳。安國書于卓上。卽關白所坐殿隔壁之處。見各州太守秩高者。公服而徒跣。群會如林。林太學亦與焉。使臣東坐。西向。馬守南向。曲坐。少焉。首執政源正岑招馬守云云。首譯卽奉國書至殿門限。跪傳于馬守。馬守跪受入殿內。傳于執事。執事奉置于關白之坐。遂陳公禮幣物於殿之椽外。禮單馬具鞍立庭下。蓋自正廳奉國書以後。使臣首譯外。他無將事者。余與諸幕僚皆從閣道上望見而已。使臣入拜關白而出。復入行酒禮而出。於是諸上官以次入。三堂譯拜於楹內。余與軍官書記拜於楹外。諸醫官譯官書畫官亦如之。次官小童以下。拜於退廳。中下官拜於庭下。皆四拜而退。余於拜禮時。望見關白。頭戴一角烏帽。身穿淺淡青袍。坐於重茵之上。無床椅諸物。相去不過隔三四間。而以所坐深穆。左右設珠簾彩帷。殿內稍不敞露。故未能詳見其爲人。而大抵精悍瘦勁。坐貌垂而長。面白而微黃。似欠豐碩矣。紅衣而俯伏於旁者數三人。殿內外全無儀仗兵衛之設。宮室精巧。而亦無高壯威儀之觀。楹柱皆方而不圓。庭場狹窄。中下官拜禮時。不能成列。甚可怪也。首執政以關白之命。傳于使臣曰。將使宗臣代行宴禮。願任便受享云云。使臣復入行辭。見禮而

出。遂就宴席。所謂宗臣。卽紀伊中納言源宗直。水戶中將源宗堯。尾中納言源繼友。是爲三宗室最貴。位在執政上。繼友病不與焉。宗直宗堯二人。具公服坐於西壁下。使臣就東壁。館伴牧野駿河守。引諸僚各就位。以次列坐。有斑衣而曳袴者數十百人。一時進饌。饌品與前同。但有高排果金銀綵花燦燦成林。而無一可食。乾鮓細切如絲。傅膠而帖之。高圓如唐帽之狀。所見駭笑。行酒三盃而罷。使臣起出。執政四人。揖送於行閣之內。館伴兩長老。揖送於乘轎之處。諸官次次乘轎乘馬而出。復陳軍儀鼓吹而還。日暮至館。蓋觀其城門殿門宮闈諸處。無一名號揭額。宮城內外。無一官府直宿百官治事之所。關門殿陛。無一執兵陳衛者。宮庭會坐貴近崇班。無一容貌舉止似人者。大小諸官。虛作帶劔狀而不敢佇刃。以木刃藏匣。群臣着公服者。其袴僅至踝。冬寒不襪。赤足而行。兩股間懸一幅白布長數尺。從後垂之。曳地絳絳。其着長袴者。又過足數尺而曳地。行動紛紛。以爲有敬。皆怪鬼服也。三宗室。繼友雖未見。宗直則年纔弱冠。宗堯則年僅十四五。皆乳臭兒也。四執政。一曰井上河內守源正岑。二曰久世太和守源重之。三曰水野和泉守源忠之。四曰戶田山城守藤原忠直。各有城邑。俸廩多者數十萬。小不下六七萬。其外世臣秉權者。井伊掃部頭源直惟之類。皆云身佩安危。坐享富貴。而膚淺痴騃。皆土偶人也。大目部五郎兵衛云者。不知何官。而爲關白近臣。林信篤父子。以其文學。爲關白儒臣濫竽客也。宮中

宴享之時。左右廳壁。有垂箔而觀者。穴隙而窺者。必是關白嬪嬙之屬。聞關白亦在其中云。規模如此。用人如此。儀度又如此。而能致富強長久之樂。實未可知也。又聞關白所戴烏帽。卽執政等所着帽。而淺淡袍。乃木綿袍云。倭冠本無君臣之別。平居尙儉。好服木綿衣。然至於坐正廳。引接隣國聘禮。何等盛事。而亦用菲衣劣冠。自爲賓榮意者。其人好行詭異。以矯俗者歟。馬守兩長老來候使館。且以聘禮順成爲賀。

初二日辛丑晴。余與三書記。皆爲詩和林太學父子所贈韻以謝之。是日信篤信充信智。又來叙話。請謁于使臣。而正使從事二公。謝病不見。詣副使館。盛稱昨日禮罷後。關白招渠饋酒。謂以朝鮮尙禮義。觀使臣揖讓進退之容。誠極嘉悅。辭旨深重。僕等與有光色云云。蓋自爲得蒙異數。而欲令使臣聞此贊美之語也。

初三日壬寅。食後儒官十餘人來會大廳。余與三書記出接。相揖而坐。坐中各以長短律絕句。寫贈求和。卽皆和之。彼因更唱迭和。或變爲長篇各體。愈往愈多。堆積如簿牒。使世萬坐旁磨墨。而亦不遑給。夫使一日之內。會者人人各得三四篇。而爲之獨拳枝梧。左應右答。以塞群望。而不待草創而潤色之者。固也。翌日又有數十人來會。所唱酬亦如之。至夜乃罷。詩如噴飯滿案。無足道者。其人各自謂林鳳岡門徒。而食祿於江都。有曰和田長房。字伯良。號幾菴。年今六

十四。大田重厚號翠陰。大津憲章號竹窩。井上有基號雪溪。秋山正房字芝鄉。號卓窩。飯田綽字裕然。號東谿。津田玄寶字子順。號二水。吉田泰明字汝礪。號素行。眞木好文字汝玉。號金巒。野浩字彥浩。號鷺洲。川副良有字伯仁。號柳塢。桂山義樹字香香。號鶴汀。佐佐木玄龍字渙甫。號池菴。小宮山嶠字偉長。號桂軒。是皆名列顯官。而頭無冠衣。兩幅斑衫。曳斑袴。帶劒危坐。野鷺洲桂鶴汀兩人。容貌俊哲。詩韻差秀。與余席相近。筆談頗傾瀉。有姓名岡島璞者。號援之。爲長書短咏。以通其意。記余過尾張州時。朝文淵。托此人於余。至是得其詩和之。云。認得玄洲多少意。驛樓明月夢江關。因道所聞於玄洲之語。璞驚喜曰。不圖公之厚念如此。源方敬者。號甘谷。爲詩甚捷。而無可觀。與余談論亦不凡。餘不盡錄。

連日在館。尋常詞客之來見者相繼。詩唱和及筆談酬酌。苦無閑隙。又有自外請乞者。因雨森東兩長老而達之。曰。集序曰。題畫曰。替像曰。詠物之類。皆願手書押圖章而去。令人汨惱無暇。林信智持一幅畫而來。問以畫中人爲誰。余指其扶醉騎驢之狀曰。必是李白。信智曰。爲我題詩。余卽寫景曰。兒短愁扶腋。驢失識路蹊。江天渺醉眼。日落數峰西。信智笑謝而去。太醫令林良意號怕齋。其子重熙號冲菴。俱好文學。雖不與於儒官之席。而每見余。酬唱揮毫。終日在傍。意頗惓惓。間爲數篇詩投余。余皆和給。館伴牧野駿河守源忠辰。官貴而不解。



文。然亦有好文之憚。每於儒生唱和時。來坐廳中。寓目欣悅。一日余以便服。困臥房內。館伴忽然獨來。余起攝衣迎揖而坐。卽搖手止之。示以從簡勿擾之意。呼馬州通事。致語於余曰。僕少小學文。文未成而去。及長。繫官多冗。遂作不識字人。然胸中尙有愛文之心。近見學士揮洒。心甚欣慕。而館務忿忿。未得晤語。所以乘間一來耳。余出一箋書數行。謝語示之。撫覽良久。起去曰。吾當書答。其明日。館伴之從者。果以一幅授余。文雖不逮。而意則有餘。末錄其名曰長岡城主牧野駿河守源忠辰。頓首再拜云。

初七日。正使公本宅封書。自萊府轉來。書以重陽日發於我京。距今纔二十八日矣。飛船由馬州直通江戶。其捷如此。洪進士濟猷。有寄余書。報以我家平安狀。我家在嶺外。雖非近音。而別來六朔。始得親知。人一書。喜慰傾倒。但聞玉候有加。藥房移設于廚院。焦鬱難狀。是夜從事公。因幕裨發告。搜譯官裝物。權興式橐中。得仁蔘十二斤。銀子二千一百五十兩。黃金二十四兩。吳萬昌仁蔘一斤。縛兩人具鎖枷。議至馬州處斷。始使臣以蔘貨潛商。自有邦禁。使行諸譯。若有所犯。則十兩以上。卽爲處斬之意。筵中得請。而此輩冒死抵禁。不欲使聞於隣國耳。

初八日丁未。雨霏霏竟夕。林大學復携其兩子來見。以好品紙乞書於余。三書記。唯成汝弼。善寫大字。揮洒盈箱。余以筆拙辭。固請不已。強書數紙。大醫林良

意父子。又齎酒饌來饋。自言俺別業。在尾張州。計活頗饒。有池臺苑榭可憇。以宦業留都下。恨不於學士歸路。少稽車馬。爲半日文酒之娛耳。筆談良久。各得兩絕句唱和而去。

初九日戊申晴。食後使臣具黑團領軍儀鼓吹。往赴馬守家宴。從事公病不能偕焉。自使館西南行五里許到其家。見門墻臺榭。究極華妙。宴卓花床。如馬島享儀。行酒九酌而罷。馬守請使臣以便服。出別館觀雜戲。遂徒步外堂。諸從官隨之。堂前六七武有小廊。麗而敞。樂手五六人。執琵琶笛腰鼓各數部。列坐前行。歌者亦數人。琵琶狀如我國嵇琴。而腹有絃。彈之以撥。鼓則缶形而小。左手提其腰。擔在肩上。右手撞其一面。所謂拊缶者。必狂呼叱咤。似是乘輿搏髀呼鳴之類。而聲如犬狺鶴鳴。不覺失笑。笛長不盈尺。而有孔。吹之聲如秋草蛩吟。歌者置册于前。披册而唱。如讀書之狀。而其聲又似梵唄。舞則以美男子年可十六七者十人。畫肩紅粉。縮髮玄膩者。五色紋錦。望之如傾城冶女。自外具服而入。周行亂步。似不與樂聲而低昂者。蓋如我國倡伎之五方神舞。須臾而出。易服而入。服色加艷。頭戴一黃巾。高尺許。圓直不敬。手持黑木杖。長可五六尺。舉杖指空。企足揚臂。爲創執擊刺之狀。俄見黃巾自落。便有彩花滿頭。花如傘形。舒則爲花冠。翾翾有美影之戲。忽有花冠移着於杖頭。又似寶蓋捧立而舞。移時又出。分其十人。五則爲娼女服飾。直嬌艷倚市姿也。五則爲俠少裝束。又

妖蕩挑達兒也。分隊而入。麗服耀日。東西對舞。舞不張袖。而回身轉足。緩步急趨。爲翻雪落花之觀。又轉爲男女垂情流眄之態。奉行平眞長謂余曰。此卽日本倡家兒情色中光景。未知朝鮮妓樓。亦有如許狀否。答曰。服色雖異。意態如畫。又問學士亦解這問興趣否。曰。世無鐵心石腸人。何爲不知。第自畏慎耳。眞長大笑。已而所見漸衰。使臣分付曰。淫僻之戲。皆不欲觀。卽令輟退。樂止而雜戲出。略如我國傀儡之觀。設帳於廊中。有人抱兒而出。婉孌可愛。宛轉間兒化爲劍。劍色瑩耀。彈其脊而粹之。復化爲奇花滿枝。吹而散之。則爲秋風落葉。又有華堂金屋。猝起帳頭。所見妖奢。望如佛宇。其中燈燭。無人而自燃。不須臾復盡爲落葉。紛紛下矣。如是者數種。而纖瑣幻怪。皆不堪寓目。至昏而罷。馬守更以別饌設饋於內堂。左右園榭佚遊之所。比馬島府中倍之。聞其妻妾俱在京邸。國法不許帶去。自島中至江戶。所經名城大舖。皆置第宅。蓄姬娘云。有五歲兒男。自內而出。服飾奇麗。容姿絕妙。兩三倭人扶護而行。雨森東在余傍。謂余曰。此乃島主之姊子。而其父亦方爲太守。食廩三萬石。是其內室送兒於外者。蓋謂使臣諸官必有相人之術。故使之轉囑耳。余爲撫頂良久曰。日本人富貴。皆世襲。雖有唐舉許員。皆非論相之地。且豈有美如此而不富貴者乎。東笑曰。容色之美。皆出於居移氣矣。日本世祿家。所能者富貴。而所不能者壽夭。故相書命書。亦多崇用故。夜深而還。明日馬守致三籠鳥於使館。曰。鸚鵡曰錦雞曰。

白鷓。謂日本之產。而朝鮮所無。欲供一賞。然三者。人皆初見。未知其真假。而鷓鷯。綠色丹嘴。名爲鷓鷯之小者。錦鷄。鷄身而錦毛。白鷓。全是雄雉而色白者。余戲謂越裳氏。若貢此物。周公亦當廟薦乎。諸僚一笑。

十一日庚戌晴。執政源重之藤原忠真二人。奉關白回書而來。亦無儀仗。備御之觀。至關門。而馬守奉書櫃。雙擎先入。兩執政隨之。使臣以下皆黑團領。出檻外迎之。馬守乃以櫃安于正廳案上。使臣與執政。兩揖分東西序坐。執政使馬守傳關白之命曰。累日留館。何以經過。歸期不遠。惟願慎涉大海。行李平安。回答書及別幅回禮。並善爲賚還。三使離席聽訖。起而還坐。有一紅衣官員。持別幅三紙。使首譯傳于三使。三使又離席受。余與三堂譯上通事一員。軍官一員。各以次跪受一幅。中下官各一人。亦皆領受。卽其所書私贈之物。而執政則具黑色公服。奉回書。紅衣官則近臣家令之類。掌饋遺諸物。物是銀與綿子。而銀則期至大坂。以別藏所貯輸之云。使臣令首譯致答謝之辭於執政。執政起去。回書改封褱時。一一披見。開紅漆木櫃。則內有純銀櫃。櫃中盛書。裹以彩袱。紙長容入於櫃。而展觀其紙。深紅淡紫如畫山水。間用粉白。爲雪壓峰巒之色。其書曰。日本國源吉。敬復朝鮮國王殿下。三使遠來。訪問丁寧。憑悉興起佳勝。萬福同也。方今應休祥施活法。故遵舊典。以修新慶。幣物多儀。那堪報答。實由兩國永好之誼。而亦可識禮意彌深。聊贈庶品。附於信使。誠之所在。彼此皆然。不

備。享保四年十月十一日源吉宗云。國號年號陞二字書。興起陞一字書。餘皆陞以平行。字畫細而整。大學頭林信篤撰進。

十三日壬子晴。館伴以關白命。設上馬宴。宴床儀節如前。自此歸期隔日。林大學父子。大醫父子皆來叙別。各以五色紙軸爲贖。余亦出黃尖墨丁回謝。外人求詩及札翰相繼。余以憊困成疾。頗欲謝絕。而不得已。多所強應。有姓名河口。啤者號鳳嶼。家在金龍山下。最近使館。年十七。能博通經史。爲各體詩文。翩翩有才思。每因雨森東紹介來調。爲人溫粹聰慧。好問求學。余亦獎詡而進之。見其詩必加點竄。渠以世上難忘一字恩之語。惓惓不已。至是晨夜來候。書示所懷。曰。百年今日。聚散如夢。此生何由更奉音顏云云。余又悵然。慰諭以珍重。加滄之語。便覺人情所繫。果如桑下三宿矣。又念江戶山川亭榭之勝。在在若畫。坐邦禁不得乘輿出門外。淹留半月。但爲缺舌兒惡債所困。鮑臭盈箱。竟無一副胸中語。寫得一副好光景。足令人邑邑長歎。然彼其海嶠雲霞。亦自彼僮家。筓籬物。藉令穆天子乘八駿至。當不過一寓目而過之。又誰與觴瑤池賦白雲哉。第以由我京至此。水陸五千五百餘里。目境與履迹。莫非前生宿債。而瞥然如春夢華胥。盡歸於無何有之鄉。蓋於幻中色想。認得瞿曇氏萬法皆空處耳。十五日甲寅晴。曉叅望闕禮。晚飯束裝而發。臨行寄書林大學替別。兼以二篇長律。贈信忠信智。出關而見閭井人群。簇簇攢手言好去好去。一行大小。踴

躍歡悅。若從苦海得慈航。駕長風。卽千家都市。羃眼繁華。皆如腹飽而忘珍旨耳。夕宿東海寺。

十六日乙卯雨。午飯神奈川。暮抵藤澤。林大學致謝書。

十七日丙辰。雨微微不絕。早發行十餘里。見閭巷左右。橘柚柑諸樹。去時結子滿枝。青累累不堪食。今則色正黃。異香郁郁侵人裾。其味之爽而甘者。倭號蜜柑。每過樹陰。倭人折其蒂。連數十顆投轎中。卽披葉而嚼之。香漿沃渴喉。頓令五官習習。不復羨安期火棗矣。已飯大磯。暮抵小田原。所經皆舊館。館中支持者。皆宿面。至則欣然款好。或呈小紙。賀余好歸去。有姓名村。越左衛門者。乞余筆蹟。留館見其容。有涕泣色。可怪。

十八日丁巳晴。未明而發。將登箱嶺。嶺路雨後石滑且峻急。雖賈昇者勇。其趾不受。石橋之齒。确确與崖鬪。因呼駿馬來。據鞍揮策而上。小憩路傍茶屋。飲太守源忠英送饋酒茶。踰嶺而到館。見滿峽楓林。視去時。改以深紅益奇。富士山在雲霧中。不得舊面目。差失人意。湛長老遣禪儀來訊。致蜜柑一籠。清香溢吻。葛長老亦和余前日箱根三絕句。寄湛老以替慇懃。并爲詩謝之。午飯畢。遞乘轎下嶺。夕宿三島。

十九日戊午晴。鷄鳴啓路。路左右皆燈竿竹。三十里天色始曙。已飯吉原。踰薩陀嶺。夕宿江尻。

二十日己未晴。朝次駿河府中寶泰寺。景物完然如昨。橘柑之青者。今作黃金色。徘徊石塘棕竹間。自嗟人生薄緣。正如阿閃國一現耳。薄暮次藤枝館。復對方池。撫蘇鐵諸卉。依然一夢。

二十一日庚申晴。午飯金谷。夕宿懸川。

二十二日辛酉雨。雨中行三十里而開霽。午飯見付。夕宿濱松。自江戶復路以後。各站求詩者更劇。塗中或停轎以應。其人屑屑不暇錄。至此而屢滿戶外。應之者一隊纔退。而乞者一隊又至。目不交睫。而夜鄉晨矣。蓋以蠻情之篤於嗜。而使車旣回。盛事難再。前路預待者無限。故每日先使臣發。

二十三日壬戌晴。寒風拂拂。余強飲諸白數盃。醉睡轎中。至金絕河。狂濤接海甚險。待使行至。杭舟而渡。午飯荒井。夕宿吉田。

二十四日癸亥。雲陰蔽天。四野禾稼已盡收。翻耕者土深沒膝。四隅方正若割肪。國俗治田。概如此。午飯赤坂。夕次岡崎。見途塗市肆賣柑者。如山丘。文人韵僧來接歡。必以竹籠貯柑置坐上。爲佐飲之具。青葉交錯可愛。余噉之。或盡一筐。所謂詩多使柑。時時自笑。謂腹中詩。皆得秋香。如蜜蜂製花爲蜜耳。倭言公詩。當似橘中仙。亦笑。

二十五日甲子雨。五更乘轎。簾外設雨具。睡美。不聞巷人喧。夢醒。已抵鳴海。天晴日更高矣。促飯而行。暮抵名護屋。邑中雄麗及觀光男女。比前似益盛。吾目

境既闕三大都。大江坂倭而抑其次者。尾張州耳。木蘭臯朝玄洲二人出而歡迎。自遠方來者。魚貫而集。坐見堂皇閣道庭場間。窄而降者。引而升者。環立而睨者。無不人人乞詩求語。或以余前日所題詩。作彩幛。請押圖章而去。或以其所著集稿。托人而侑之。要得片談雌黃。童子疲於墨槩。使倭人遞勞。卽紙疊如雲。毫攢如林。須臾而匱。復進之。余亦有時氣渴。頻頻破柑以佐觴。爲古詩近體。依韻次韻。無一起草。寫輒被他袖去。不自知幾許篇。最後玄洲出其書。大小篆法頗奇。蘭臯又示其詩稿二卷。余皆作序而弁其首。群倭又請見我國諺文字形。略書以示。又問創於何代。余答曰。是惟我世宗大王。聖文神化。博通百藝。作爲十五行新模。以該萬物之音。距今三百年矣。倭群聚觀曰。字形如星辰草木。必從河洛而取象耳。有一白哲豐衣而來者。直上坐睥睨。群倭在余傍者。有驚恐色。其人搖手禁戒。有畏煩色。堂上下頓然無譁。余切怪之。玄洲以小紙書密示曰。府中貴介公子。縱觀學士揮毫云。鷄三唱。衆尙斷斷未已。

二十六日乙丑晴。余以文墨。惱甚不得眠。因蓐食而發。又作轎中睡。行六十里。午飯于起渡川舟橋。觀光男女。羃羃沙岸。間有結幕而炊者。各有鼎鑪之屬。是其遠人之贏糧來待者耳。暮抵大垣春倫家。六父子復出而迎勞。及其他乞詩者。如護屋。

二十七日丙寅。天興雲欲雨。午飯今須。踰摺針嶺。嶺上有一堂。名曰望湖。楣間



有扁。乃辛卯寫字官筆。壁上有障。亦其時從事官書也。三使臣就憩。余亦從。俯觀琵琶湖。浩渺無際。衿神爽豁。遙望一点孤島。着湖心。黯黯猶可辨。問島名。則曰竹生。是造物者。又欲令湖中土石。與君山爭美耶。初昏抵佐和。土風喜文華。倍於他州。得我國詩文多者。不問精粗。引以爲名高見。其爭先投隙。設機而取之。如貪賈之殉貨。陋而無足應者。然既掌文事。不得戒門以麾之。達宵揮灑。自笑文字之厄耳。

二十八日丁卯。夜雨晨霽。北風吼怒。可怕。午飯入幡山。夕宿守山。

二十九日戊辰晴。夜後行五十里。抵大津。倭言此上有三井寺。在琵琶湖上峭岸處。爲國中第一名勝。非歷路不能見。甚恨。

十一月初一日己巳晴。曉叅望。闕禮卽發。崇朝而至倭京。以使館深嚴國禁。不許多人出入。故徵文者甚稀。差晚與書生數十輩叙話。有明石景鳳者。字仲耀。時年十八。筆勢如琳琅。膚如玉雪。可念。唱和若干篇而罷。昨於大津。馬守使奉行致辭曰。自前使行。必於回路。歷入大佛寺。寺在倭京南五里許。關白預使藩臣。治酒饌。備享禮。詰朝臨枉。使臣答曰。太守以關白之命。速我於盛儀。何事之辭。第吾在國時。素聞大佛寺。爲秀吉之願堂。此賊乃吾邦百年之讐。義不共天。況可酣飲於其地乎。謹謝厚意。於是奉行裁判及雨森東。皆請謁。至前而白曰。願堂之說。日本人之所未聞。使臣叱退曰。毋多談。如是者再。而馬守與首譯

相議曰。使臣之意如此。吾奉國君之命。無所逃罪。請於寺門外。別設帷幙。以稽從者何如。使臣聞之曰。必如其言。寺門稍遠處。一闔舍足矣。何用區區設幕爲。馬守曰。惟命。至是將自倭京。午飯而發矣。馬守兩長老。至使館之外。使首譯傳告曰。京尹聞幙次受供之意。大以爲不當。事將奈何。願更思而教之。使臣曰。吾所以決不入寺門者。義不忘讎也。卽關白聞之。必不能屈人於非義。豈以京尹之言。而更有他圖。須以此稟請於江都而處之。吾輩越萬里重溟。視死生如秋毫。雖十易寒暑。無難留也。馬守兩長老。又言是寺之設。若眞爲平氏。而謂其人願堂也。則使臣之不入。義也。將我日東人。惟閣下之義是頌。豈敢煩請。但今願堂云云者。出於無稽之言。而閣下信之。寡君之設饋於斯。以燕行役。則自前古通行之典。而一朝違之。未知如何。因與盡日往復。而使臣牢執不許。渠輩鬱悶而退。

初二日庚午晴。留倭京。馬守長老。知使臣意終不可屈。往見京尹而更議。則京尹曰。幕次及私館。在國君享使之禮。皆涉苟艱。決不當爲也。且使行之據理不往。以平氏故也。如以日本文蹟發明其說之謬。則使行有何持難。因出其家藏日本年代記印本一册。使之通示。於是馬守如其言。使奉行裁判等。致其一卷册曰。此乃國中所秘之史也。其中某朝某年重建大佛寺者。在源家光立爲關白之歲。平源之不相好。貴邦之所知也。源氏之世。秀吉之子孫。無遺類。豈有築

寺而崇奉之理。是書之出。足以破願堂之訛也。使臣遂以冊中所載年記考之。其爲家光所建。則果然。俄而馬守長老更申前懇曰。秘史之出。只欲使閣下。知此寺之設。非平氏也。夫既考諸信史。而一破傳聞之疑。則似無不往之義。請灑掃張具。以俟高駕。三使臣遂合議。正使公以爲曩吾得於傳說。而聞是寺爲秀吉之願堂。故牢守不入之議。今吾徵於信史。而知是寺爲源氏之所建。則歷受暫時之餉。事理無妨。且已使諸倭之聽聞者。悉諸吾輩決不入平賊之寺。而知其源氏而後乃往。則吾所以不忘讎之意。亦足宣布於日本矣。況今國史既出。而吾猶不信。必欲歸實於前日者。無亦太過乎。副使公曰。吾見亦如是矣。從事公獨以爲不可。正副兩公。以明日暫歷之意。傳言于奉行。奉行諸倭。聞命而去。初三日辛未晴。從事公有病。不能偕飲餉之席。將直取淀城路。馬守聞之。遣伴問候。且勉以三使齊臨。使臣以事體自別。不可敦迫。責而答之。雨森東狼人也。卽無所發怒。直與首譯私鬪。雜用鮮語倭語。吼如獅奮。如蝟張牙。裂眦。其狀幾乎劒出鞘矣。余時從閣道而下。適見雨森而呼曰。君非讀書人乎。何怒之悖理如此。東卽持年代記一冊而來。仰視天俯畫地。忿發而言曰。當初使臣過聽願堂之說。而義不入讎人之地。則孰不欲嘆。寡君篤於隣好。不敢停享使之儀。故至以國史爲徵。自明源氏之寺。則敵邦之奔走於使臣。猶力是視。今乃不信乎國史。而不承乎公禮。是卑我也。弱我也。有死而已。余曰。兩使臣已有歷入之教。

從事公謝病不與，固無妨矣。設使其間，有不如君意者，此非譯舌輩所從周旋也。卽君以區區血氣之憤，乃與一譯官私鬪，自謂是漚沫之風乎。東遂謝而去。食後發行，余隨正副兩公後。東南行十餘里，到大佛寺。寺在平街閭里間，殿門高大，梁柱皆全木而塗金。坐觀音佛金像五六丈，兩長老揖余於廡下，小坐叙話。有僧周恬，字智門，號玉芝，面貌多雲月氣，是湛長老高弟，禪學頗精。與余修款，謂曰：近從敝師，見公文藻，旁透佛理，風塵官業中，著甚麼工夫。余答曰：佛氏治心，只一箇無字。世間有心人，如何學得。酬酌數語而罷。恬意甚惓惓，且以其師畫像，贖見請。余亦約至馬州而撰焉。有頃，奉行以關白命，進杯盤，膳羞豐潔可飡。馬守又設饌於別處，移席而就之。見一字長廊三十三間，在殿之東隅，坐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佛，設高下層卓，鱗鱗有級，金身畢露，每一佛連小佛十餘，可歷指數也。記余弱冠，夢入一金殿，觀金佛數萬，簇簇充棟，其下有人指示曰：三千世界，今來夢中事，恍然相孚。卽如王伯安伏波席之類，蓋有前定耳。馬守所供，亦頗精，因飲酒乍醺而出。薄暮抵淀城，從事公自倭京直到，而路中虛乏，病候添苦，卽就館訊之。

初四日壬申晴，未明出港頭，倭已艤船待登。金鱸鼓樂順流而下，辰末到平方，受熟供如去時。支待官谷出羽守，以關白命，別致餽使臣以下各有差。晡泊大坂，至河口所留使船，船將櫓卒，皆懽忭來迎，數月相離，無一人病者，喜慰何量。

就館本願寺。

留大坂五日。復與南溟若水三宅緝明兄弟。朝夕胥會。爲詩文各體。更唱迭和。無間隙。南溟作別語。自東字至咸字。沒押平韻。每韻各得七言絕句。以叙行。余謂貧不能當。咸陽繇別草數卷。古詞序而謝之。若水以其詩藁一卷乞序。余又撰給。其他遠近徵文者。一時沓至。如貧人困宿逋。復積新債。不可盡錄。

兩森東持二十四帖孝子圖。自帝舜至宋賢。各畫其行事。逐幅有詩。錦衣粧纈。貯之漆几。觀其題目。乃辛卯從事官李邦彥筆也。問主者。則曰皇京貴人。而不道名。諸倭之奉几者。珍重不敢慢。但乞序於余。余披圖見訖。作序遺之。東又以唐紙絕美者。連糊而來。請余手書。筆畫與字行。皆用準尺。必致精謹。爲之看護而去。曰。不如是。則吾屬恐有罪。未知何等貴人。使他敬畏如此。

鳥山碩輔所著芝軒集。大抵孤苦工緻。知其富貴中人。而用意於窮者。然余謂日本詩人中。決不易得。而倭俗無知其名者。觀其集中。有觀辛卯使行入大坂之作。而又不與重叔諸公相唱酬。意其爲人。必耿耿自高。不求知於當世者矣。頃到大坂。而得其集異之。持卷而向江都。其門人戶田方彌。走使者江都。以書乞序於余。其書頗叙鳥山之行蹟。自幼好哦詩飲酒。號爲逃禪居士。一生不至於貴者之門。築室伏見城南。逾年而產芝五色。因號瑞芝輯。臨物訪藁於門生。以爲日東無知己。雖能剗削。勿令不知我者。有所雌黃。其言如此。所以不敢求

序於國中而梓訖之日。適當使華。幸荷君子之賞。以斯人不可。請縷縷數百言。意甚懇惻。余遂爲序文。付之歸使矣。至是而見其序已刻。有曰河間正胤田中脩胤諸人。致書謝余曰。辱荷惠叙。因達聖意。賜乙夜之覽。幸哉奇哉云云。又以諸門生設酌志喜之詩。示余。河間詩曰。

高士有遺藁。編來帙已成。文光凌北斗。聲價過連城。共喜經天覽。相逢謝睿情。乾坤詞賦客。誰不羨榮名。

田中詩曰。

誰知窮達說來由。是個遺編對冕旒。寧恨江湖漂泊日。堪歡禁闕盛名秋。千年榮與長松競。一字價兼雙壁侔。聖代幸逢天意渥。傳芳六十有餘州。

詩雖可笑。而極道懽頌之情。所稱冕旒。卽其天皇。而能以一經其眼。爲國人榮名。始知皇帝之貴矣。第未聞倭皇解文字與否。而烏山集中。有盛稱今皇御墨之詩。蓋有文翰喜詞華。爲其臣民所仰者。而然歟。

大坂書籍之盛。實爲天下壯觀。我國諸賢文集。中倭人之所尊尙者。無如退溪集。卽家誦而戶誦之。諸生輩筆談問目。必以退溪集中語爲第一義。有問陶山書院地屬何郡。又曰先生後孫。今有幾人作何官。又問先生生時所嗜好。其言甚多。不可盡記。大坂文士一人。列書我國從祀諸賢。自崔文昌薛弘儒。以至沙溪文元公。其序次一不參差。其外禹祭酒之忠貞。李牧隱之文章。及佔畢齋先

生事。歷歷稱道。彼其所聞於我國之事。何其詳也。余甚怪之。試與諸生問晁秘監有後孫否。曰不知。車五山爲製述官時。所留詩什尙在否。曰無有。又問金慕齋所稱日本僧弼中事。曰未聞。蓋彼於本國掌故。味味焉。此由於日本文獻無徵。數百年間事。皆如雪中鴻迹。而自邦關市以來。厚結館譯。博求諸書。又因信使往來。文學之途漸廣。而得之於酬唱答問之間者。漸廣故也。最可痛者。金鶴峯海槎。柳西厓懲悖錄。姜睡隱看羊錄等書。多載兩國隱情。而今皆梓行于大坂。是何異於覘賊而告賊者乎。國綱不嚴。館譯之私貨如此。使人寒心。

成汝弼以其伯父琬曾爲壬戌製述官。求得遺文。以板梓行。壬戌使華集一部。見示。其時使臣及製述官書記諸篇。具在。隻字片談。纖悉無遺。諸倭倡和之辭。亦皆附錄。而其中柳綱爲名者。號震譯。最蠻中傑物也。文章浩健。自是寒山片石。而聞其地品寒陋。不得爲諸州記室。終身作掃除之隸。觀其上尹相國書。極有惋嘆之思。日本無科第取人之法。官無大小。皆世襲。所以奇材俊物。不能自鳴於世。使民抱恨而物者。多此類矣。余問辛卯使行時詩文。亦已登梓否。倭言其詩篇什最富。至今散在諸人。而未有收拾成編者云。湛長老以大坂新刊星槎答響二卷示余。此乃余及三書記與長老答贈諸什。而所刊在赤關以前之作。餘未卒業。然計於一朔之內。剗劂已具。倭人喜事好名之習。殆與中華無異。余初至馬島。雨森東力懇曰。泉南文士唐金興隆。有奇才大名。築堂曰垂裕。臺

曰臨瀛求詩及記辛卯諸公皆有篇什云云。余作詩文以給之。及至大坂。其人  
在近而不來見。但以書牘致謝。觀其書頗矯矯有氣。逮余歸到大坂。又爲五言  
二絕句贈余替別。其詩曰。

析木豈無津。扶桑亦若齊。寄將萬里心。四海皆兄弟。  
客從萬里來。嗟今歸萬里。離歌落日前。長笛數聲起。

且以其私草一卷。托雨森東致之。欲得余批點。見其中多有可觀。以爲錚錚佼佼之類。而恨不能相見。私問於三宅緝明曰。子居泉南。知有文士唐金興隆者乎。答曰是賤丈夫。而有猗朱之名。文則吾不知也。渠輩之一譽一毀。皆未可信。葛長老自大坂偕往江都。又偕到大坂。山河道里往返數千里。所與酬贈之篇。不爲不多。渠以不得從容面晤爲恨。臨別。數使替候。且乞臥雲山四景詩。以當他日音容。人情悵然。館伴美濃守長泰。致三馴猿于使館。是其雌雄與一雛。而狀如狗。毛皆蒼灰色。倭人以木筒之無底者。向空懸轉。而使猿東西跳梁。出入如梭。又被以倭服。飾木爲帶。劔狀。插其袵。人立而舞。不久輒四據。叱之復立。厭見我國人。必欲走避。意態驚惶。似不能盡技耳。

初十日戊寅。曉雨朝晴。馬守於浪花江上。有別業。請使臣臨行一枉。亦舊例也。食後使臣具鼓吹而發。過難波橋。折而北數十步。抵馬守家。園墻妙麗。視江戶邸舍稍狹窄。而臨江結構。兼以爽概耳。兩長老皆會。馬守進杯盤。所饋湯餅絲。



麪之屬。精潔可飡。觴罷。出而登舟。余與崔康津。復乘國書船先行。三使臣以下。各船隨之。如去時儀。緣江兩岸。物色依舊。而觀光男女。錦繡之眩眼者。視前益盛。所過。人人皆言好歸去。音譯可辨。夕到河口。望見菖長老。於綵舟上。遙揖使臣而去。異邦顏面。依然一夢場耳。自此移乘我國船。船中莫不欣欣有喜色。正使公上舵樓。張幕而坐。笑謂諸僚曰。歸臥樓船。便同還家。余曰。人情豈得不然。與此船相離。通計六十五日。逆旅輿馬。寢飯徒隸。無一我國所見。而賴朝廷威德。今幸鼓舞而歸船。一行上下。得朝鮮舟楫。便是永家臺面目。是心之喜。無貴賤賢愚耳。使震浩促炊飯膾魚以飽。夜宿舟中。穩眠至曙。西南風怒起。舟不得行。

十一日己卯晴。留河口舟中。大坂江戶求文者。又托雨森東而達之。詩牘盈眼。十二日庚辰冬至。曉行望闕禮於船上。倭人以十四日爲冬至。可怪。晚雨西風。舟不能發。

十三日辛巳晴。是日乃余先忌。身在篷頭。又不得望鄉而哭。竟夜排燭。只有風波撼客枕。晨坐挑窓。涕淚自下。洲島諸名勝。亦被窮陰凍霾。與去時秋色不侔矣。

十四日壬午晴。聞副使公。與同舟書記成夢良軍官鄭后僑。聯句得五排二十韻。從事亦於舟中。與書記張應斗。和成叙懷。迭相送示。一唱三嘆。正所謂黃栢

樹下彈琴耳。入夜。月色侵篷戶。寒波渺然。正使公自爲詩。命余及姜書記。隨意屬聯。和副船所寄韻。

寒江暮潮生。永夜逗扁舟。使旄節含霜重。詩書帶月幽。製述鄉愁當畫角。時序

逼狐裘。書記明滅坂城火。依舊蘆屋洲。使坐分沙鳥睡。吟和洞龍謳。製述去路

隨飄梗。歸心似急流。書記初心萬里駕。已白九分頭。使青鎖班空點。彤闈夢

轉悠。製述挑燈成小集。對酒滌新愁。書記自喜全蘇節。寧憂乏寇樓。使三山徐

市路。八月漢使遊。製述身覺仙緣重。眉瞻喜氣浮。書記幸看吾事了。肯作異邦

留。使約束鯨波靜。飛騰鷁路遒。製述茫茫帆外島。渺渺筑前州。書記身爲明時

老。官思去日休。使壤歌隨玉燭。千舞祝金甌。製述夷險終無貳。風濤更不憂。

書記敢言蠻俗敬。但願國恩酬。使好趁梅花膺。琴樽臥故丘。製述

# 海行摠載

中製述海遊錄下

十五日癸未晴。曉叅望闕禮。東風舉帆。晡泊兵庫。十六日至室津。十七日至牛窓。皆不就館。望浦際列石間。有客徘徊。是曩所酬唱者和田省齋也。余棹小舟相近。爲筆談少頃而別。以河樂詩序屬而歸之。十八日至鞆浦。所過物色如昨。橘柚柑在在爛熟。香色甚美。蜜柑以晚節稍稀。而大柑之名曰九年母者。又最奇。連皮噉之。芳鮮溢齒。日供所給外。倭人或知余甚嗜。往往携筐以饋之。蓋自江都復路以後。水陸諸州供給飲食。視去時益盛。鞆浦則三使行別饌。生雉合至三百餘頭。恠而密探之。倭言自前信使之供。多不承權輿。而今則關白以爲慮。遣使者潛行廉問。一路所以遞馬等事。亦無曩日之弊。而各站支待者。必務勝而取名耳。

十九日丁亥晴。東北風乍起。舟人欲早發。而馬守無行意。日高三丈。始擊鼓諸船遂進。未十里而變爲西風。雲陰四塞。驟雨又下。奉行謂此去數十里。有忠海村。可以停泊。因使格卒盡力撐櫓。昏黑而到忠海。水淺不能泊村岸。遂下碇而宿。是夜三更。月色如晝。使臣登柁樓四望。洋瀾淨如拭。各船燈竿。燦映益奇。沈咏徘徊。使有御風凌虛意。翌日大風盪舟。奉行得村中小寺。諸使臣下陸。正

副兩公乘舴艋而下。從事公以病辭。余亦因留舟中。諸僚別作餅麪膳羞。爲宴酣之具。笑謂風波中有鷗夷子五湖契闊。所欠則無西子耳。作一叙追記。江都兩館伴僮相時事。託奉行平眞長。使轉致之。又明日。余與諸僚呼小舟出陸。步詣使臣所住寺。寺名誓念狹窄而精灑。小庭草木俱妙。老梅一樹。已吐花可愛。浦上人家數百戶。麥田縱橫。田畔鑿坎貯糞。路見男樵女汲。勤儉有農家之趣。與市肆繁華者大異。地屬安藝州。而使行意外漂到。本州支持未及。自備後州追供。兩日而後。安藝奉行始至。以太守意先饋湯麪。二十二日庚寅。惡風少定。天明。正副公皆下船發行。潮進而舟隸之尺寸爲艱。夕抵蒲崎宿舟中。本州儒官味木虎。是余去時相善者。請就館夜與諸書記往會焉。虎欣然敘勞苦。以大柑一筐佐酒。曰。聞公嗜柑。摘我園中樹而來矣。因款談良久。各爲詩贈別。意甚凄然。曰。此生那得更奉面。虎以太守語。乞得屏風大字。余辭以筆拙。作勸農崇學省刑薄歛等八條語。屬成汝弼而書之。喜謝曰。所勉皆太平之具。君子之惠也。阻風數日。意緒鬱鬱難聊。湛長老伴問頗頻。余夾童子世萬及馬州通事一人。暮至長老館。湛大喜迎揖而坐。設酒柑麪食數器。使通事替語。曰。屢蒙所惠詩牘。頗解禪家宗旨。不但文華爲貴耳。余謝曰。風塵逮速中六根俱熱。幸得浮杯和尙。開示西來意。甚荷法緣。長老出其畫像。楨子示之曰。此吾可竹軒物色具在。煩公一賞。余見淨舍在蒼崖下。長老披紫衣。趺坐。四面蒼竹簇簇。陰涼脩

然不似世間人所居。因謂長老曰。不佞與此君有素。蓋於密州舊庄。手植百餘竿。竹下有泉。曰青泉。泉有澗。曰綠涓澗。皆取義於竹。而又自爲秋篁詞一篇。以寓交情。不圖蓬瀛之窟。復見愛竹如和尙者矣。長老喜曰。辱示同好之意。當百年珍誦。但乞題贊。並得公秋篁詞。以無忘嘉樹。余謂贊辭。則已與王芝上人有成言。容俟後日。先題一律云。婆娑雪山氣。蕭颯古仙人。一幅巖棲靜。千竿峩竹新。無心花暎日。隨意鳥鳴春。自喜秋篁語。交情也有神。夜深而歸。翌朝。長老使禪儀來謝。致絲麪食物。

二十七日乙未晴。風波乍靜。曉發督櫓行七十餘里。逆颺又起。各船皆入津和港中。下碇而宿。是夜馬州飛船。致譯官家書。權員外相一。抵余書偕至。悉聞玉候享安。九月二十八日。耆老司進宴已行。北望雲天。攢手慶祝。而王子延齡君。十月初二日。喪逝。不勝驚悼。翌日得東北風。舉帆行五十里。又變爲西風。倭船之曳纜者。如雀噪。而鷓首與進潮鬪。水在兩岸間。波急而怒。望上關五里許。勢無尺寸。求前計。遂中流下碇。至黃昏。從退潮泊上關港口。掩篷就枕。夜聞調刀聲。板屋搖搖未定。魂夢俱悸。二十九日食後。使臣就館。余又隨之。夜與本州書生。醕酢一二語。有稱粟屋氏女子。年今十一歲。能書大字。呈數紙於館中。筆用弘法體。書軟如殭蛇。雖不成樣。而一幼女辦之。亦自異事。余爲小序題其首以還之。館席寒甚。不若舟中之狹而穩。明日復下船一宿。

十二月初一日己亥曉。至館叅望。闕禮。初三日辛丑。風色如前。而馬守船擊鼓請行。行七十餘里不得進。下碇而宿。望越岸人家數十戶。名爲笠戶村云。初四日。櫓行九十里。風益怒。停船着海中。以度夜。至晨而雨。雨晴風威再悍。卽吾寢飯坐臥。與波濤低仰。但見雪花彌空。頑雲鳳鼻。如是者三日。寄身一葉中。覺死生如髮耳。是名向浦。地屬長門州。初七日乙巳。發船過丸尾崎。新泊浦。行八十里。櫓卒力盡。天欲雨。又不得進。止泊于元山前洋。西北有一帶高丘。東南皆大洋。隔浦踈鐘。時出於松林間。而不見人家在何許。支待官爲治具沙邊。種種結草舍。以待使船之來。而亦被風雨所盪。奔走不遑。可謂主客俱困耳。初八日丙午。未明行船。午後到赤間關。日未暮而雨作。三晝夜大注。雨止輒西風灑雪。令人愁鬱。余至館中。與教授小倉貞爲筆談。酬唱。太守源吉元有酒饌。別饋。港長老遣禪儀候問。以赤關名硯表忱。諸生之以詩求和者亦多。而氣竭無好語。小倉以太守意。示子路畫像一幅。乞得贊詞。余作小記。手書幅中而遺之。一坐遍觀。傾倒。十二日庚戌晴。東南風。舉帆暮泊藍島。藍島是仲秋阻風久留處。海濱松橘。依依歷歷。似與槎上人有期。顧戀彷徨。自不可忘。遂與三書記。就舊館環步之際。雨森東。引筑前書生琴山梅峯而至。兩人皆驚喜顛倒。呼筆而談曰。海山雲物。待足下復來久矣。余曰。地勝爲平生第一觀。別後夢魂。未嘗不惓惓還往。而萬里言旋。幸復見故人於此。獨恨今宵。是人生百年離別耳。卽以小詩

贈別。因問小野玄林無恙乎。曰此君今不偕來。寄聲謝足下。夜將半。通事報順風。鷄鳴且解纜。遂各忽忽起去。余復下船。時天陰月無色。望西山蒼翠。亦在雲霧間。令人步步留情。

十三日辛亥晴。丑初舉帆。東風不競。睡中行五六十里。而平明以後。蓬蓬而起者。拍浪甚急。驚濤插天際。舟與天地下上。震盪欹側。比初渡一歧時。危懷倍之。厨人格卒。皆昏仆不能起。朝食未舉火。晡泊風本浦。使臣就館。余則留船上。夜大雨。自此西風尤緊。或雨或晴。或雪或陰。翳竟夕。七日淹滯。客思煩惱。湛長老所館。與船相近。貽書雨森東。約訪長老。夜與三書記散步而往。雨森東及馬州通事一人隨焉。長老喜迎。叙話。問唐詩李杜外。當以何家爲冠。余曰王右丞似賢。宋文歐蘇外。當首何人。曰朱紫陽在。卽不須論歐蘇。而若只許文藝。半山亦能。湛皆點頭。又問朝鮮寺刹之制何似。而僧法亦有宗派否。曰聖朝崇儒斥佛。佛宇皆在山巖絕頂。不與民俗雜處。士大夫無剃髮奉法者。然高僧異釋。前後輩出。法有禪教二派。服緇衣袈裟。錫杖瓢鉢。但着白布巾。名曰曲葛。又問巾樣如何。余摺紙成樣。書前後面而示之。湛熟視而言。佛書無此法。殊不可曉。又問公平居亦讀佛書否。曰僕坐病懶。不能讀儒家經史。何論佛書。第聞釋氏之學。本以萬法歸空。而及見其書。疏註之繁。倍於儒家。政如多歧亡羊。常欲一洗之。西江水耳。湛笑曰。果如公言。然自非上乘之智。安能不立文字。直得心印。夜

深進麪果數器。復至雨森東所住處。小坐而歸。

二十日己未夜三更。東北風忽起。馬州船有鼓聲。三使船一時齊發。月色如畫。波濤不驚。翌日庚申。夕到泊馬島。就西山寺舊館。行中莫不懽悅。以漸近我國耳。

二十四日壬戌雨。三使臣修先來狀。達正書。封巽軍官崔必蕃。韓世元。譯官韓重億。具舟而待。

二十五日癸亥晴。先來船早朝發。余與崔康津。握別於灣上。異域分留。人情黯然。因付家書。俾於清道郡過去時。給官人轉投我家。計不下一旬之內。老母知我在馬島無恙耳。飯後余隨三使臣。具黑團領赴太守宴。宴卽例享上船宴也。饌品花床獻酬之節。並如前。有所謂設樂陳戲者。陋汚罔狀。亦不知江戶邸中所見。不足煩耳目。卽令撤去。日暮而還。

二十六日甲子晴。湛長老邀余一會。於以酌庵。通于奉行具輿馬。薄啜余及三書記偕往。自使館南行五里餘。到庵。雨森東已先在堂矣。入與長老序揖而坐。所談皆一。別無復見之言。兩情依依不能盡。余作畫像贊詞。手書幅中。並錄秋篋詞。以答前懇。又以紅綠箋芙蓉香蜜果等物。贈長老。幅巾一枝。與雨森東。謝曰。縞紵之遺。古賢所貴。謹當十襲珍重。以替他日顏色耳。長老使禪儀周鏡等。設飯麪酒果餅餌。物物精楚。話至二更而別。庵之勝。以目境在昏夜中。未記



其詳。而大抵與闌闔精間。洞岳高邃。松杉橘柚杞之屬。夾路蒼蔚。有米錢公廩僧徒四人。徒隸亦具釋子之官。居可樂也。明日長老遣禪儀周鏡替謝。致刊本册子數部。漆箱畫帙。別具求肥飴一篋。曰。聞公有北堂之思。奉助甘旨云云。求肥飴者。狀如黑饴。軟甘味厚。宜老人之食耳。余復作書。以敘感意。諸僧亦各投淚而去。

倭人之乞詩文者。愈久未已。或自數千里外。轉托於馬島諸人。雨森東亦疲於紹介。每有請簡。不得已泛應。所以日俯首硯墨之場。吞酸吞辛。莫非磨驢故跡。可笑。松浦儀。頃自江戶先歸。聞其母在播摩州。弟亡而無依。欲買一葉。將母而向馬島。情甚可惻。至是來見。自言行李無恙。余憐其困窮。問有子女乎。曰。生年四十。未見一襁褓。命也如何。余慰之曰。君之詩能使君至此。第以孟貞曜自勉焉。儀復嘆曰。海外窮島。豈有孟貞曜。其言亦憾矣。

二十八日丙寅。譯官權興式。飲藥自殺。式以募貨犯禁。在法當誅。使臣以境上處斬之意。既封啓。渠亦自知而先死。罪雖難赦。心甚不祥。從事公出船上檢屍。使諸譯治喪。以守者不善看護。各施刑訊。使臣有明日發船之令。雨森東至船窓相見。更申別意。余於筆話間。偶書一聯曰。今夕有情來送我。此生無計更逢君。東見之失聲而號曰。吾今老矣。不敢復與世間事。朝暮當作島中鬼耳。尙何所望。只願諸公。返國登朝。榮聞休暢。言訖涕淚被面。余曰。素知君鐵腸。今何爲

兒女態。東曰：辛卯諸公相愛之深。一如今日。而別時無此淚。十年來精神髮髮已成老醜。古人所謂暮境情弱。蓋如是矣。余觀其狀。險狠不平。外托文辭。內蓄戈劍。若使當國而持權。則必至生事於隣疆。而爲其國法所限。名不過一小島記室。居恒以老死其地爲愧。別席之淚。乃自悼耳。

二十九日丁卯晴。食後三使臣。鼓吹發船。太守長老出來。隔浦相揖而去。西北風尙勁。明日又是歲朝。護行倭人輩。不欲離家。百計支留。不得已移船出灣口。五里許。中流下碇。以度除夕。異邦名節。旅懷增熱。晚後令倭通事。覓小舟。與諸僚涉浦而登岸。轉步入窮林邃洞。見冬栢花盛開。金橘纍纍。清香擁襟袖。奇巖異草種種佳絕。山頭有一空舍精妙。入門而覩。滿庭梅花。若布珠琪。是其一本而爲百餘枝。枝之橫者。傍各四敷。其花皆仰而笑。又有老松如盤虬。以枝葉長短。爲張口吐舌狀。令人恠笑。問主者。通事但稱富人別墅。而不道名。日暮而旋。穿過南川村民舍。卽家家各於堂中。設一高床。作白餅如冠樣。高尺許。魚果所排。亦爲物狀。列置狀上。一男子跪坐其前。通事言國俗度歲之饌如此。所以禮神而娛客也。因棹小舟。遍候副從二船而歸。是夕島主送歲饌。一盤於船上。其狀卽余過村中所見者。不覺絕倒。入夜燈竿曜海。三使船相去。或近或遠。遠可百餘尺。西風撼洋波。衾枕搖蕩。使震浩瀝。朝鮮甘醬。具芥薑酸醎。以調魚膾。研末搗肉作餅湯。謂之故鄉歲羞。悄然長歎。念我老母。明年六旬有六。應不知此。

身。今夕寄坐一葉風波間耳。因誦唐人詩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之句。情景如畫。逐字爲韻。得十絕句。

鐘山是誰家。板屋是何物。滿目海茫茫。坐對青樽一。

青樽亦蠻酒。小醉臥樓船。不及梅窓下。酣歌送舊年。

羹辛佐魚鱠。肉細和餅湯。言是故鄉味。室家那得將。

憶親復憶親。淚若秋波隕。孤燈與寸腸。此夜俱消盡。

有弟不讀書。奉親在農舍。應言博望槎。何處經今夜。

妻貧冬不煖。厨凍炊藜飯。縱使百年偕。別日空數萬。

大兒垂九齡。小兒纔弄匙。不聞喚爺聲。雲波渺千里。

衣冠禁闕漏。爵葱漢江氣。此夜上林中。春色已純未。

桃花映桃葉。昨別燕鶯飛。今日寒梅落。天涯客不歸。

吾年已強仕。書劔報昌辰。莫以風波惡。勞勞楚奏人。

四十六年庚子正月初一日戊辰晴。曉頭叅望。闕禮。各船船主頭。悉向故國。

臚唱相聞。波聲互起。海上添年。髮毛生白耳。天明。余棹小舟。至副從二船。爲歲

拜之規。輒有湯餅酒肉。如鄉社中光景。差晚。三使臣移船相近。一場叙懽。而是

日護行倭。尙無行意。使臣遂相議先發。西北風獵獵未已。或帆或櫓。行七十里

泊船頭浦。差倭始追及之。余以橐中蠻餽。有不欲污歸裝。分而予諸從者。又念

六船格率與旗手吹手小童輩。亦我嶺南居人。而與同甘苦。故悉呼而分之。只

留使臣所贈數種物。及余所買者。漢唐書百卷。大刀一匣。

蓬山雲雪滿衣裾。使節王春向玉除。滄海歸盡虞夏貢。小臣生讀聖賢書。詩傳板屋秋花裏。墨灑巴江霽月初。千載陸君真賈豎。橐金光滿越中車。

初二日己巳晴。平明發船。晡至西泊浦。自此過豐碕。鰐浦七十餘里。而抵佐須浦。然後乃可向釜山洋路。而西北風甚猛。前灘又險。不得進。故國雖近。天不借便。人情鬱惱。遂留西泊浦累日。以富岳山高秀。似可望鄉。余與諸僚。下船陟山路。由西福寺。綠崖而上。至最高頂。果見釜山絕影。島等地。依稀如薄霧中。看月峯谷凹凸。亦可辨。人人踴躍。恨無羽翼。以飛。倭人文字之托。追至者亦衆。強爲撥悶而酬之。夜臥艙中。自念往來道路。殆萬餘里。眼閱足蹈。莫非世間瓌異。無論逸興與勞苦。是皆聖明朝威德耳。又誦何仲默詩。孤槎奉使日。南國萬里題。詩天畔亭之句。分而爲韻。得十四篇。

扶桑日高青鳥呼。木蘭之榭沙棠艫。欲向秦人問仙草。三山不語片雲孤。炎荒植物盛芬華。九月郵亭躑躅花。踏過海山千萬壘。家家棕橘與梅槎。蠻王城闕接雲波。十里珠簾蘭麝擁。宮中烏帽白面郎。坐使河山致供奉。銀鞍駿馬數千蹄。繡箔雕輿相映媚。道傍男女簇如林。齊言好去三韓使。金河道中蠻語聒。雪片芙蓉天半出。十洲仙嶠莫爭名。看取孤高並雲日。江州名勝最先暗。十月湖光映筍籃。兩岸樓臺明活畫。朗吟疑過洞庭南。黃金船舶錦繡園。浪華江水玻璃色。彎堤列肆十里樓。樓上蛾眉盡傾國。天公子貴一何偏。日東山河嘉且遠。源家乳臭盡公侯。歲廩人人誇百萬。

拔劔咄嗟因徘徊。豐臣醜骨今何似。朝廷復賜越佗書。使節東來六千里。  
張州高館與雲齊。夾道紅簾羃翠闥。滿宮秋柑供夜渴。花箋千疊醉中題。  
青天斗削箱根嶺。嶺上鏡湖天下奇。落日吟過松竹路。籃輿留贈惠休詩。  
歷歷松橙圍水榭。依依帆艇隔雲煙。世間何處尋仙窟。客在籃洲畫裡天。  
寶泰寺中金竹叢。葉如鳳尾光爛爛。蠻郎向客詫奇觀。石泉淙淙灑庭畔。  
繁華閱盡渾常事。別有茶廬眠欲醒。最憶大垣行過後。夕陽孤坐望湖亭。  
初六日癸酉晴。東風乍起。平明掛帆。將向佐須浦。是日乃余先忌。達夜悲悼。及  
至鰲浦前洋。望見我國諸山。點點如螺鬢。念我家不過爲水陸三四日程。益令  
人黯然傷情。俄而各船上下。皆言東風漸緊。天便如此。可以直渡云云。言發而  
響應。從事公傳言曰。今日舉帆直指。可達釜山。時差倭各船。已向佐浦路。相去  
稍間。急使人通示之際。從事船已爲掛帆。正副船以次而進。差倭望之蹶躅良  
久。不得已追發矣。時風頭漸猛。日未半而踔數百里。午後雨絲絲下。忽變爲逆  
風。各船憂懼。盡以漂泊爲慮。船將篙工輩言。地勢與風候。設令漂去。遠不過熊  
川巨濟。況今柔颺未競。可以督櫓。遂盡力行舟。未到絕影島八十餘里。日已昏  
黑。波濤怒湧。舟以尺寸而進。費了百般辛苦。四顧沈沈。不知行得幾里。而到何  
方矣。如是之間。遙瞻一隻船。在波上舉火。火光所燭。有黑衣而羽笠者。乃我國  
使令。臨風疾呼曰。開雲浦萬戶哨探船矣。各船諸人。欣聳若狂。於是釜山僉使

崔鎮樞與諸鎮將悉乘船出迎。三使船次第來泊于永嘉臺下。就館而鷄鳴。正使公陪行郵卒。以密陽人預待於灣上。見余來拜。致孫仲深之語。以爲近得高靈信音。我家大小悉得安過云。先來軍官。初五日鱗浦發船。而遇風漂至巨濟地。初七日還到釜山。入謁使臣而去。使行以前例。分三路發文。期至忠州齊會。使余先往高靈。覲省後追及於烏嶺。

初八日乙亥晴。余自釜山乘駟宿梁山。與郡守黃燦夜話。初九日宿密陽。入候李侯挺英。與鄉里故舊會談。夜深而罷。以道迫不及省拜。先塋。十日宿靈山。十一日朝飯昌寧。夕抵玄風。家弟維楨及聖東伯深輩。昨始見先來便所付書。出迎至此。因相與乘暮而發。初昏到家。感祝天幸。遠近親知之來見者。若逢隔世人顏面。

十五日壬午。自高靈發行。前主倅李公。昨秋卒于官。新倅朴公昌厚。亦余舊面。歷拜小話。暮宿星州。十六日至安谷驛。善承出接於道。仍偕宿郵舍。十七日天寒大雪。朝飯尙州。冒雪抵咸昌。日已昏暮。聞正副使行。具入聞慶。卽夜促飯而出。選快馬健步行二十里。路險不得前。宿幽谷驛。十八日晨。馳入使館。已二吹矣。趙僉知龜漢。來候使臣。就余敘話。得金從家安報。可慰。是日踰嶺宿安保驛。正使公聞仲子婦喪訃。十九日宿忠州。從事官一行。亦自竹嶺來會。二十日宿崇善。槐山郡守金鼎運。以支供差官來。是余七年前同硯人也。去時別余於城。

南。乃今新除是郡。別具饌以饋。夜與聯袂而話。二十一日。午飯無極驛。夕次竹山。府使李益秘。有戚誼。夜就衙軒而宿。二十二日。午飯陽智。暮宿龍仁。二十三日。宿板橋。二十四日辛卯。朝渡漢江。太常廉從數人。已來候。三使行齊到城南關王廟。改着紅團領。以次乘馬入京復命。

附聞見雜錄

日本有八道六十六州六百三十四郡。用明天皇時。定爲五畿七道。文武天皇時。分爲六十六國。山城太河內攝津和泉。卽畿內五國也。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卽東海道十五國也。近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卽東山道八國也。若狹加賀越前。越中越後能登佐渡。卽北陸道七國也。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卽山陰道八國也。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卽山陽道八國也。紀伊淡路阿波讚岐伊豫上佐。卽南海道六國也。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卽西海道九國也。言其地方則東自陸奥西至肥前。南自紀伊北至若狹。不過九百里。此其連陸之地。東西長而南北短。然海中諸道。如永良多彌一艘八丈。甌島之類。星羅碁布。地或有倍於對馬者。皆不列於六十六州。而其相去亦各數千里。爲島主者曰君曰侯。而受命於日本。治軍賦習戰艦。材穀土產百貨之貢。輻湊國中。所以自有日本。便得稱皇帝建

年號。自爲正朔云者。比趙佗黃屋。亦優矣。○余與雨森東論方域。曰。嘗聞陸奧州廣大無涯。北接蝦蟇島。東西五十日程。南北六十日程。此果信傳否。東曰。傳者妄矣。陸奧比諸州差大。然其地方不過數日程。其北果有蝦夷島。有稱松前守者。管之。本非大地。地惡不可居。居民面黑有毛。不識文字。便同禽獸。但其被服言語。爲日本人矣。○在馬島時。遙望東南海上。有島如拳。似與壹岐對峙。問是何地。倭言是名駿驢島。地廣人衆。爲筑前州所管。而在馬島東水路六百餘里云。○日本地形。在天地之正東。與我國齊等。而差高。唯對馬島在我國之南。而水路不過五百里。自馬島東北行三千餘里。而至大坂。自大坂又東北行一千六百里。而至江戶。江戶之地。東南皆大海。而其北陸尙遠。直至野人界。以此揆之。我國之關東諸郡。可與彼之山城大和等地相值。而江戶以上。便當嶺北之六鎮。然東方日月所出。最爲陽明。其寒凜不若我北關。使行十月。留江戶。而寒色物候。與我三南九月同矣。○倭言若自陸奧。直到朝鮮東北。則水路甚近。而北方風高。海無島嶼。所以不得行船云。又聞秀吉入寇時。欲從陸奧出我境。海中有沮洳沒膝者三百里。布以竹籬。欲渡兵馬。而竟未遂。計云。其言怪誕不足信。然蓋論地勢。似爲便近。而自古兩國。一不開路。必有險難故也。○余與雨森東筆談時。問日本在大海中。或有異人異物。如山海經所記神怪之狀。漂到境內否。東曰。海外諸國之來賈於長崎者。阿蘭陀西洋國諸人。而衣服言語。



不同形骸則別無異者。但十餘年前。不知何處人。破船漂沒。其船及裝物。無一收拾。有一夫。漂岸得生。髮長不斂。垂之覆額。兩脚皆青色。膝無蓋骨。狀若竹竿。不食五穀。喫鹽數升。言語不通。故終未辨何國人而死。余曰。大荒經有玄股之國。脚下青色。可謂玄股。而但無食鹽之文。不可攷。○又問東海中有女人之國。或有見聞否。東曰。日本與海中諸國。水路相通。若有女人國。則千百年故老相傳之言。豈無一見其人乎。日本東南海中。有八丈島。地大民衆。而皆是女子。男則什二三。俗號爲女子鄉。古所謂女人國。似出於此。而今爲日本封域云。余意上古神人之所記。皆據海島鴻荒之始。故其土風人物。或因近似而得名。今則風移俗變。百無一可驗。而自秀吉統合以後。諸國之合屬於日本者。必多此類。○問紀伊州。有徐市塚。徐福祠。福等之入海。在秦皇燔書之前。故世傳日本有古文真本云云。至今數千年。其書之不出於天下何也。東曰。此說悠悠。歐陽子亦有所言。然皆不近理。夫聖賢經傳。自是天地間至寶。神鬼之所不能秘。故古文尙書。或出於魯壁。或見於大杭頭。日本雖遠在海中。自有不得不出之理。日本人心好夸耀。若有先聖遺籍。獨藏於此。而可作千萬世奇貨。則雖別立邦禁。當不能遏其轉賣。况初非設禁者乎。○徐福入海之後。莫知所向。世之好事者。仍言福之子孫。至今爲倭皇。五百童男女。各爲氏族。始有倭國。此乃無稽之言。夫開闢以來。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君長。倭地並合諸島。殆數千萬里。佳山

麗水膏壤沃野百穀豐焉。萬寶生焉。此豈待秦時而有人。豈待徐福而有君耶。徐福父子本以方外異人。見海中可居之地。而爲避秦之計。以采藥之說。得樓船男女而去。其時中國不知有倭地。地之饒樂如此。福之居於日本。死於日本。似爲可信。而其爲子孫及五百男女遺種。皆易其姓。遠而無徵。

國中名山水沿路所見者。莫大於富士山琵琶湖嶺之險者。獨有箱根嶺。其他愛宕山摺針嶺金絕河六鄉江之類。並無可論。陸奧之金華。下野之日光。伊勢之熱田。紀伊之熊野。皆以名山著稱。而非目見矣。倭俗妄誕。務爲神異之談。曰富士山一日自出。琵琶湖一日自開。此其靈變之所設。故四方游觀者。必齋而後免於殃禍。富士則齋滿一旬乃可。琵琶則齋一日亦可。余聞而笑曰。若然則不但富士琵琶。天地間一土一石。何莫非造化之神所辦設耶。又聞熱田山有太真院。此假明皇夢游太真院之語。欲以熱田爲蓬萊。而虛置宮觀。喚作仙窟。安知熊野之徐福祠。亦非此類耶。一笑。○國中諸山。發祖於東北。故觀其地勢。亦東高而西下。大抵山形秀麗。卽高岡大麓。必奇妍峭拔。而無雄險壯遠之勢。其外殘山抱野。淺岫籠流。率皆蕭森朗麗。若在畫圖中。水亦源本不竭。彎環淨碧。似由剪鑿而成。其人之敏哲者多。而朴厚者少。蓋得其江山之氣。日本曆法。與我國大同而小異。自謂其地在日出之東。故晷刻長短。與中華不同。朔之大小。互有差池。嘗觀其冬至。間日先後。而除夕則無異。彼其日月參差。

而歲獨不變。殊未可曉也。○成汝弼解占星。在海上望星。指點言南方七宿之外。有諸大星。皆我國所未見者。似是星老人星。余曰古語云。得見老人星者。壽過百歲。今君此行。可以眉壽。李長興思晟。亦曉天文。以爲方書中老人星。自無現證。雨森東在傍曰。吾不解甘石家。然竊有恠焉。日本僻在海中。能以星紀分野之法。分排於國內諸州。各有星土定位。而著於國史。自古及今。其地之吉凶休咎。亦能彷彿有應。如中國人所占之言。其理誠難究矣。言甚可笑。然天文星宿。不但爲中國而示象。則度外九州之外。推占吉凶者。又非獨日本矣。○四時名節。略與我國相似。而八月初一日十月月初一日。亦爲俗節。端午中元日。最爲佳節。端午則家家樹旗。爲習戰之戲。如我國兩男角力之類也。中元則上山懸燈。歌舞娛樂。每人各懸一燈。子孫多者。或至數十燈。酒食兼備。以餉家中人云。○冬寒不猛。自古無雪。下盈尺之時。國無藏冰之法。唯富士山頂。四時凝冰。端午日采之。獻於天皇。關白之宮。庶民則作餅。如冰形吞之。謂之禦暑之方。可笑。陸奧州出黃金。金山在海中。采金者必齋沐而祭於神曰。請得金幾萬斤。然後乃入。稍溢其數。歸船必敗。石見佐渡。但馬等州產銀。備中播摩產銅。豐前豐後產鐵。攝津州多木。越前州多雪綿。筑前州多米穀。相模州多材木。壹岐之布。加賀之絹。美濃之紙。赤關之硯。杉原之酒。宇治之茶。韃浦之茵席。皆國中名品。甲斐州出馬。馬多而駿。削鬃鬣。縛藁履。着蹄而行。長門州出牛。體小而色黑。是

無屠宰之法。而所產僅僅不能給農場備前尾張薩摩等州。出長槍利劍。爲天下美器。○海產魚品。一如我國東海魚。而石決明最多。青魚大口魚連魚松魚文魚古刀魚。只產於北陸山陰諸道。山猪肉獐肉鹿肉及皮物之貨。亦北賤而南貴。蔬菜各種。皆如我國。而菁根之長。過尺而無味。芋之大者如盂。剖而煨之。賈於市。人爭取食以禦飢。果品。橘柚最繁。到處成林。柑之小者曰蜜柑。味甘故得名。其大如拳者。曰九年母。昔有何物嫗。稱以九年母者。始種樹。故得名。金橘色香俱美。而味酸不可食。他梨棗桃李柿栗之屬。皆如我國。而真瓜長而味淡。西瓜瓢赤而味甘。花卉。菊爲盛。梅竹次之。絲櫻花。枇杷蘇鐵棕栲。盡爲名品。冬栢。家家必植。取膏資生。絲櫻花。葉淺細長。枝裊裊如垂楊。又有海棠而垂絲者。如紅綠貫珠。聯絡可愛。茶花則隆冬盛開。枇杷則冬華而夏子。亦異物也。所不產者。果無栢子胡桃。鳥無鶯鶯鷹鷗獸無虎豹。藥無人蔘。食無蜂蜜。是二者皆得用於我國。故甚貴。飲食之甘者。皆和雪糖。燭用鯨膏木液。至於胡椒丹木雪糖花糖黑角孔雀羽等物。皆非日本土產。而或出閩浙。或出南蠻諸國。是其海賈交通於長崎島。買取金銀。故日本人得之。轉貨於東萊。則我人呼之爲日本物。貨云。○余與雨森東。食柑問曰。此物我國南方海邑。亦或有之。濟州則所產甚多。逐年納貢。而其味皆不如貴國之柑。柑亦有美種否。東曰。美惡各隨土宜。寧有種乎。昔年有貴國船隻。漂到於籃島者。其人與物。已盡沉沒。而獨於破

缸餘板中。得柑子一籠。籠上有文書。卽濟州牧使所貢。故自官上聞。然後發其籠。柑皆腐敗不可食。島中人以爲他國物而貴之。取植其子。樹成而名曰濟州柑。今所謂濟州柑者。味甘而品好。與此無別云。○余在江戶時。有一倭人。作筆語問之曰。日本無虎豹。雖未知其狀。而但聞其獠牙鉤爪。食人爲糧。一吼而蒼崖且裂。鳥獲孟賁之勇。亦莫敢當前。若果然矣。貴國之多用虎豹皮。未知何術而屠之。余曰。天地間食人之獸。無不爲人所食。如夏育太史噉。身死於庸夫。此固理也。我國之制虎豹。或以穿或以鳥銃弓箭。西北邊郡之材官勇士。皆以鐵匣蒙臂。能使手格殺者比比。又有食虎之獸。名曰羆。而此輩則亦無所畏。群倭相顧失色。大抵日本。非徒虎豹。亦無熊羆。羆狼之食人者。皆脆弱。長於詐謀。而短於威武。其爲聽聞驚恟如此。○倭人又問。貴國人蔘。性味天生乎。或有人方而造成否。余曰。藥性以天稟爲貴。有毒者。泡製之外。不致傷損。況此靈藥。豈容人力。倭言日本亦有草。莖葉與根。一如人蔘。而服之無味。亦無其效。或疑有造成之方。而今聞公言。則日本所產。必是似而非者矣。○余見倭人所用器皿。百物皆玄漆如鑑。宮室船板橋輿等處。亦皆施漆。漆光照耀。與我國所見判異。若專以漆木之液而塗澤如此。則彼其庶民之家。一歲所用漆液。度不下數斗。而公侯貴人。當用十斛而不足。然所過閭里山野。亦未見漆林。心甚怪之。問於倭人。則曰。青柿搗取汁貯之器。善藏於密。經年不變。日本漆法。先用柿汁而塗之。

再三塗乾磨以彭葉然後其光炯然乃加漆液所以漆小而色美云云其言又不可信○飲食之制飯不過數合味不過數品極其草草隨食更添無有餘遺飯後飲清酒次進果果後啜茶而罷酒以諸白爲上品以白米麴和糯米飯而成故名曰諸白梅酒桑酒忍冬酒覆盆酒味佳而香烈練酒則如我國梨花酒漿則雜用豆麴而造成味乍酢而色龕餅如我國仁切味者甚多有曰篠粽者如我國拳拇餅而裹竹葉以蒸狀如竹筍以十顆爲一把有曰外郎餅者與篠粽略同而長可尺餘有稜有節色赤味甘裹以竹葉狀若竹竿饋之者書以一竿二竿云有曰饅頭如我國霜花餅而外白內黑味甘有曰養命饅如我國白饅之類而柔軟不膠有曰求肥餡黑糖之類而狀如煎藥有曰淺冶餡卽天門冬和雪糖者也有曰唐糕如我國雪糕而和糖味甘衣以胡麻食之最佳又稱字果子者倭俗謂乾爲字蓋用乾字之半雪簍水調米麴末而爲菓其狀或方或圓大小相雜其色青紅斑白或施金銀如我國冰沙果藥果之類而不用油煮麵則有絲麵索麵稍細曰索至細曰絲葛粉和蕎麥而爲之縷長不絕帖而成卷調湯色白其味亦佳湯餅則用粘米餅圓厚者二枝貯器中合水醬味乍酢而可食○饌品以杉煮爲美雜用魚肉菜蔬百物和酒醬爛煮如我國雜湯之類昔有群倭避雨於杉木之下飢甚思食各以所有之物合投於一器而炊杉木以煮其味便好因爲得名方言謂杉曰勝技故俗呼勝技治岐治岐又煮之訛音

也。魚品以粕漬爲美。沈魚酒糟中。味熟淨拭。如我國食鹽魚之類。而別無奇者。又有寸鯉爲名者。狀如牛角。堅難破。觀其肉理。似是我國古刀魚之肉。厚者搗合而成。倭人必於煮羹及麵湯時。以刀磋切爲末。用調滋味。謂大口魚曰鱒。銀口魚曰鱸。道味魚曰鯛。古刀魚曰鮎。或曰鯖。魴魚曰紅魚。或曰鯽。鱧魚曰鮭。魚。賊魚曰鰯。乾者曰干。生者曰鮮。沉鹽曰鹽漬。沉糟曰粕漬。此外水鳥。全其毛而乾之。海螺不去其殼而烹之。點塗金銀。以爲宴享之華羞。○盛食之器。有曰杉重一組。以杉木板爲三層盒。上貯餅餌。中貯果菜。下貯魚肉。斑絲織組。係其腰。檜木爲之。則曰檜重。白木橫曰白折。采色者曰花折。五層大榼曰櫛。饋酒曰一荷。二荷。倭人運物。必以肩荷。荷則前後兩桶。故其曰一荷者。酒至兩桶。其他羹飯。酒果日用器皿。皆用紅漆黑漆木器。或有白鐵器。而元無鍮器。宴禮則酒用土杯。而赤埴陶成。狀如接匙。而制甚朴陋。上自君長。下及閭氓。以此行杯。謂之尊敬。其意蓋出於主客之禮。以誠爲主。故不飾浮文。示以古朴。行於酬酢之間云。國中貴賤男女。無一飲水之法。而必飲茶湯。卽家家蓄茶。甚於穀物。茶是雀舌之類。而或取青芽。搗乾細末。溫湯調飲。或以長葉煮湯。去滓而飲。每食後必健倒一盃。至於市街道路。設爐煎茶者。千里相望。使行大小數百人。日日所供。各得青茶一合。葉茶一束。而所過館中。別置茶僧。晝夜煎湯以待。其俗之日用常禮。莫茶若也。我國所謂南草。本自東萊倭館而得來。俗諺呼爲淡麻古。卽倭

音多葉粉之訛也。倭人所呼。亦如我國之諺。而其義則取多葉草而細粉。故云爾。觀其蒸乾殺毒。細切如絲。每人必具煙管二枚。遞易而吸之。不令熱氣逼喉。吻食物之致精如此。○倭人最重鯨膾。必峻價而買之。以爲宴客之華饌。柔滑脂澤。別無異味。余謂通事曰。聞日本人捕得一大鯨。可致終身富貴云。果然否。答曰。奚止於終其身。可以傳世。公侯貴家。以鯨膾鯨醢。爲第一名品。取之者不惜重價。日本燈燭。皆用鯨膏。而鯨肉一拳之大。能得膏一盂。是其取膏之利。立致萬金。齒膏髻鬢。皆造器物。其利亦衆。所以海浦居民。有曰捕鯨將者。聚徒費財。設網罟器械。其得而致富者亦鮮矣。○倭人善造葛粉。以葛根沉搗作末。而軟細精白。味甘性冷。作麪最佳。爲菘末。則不能如我國之精。故馬島之歲貢於江戶者。朝鮮菘豆粉云。

世傳日本舊無衣制。人皆裸體。而晉武帝時。百濟王阿花。以裁縫女工之法貢遺。日本始有服色云。其言考今觀所謂公服。略如我國團領之制。而袖廣如僧衫。旁無衽殺。但有兩旁直縫。又爲帖縫。衣腰前後各七八寸許。以垂之。亦無所帶。其色有紅黑之差。世族最貴者黑色。而餘皆紅色。其次則用兩幅爲單衫。而無袖。狀如半臂。承之以袴。結束於腰。其次如我國道袍之類。而前無衽。旁有裾。此皆尊前通用之服也。袴制有三。必以青白交織爲之。制如我國女人四幅袴。前後各有襷積。而前三後二。又有紐以結之。上半則不縫。而後面別付小板黑。



漆者。長可五寸餘。廣可二寸。橫貼於腰爲帶樣。此貴者之服。其次制如唐袴。而其長過足。曳地數尺。諸倭之尊前盛服者着之。其次長不掩足而窄甚。僅能容脚。此下賤者極寒時所穿也。冠制有三。其一略如紗帽。而低圓若鉢蓋。纔掩髮際。上有冠梁。尖而高。削黑木簪。橫插於梁。而後有一角。長可尺餘。廣可數寸。聳出而乍屈下垂。又以長纓。從幅上結於頷下。世族官貴者。用紫絲纓。餘皆紙繩白色。此爲冠之最上。而關白以下各州太守着之。其一狀如丁字。謂之烏帽。其一狀如機杼。前有兩隅。名曰折烏帽。皆糊紙爲之。而黑漆。各州奉行以上有職名者着之。而公私禮一着之後。更無平居着冠者。可笑。○僧徒有官品紫衫者。爲上。黃衫者次之。餘皆緇衣。衣制略如深衣。而兩袖廣濶。裳幅或直或殺。袈裟如我國僧所着。而長廣有加。領前合襟處。用鐵環拘之。皆內有寒暑長衣。不設袴。頭無冠巾。卽濫長老。莒長老。入見使臣。亦以赤頂對坐。江戶傳國書之日。兩長老入關白宮庭。始見其頭上有物。如櫛蓋之狀。長可尺餘。廣可容頭。叅以黃色。戴於頂上。後掛兩肩。未知厥名云何。而宮庭所着。則何不用之於外。一笑。○平民衣服。男女無別。皆如我國女人長衣之類。袖濶而短。其色多青質而白紋。女子雜用綵繪花草之狀。望之如畫中佛。男無所帶。而女則以大帶束腰。男女皆用半幅青布。自臍下遮前陰。無裙裳袴禪之屬。屨則貴賤皆藁屨。只設一條繩鼻。以鉗足指。襪亦分歧。穿繩而行。或以木皮爲笠。狀如筍笠而平廣。男女戴

之。禦場避雨。雨衣則用絹用紙作衫袖。單衣青絲畫漆。寒具則仔絮尺帛以覆頂。狀如囊。女子有紅白雪綿子加頭。及紫色絹四角掩之。○倭俗坐必跪膝。無論貴賤男女老壯兒弱。有坐則跪。雖路畔當壚女。田中刈禾人。必以雙膝着地。歛衣而坐。觀其法。不由於修飾禮容而然也。蓋以其衣前無旁裻。下無股禪。不如是則難以秘陰陽。法生於不得已。而習慣成性。可笑。○又有最可笑者。關白殿上諸執政貴近之人侍者。着公服帶板之袴。則袴短而跪。故兩股間懸白布數尺。從後垂之。着長袴則其長過足尺許。皆曳地而行。群臣動作。綷綷有聲。紛亂席上。而以此爲敬。各州太守之家。其臣攝政以下。又如此。蓋觀其法。以倭俗輕趨勇於持刺。爲其君長者。慮有變。使之行步不便。運身有碍。不敢生事於祗席之間矣。國法又以徒跣爲恭。故下賤萌隸。生不着襪。各州攝政諸臣。見其太守而徒跣。太守又見關白而徒跣。令人失笑。余於過路驛壁。見畫天皇宴游之狀。金銀輦轂極華美。前後從官紅黑衣曳白布者。簇簇步行。其足皆跣。所見之可駭。如關白宮中。而群倭仰觀其畫。咸雀躍傾慕。若覩天上真仙。可笑。宮室之制。務極精潔。不施丹雘。而棟樑纖細。瓦輕蓋密。臺高而簷低。木片蓋木皮蓋。疊疊如鱗。功緻而完固。茅蓋則積累甚高。形如覆盆。可支四五十年。用板爲壁。每一面必設三粧子。推轉開闔。而無樞環之制。一間之廣。皆爲三步。而一國皆同。無毫髮差爽。每間鋪茵席三張。又無差爽。是其粧子與茵席。或缺其一。則雖置

於他方而補之。皆如合符。國中所用尺度之精。可知也。其爲堂室。複道。庖廩。浴室。皆在連架結構之內。一屋之大。或至數百步。穿房出壁。或見曲牆如畫。方塘如鏡。又轉而歷重闌。或見怪石踈篁。名花擁階。又入深廊密屋。錦帳紅氈。文木爲楣。接壁爲案。可憑可臥。令人入不知所從。出不知所向。簷際設長櫺。以承溜。屋頭置水桶。以備火。庭場鋪細石。雨行不泥。閣道懸紙燈。夜行不迷。此其京外富貴人第宅之大較也。雖闕白所居之宮。精緻有餘。而宏傑不足。帳御鋪陳。亦與州府館舍無別。蓋以工巧爲尙。而專味禮法。國君之居。不立制度。而平民富豪。亦可與王侯競奢。其無等級如此。○國中王宮民屋。悉無置埃厝火之法。但於鋪板之上。設重茵。雪綿褥。以寢。鼎鑪炊熟之器。皆別置於廚。烟火不相接。但於極寒時。房中去一板。設地壚。築土而熾炭。以小床着其上。床如我國小窓。有諸竅。以通火氣。覆以衾褥。有升坐而取汗者。有擁旁而炙手足者。夏月暑時。蠅蚋甚稀。此則以室中精潔無污。魚肉腐敗者。卽埋于土。廁間臭穢者。卽移田畔。蠅蚋無從而化矣。蚊虻一起。則以青絲苧布爲方帳。罩四方木機。其高可令人起坐。而中可容一人寢臥。俗呼溷廁曰雪隱。雪隱之旁。必有浴室。浴室中置大桶貯水。旁有一床。床上置白紵布數尺。其俗如廁之後。必洗浴。故有桶有床。有巾。男女交合之室。亦設此具云。○寺刹則結構高大。倍於王宮。以連抱木爲圓柱。被以黃金。戶牖皆文木。軒楣黑漆如鑑。但不丹青采色。而壁間時有畫。其稱寺。

者。或無奉佛留僧。而爲天皇諸子法王所居。及賓使行留之館。佛宇亦在閭里中。僧徒與毗俗雜處。時見民家有坐觀音金像。緇徒數人立而擊磬。又有高大金佛。露坐於道傍者甚多。而造像之工。似不如我國矣。○溪山勝處。必有精廬別館。蕭灑精朗。有若羽人道士之居者。必曰關白以下各州太守所置茶屋。卽其往來游息啜茶飲酒之所也。又見路傍左右。時有別立草舍一二間。絕妙可憩。問之則乃爲貴人行路溷廁而設矣。

官制。其品有九。不曰品而曰位。亦有正從之別。有曰大執政左右執政。猶古之三公。而大將軍最貴。大納言爲亞相。而中納言小納言。如古之給事黃門之類。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宮內省。是爲六官。而各有卿大小輔大小丞等官。掃部織部。掌灑掃織造之官。大藏。掌租稅準人。掌儀仗。膳部。掌饗膳。典藥。掌醫藥。采女。掌女官。太學寮。掌文學。彈正寮。掌糾愆。中將小將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左右馬寮兵庫寮。皆掌宿衛。百官之職。各有官司。其稱寮者。必有頭允助三秩之官。稱署者。又有首佑令使之官。各以其職爲六官之屬。各州則有守有介。有目有掾。守猶刺史也。介猶別駕也。目猶主簿也。掾猶司馬也。此其內外職之大略。然前世則天皇秉政。故帶官名者。各治其職。而自天皇尸居以後。關白以正二位大將軍之職。總理六十六州。瓜分各州之地。以爲宗室執政等食邑。而大小官舍。徒假空名。而有謝恩之禮。天皇之六官三公。今不知何如也。○余觀日本

官名與所帶之職。箇箇不相關。如源正岑之河內守。源忠辰之駿河守。源重之太和守。源重治之近江守。悉非其州之守也。源直惟之掃部頭。源繼友之中納言。源久忠之內膳正。平方誠之拾遺。又非京司之官也。彼其治在東道。而稱守於西州。身爲外守。而托名於內職。官銜與職掌。相去千里。而一州之太守。或至四五。意甚怪之。私問於雨森東。東但曰。日本官制。與貴國大異。雖言之。公必未易曉。亦有不欲言者云云。蓋其天皇立官。本有定名。內而三公六官百執事。外而六十六州之守。序級分明。大小畢具。自關白摠國之後。不爲別立官名。而假天皇之爵位。以馭其大臣。小除拜雖出於關白。而爵帖必用皇章。謝恩亦於皇朝。是惟授官在天皇。故因舊名而不易。授職在關白。故隨所管而任事。其曰某州守某部官者。皆天皇所給。而其曰某城主者。乃關白命之也。關白雖稱國君。而在天皇之廷。則爲正二位大將軍之班。皇京之正從一位。必是大納言左右執政大執政之類。故爲關白之三宗室執政。世臣者。不過得朝散大夫正從四位中將中納言掃部頭之官。而無大納言以上之稱者。爲其越尊之嫌也。關白之使諸臣典邑食廩。亦出於治兵之制。而不立百官儀度。典邑者。又各有攝政奉行記室之臣。所食六十萬石云者。以其所掌之地。一年田賦。可出六十萬石。而軍兵一人一歲之俸。乃二十五石。則一百石而養兵四人。一萬石而得兵四百人。十萬石而爲四千人。地廣者廩多。廩多者兵衆。其廉於割俸而謹於養

兵者。謂之能官。而增之以賞。其黷於私藏而軍伍多蹙。謂之不臧而削地以罰。居官戮力。務在治兵。故其有地邑者。皆曰武職。而所謂文學之任。如林信篤者。流則雖才兼管葛。不能守尺寸之地。但如醫官僧法。月食料廩而已。○烏山集中。有所稱丞相亞相大宗伯諸人。當時天皇大臣正從一位之資。而彼於軍國大事。一無與焉。土地人民。不格於政教。而但得空名。以寄於上。焉在其爲尊貴也。又觀日本古史。有高麗王遣使奉表之語。而其時皇太子。見其辭意慢侮。怒裂其表。囚治使者云云。而我朝通信。則在關白統國之後。故與關白通書。而使者乘軒鼓吹。睥睨天皇而過之。其於關白之位品。不必問也。辛卯使行時。則關白私自稱主。而今則執恭不居。回書中。但曰日本國源吉宗。而不稱位號。蓋以大將軍爲號。則不可與隣國抗禮故也。雨森東謂余曰。若使貴國。詳知日本官品。則必有難便之端。故不敢盡言云云。其意似以其君之正二位爲不尊。而恐我國有所爭競矣。○各州之攝政奉行。亦皆世襲。其稱準人采女兵衛等號。用天皇官名。而品位又下於太守所得之班資。此則國君所命。而其外記室醫官之類。太守皆自辟而用之。對馬島以接款我邦。故事務最繁。加置裁判之官。是亦太守所命。故位在奉行之下。而廩料倍於記室矣。○余在江戶。嘗從容謂雨森東曰。竊觀貴國規模。亦有依倣於中華者。君知之乎。東曰。可方何代。曰。春秋戰國時。天子衰微。威福不在於王室。齊桓晉文。假天子之空名。以令諸侯。千

乘之國。有百乘之大夫。百乘之家。各有宰臣。以治其邑。所謂宰臣事大夫。便作君臣。有主孤死義之法。卽孔門弟子。皆仕於大夫之家。今見貴國天皇。不親政。關白以下。但用其爵命。而曰君曰侯曰大夫。有城邑百官庶事。悉歸於大夫之家臣。而各州之攝政奉行諸人。又與太守。私作君臣之分。各能辦一國之事。如此者可方於戰國之世。東驚謝曰。是誠的論。然中華則此法只行於戰國。而日本則百世無弊。是爲難耳。余又曰。地形與民俗。視中華不同故也。周之末。列國分爭。政不由天子。所以諸侯大夫。以國爲家。戰伐相尋。民不堪命。故秦皇出而吞周。統一天下。政令皆出於上。然後有擇人授官。考課限三年之法。漢唐以下。皆用此法。貴國則僻在海中。無隣國用兵之禍。諸州大夫。狃於傳襲。而上下無異意。此其國祚不窮。而法亦不變。所以至今無弊。然自有天地人以來。實無一事一物。至於億萬年不改者。安知此後日本之官制。復有如秦漢者乎。東嘆曰。是卽識理之言。

田制則三十步爲一畝。十畝爲一畝。一畝上稅八石。中稅六石。下稅五石。一石。卽我國之二十五斗也。市廛則三步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里之五町。卽田之三畝也。人家則每間稅銀五錢。工商則各以其物。什一而稅。每一町置一里門。以爲五家之法。一市有掌一市收稅者。其名座。一里有掌一里民役者。其名曰肝煎。外方則一村有管一村之事者。其名曰庄屋。各州則所

管太守各自收稅。而倭京大坂界濱兵庫天河崎。今須墨街鳴海赤坂新居。見付三島大磯新奈川等處。則地方雖屬於各州。而市閭之征稅。皆輸於關白。至於薩摩之籠島肥前之長崎。又是商賈輻湊之所。故亦有關白別藏。大抵國中人民之衆。室廬之繁。市肆之富。多在於大路之傍。都邑之地。海舫停泊之處。行者轉貨。居者得利。不畊不織。而侈其衣食。高門華屋。連亘阡陌。然州國之稅法。甚刻。秋毫不漏。遠村農民。則終歲畊作。盡歸公府。而豐年樂歲。半菽難繼。至有自鬻其妻子。貧富之不均。皆由於國法之弊。而但見其民。一納其稅。無宅責應。關白以下各州太守。出入之時。皆無調發夫馬及站路供億之費。通信使行許多役人及支供凡物。日以千萬計。而皆自官賃沽。一毫不煩於民。所以保民者以此。

兵制最爲精強。各州太守皆爲武職。而所入田賦。悉爲養兵之具。軍兵一人。歲給廩二十五石。而無他繇。置將官百石以上。又割地以與之。力役收稅。任其自爲之。將官者或不拘於元定之數。虐民萬端。沒數輸入。各以所賦之地。養其部曲。而平民之膏血日盡。不入於兵家。則衣食無從而出。故民皆竭力自售。思託於將官部曲。而旣許爲兵。則其身不敢自有。死生飢飽。皆在於將官之手。一名膽簿。而到處不見劔佩。差劣而人類不見齒。刀鎗之痕在面前。則指爲勇夫。而得祿。在耳後。則指爲善走。而被斥。蓋其法令之毆人如此。而衣食之原。無他路。



彼所以輕生敢死者。初非爲主慕義也。又非天稟然也。實爲自謀其身也。是以平居軍卒。服習成性。遇事則如奔蛟突豕。見賊則如燈蛾轍螻。將雖駑材。而得士死力。卒雖脆弱。而勇於赴戰。此雖蠻夷種落之本習。而可謂得養兵之術矣。

○軍兵試藝。每月六次。水有舟師。陸有步軍。皆以砲手爲上。而甲斐騎兵。薩摩劍士。最稱饒勇。難敵云。其爲兵器。劍銃最精。佩劍者必以長短雙帶。長者用以擊刺。短者投而中之。出人不意。無不立死者。銃則有大中小三制。小者爲行用。中者其體稍大。載於轆轤而行。大者長可一丈。大如我國天字銃。只用於守城。鎗竿細而長。亦有單枝三枝。上懸黑白羽。或以紅氈爲旗。廣可寸許。長可尺餘。弓制以木爲榦。夾竹而膠之。纏藤而漆之。其長丈餘。力弱不能遠射。矢亦短細。而羽廣。似難穿札矣。倭人見我國大弓。皆驚愕。關白別擇力士彎之。不能開弦。使我軍官楊鳳鳴。引滿發矢。上下觀者皆絕倒。○國有四民。曰兵農工商。而士不與焉。兵則最逸。衣食有餘。商則雖富。稅法太重。工則伎巧而價廉。農爲最苦。而一年輸稅之外。無他繇役。蓋於四民之外。別有儒學僧徒醫學。然國俗。醫則功在活人。故醫爲上。僧徒次之。儒爲末。所謂儒者。學爲詩文。而無科舉仕進之路。故苟得聲譽。而爲各州記室。則能食累百石廩米。以終其身。不得則求入於兵家。又托於醫。余於驛路站館。有投文而求見者。或曰某地醫官。或曰某城武臣。其文字往往可稱。蓋以文士而爲醫爲兵。以求祿食者也。○各州太守出入

時。左右擁立者。黑羽旗紅氍旗。皆有鎗尖。軍卒夾烏銃。焚火繩。以備不虞。奉行以下。必使人持槍旗而先導。記室諸人亦然。其爲儀度。皆出於武職。而不見一種文具。○各州人。皆有標識。觀其帷幙船帆及衣服。領後必以黑色爲標。標形或方或圓。或如梅花。或如木葉。如太極圖如品字。又於品上加一畫。各隨其地方而異之。若預知各地之標。則望其帆而知某地之船。見其人而識某州之人。此亦爲軍制而設。欲使部曲不相見亂。如我國各營各哨服色旗色之別。然束萬民於衣領。使平居出入。不敢相混於東西。則其法之峭刻。可知也。○其俗本無等威。宮室輿馬衣服器物。則僭踰無制。而但名分一定。則上下截然。敬畏遵奉。不敢怠忽。使行往來之路。見支持諸官。太守奉行以下。多有庸孱痴騃。不省人事者。而其徒不敢仰視。匍匐而行。聽令承使。不失尺寸。帶劍而司門。則兀坐門內。達夜無倦。設茶而待。進則擁爐。焚炭。頃刻不離。凡有所呼。應之如響。不用笞扑。隨事皆辦。夾路觀光者。悉坐正路之外。小者居前。稍大者爲第二行。又大者在後。次次爲隊。肅整無譁。數千里所見。無一人妄動犯路。蓋其人心俗習。皆如孫武穰苴之軍。此非有禮教而齊之也。國君與各州太守之政。一出於兵制。而大小民庶所見而習之者。一如軍法。

國無冠婚喪祭之禮。男子則未冠者。只削中央頭髮。留頂前腦後。有室之後。並削頂前。而存腦後一撮。長可四寸許。以紙繩括之。屈曲向上。此爲成人之儀。而

或見前頭不剃。總髮於腦後而爲屈曲者。女子則束髻如唐制。而頂上無分岐。直總於腦後。三朶貼褶。鬢曲下垂。繫以白絲。而緩其髻。頂插玳瑁梳。已嫁者齒皆黑色。以鐵液水和藥含之。其齒卽染。少娥未適人及娼女。皆皓齒。婚娶則不用聘幣。而只於婚夕。送婦于夫家。彼此族黨。盛設燈燭威儀。以爲迎送之禮。而兩家各辦酒食。歡宴賓客云。喪祭則君親之喪。亦無舉哀服喪之節。飲食言語。一如平日。人死則取屍。跌坐于木桶中。築石爲坎。立木爲標。貴人侯家。乃有碑石立棹楔。以表其地。而其祭禮。則不過散米澆酒。又其年忌月忌日。忌之說。如人死於正月初一日。則十一日二十一日。皆謂之忌。而每年正月及每月初一日亦如之。邀僧設齋。供養甚備。僧徒以此資生云。○馬島通事。有一人年少。精敏者。從至江戶。余頻呼使之。或饋以食。忽間日不見。余問某通事何在。倭言某昨聞其母喪。又問其在馬島而死乎。曰然。余憐之。意謂其人已爲奔喪。故不復致問。後數日其人來見。服色言語。一如平常。余曰。嚮有人來傳爾慘遭母憂。甚爲驚怛云云。則其人稽頂而謝曰。一身遠來。有此慘境。不忍言喻。日本王法。無許人奔喪之例。身係公役。黽勉隨行。所着青紋。無一變更。羞以此狀。對朝鮮人耳。其意蓋以我國重喪禮。渠亦有所聞。故知其可愧。而本心之秉彝。便若泚發於頰。爲其上者。何爲使民失此心耶。○俗呼鬼神。謂人之生。爲衆所敬信者。則死必爲人所享。設立祠宇。輒有齋沐祈禳之事。父母死日。或不食素。而神人之

忌切禁魚肉。神堂淫祠。處處相望。有天照皇大神宮者。其始祖女神也。熊野山守神者。徐福也。愛宕山守神者。新羅人也。春日八幡住吉等號。最爲大明神。而其他小小神靈。人鬼及木石之妖。俗所崇奉者。不可勝記。凡有盟約禁戒。必引此等神以爲誓。男女嫁娶時。亦就所奉之神。澆酒告信云。○其俗。色尙斑味尙甘。饌羞以鯨膾爲上。鋪陳以紅氈爲上。其餘百物。皆尙輕簡。觀其執役者。無兩腕三腕。喫飯之事。亦無如我國人。吏朝夕入匙之請者。而但於飢乏時。以數箇銅錢。買油餅一圓。或燒芋二三枚。以療其飢。所謂官長飲食之具。只有飯藏一積。飯藏者。木積也。高不盈尺。方廣數寸。其中貯紅黑染器木匙小盤等物。細小方圓。餅饌麪果茶酒之供。皆不滿一勺。雖高官奉命而行者。自齋飯藏之外。不煩於各站支應之費。所着服色。二三種外。頭無冠帽。足無靴履。炊食之器皆輕薄而工妙。故半束柴而可作飯羹。諸湯亦無突火之法。是其一人一日之食。計不過數三銅錢半束柴。而一年之衣。又不過一兩銀子。生齒雖繁。賦歛雖重。而人能衣食。薪木之貴。亦不至於艱乏者如此。○訊囚之法。不用榜笞。但令囚仰臥。以大鉢盛水。直灌口中。使之自服。然後重罪者。直斬其頸。而臨刑者。飲酒迷醉。坐于坎中。爲其親友者。執刀而斫之。少無難色。倭人之大刀。必待斬人而有名。故聞有死罪。遠近持刀求試者。爭集如市。俗情之慘毒甚矣。罪當減死。則竄之海上。孤島無人處。從輕重限其年數。罪雖輕。再犯則死。其有關係逆律者。則

立十字木於通街。裸其身。釘其手。而懸之於木。使往來觀者。燒之剔之。極其慘毒。然後施刑云。○余問雨森東曰。日本民俗。自古輕生。怒必自刎其頸。自剖其腹。所以官無箠楚。訊刑之法云。果然否。東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日本人奚獨不然。但薩摩州民俗自別。遇事輒死。其有大罪者。自官不爲囚繫。語之曰。汝罪當死於汝家云云。則其人應諾而去。至家自殺。少無差違。官亦信之不疑。大抵日本輕生之說。實爲薩摩州而得名矣。曰。然則此與燕趙間節俠同風。其中或有氣節可尙者乎。答曰。傳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就義。君子之所難。而薩摩州則人人如此。豈有氣節之可論。概其土風奇怪云。俗尙技巧。女工絹布之屬。皆極精細。而百物輕妙。有以數寸之器。能貯日用凡具。而入之懷中。至於花卉植物。一無任其天生者。必以枝葉舒縮。巧作模擬。若蠹若蓋。若累層浮圖。木之爲虬盤鳳翥。草之爲方床圓瓮諸狀。令人駭笑。假花之逼真者。亦不辨眞贋。蓋其天性巧僞。不由眞實如此。○雨森東謂余曰。日本何事與朝鮮相似。余答曰。至京都而聞男女行販於道者。呼喚之聲。恰似我京男女。見衆人會坐飲食之狀。如我國僧徒會食餘無所同。又問何事與中國相似。曰。我未見中國。但以得於書籍者言之。日本之家。茶飲及女子頭髻最近。運物必以肩荷者。亦華人之荷簣荷篠荷甌之類。雨森東曰。日本有三事可樂。無風瘡惡疾。無咀呪蠱毒害物之變。無下民殺官長之事云。俗無音樂。但於侯邑富貴家宴客悞神之時。略用

鼓笛琵琶歌舞而已。余於馬守京邸。見其作樂。歸與諸文士筆談曰。禮樂出於儒家。而今觀貴國音樂。歌如梵音。舞如槍勢拳法。此可知貴國崇佛鍊兵之教。勝而儒風則不競矣。諸生答曰。誠是格言。弊邦儒風。雖謂之絕無可也。○俗喜書畫。貴家閭民。雖不識字者。必求中華人書畫作屏幃。以爲珍貨。余觀日本書法。盡用弘法大師帖。間倣洪武格。而軟脆無骨。畫格則吾未知其所尙。然亦自妙麗。江山草木翎毛之類。却似有絕佳者。而人貌差失。○日本人求得我國詩文者。勿論貴賤賢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貨之如珠玉。卽昇人厮卒。目不知書者。得朝鮮楷草數字。皆以手攢頂而謝。所謂文士。或不遠千里。而來待於站館。一宿之間。或費紙數百幅。求詩而不得。則雖半行筆談。珍感無已。蓋其人生長於精華之地。素知文字之可貴。而與中華絕遠。生不見衣冠盛儀。居常仰慕朝鮮。故其大官貴游。則得我人筆語。爲夸耀之資。書生則爲聲名之路。下賤則爲觀瞻之地。書贈之後。必押圖章。以爲真蹟。每過名州巨府。應接不暇。○日本大小諸官。無印信符節。受賜之規。但以私刻圖章。爲公簿署標。而諸般禁令頒示時。亦有手押。狀如樽蓋。畫大而整。無官者稍解文字之類。勿論老少。必有字號。各爲圖章數枚。用之於書牘詩篇。而用朱紅細押篆刻之妙。無讓於華人矣。

日本讀字之音。如東冬陽庚青蒸之韻。則呼以二音。東字曰都于。陽字曰要于。青字曰世伊。江字曰又伊。眞文元先寒刪等韻。與我國略同。而天千泉等字。皆

曰仙。其他蕭豪韻及入聲亦用二音。而時或與我國彷彿。然大抵倭人弄舌。本多輕浮而啁噪。語似鳥音。故全清而無濁。有淺聲而無重聲。如我國之於中華。不得其全濁也。嘗與雨森東論音譯異同。東曰。華音多濁。鮮音多清。日本之音。純清無濁。是其聲音。各出於風氣。而朝鮮去中華爲近。日本又學於朝鮮。故吾嘗謂貴國則仍華音而訛者。日本則又因貴國音而訛者也。余曰。此言誠是矣。東又曰。方言之長短亦各有別。華人用文字爲語。故如對人問安之節。只有二三音。而貴國之譯。其長倍之。日本又長三倍。至於西洋南蠻國人。則其說之長。比日本又三倍。是知去中國道遠。而言逾長矣。余曰。然。入此境以來。每見人欲陳所懷於余。先言于通事。使之翻傳。而聞其語。不勝支離。似有千百曲折。及通事以我國語告余。則不過爲三事所托也。○俗用文字。我國所無者甚多。如山田曰。島十字街曰。辻之類。皆有譯而無音。又有用字之異者。如以書抵人。而書曰。某官前者。稱以某樣。以物分人。而書曰。某物幾許。式者。不曰式。而曰宛。殿字。御字。爲平人尊待之辭。關白以下各州太守。則其下呼之曰。敦于沙麻。敦于殿之譯。沙麻樣之譯。卽殿樣也。其外尊敬者。皆呼曰。烏麻伊沙麻。烏。卽倭音御字。麻伊。前字之譯。乃御前樣也。余在客館。見有所饋者。多書以御筆御扇御用紙。御菓子之類。初甚驚駭。欲却之。譯官曰。倭俗如此。本非僭濫。却令改書。則不可勝改。因笑而置之。○國姓則本有平源藤橘四姓。而各以食邑分爲氏族。今有

兩字姓三字姓皆以地名。如隨會羊舌膾之子孫。爲范爲楊之類也。其名有五郎三郎六郎七郎。卽左衛門右衛門兵衛等語。皆以官名。卽其文字不明。虛假官位而呼之。如胡元之以貌而名曰魯花不花帖木兒之類也。彼皆互用音譯。縷縷說道。一人姓名多至八九言。○倭言之無義者。山曰夜麻。海曰由未。水曰閔注。紙曰加未。筆曰侯代。墨曰愁未。硯曰愁愁里。見物之美者曰又伊。不好者曰曰伊。搖櫓者爲用力之聲曰又沙又沙。或稱夜沙夜沙。舁夫則前者唱曰高里臥沙。後者應曰高里臥是。徐行則緩聲曰伊卽于伊。疾行則急呼曰疏老疏老。大抵皆用疊語。○國中所用諺文有四十八字。字形皆截眞書首尾。点畫有音而無釋。互着而成聲。略如我國諺文。以其方音。吓於方言而用之。便於俗習。而利於通情。倭男女無少長。皆解之。而諺草奇怪。如落花飛鳥。不可分曉。是古弘法大師所造。而弘法則異僧也。余觀其刊行書蹟。遍國中。肉勝而少骨。色態濃麗。倭人書法。皆出於此。○日本方言。亦有京外之別。外方則差緩而實。京外則愈輕而簡。馬島之人至江戶。多以言缺。見笑。卽如我京之於嶺邑也。余謂雨森東曰。使余學得日本語。當用幾月而能。東曰。華語可數月而能。鮮語可一年而能。日本語。雖聰明過人。非三年不可能。

倭國舊無文字。百濟王遣文士王仁阿直岐等。始教文學。經年講習。粗有所傳。其後唐玄宗時。倭人龜衡入中國有名。爲秘書監。返國之時。王摩詰作詩及序。



具述其事。衡中路滄死而不得歸。自是以後。千有餘年。日本人無以文知名者。今觀其俗。不以文用人。亦不以文爲公事。關白以下各州太守百職之官。無一解文者。但以諺文四十八字。略用眞書數十字雜之。爲狀聞教令。爲簿牒書簡。以通上下之情。國君之導率如此。聽其音譯。則山川地名六甲五行人之姓名職號。皆以方言釋而呼之。其爲字音。又無清濁高低。欲學詩者。先以三韻。積年用工。能辨某字高某字低。然後苟合成章。其爲讀書。不解倒結先後之法。逐字辛苦。下上其指。然後僅通其義。如馬上逢寒食。則讀逢字於寒食之下。忽見陌頭楊柳色。則讀見字於楊柳色之後。文字之難於學習。又如此。雖有高才達識之人。用力之勤苦。視我國當爲百倍。所以文人韻士。閱世無聞。而其間一二操觚之輩。亦無由揚其聲於國中矣。往者源家宣。爲關白時。稍解文。嘗於私邸與源與遊學。故擢用源與。叅決國政。源與者。才足以識古文。爲詩頗有聲響。有白石集行于世。其師木順庵。亦號博識能文章。一時好學之徒。稍稍進用於世。其文辭往往有可稱。至今京外諸人。着力於書林藝苑者。可謂盛矣。大抵其地爲陽明之區。江山秀麗。草木冬華。與北胡氈裘之屬。稟氣不同。故其人率多聰敏明辨。與之爲筆談。短簡則倉卒應對。或有奇言美談。國中書籍。自我國而往者。以百數。自南京海賈而來者。以千數。古今異書百家文集。刊行於關闈者。視我國不啻十倍。彼其好文者。以本品聰敏之性。無科舉剽竊之累。而熟習專領窮

極其功。如蠹魚食字而眼明。所以吐論古事。評騭能否。有曰如此者爲漢。如此者爲唐。爲宋。云爾。則所見之的確。或庶幾於能言之士。而使之爲歌行律語。則平仄多乖。趣味全喪。爲我國三尺童子所聞而笑者。使之爲序記雜文。則又盲蛇走蘆田。法度與詞氣。無一可觀。是豈人才有定限而然哉。其土風與政教。有以拘之也。余初至馬島。雨森東謂余曰。日本入學爲文者。與貴國懸殊。用力甚勤。而成就極難。公今自此至江都。沿路所接引許多詩文。必皆拙朴可笑之言。而彼其千辛萬苦。艱得而僅有之詞也。須勿唾棄。優容而獎詡之。幸甚。東卽彼中傑出人也。能通三國音。能辨百家書。其於方譯之異同。文字之難易。自有涇渭於胸中。故所言如此。○日本爲文者。皆以八大家文抄。讀習專尙。故見其長書寫情。則或有所瞻而辭暢者。詩則人人自謂欲學唐音。而無一句畫虎於古人。夫以海外荒離之鄉。聲律全乖。韻語之難。百倍於敘述之文。故也。間有人以書來問曰。皇明王季諸家。與歐蘇孰賢。云云。而渠輩之學習明人者。亦未之見也。○日本詩文中。直賦其地山水者曰。秦山楚水洛陽長安吳越燕蜀等語。讀之而不知爲日本也。彼其地名。人號皆殊怪。難以爲文。故假用中華。以文其陋。又如國不產鶯鶯。而寫景曰。鶯啼鶯噪。樂不用琴瑟。而叙事曰。彈琴鼓瑟。無冠而曰。岸幘欵巾。無帶而曰。錦帶玉佩。皆用虛名。而不能作稱情之詞。此則我國人。亦往往犯戒。○日本與余對坐酬唱者。率多粗踈遁塞。語無倫序。或見其橐

中私藁時有一句一聯之最佳者。視席上所賦。全是天壤。余意南京海賈。每以書籍來販於長崎島。故順治以後。江南才子之詩集。多在日本。而爲我所未見者。則彼或暗偷狐白。而取媚於秦姬者歟。○林信智。以信篤之子。挾其家閱。甚有才望。其贈我五言排律二十韻詩曰。邈矣神嵩嶽。風雲竟宛然。物華惟萬古。人傑自千年。麟窟祥烟起。鳳山瑞日懸。東方通道里。南斗夾星躔。濟濟申家子。堂堂韓國賢。王朝稽彼史。宗廟執其遷。名重文郎省。才宏學士員。絲綸嘗屬務。翰墨已專權。侍制秘丘上。賜恩清禁前。張蘇唐代顯。班蔡漢宮傳。忽見聘交事。斯登禮會筵。壯遊何索落。逸興更聯翩。紫氣出關客。蒼波浮海仙。玉珂晨秣馬。錦纜夜留船。祗役歲云暮。望鄉月幾圓。九秋羈夢寂。一水旅情綿。驛接紅塵地。館開白雪天。折梅寧可寄。藉草且相牽。劍寫論奇節。盃盤說勝緣。還如開大雅。三嘆在朱絃。又有七言古詩曰。大同江水千古色。滄淪靡迤萬里浮。倬彼銀河長天掛。西風一夜東海頭。方今手撐虹霓去。飄如八極作神遊。旌旆飄悠何處所。望中烟氣遶丹丘。信聘由來最盛事。衣冠玉帛仰嘉謀。君復濛汜堪裁賦。彩筆縱橫更不休。白露更拂琅干樹。蒼霞欲滿珊瑚鉤。回首關山無限路。客心久登王粲樓。布帆從此歸應疾。鵬翼風中日月流。寶管吹徹萬波息。漢陽城上五雲留。聖代功名終赫奕。兩邦聲譽是誰儔。慚我傾蓋得妙契。縞紵難奈意綢繆。離歌一曲人不見。鴻雁遙遙百年秋。君不聞桑弧蓬矢男兒事。四

方素志竟何收。又不聞專對高才使者業。夙夜努力慎前修。其詩自謂倏倏而多不成語。筆法似倣洪武體。而拙弱可笑。其兄信充所贈詩亦多。而尤不足觀。○東溪飯田綽贈別詩曰。十月風寒紫綺裘。共憐殊域歲華流。彩虹落影三千丈。玄鶴遺聲十二樓。雲外霜鍾驚遠夢。驛程夜雨結清愁。莫嫌遠有木瓜贈。賴把驪珠萬斛酬。末有小牘曰。本月哉生魄。晉接客館。月之望。文旆西指。如僕景慕丰采。唱夢寐。以席上所賜之高調。徒代覲面耳。鄙律一章。緬托鴻翼呈上。殆免洪喬之歎。而得經清晒。則天幸云。○雪溪井上有基。贈行詩曰。驪駒歌罷客將歸。曉望灞橋淚滿衣。梓澤千年人盡去。平原十日事多非。芙蓉山下眼無極。楊柳渡頭魂欲飛。海水難傳朝夕信。憑欄怊悵對斜暉。末有小牘曰。邂逅之後。賓館令嚴。不許再拜階下。且無紹介通書。空抱暮雲春樹之想。聞歸輶既牽。後會無期。悵恨謂何。蓋君子之執友也。在其心期厚薄之如何。而未曾以同異立藩籬也。惟恨會晤至淺。何以傾倒平昔之胸臆哉。區區之誠。托之夢寐。臨楮不堪怊悵。伏惟天寒。爲國自重。○鶴汀柱山義樹贈古風一篇。詩曰。鳳凰樓外金銀闕。五羊城上群仙人。環佩昨夜降霄漢。武陵桃花一萬春。見我欣然供鼎役。頃刻爲御玉麒麟。扶桑碧水蹴天漲。人間無復槎問津。一日諸公駮風雨。重瞻佳氣滿城闐。南山野士原姓桂。謬中銅選非席珍。三冬文史嚼冰雪。一把雄劍寄精神。青眸賜顧丘山重。百年夢想鉢宗巾。只愁紫鸞慕天翥。北斗夜夜望

後塵空將離恨付風去。逐君直落漢水濱。○甘谷源方敬贈別五排二十韻詩曰。海東君子國。隣德美名均。聘禮由來久。約盟令典循。羣賢輝繡節。專對見簪紳。欽仰秘書譽。更知玉府人。學識諳四庫。毫健挽千鈞。雄辯朴淵掛。高標白岳新。申繻傳遠識。明道本溫純。常閱道山奧。元懷席上珍。多聞師古業。五絕世南倫。帆冒炎熱候。館近霜露晨。蓋傾投意氣。語高愧敷陳。泛愛容愚劣。丰儀絕点塵。新知交自淡。奇遇豈無因。何用舌端動。情依目擊親。脂車期已促。駕鶴亦隨臻。異域心還壯。垂天翼亦伸。歸程峯似戟。溟渤浪如銀。明日聞君去。暮雲傷我神。夢殘蓬島景。瑞滿釜山濱。萬里相思處。登樓望月輪。○尾張州記室木實聞作仙人篇贈別曰。玉京仙人馭六龍。翱翔遠欲窮扶桑。夜半東南日毳躍。大海湧動碎琳琅。倏忽騁轡凌紫虛。朝餐石髓暮瓊漿。兩兩神女吹鳳簫。雲間飄飄素霓裳。俯觀蓬萊五雲簇。少時停駕上高堂。珊瑚寶玦耀玳筵。仙人解顏共壺觴。左把芙蓉右弄芝。咳唾成丹滿玉床。雲氣聚散何容易。空望窈冥心欲狂。願使吾輩生羽翼。翻跡長游崑崙岡。○有姓名福昌言者。號鶴渚。頗有能詩聲。隱居尾張州。余自江都歸過本州。其人來見。因記室朝文淵。致七言二章侑別。其詩曰。隣好千年德不孤。喜看旌旆訪蓬壺。五雲染出鰲頭景。化作騷人筆下殊。又曰。萬里長風驛馬嘶。今宵偏要爲留題。憶君明日遙歸去。徒見白雲生水西。文淵盛稱其詩不是尋常調。倭人所稱上駟。不過如此。○釋徒之詩雖多。而

尤不可置眼。余於佐和城。遇龍潭寺僧素盈者。筆談竟夜。歸路又與相見。其僧頗款款。以詩贈行曰。別後又相見。寒梅逞玉姿。暮雲逢客日。渭樹送君時。膠漆先爲約。金蘭更有誰。琶江兼漢水。明月照心知。語雖枯拙。情景可愛。○余所與雨森東唱和者亦多。舟次壹岐島。候風時。東寄詩曰。秋風難借便。客舸繫蘭汀。影冷渡間火。光微露外星。漫將髡堆雪。仍覺跡隨萍。擊劍柁樓底。吳歌不忍聽。舟至籃島。又寄七律一首曰。木蘭舟繫大瀛隈。徙倚高樓西望開。極浦雲遮神女廟。雄關月照霸家臺。千林橘柚秋霜冷。一島烟霞暮色哀。回首鄉山消息斷。夢中戍笛莫相催。又有五律二首。其一曰。衰病仍官繫。復成萬里遊。波濤終夜雨。松桂滿山秋。雁早書空度。螢閒照水流。陽春誰奏曲。能解老夫愁。其二曰。樽材甘自棄。何料此同遊。琴奏海雲曉。蓋傳山榭秋。風烟供勝概。詞藻屬名流。握手意相得。鄉心半減愁。舟泊地島。連日風雨。又有贈詩曰。積陰何日已。羈抱鬱難開。舟宿長依岸。蜃嘘旋作臺。頻呼篙子語。時聽旅鴻哀。樽酒終無賴。秋風兩鬢催。末有小牘曰。連日陰晦。逆風作祟。汗漫之期。終未可卜。又不得與諸君子同席。晤語好事之魔。何至於此。聞足下與同行諸公。日夜酬答。瓊瑤成堆。龍府老翁。必謂待其江山妙處。發泄得盡。然後助以一榻清風。直相送於長門烟水間也。然浩浩之學。滾滾之才。終無缺乏之時。則老龍所圖。徒爲多事。而相知之明。反不如我一笑。昨與霞沼論詩。因言曰。余詩如廢貨肆。屋宇非不宏也。器皿

非不夥也。所恨者臭銅鑿磁灰塵堆積，足令人發嘔而已。子詩如一朶茉莉，雖無雄偉之觀，自是清雅可愛。執事以爲何如？此乃家醜外揚，不覺赧顏。一以博粲，一以乞教，幸諒。霞沼卽松浦儀之號。爲詩才情頗緊，而力不逮，未免於孤澹。故東錄其私相品題之語，欲聞余所論。余作書答之，略曰：承與霞沼論詩，政如王長公詩中，以大海紫瀾自居，而雪中峨眉品于鱗。至今天下，用爲二家雌黃。夫大海則喻渾雄也，峨眉則語清高也，足下之意，其在斯乎？不佞以爲廢店灰銅，無非程鄭家物，卽一朝磨淨，可使如真珠月貝。一朶茉莉，亦是雨露中滋達根葉，彼造化之培養者，假以歲月，安知異日，不至於馥馥漫山，作富有之觀乎？雖然，日東陋矣，足下之貨，未嘗沽於人，而霞沼之花，亦無傷其孤艷也。勉旃，自愛。後數日，兩生俱來謝曰：辱惠書語，勉歎交至，敢忘知己之賜云。○攝津州文人三宅緝明號滄溟，以萍水集請序於余，而有書自通曰：僕弟茂忠號石屏，有故未能奉候文場，頃憑馬島之人呈書及萍水集於左右，需尊公作文，以弁其首云。未知達否。自古貴國之聘于吾邦也，寡君世預於館伴之事，僕乃寡君麾下之故舊，以故我祖考先人皆得進退賓所，而墳箎於貴國之諸學士矣。祖考之於朴螺山先人之於成翠虛，觀萍水集而後可知焉耳。往年辛卯之秋，僕兄弟扈從麾下，出入斯館，與李東郭諸公追隨薰染，飽逍遙乎翰墨之間，僕等自以爲一生之奇歡，難再之事也。而今邂逅尊公，厚承青眄如此，則僕之於貴國

搢紳先生。蓋非偶然。而古人所謂前緣者。有存乎其間歟。何其奇哉。吾邦之人。托交於貴國諸學士者甚衆。而至于三世相繼。如僕兄弟者少矣。希世之風流。亦足以觀詒厥之福。而追慕之懷。益切悽愴。因共編次先世僉庭之諸作。欲藏之家廟。以爲追孝之一助。且願使後世子孫讀之。羨慕兩國之盛會。而愈欽乎先世之餘澤。愈不忘先世之遺業也。此萍水集之所由起也。其附以辛卯唱和。亦示之子孫也。夫既有斯集。則又願請貴國碩儒之文。以爲之序。使後世子孫讀之。愈尊信斯集。十襲緹巾。以傳無窮也。僕兄弟之望之。猶秦人之於趙璧矣。方今尊公之抵此也。是天將使僕等頓遂宿志。而斯集永垂不朽者也。然則使僕等順此天授與否。惟在尊公一人之意。而辛卯之歲。求愛蘭堂記文於李學士諸公。諸公未嘗拒之。欣然下筆。今尊公道德之殷。仁惠之屋。而能親愛異域之人如是。僕兄弟亦敬賢之深。尙德之切。而能不爲貴邦之君子所避棄如是。則不亦可乎。程子有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之士。猶然。況於朝鮮大學士乎。敢問尊公。諾也否。石屏書則文多不盡錄。而眞所謂難爲弟也。滄溟爲詩。似不及於文。然往往沉實有致。余初至大坂。彼卽來相見。筆談竟日。書贈一絕云。異域同遊先聖門。儒流一派正源源。後生始可言殷禮。幸有箕邦文獻存。歸時又以一絕贈別云。歸舟乘雪似山陰。興盡交休淚滿襟。他日高樓回首處。浮雲不及別情深。石屏贈余詩云。和韓通地脈。嵩岳再生申。



今日文章士。他年社稷臣。是其兄弟。蓋以文學。自爲巨擘。世世有名於泉南。故與羣倭相對時。辭色頗驕。似與雨森東不相款款矣。○林信篤。爲日本第一耆碩。其門徒輩。與余筆談時。皆稱學問之純粹。道義之淵深。我整宇先生一人而已。其爲國人之推宗如此。然余見其狀貌。謹厚有餘。而詩文。則無一可觀。余於復路之日。以書替別。信篤有答簡曰。今茲秋冬之交。朝鮮國三官使來聘於我國。公務之暇。携二子而往。遭逢製述官青泉申學士。觴咏重席。殆修忘形耐久之好。未幾臥病。兩情未盡。頗失素懷。臨別惓惓。寄惠手書。吐露中情。凡別離人所重也。黯然消魂者。丈夫之致也。潛然出涕者。兒女之仁也。在昔文節與子高別。抗手而行。范丹與王逸別。拂衣而去。不以分散而繫情者也。然比絕域遼遠。再會無期。則異日之談也。古律二和。兩胤解頤。不勝感佩。謝詞無措。情長筆短。姑此不備云。唯茲一書。差近乎朴直之言。○湛長老與余交最深。其所贈答諸篇。積成卷軸。詩皆呆拙。只錄其長書一通曰。頃啓短牘。纔詢興居。駕船忽忽。既抵歧陽。辱荷回示。乃知足下置身於翰林酬酢間。遊心於我門典籍上。翠鬢學士。何克如斯博雅乎。不慧向偷視風度。實知厥爲雅也。服欽之深。靡言可陳。不慧自幼離家。入一叢林。出一叢林。酸辛痛苦。難自激礪。駑鈍之資。未嘗窺佛祖之藩籬。因循空消二三十年。只圖深林邃谷。木茹澗飲。俱草木腐而已。不意濫膺公選。住持官寺。更奉王命。接伴三使。因茲與學士暨三書記。神光厮結。獲荷

厚誼於不慧分上。奚能當之。覩悚惟多。所惠書中有云禪家之定慧。其要只在剗却僞魔。杜了妄想。寔如諭矣。吾佛之道。非瓌異妖孽之術。又非玄妙奇特之事。只在使羣蒙發明心地而已。心也者。何不涉古來今。超然無比況者。又如椽筆所托。然世殊事異。其道欲寢下衰。梁善通年間。吾龔龔祖。佩佛心印。束來。戾至崧山。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使人究決緊要。警轉樞機。是謂教外別傳。神光三拜的的承當。教外之宗。布滿天下。而巨儒搢紳賢士大夫。繼踵歸者。未爲不多矣。如張相國柳刺史黃太史蘇翰林暨宋文憲公。不離爵祿功名科舉婚宦之間。發明直指道。氣吞佛祖。眼高乾坤。此乃掃空文字語言。證得獨脫無依底之樣子也。雖然如此。又不由文字。詎庸傳澆末。以故吾祖有六門之字。而以垂兒孫。又非文字般若之力乎。道本無言。藉言顯道者是也。道與文字。孰曰有兩般乎。魯聖所謂克己復禮之教。亦洞通聖旨。則何必稽滯字言乎。然則儒釋同其源。蓋應徵焉。儒雅風流之士。和調陽春白雪於摘藻操觚之際者。亦恐在茲。而足下當製述官。負穎脫資。高風雅韻。激昂志節。望彌高齡。彌高播聲光于上國。則雖曰張柳黃蘇之輩。或可不減之矣。今如官使來聘。遙踰溟渤。復寧非道義所存乎。祝祝。因憶記書三君旃檀林中。全無雜樹者。洵可尙也。巧同達鄙意。幸甚。不備。○國中文字。多在童稚。大坂之水足童子。年十四。北山童子。年十五。倭京之明石景鳳。年十八。江都之河口皞。年十七。無論所讀述已富。皆貌如玉。

雪。視瞻端正。言動安詳。似禮法中人。蓋其氣稟之清明。得之江山。而卒不免於政教之鎔鑄。可使明珠化爲燕石耳。余在江都。有曰長澤學長澤主者兄弟。皆盲而皆能學詩。自願一得現謁。恠而呼入。命韻試之。應口而對。所作皆有感慨之思。問其號。則一曰不怨齋。一曰不尤齋。余爲和韻而贈之。

日本性理之學。無一可聞。蓋其政教與民風。非兵則佛。郡國無庠序俎豆。又無君親喪禮。其民雖天稟良知。何從而得聞道也。會津侯源正之。以貴公子受爵。而律已治人。一遵程朱之訓。亦異事也。有號闇齋山崎氏者。亦慕程朱之學。以小學編目。續輯宋儒言行。爲書傳世。木順庵名貞幹。博學修行。源與雨森東輩。皆其門弟也。沒後有諡曰恭靖云。○近世京都人伊藤惟貞者。以學問名於國中。撰集已見。以教國人。其說以性理存養之說。爲無益。而只將日用行道之實爲務。其所以著書垂訓者。常曰凡人之孝弟忠信。只是日用切己工夫。學者不當問性理如何。中庸首章率性之訓。乃爲道從性理中出來。非謂行道者。以性理爲工夫也。餘外立論。多畔先儒。一時爲士之類。或有崇信者。或有譏其穿鑿者。余未見其文集。而每與諸文士酬酌言語之際。有提伊藤家說話。而質其可否。余輒曰。此與荀卿性惡之說。同罪。從其言者。欲求人道於禽獸草木之性乎。諸生或以爲然。

世傳日本欽明天皇時。百濟聖明王。貢佛經。日本之有佛法自此始。其後弘法

大師。歷中國入天竺。學得宗法而歸。大闡佛教云。今觀日本俗。大抵尙佛。而平民作僧者。十不能二三。其能讀佛書爲法師者。又不能三之一。蓋以國法甚苛。民無空丁。又無生理。僧舍在閭里。觀光女子與僧徒雜坐。是其貌。龐而行薄。或有食肉行淫。而但服緇衣不帶劍。所以談經學佛者。甚鮮矣。○天皇之法。似佛祖。諸子爲法親王。諸女爲比丘尼。其臣曰法印宗。皆掌文史星曆。國中有五山。差僧住持官。名曰和尙。亦稱長老。皆天皇之命。而對馬島以酇菴及使行接伴長老。亦自江戶。請於五山中輪回而送之。龍喜則第二山住持。而性濇。則第五山也。余所與逆旅酬唱者。僧素盈周恬了慧時習貞侃禪儀周鏡等。皆無官品。其詩或有優劣。而不足言也。其教有曹洞守臨濟宗二派。而得道者益寡矣。我國松雪大師。惟政筆跡。在江戶。余見其古紙色淪。而筆有可辨也。倭俗珍藏百年。慕而重之。諸僧皆識西山大師名。乞聞其詩句。余書西山集中五言絕一篇。贈之。輒傾倒。

醫學則最爲崇尙。自天皇關白以下各州太守。皆置官數人。給廩料甚厚。故醫官皆富。其俗學文者。大半爲醫。其服色與僧略同。但佩一劍。而盡削其髮。余於筑前州。見小野玄林。至江都。與林太醫父子交懽。其人悉喜文辭。貌端而心良。北尾春圃。號當壯菴。所著精氣神論數卷書。似有工程。余爲之序。製藥精妙。京外閭巷道塗之間。金牌如林。書以丸丹湯散諸名。而其曰和中散。通聖散者。居

多。蓋觀其人性燥而偏於喜怒。又居炎煥之地。疾病多生於痰火滯之鬱候。故所用藥方。尤重於通和理中之劑。

女色多妖妍怪麗。雖不施脂粉。而大抵細膩皓白。其傅粉濃粧者。亦以肌膚軟澤。自然如本色。卽畫眉紅顏黑髮花簪。着五色紋錦衣。以帶束腰抱扇而立者。望之不似人形。簪用冬栢油香膏諸物。髮光如漆。關白以下各州太守妃嬪之稱。必曰御內室。各有豐娘。泰娘。惠娘。翼娘之號。貴家女子。出入乘轎。觀光則倚綉戶而垂簾。其餘在外者。或坐或立。手持畫悅。言笑瓊瑯。見我國人。不勝欣慕。或作招邀之狀。或與倭男年少者。按頂撫腮。而相悅於稠人廣路。少無愧色。○國中男女俱盛。而女比男加多。婚姻不避同姓。從父兄妹。相與嫁娶。兄嫂弟妻。寡居。則亦爲率畜淫穢之行。便同禽獸。家家必設浴室。男女同裸而浴。白晝相狎。夜必設燈而行淫。各齎挑興之具。以盡歡情。卽人人貯畫軸於懷裡。華牋累幅。各寫雲情雨態。百媚千嬌。又有春藥數種。助其荒惑云。○國俗。無各邑置妓。絃歌之法。貴人豪遊富商行旅者。皆私狎娼女於所過之地。故名城大店。盡有娼屋。而大坂繁華。最以花柳著名。層樓曲榭。連亘長街。屏帳衾枕。酒罍茶鐺之屬。皆錦繡金銀。其中各貯一名姬。上懸金勝曰。上上娼樓。游人宕子。橐金而至者。亦隨所欲。一向求焉。卽上上家。一日雲雨。無過白金十兩。中下有差。余聞通事輩口語。笑而陋之曰。自古情色中。有痴郎憨姬。男悅緣而不惜千金。女感驩

而不愛一錢。是乃上上風流事。而今爾所云上上姝。不問醜儻。不擇名類。只能算金而獻媚。此可爲倚市之下品。而價不直銖兩。通事曰國俗自異。女子之心腸。豈如此乎。日本豪貴家。買此殊色。以爲賭利之奇貨。故所稱娼屋中。百物繁華。皆從主家辦出。而設榜於門。以程其價。逐日而稅之。彼姝者子。有不敢自爲之謀。所以有泣涕而恨別者。含羞而強懽者。余問大坂娼名及年歲幾何。曰花紫。二十二。若紫。二十。小紫。十五。滿州春。二十。保野香。二十五。發枝。二十。友影。十七。村春。十六。村雨。二十一。此爲上上中之姝。○日本男娼之艷。倍於女色。其嬖而惑者。又倍於女色。國中兒男。年十四五以上。容姿絕美者。賦髮爲卵。面傅脂粉。被以彩錦衣。香麝珍佩。修飾之具。可值千金。自國君以下。富豪庶人。皆貨而蓄之。坐臥出入。必與相隨。耽狎無厭。或有外心。則妬狠殺人。其俗以窃人之妻妾爲易事。而男娼有主者。則不敢與之言笑。雨森東所作文藁中。有叙貴人繁華之物。曰左襟裙而右髮卵。余指之曰。此云髮卵。乃所謂男娼乎。曰然。余曰。貴國之俗。可謂恠矣。男女之欲。本出於天地生生之理。四海所同。而猶以淫惑爲戒。世間豈有獨陽無陰。而可以相感相悅者乎。東笑曰。學士亦未知其樂耳。如東之輩。所言尙然。國俗之迷惑。可知也。

長崎島屬肥前州。非使行歷路。雖不得目見。實海外諸國都會之區。商京商賈航海而來者。或狎倭女。生子往來。故倭人以此得中國事情。亦通漢語。然所學

語音。乃蘇杭閩浙福建以下。故與我人北京譯差異。又有南蠻諸種。群集質贖。聞其服色。堆結箕踞。尙有尉佗舊俗。而阿蘭陀國人。最爲異常。頭髮不長。而從後縮之。着紅錦氈笠珠履。其衣皆奇錦。狹窄僅容身。袴亦僅容兩脚。而不可屈伸。人人必夾一胡床而行。有坐輒踞床伸足。俗無文書。但以長短緩急之畫。爲凡事遲速之令。百物奢靡。衣不黠污。性情貪淫。來必與倭女相狎。晝夜耽弄。長崎娼屋。則每接異國人得珍貨云。余問國法既無交通之禁。彼其耽弄者。亦或載去否。通事曰。此雖無禁。但不令載去。所生男女。終爲日本人矣。又問西洋國人利瑪竇。蓋亦異人。其所經歷紀述。雖不可盡信。而自有天地以來。爲此說者。獨有利瑪竇。余固奇異之。今聞西洋國人。亦通長崎島云。或有所傳於其人行蹟否。曰。彼其來販於長崎者。賈人無識。別無問答之可憑。而但聞昔有一船。來泊於日本南海。而其人自稱西洋國教主。以其君命。教導萬國云云。其所謂教。以利瑪竇爲聖人。而語皆無倫。自國設禁。不使人相通。遂怒而歸去云。○琉球國有大小二種。皆在日本西南海中。其小者曰中山主。自古朝貢於日本。聞其服色言論。與倭略同。而使臣有職者。所着烏帽。如我國紗帽而差少。公服亦有團領之制。三年一朝貢。自薩摩州登陸至江戶。行禮而去。余與雨森東。問琉球土風人物。東曰。昔大明高皇帝。勅遣中國二十四姓居之。其人子孫。今有十餘姓。而世修文學爲官人。官人服色。尙保中華餘俗。而平民則與日本無異。

但着長衣而無袴。俗尙技巧。百工皆聚一區。不相混居。其所工作。必皆精妙。今日本所用玳瑁梳及重茅席。多出琉球云。因指館中一席曰。此乃琉球人手織也。觀其制度。與倭席長短不差。而茅色甚黃。柔韌堅密。可以年久不敝矣。記余在國時。見京中一褐夫自云。曾於濟州海上。漂風至琉球。見百工所居各有部落。而渠在皮工之區。留得一歲。男女衣服飲食言語。一如日本。聞其國朝貢於日本。故國君送至日本。乃得傳到於東萊云。今與兩森東所言相符。又問於東曰。琉球官人之識字者。或有所傳詩文否。答曰。聞有程寵父者。至中國西湖。有詩云。西子湖頭唱竹枝。不堪往事繫人思。波濤白晝錢王弩。風雨蒼山陸相祠。衣濕雲香三竺路。囊餘柳色六橋詩。難將東海勞臣意。說與栽梅處士知。有雪堂燕游草一卷行于世云。

兩森東嘗於江戶客館。從容謂余曰。吾有所懷。欲乘間言之。日本與貴國。隔海爲隣。信義相孚。敵邦人民。皆知朝鮮國王與寡君敬禮通書。故公私文簿間。必致崇極。而竊觀貴國人所撰文集。中語及敵邦者。必稱倭賊蠻酋。醜蔑狼藉。有不忍言者。我文昭王末年。偶見朝鮮文集。每謂群臣曰。豈料朝鮮。侮我至此。憾恨終身。今日諸公可知此意否。辭色甚不平。怒腸漸露。余曰。此自易知。願貴國不諒耳。君所見我國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亂後刊行之文也。平秀吉爲我國通天之讐。宗社之耻辱。生靈之血肉。實萬世所無之變。爲我國臣



民誰不欲鬻而食之。所以自上薦紳。下至厮隸。奴之賊之。語無顧藉。發於文章者。固當如此。至于今日。聖朝仁愛生民。關市通貨。且知日東山河。已無秀吉之遺類。故遣使修睦。國書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豈敢復提宿怨。見諸辭氣。而頃到大坂。目擊平家舊墟。毛髮猶凜凜矣。東曰是則然矣。但今諸從者。有呼敵邦人。必曰倭人。亦非所望。余曰貴國之有倭名已久。君何所憾。東曰唐史既云倭。改國號爲日本。今後則願飭下輩。呼我以日本人可矣。余又問貴國人呼我曰唐人。題我人筆帖曰唐人筆蹟。亦何意。東曰國令則使稱客人。或稱朝鮮人。而日本大小民俗。自古謂貴國文物。與中華同。故指以唐人。是慕之也。○余問雨森東曰。秀吉旣爲貴國故君。君亦有諱名諱惡之意乎。答曰無是也。彼其豺虺之性。應天人厄運而生者。故屠戮之慘。不但貴國。日本人赤族湛宗。不可勝紀。如僕高曾以上。世爲雨森守。以官爲姓。而亦被誅夷。一二孱孫。遽死民間。幸保餘卵。每念其人。實有腐心之痛矣。余曰然則秀吉於日本。有何功德。答曰少無功德。但秀吉以前。日本六十六州。多有各立爲國。而相攻擊者。故皇明時。日本諸島之侵擾中國者。種種未已。諸公必於明史見之矣。秀吉窮兵黷武。盡爲勘定。若論其功。有此而已。又問壬辰西搶時。清正最爲凶毒。我國之讎。怨必首其人。若其子孫。爲官爲民。來與於使行。酬酌之間。則不可對面叙話。君爲我的指其人。答曰天道甚明。當時諸將殺人多者。皆無子孫。清正安能有後。

○聞源璦者本以微品爲家宣所寵官至筑後守挾其才華變更制度辛卯回書犯諱爭執時源璦主事林信篤者不能矯其非凡所主張多執異議宗室大臣皆怨之今關白入承之後卽黜源璦親近信篤故璦之黨友一時廢錮不敢與於儒官酬唱之席雨森東以璦之同學尙在絕島記室嘗曰白石公若至今秉權吾輩亦有彈冠之望云云余問白石何以不仕答以老病問居在何處答以家住江都杜門謝事東雖以事關君政故諱之而觀其氣色自不平傳國書之後出謂東曰貴大君簡易儉率甚有君人之度治平可期答曰君德則然矣自古人國用賢臣則治姦臣則亂其意若有所向而輒不盡言回路驛站有一文士來見筆談曰公在江戶見幾個詞人答曰林鳳岡弟子數十人其客又書示曰吾聞林鳳岡拙於詩文弟子何其多乎余已知其物色卽書紙末曰言不可若是客以手畫席作字曰彼皆可笑可笑自裂其所寫紙而去蓋亦源璦之黨流而欲使余知其意也

余觀日本人物自國君以下大官庶僚各種人民不啻屢千萬大抵其人皆精悍緊捷體多短小兒多白晝氣稟多哭弱言動多粗淺無一介傑特雄屬望而可畏之狀至於位在執政富有食邑歲得廩數千萬以傳子孫云者則雖以相法論之必其天倉命祿高厚光明有可以一見卽辨者然今觀其淺劣庸陋百不近似者十居八九且論其性情率多中躁而外薄有利於己則權欣雀躍肺

肝全露。少拂於心。則踔噪跳跟。不知生死。對語而如狐聽冰。遇事而如螻拒轍。皆以烏鼠之腸。奮其蜂蠱之怒。無一人博蓄弘量。而坐負重望者。彼其家康以後。幅員不缺。軍伍精強。國無桴鼓之警。生民之衆。府庫之富。莫隆於近日。而所謂君臣者。雖黃口痴兒。晏然在位。高宮麗榭。錦帳綺食之娛。世傳而不絕。其心習於安樂。岌岌焉事變之是懼。何計之可圖。以余揆之。自非天人。遘厄。秀吉清正之賊。復生於其地。則我國家邊疆之慮。萬無一笑。第自關市以來。馬島之狡詐無限。館驛之受侮多端。而朝廷每加恩厚。使區區一島之長。必競毫厘。務勝而後已。識務者當有所見。

使臣以己亥四月十一日辭朝。五月初一日到釜山。六月二十日辛酉。乘船開洋。九月初四日癸酉。次大坂城。就陸。同月二十七日抵江戶。十月十一日復路。十一月初四日還次大坂城。復乘船。庚子正月初六日癸酉。回泊釜山。二十四日復命。通計水路五千二百十里。陸路一千三百五十里。往還日字爲二百六十一日。行中大小四百七十五人。無一人疾病之虞。無一日風波之厄。自古所未有也。始余祈風於永嘉臺。齋沐之夜。夢有一偉丈夫。大書一酉字示余。覺而恠之。以余本命辛酉。故卜以稽疑。筮者曰祥。竟以辛酉日遇風發船。癸酉日到大坂登陸。心竊幸之。回還時至馬島。預謂同僚曰。此行當待正月初六日泊釜山。果於初六日癸酉。自西泊浦忽得順風。掛帆直來。諸僚驚喜。顧謂余曰。

君言不妄。使臣亦聞而恠之。蓋於永嘉臺上。夢得酉字而發船。登陸與還泊。皆酉日。是其龍府丈人。告余以書故歟。亦一異事也。

使行水陸路程記

自釜山至佐須浦四百八十里 豐碕四十里 西泊浦三十里 船頭浦一

百二十里 馬島府中七十里

自馬島至風本浦四百八十里 藍島三百五十里 赤間關二百八十里

三田尻一百八十里 上關一百六十里 鎌刈二百里 韜浦二百里

牛窓二百四十里 室津一百里 兵庫一百八十里 河口一百里 以上海行

自河口至大坂三十里 平方五十里 淀城四十里 以上江行

自淀城至倭京四十里 大津三十里 守山五十里 八幡山六十里 佐

和城六十里 今須四十里 大垣四十里 于起五十里 名護屋六十

里 鳴海四十里 岡崎五十里 赤坂三十里 吉田四十里 荒井五

十里 濱松四十里 見付四十里 懸州四十里 金谷四十里 藤枝

三十里 駿河府中五十里 江尻三十里 吉原七十里 三島六十里

小田原八十里 大磯四十里 藤澤四十里 神奈川三十里 品川

五十里 江戶三十里 以上陸行

國書曰 朝鮮國王姓諱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十年之間。聘問爛焉。近聞殿

下。新承令緒。撫寧海宇。其在隣誼。曷勝欣聳。爰遵故常。特遣使价。致慶修睦。禮則然矣。兩國交驩。寧有既乎。仍將薄儀。聊表遠忱。惟冀益恢前烈。永綏洪福。不備。己亥年四月日

別幅人蔘五十觔。大繻子十疋。大段子十疋。白照布三十疋。黃照布三十疋。白綿紬五十疋。黑麻布三十疋。虎皮十五丈。豹皮二十丈。青黍皮三十丈。魚皮一百丈。綵花席二十丈。色紙三十卷。各色筆五十柄。眞墨五十笏。黃蜜一百觔。清蜜十器。每缸一斗。鷹子二十連。駿馬二匹。鞍具

日本回答書已錄第二卷第

別幅六摺畫屏二十雙。錨金案二張。錨金鞍具二十副。染華綾一百端。綵紬二百端。

# 海行摠載

姜睡隱看羊錄

賊中封疏

宣務郎前守刑曹佐郎臣姜沆齋沐百拜西向慟哭謹上

言于。

正倫立極盛德弘烈大王主上殿下。伏以小臣在上年丁酉。以分戶曹叅判李光庭郎廳督運楊總兵糧餉于湖南。糧餉既集。而賊鋒已犯南原。光庭亦向京師。臣與巡察使從事官金尙窩傳檄列邑。收召義兵。思漢之士聚者。僅數百人。而顧戀家屬。旋即解散。臣不得已。舟載父兄弟妻子。遶西海以謀西上。篙卒齟齬。不能運船。佯伴海曲。猝遇賊船。臣自度不得脫。與家屬俱墜海中。巖岸水淺。盡爲倭奴所執。惟臣父獨乘別船得免。分戶曹募粟空名數百通。並爲淪沒。奉職無狀。上辱朝廷。益無所逃罪焉。賊認臣爲士族也。齊縛臣及兄弟於船樓。回船至務安縣一海曲。賊船六七百艘。瀰滿數里許。我國男女與倭幾相半。船船呼哭。聲震海山。至順天左水營。賊將佐渡守者。載臣及臣兄濬。渙妻父金璆等。及家屬於一船。押送于倭國。船發順天。一夜晝。至安骨浦。翌日暮。至對馬島。以風雨留二日。又翌暮。至壹岐島。又翌暮。至肥前州。又翌暮。至長門州之下關。又翌暮。至周防州之上關。所謂赤間關者也。又翌暮。至伊豫州之大津縣。

留置焉。佐渡者之松邑三城。大津其一也。既至則我國男女前後被擄來者。無慮千餘人。新來者晨夜巷陌。嘯哭成群。曾來者半化爲倭。歸計已絕。臣暗以挺身西奔一事開諭。莫有應者。至翌年四月晦。京師竹肆居人被擄於壬辰者。自倭京逃至伊豫洞曉。倭奴言語。臣風以西歸之意。其人遂與定計。蓋以臣了不解倭語。不帶舌人。則寸步亦無以自致也。遂以五月二十五日乘夜西出。行三日。潛憩于海上竹林中。有一倭僧年可六十餘。洗身瀑布。假眠岩石。舌人潛告臣等喜甚。從僧意。僧哀嘆再三。許以船濟。臣等于豐後。臣等喜甚。從僧下來。十步之內。忽逢佐渡之部曲道兵者。領卒倭遽至。知臣之遁播也。勒還于大津城。自是之後。防禁益嚴。有金山出石寺僧好仁者。頗解文字。見臣哀之。禮貌有加。因示臣以其國題判。別方輿職官。該錄無餘。臣旋則臆寫。又聞佐渡之父白雲。有其國輿圖甚詳。備人舌人模出。復以目擊之形勢。較我國防禦之長算。而間以愚者之千慮。竊議於其間。嗚呼。敗軍之將。尙不可以語勇。况臣被擄偷生於賊窟中。輒敢饒筆論。廟勝之得失。極知濫越。無所逃罪。然竊伏惟念昔人有以尸諫者。臨死而不忘獻策者。苟有利於國家。涓分則亦不可以罪人而遂已也。萬里鯨海之外。九重獸闔之上。或未洞燭此奴之奸僞。前後使蓋之出入。不但往還忽遽。戒禁嚴密。所得或未詳備。被擄脫歸之人。又多氓隸之徒。不分菽麥者。所聞見或未端的。茲敢冒昧。陳錄倭僧題判中。以倭諺書填處。臣卽

以我國諺書謄註。以便於謀人之探問。降倭之推問。蔚山人金石福者。自言都元帥權慄之家奴。癸巳秋被擄。亦來伊豫州。謀以重貨質倭。舡西歸。故臣卽以所謄錄者付其人。萬一此人。無中路壅遏之患。此書得徹于睿鑑之下。則扶桑一域。雖在絕海之表。而此奴肝膽。昭在八彩之前。變詐百出之醜奴。必以明見萬里爲神。而防禦接對之際。不無絲毫之神補矣。倭賊以其年八月初八日移臣等。九月十一日至倭大坂城。賊魁秀吉。已以七月十七日死矣。大坂者倭之西京也。居數日。又移臣等于伏見城。伏見者。倭之新京也。賊魁既死。賊奴情狀。與前日頓殊。臣恐我朝之注措區畫。或失機會。因與被擄士人之在倭京者。東萊金禹鼎。晉州姜士俊等。聚朝夕米。各買銀一錢。因擇舌人之洞曉倭語。莫能辨異國人者。資其路費。舡價。使達于疆場之外。書未發而群倭已撤矣。臣百計謀歸。手無一錢。不得已備倭僧書。得銀錢五十餘。潛買一船。與東萊金禹鼎。京師人申德驥。晉州篙卒鄭連守等。共謀西歸。臣與兄渙。妻父金瑋等。未起身。臣兄濬。率篙卒舌人已歸。船所水邊之倭。潛告佐渡家。倭賊發卒搜捕。囚繫二十日。舌人皆死。其餘則久乃得解。嗚呼。計窮矣。技竭矣。千思百計。並落虛空矣。豈臣之區區向日之誠。不足以感動天地。故有此萬端阻礙邪。嗚呼。嬴秦棄禮而上功。仲連尙蹈東海。武王以仁而伐暴。伯夷猶餓西山。況此倭何等醜奴。此地何等絕域。於我國臣民。何等讎虜也。況臣以漢南布衣。冒叅科



第職秩雖下。履歷雖淺。而往在甲午年秋冬。猥以銀臺假郎入侍。便殿者幾二十數。缺日月之光。近臨咫尺。天語溫溫。降問姓名。丙申年冬。又忝尙書郎。自頂至踵。盡歸造化生成大澤。未補塵垢。而遽陷於絕域之外。犬羊之窟。一日偷生。萬死無赦。鴻毛之命。豈敢顧惜。片時之痛。非不堪耐。而顧念一時滅名。有同溝瀆之自經。上之不能建忠立節。報補家國。下之不能明白處死。以留榮名。而與嬰兒愚婦。同爲劔頭之骸骨。誰則知之。况被擄而圖後者。在昔忠臣烈士之如文天祥朱序者。俱不得免。前史不以爲非。而予其全節者。良以身雖被擄。而所未嘗被擄者。猶在也。臣之陋劣。雖下古人萬分。而願忠之志。不讓古人一頭。螻蟻之命。一息尙存。則犬馬之誠。萬折不已。卽當百計逃還。就顯戮於王府之外。縱令身首橫分。猶勝死葬蠻夷。况醜奴情狀。已落臣阿睹中。萬一天假其便。釁有可乘。則卽當以不費之身。首三軍之路。憑國家之威靈。上雪山陵廟社之耻。下洒秦臺燕獄之痛。然後伏首司敗。以謝今日偷生苟活之罪。此臣之按劔中夜。腸一日而九回者也。嗚呼。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眞箇歇後語也。此生餘年。不敢復覩漢官威儀。而生過對馬島。望釜山一抹。而朝以至夕。以死更無絲毫餘憾矣。其倭情所錄。及擬上賊魁死後奸僞。並錄如左。伏願殿下。勿以小臣之偷活無狀。而並棄其言。陽開陰闔。雷厲風飛。間以此書從事。則於折衝禦侮之廟算。不無少補矣。伏惟殿下。試留神澄看焉。臣無任兢

惶隕越哀痛切迫之至。謹奉疏以聞。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十日

倭國八道六十六州圖

見下此圖復出而在  
下者加詳故刪諸此

在上世有葺不合尊者。號為天神。以一劍一璽一鏡。降於日向州。仍都日向。後遷都太和。又遷于長門州之豐浦。又遷都于山城州。今之倭京也。自開關以來。一姓相傳。到今不易。臣得見其國史編年。及所謂吾妻鏡者。吾妻之得失即形于見吾之得失故則四百年前所謂倭天皇者。猶不失其威福。自前世擇大臣一人。摠攝國政。大納言大政大臣大然猶奉行其天皇之命而已。稱天皇或自關東將軍源賴朝以後。政委關白祭則天皇。及賊魁之代信長。而倒懸極焉。天皇畿縣之土。盡為賊魁所占奪。分缺土地以投其諸將。在王所者俸祿至薄多者州俸祿至五六百萬餘石。九諸州多置代官之土。使諸將之食其土者。兼察代官之土。收其土毛。貿販銀錢。輸致王京。以為國用。代官三萬石。則食土者自食一萬石。故倭將之多受代官土者。例多富饒。食土者在前世則猶耻盡取於民。留其半以與農民。故農民不甚貧瘠。將倭不甚豐足。及賊魁之代信長。而箕歛極焉。糞田取盈。蒿秸不屬於民。故將倭富擬秀吉。農民貧無儻石。其所謂攝政者。在前世則必以藤橘源平四大姓為之。貴以襲貴。賤以襲賤。故當權之倭猶或重惜名議。不敢恣為不道。及信長為其下明知所殺。秀吉自奴隸崛起。攻殺

諸大臣自稱關白。請受四大姓於其國王。在王所者。皆曰餘事。惟公姓不可許。賊魁悉退。自稱平氏。其後又改爲豐。今之當路者。皆庸奴市兒之託秀吉。卒富貴者也。倭僧之稍有識者。皆曰。自有日本以來。未有如此時之顛倒者也。賊魁初稱關白。其後又推稱大關。養其妹之子爲關白。乙未聽飛告誅殺關白及其郎從云。秦始皇時。徐福載童男女入海。至倭紀伊州熊野山止焉。熊野山尙有徐福祠。其子孫今爲秦始皇時徐福之後。今爲倭皇則非也。洪武中。倭僧津絕海入貢中原。太祖命賦詩。詩曰。熊野山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至今海上波濤穩。直待好風須早歸。太祖賜和章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昔時徐福浮舟去。直至于今猶未歸。一有弘法大師者。讚之人也。歷中國入天竺。學成佛法而歸。國人謂之生佛。以倭人不解文字。依方言以四十八字分作倭諺。其諺之雜用文字者。酷似我國吏讀。不雜文字者。酷似我國諺文。倭人之號爲能文者。只用諺譯。文字則了不能知。惟倭僧多解文字者。性情與凡倭頗異。嫻笑將倭之所爲。嘗有示臣以弘法師所記者。得見其圖地後錄。則日本爲國。其道八。其州六十六。壹岐對馬則不與焉。其島二。其鄉九萬二千。城池所在其村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其田八十九萬九千一百六十町。其島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町。倭人謂我國五尺長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倭中一里猶我國十里。佛宇二千九百五十八。神宮二萬七千六百十三。男數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八人。女二十九億四

千八百二十人。雖沿革羸縮。代各不同。而大略則可以推見也。又曰。日本極東則陸奧。極西則肥前。自東陸奧至西肥前。四百一十五里。極南則紀伊。極北則若狹。自南紀伊至北若狹。八十八里。自陸奧平和泉至夷海上。三十里。坂東路。百八十里云。嘗謂倭國之大。不及我國。及見倭僧意安者。倭京人也。自其祖其父。北學於中國。至意安。稍解算學。天文地理。嘗作土圭。以測日影。畧知天地之圖方。山川之遠近。嘗曰。壬辰之役。倭人悉取朝鮮戶。曹田籍來。半不及日本田籍云。其人木訥可信。疑或不而且以關東及奧州道里推之。則此我國極遠矣。新羅人日羅。入倭中。倭人尊事之。爲大耶房。及其死也。尊祠爲愛宕山。權現守神。擲錢米求福者。至今輻輳。神門填咽如市。清正等尤爲尙鬼。蓋其風俗。小黠大癡。衆所尊譽如是矣。

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則道里絕遠於我國。故自壬辰不與於犯順。畿內。山陽。山陰。南海。四道。則分番出入。西海一道。則道里絕近於我國。故自壬辰長番屯守。壬辰之役。軍數十六萬一千五百名。甲卒如是。將倭則

安藝中納言輝元

在州者

其養子安藝宰相秀元

備前中納言秀家

別入宮南

筑前中納言金吾

增田衛門正長盛

城入京者

中將政宗

先登晋州者

脇坂中勢

長岡越中守

戶田治部大輔入海西者  
役還死

石田治部少輔

薩摩守島津兵庫頭義弘

肥前州地主龍藏奇

淺野彈正

其子淺野左京大夫

生駒雅樂正

其子讚岐守一正

長曾我部土佐守盛親

蜂須賀阿波守家政

池田伊豫守秀雄

藤堂佐渡守

大谷刑部少輔

加藤左馬助

小川佐馬助

宮部兵部少輔

福蒿右馬助福蒿成  
作福原

中川修理大夫秀成

加藤主計清正一名虎  
入北道者

小西攝津守行長

黑田甲斐守毛利壹岐守

毛利民部大輔

松浦法印竹中原介

早川主馬頭長政

楊川立橋左根

寺澤志摩守正成

羽柴對馬守義智

丁酉之役軍人減半其數十萬四千五百名將倭則

安藝宰相守元

備前中納言秀家入順  
綾城

筑前中納言金吾

島津兵庫義弘鎮酒川者

加藤主計清正

黑田甲斐守

生駒讚岐守一正

加藤左馬助

早川主馬頭長政

毛利壹岐守

楊川立橋左根

寺澤志摩守正成

垣見和泉守一直

熊谷内藏允直茂

來島守為李舜臣所敗死

有安國寺者。倭僧也。初托身於輝元。輝元與賊魁有隙。安國者往來調劑。遂得相權。賊魁多賞以土地。則固讓不受。止受二萬石之地。兩番入寇為軍謀。頗以機略自許。倭僧皆笑其先貞後黷。然力主講和。自始至今云。有兌長老者。以文

淺野左京大夫

肥前龍藏寺其家臣加賀守錫島

小西攝津守長天鎮順者

阿波守家政入務舟安至

土佐守盛親入務舟安至

福嵩右馬助入務舟安至

中川修理大夫入務舟安至

毛利民部大輔入務舟安至

藤堂左渡守入務舟安至殺掠尤甚舟上

伊豫守秀雄入務舟安至珍州死於舟上

松浦法郎

羽柴對馬守義智

字自頁。曲事賊魁。至受萬餘石之地。臣因倭僧得見其賊魁所作學問記。及與沈游擊問答書記。則專務誇張。至曰如大明者。聞風來朝。如朝鮮者。以不義征之云。誠可痛心切骨。又有安國寺西堂我國之所謂者。爲義智謀主。頗能文字。譏侮我國文字。多出其手云矣。

戰有功者。卽以土地行賞。食邑或有巨八九州。或巨數州。其次專一州。又其次專數城。又其次專一城。最小者分割鄉井。或自徧裨。驟得州郡。無功則貶削土地。不齒人類。故戰不勝。則不俟誅戮。而自引決。戰亡將士。其子弟襲其職。伊豫守秀雄。病死於珍島。其子孫四郎者。卽軍中代受其職。來島守戰死於全羅右水營。其弟代居其城。以及於忿爭鬪鬪者。斫殺其仇敵。又從以刎頸決腹。則衆莫不嗟惜曰。眞丈夫也。指其子孫曰。茲乃敢死者之後裔也。輒得貴婚。食土者。又分其土。以許部曲之有功者。部曲又以其土之毛。收養精銳勇力者。學劍者。放砲者。引弓者。善水者。通曉軍法者。急走者。稍有一藝一能者。並羅而致之。大州之守。則其數以累萬計。小者以累千計。一有攻戰。則賊魁令諸帥。諸帥令部曲。部曲令家丁。伍兩率旅精兵健卒。取之左右而有餘。其農民終歲緣南畝。以給其糧道。一將之部下。爲一將之士卒。而無倉卒徵發之勞。一州之倉庫。給一州之軍餉。而無兵糧匱乏之患。是雖夷狄部落之常態。其伍部常定。訓練有素。故動輒有功。臣伏見我國不素養士。不素教民。壬辰以來。驅驟農民。以赴戰陣。

稍有材力有恒產者。以賄賂得免。貧民之無所聊賴者。獨賢於征戍。加以將無常卒。卒無常帥。一邑之民。半屬巡察使。半屬節度使。一卒之身。朝隸巡察使。暮隸都元帥。將卒數易。鈐束無暇。體統不屬。模樣不成。將何以驅驟於死地。制敵人之死命哉。衙門甚多。政令不一。州縣士卒。盡數徵發。州縣倉庫。盡數輸轉。賊至城下。守令但擁空城。雖使張韓劉岳復生於今日。勢不得不走矣。李福男朝爲南原府使。暮爲羅州牧使。今日爲防禦使。明日爲節度使。則不可也。旣曰不可。可爲防禦使。必至論遞。則又豈可爲節度使哉。旣曰可。堪爲節度使。必至起廢。則又何必遞防禦使哉。軍門數遞。士卒解體。其視大將。有同一褒城驛。倉卒臨敵。豈能用命。李舜臣爲水路長城。罪狀未著。而卒從吏獄。以元均代其任。則不可也。壬辰被擄之人。隨賊入寇者。皆曰。丁酉七月十五日。倭將募銳卒乘輕舟偵探我軍動息。我國兵船。兵船鼾睡。賊徒遽發二砲矢。我軍爭割船纜。錯愕失措。賊徒奔引兵船。一時進戰。閑山遂失守。及諸倭遵西海而西上。至全羅道右水營。李舜臣以戈船十餘艘。力戰却之。倭將來島守敗死。民部大夫落海潮。僅免。其餘小將死者數人。以此言觀之。則均之馭軍無狀。舜臣之以寡敵衆。概可知矣。閑山旣破。賊兵已犯湖南。而巡使朴弘老始論遞。新使黃愼始。更則不可也。弘老旣解任。黃愼未到界。營門一散。不可收拾。五十三官。無一處聚兵之所。賊兵散漫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兵興以來。八道之受害。未有甚於湖南。良以



一道無主故也。閑山旣破，賊兵已圍南原。而吳應台始爲全羅防禦使，金敬老始爲全羅助防將，則不可也。臣於其時，歷在潭陽府，目見敬老等始受命，手下無一卒，賊勢又急，無暇於徵募，單騎奔走，借褊裨二人於巡察使，以赴伏兵所。當此之時，雖使郭子儀當之，亦無可奈何矣。朝家之易一官，差一使，似不大段，而下三道赤子之命，盡陷於凶鋒，則大段事也。宗廟社稷之危，至如綴旒，則大段事也。伏願殿下，差一邊將，重之謹之，易一邊將，重之謹之，勿以文武爲限，勿以資格爲例，勿問尾生孝己之至行，勿擇崔盧王謝之家世，擇其有材力有膽略，當倭力戰，顯有軍功者，一定湖嶺邊將，沿邊之當賊衝處，百里許，每設一大鎮，省內地傍縣，以益之，許其久任，假以便宜，如宋祖之任郭進於西山，十二年，潘美之鴈門十五年，有功則但增其秩，有罪則只削其資，雖謗言盈篋，而必待敗軍亡城，然後顯行梟戮，有大功則進爵遷官，如唐檢校司空之例，如宋使相之比，終其身勿許移鎮，管下民丁，自出身無官者以下，悉委其手中，訓練土地所出，自上供田稅以下，盡屬爲軍餉賞格，切勿使各衙門侵奪邊鎮士卒及倉積，邊將日以訓士卒，備器械，修戰艦，治城隍爲務，一有警急，則守將親率部曲，以相應援，則倉廩有餘，將士相信，規模豫定，權力在手，必無臨時窘迫之患矣。且夫宮室之美，衣食之豐，妻妾之奉，人情之所必至也，有識者尙不能免，而況於武將乎？我國鎮堡諸將，寄食於士卒，侵漁掎克，勢所必至，沿海諸島，

地極膏腴。魚鹽之利。又勝於土地之毛。而往往爲海濱豪右所占。經亂之後。邊邑一空。良田美宅。萑葦極目。勢家豪族。誘脅守宰。折受立案。多聚農民及逃卒。使之耕作。徵發之際。官吏束手。莫敢舉摘。賊勢旣迫。則連車並馱。易以逃避。國之亂民。莫甚於此。伏願殿下。明敕攸司。海濱諸島之有漁鹽沃壤處。及海濱良田之化爲草萊者。並折與邊將之顯有軍功者。使爲食邑。招集流民。使之開墾。收其中壯士。以爲軍人。土毛以爲軍餉。旣終其身。又傳子孫。則不惟將帥一身之富貴。亦且子孫萬世衣食有餘。人自爲守。人自爲戰。士卒自足。兵糧自在。戰艦自備。民有奠居之安。國無漕轉之憂矣。如是然後可責守城。如是然後可責制賊。苟能守城。土亦何憂。苟能制敵。貪亦何傷。臣伏聞我國在平時。嶺南田稅。大半輸入於東萊釜山。以爲倭使往來之需。及臣被俘來倭中。因倭僧細聞平時之所謂倭使者。皆馬島主所送私人。所謂倭國書。皆馬島主所撰僞書。不惟群倭了不與知。雖壹岐肥前諸將倭。亦不得聞。對馬島中。水田無一畝。欺罔我國。取賜米以爲公私之費。金誠一等之來。倭僧聞此事於我國舌人。欲言其僞。則馬島舌人。恐情狀之露洩。遽卽磨去云。交兵之釁。悉出於義智之謀。攝津守行長。義智之妻父也。義智者不能自達於賊魁。因行長細告我國虛實。行長者請於賊魁。身任其事。兵連禍結。物故相當。雖倭人怨之。次骨曰。攝津守實爲此事。雖清正之驚悍。亦曰。開朝鮮兵釁者。攝津守耳。行長見我國事結末無期。

恐一朝撤還。我國聲討義智。且不許互市通路。故力主和解者。實爲義智地耳。嗚呼。竭一道赤子之膏血。以充么麼醜奴之溪壑。竟受其厚誣如此。孰若減上供田稅。以資邊將之需乎。爲城邑。必於獨山之頂。江海之濱。夷山之巔。而斲削其四面。使猿狖不得上。其城基廣而上尖。四隅設高樓。最高者三層。主將居焉。軍糧軍器之庫。皆設於樓中。開一門一路。以通其出入。門內多積沙石。城外設長垣。高可一丈許。垣中數步。設砲坎。垣外鑿城壕。深可八九丈。引江水以注之。壕外又設木柵。濱江海處。舳艫相連。城底民丁。日爲水戲。精勇之士環城而居之。問之則曰。獨山之頂者。我可以俯瞰。彼不得臨壓。我之砲矢可以下。彼之砲矢不得上也。江海之濱者。只防一面。事半而功倍也。基廣者難於衝毀也。上尖者易以俯瞰也。一門一路者。防守不分也。門內沙石者。爲老幼皆可下手也。舳艫連江者。防水路也。民丁之日爲水戲者。習水戰也。精銳之環城而居者。爲倉卒易以入保也。我國城池。正與此賊相反。丁酉之戰。賊見湖南諸城。莫不笑其齷齪。及見潭陽之金城。羅州之錦城。別曰使朝鮮固守。我何可攻陷云。凡此皆臣親所聞於隨倭舌人者也。臣竊又思念諸處山城。形勢雖好。頗與邑居懸遠。緩急始收邑居之民。使入山城。賊勢稍緩。則愚下之民。顧戀家業。憚其險遠。而不肯入保。賊勢既迫。則扶老携幼。竄匿山野。而不肯從令。况望其傍邑之疊入乎。今者湖南城邑。盡已蕩毀。莫若乘其蕩毀。移設潭陽府於金城山城。

省傍近數邑以益之。收其近處及邑底吏民。使之居於城中。依古昔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制。農月則留家帑於城中。而耕作於野外。滌場則收稼穡於野外。而聚保於城中。主將以其農隙。修改其城隍。賊至則因其人。因其城以守之。城守之官。必擇文武才略。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久任責成。許其采地。一如邊將之例。或令監兵使。留營以鎮之。移井邑長城於笠岩。如金城。移同福昌平於甕城。亦如之。以及於嶺南諸山城。盡爲治所。則複屯相望。聲勢相倚。此賊必不敢如前荐食矣。或者倘曰。道路險遠。糶糴非便。則依前社倉歛散之制。近地則直納邑城。遠途則收入社倉。城中之穀。只屬軍糧。社倉之積。歛散民間。亦未爲不可矣。若以湖南言。則惟興德古阜兩城。形勢頗好。兩邑守令及人民。厭憚委城。又欲棄本城而入山城。緩急則兩守而並棄之。誠可痛心。臣竊又思念。沿海之有鎮堡。所以備燎望。備水戰也。而自平時。痼弊已甚。有同兒戲。僉使萬戶只徵代價。以爲朝夕妻子之奉。亂離之後。水卒幾盡死亡。所殘者空城耳。加以靈岩之民。屬役於海南之浦。寶城之人。赴防於順天之堡。行齎居送。往來艱苦。倉卒逃散。搜括非便。此又巨弊也。爲計莫若盡省沿邊小鎮堡。移置海濱州縣。於沿邊要害。移鎮堡防卒。以屬州縣。必使其邑之民。入防其邑之城。防卒身役之外。切勿以戶口雜役侵牟。邊邑水戰之外。切勿以刷馬雜事徵督。平時則裝造戰艦。泛泊洋中。齊聚城底民丁。邑下防卒。分番更代。訓練武備。與水戰。有變則

齊屬於統制使。人自爲戰。則城守水戰。庶乎兼舉矣。

其相稱號。或曰樣。或曰殿。自關白至庶人通用之。夷狄之無等威如此。自將堡至奴倭。必佩長短二劍。坐臥不釋手。蓋一戰國也。其所謂攝政者。鮮以壽終。東西南北。互相侵奪。惟力是視焉。及賊魁之身。專以術數御其羣下。徵聚東方諸將於伏見。以築新城。分送西方諸將於我國。更代出入。以銷其犯上作亂之心。丁酉六月。諸倭盡撤還。惟清正行長。甲斐守義弘。及龍藏寺。肥前守之別將。對馬守十餘陣。留在我國云。行長與清正素有隙。自壬辰交兵以來。交構愈深。雖賊魁極意調劑。而猶不能使之釋憾。清正見行長。例以暴厲相接。而行長者外示恬和以應之。古之謀士。猶能間無疑之君臣。無隙之兩將。況此兩賊之相構。至此之甚。而我國不能乘便縱間。以貳其携。因設卞莊子之巧。邊將可謂無策矣。

其農民獨無刀劍。受田土於守土者。以爲稼穡。無尺寸之土。不屬官人者。種一斗之地。例徵米一斛。以我國之官斗計之。則倭一斛。可容二十五斗。糞其田而不足。稱貸而取盈焉。又不足則納其子女。以爲厮養。又不足則囚繫於岸獄。極其侵掠。既足而後。乃許解縱。故其民雖當樂歲。只食糠粃。登山採蕨根葛根。以度朝夕。又番遞入直。採薪汲水以供之。倭中之可矜者。只小民耳。蓋以待其民之道。待他國之民。則雖得之。不能一日居之。嶺徼沿海之民。只在夢魘中耳。精

兵健卒盡在城邑。農民之所有者。只鋤耨棘矜。不得不承命。然時猶聚黨。攻陷州縣。故寇我國之日。半分守邑之兵。以備不虞。民岩之可畏如是矣。

其槍戟甲冑旗帳舟楫。務令簡便華靡。多以虎皮及雞尾爲戎衣。且以金銀作礮礪。以裝馬首及人面。極其詭駭。要欲眩曜人目。臣初見之。不覺一笑。壬辰年潰退之軍。皆曰。虎豹魍魎。一時俱發。不覺喪心褫魄。嗚呼。死虎之皮。死雞之尾。豈能殺人。木人之面。木馬之面。豈能殺人。要之我國軍令。不如死虎死雞。木人木馬之可畏故耳。其人短小無力。我國男子與倭角力。倭人輒屈。其所謂輕生而忘死者。亦不能每人而得之。自丁酉秋至戊戌春夏。與天兵交鋒。殺傷甚多。督令加點。則涕泣而往。間有棄家逃走者。或囚其母妻以送之。放砲者十居二三。而發命中者尤少。嗟乎。以我國士馬之精銳。弓矢之長技。屈於此奴之短兵。寧捨君父之讎。寧以子女與賊。而不肯效死力戰。至有如臣之被擄偷生者。罪當萬死。不容誅矣。戊戌夏。賊徒自嶺徼還。皆曰。日本之劍。只用於數步之內。朝鮮之弓矢。遠及於數百步之外。使朝鮮力戰。難與爭鋒云矣。臣之懦劣。最出萬夫之下。然以耳目之所覩記。苟得手中訓練之兵數千。則亦可保守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矣。

殺降倭。甚大失策。非但殺已降。道家之深忌。彼纔免襁褓。卽糊口於將官之家。平生不見父母兄弟。不入鄉黨隣里。從征四方。動淹旬月。雖有妻子。罕見其面。

故惟將倭及農民有妻子。其餘則大半無妻子。無一分顧戀鄉土父母妻子之情。惟衣食是從。彼見我國之土地膏腴。衣食豐足。其國之法令刻急。戰爭相尋。常相謂曰。朝鮮誠樂國也。日本誠陋邦也。或人輒因其言開風曰。我國待降倭極其恩恤。飲食衣服。一與將官一樣。間有得三品重秩者云。則聽者莫不吐舌嗟嘆。誠心顛歸。臣伏見我國自癸甲以來。前後降倭。或多誅殺。彼業已歸順。馭之有方。則必無無端亡走之理。伏願殿下繼今以往。明敕諸將。降倭之已來者。豐其衣食。結以恩信。又令舌人及降倭等。潛入倭陣。招出後來者。則彼之歸附者。計可日以千百數。非但使彼有羽毛零落之漸。交鋒之日。以其所長。攻其所長。以我所長。攻其所短。則保無不勝。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上策。此之謂也。況此奴多生擒我國男子。以充部伍。彼之健兒之自來者。豈可戕殺。爲倭奴甘心哉。自倭國入道以下至此乃伊豫州所錄戊戌封付金石福者也

賊魁秀吉。自戊戌三月晦。已得疾。夏季則病矣。其子年纔八歲。自知必死。盡屬其諸將。托以後事。措置既畢。賊魁遂以七月十七日死。家康等秘不發喪。剖其腹實之。以鹽置諸木桶。加平時冠服。雖諸將莫能知其定死。至八月晦間。始不得掩覆。蓋慮其國內生變。故從容發喪。以鎮之。或云清正等不叅齊盟。恐其倒戈相向。故以賊魁疾甚。招之以觀其去就。丁酉之役。賊魁令諸將曰。人有兩耳。鼻則一也。宜割朝鮮人鼻。以代首誠。一卒各一升。沉之以鹽。送于賊魁。鼻數既

盈而後。乃許生擒。血肉之慘。以此尤甚。賊魁既閱視之。聚埋于北郊十里許。高作一丘陵。曾未踰年。而鹽又實其腹矣。賊魁死後。佐渡者移臣等置之倭京。始得聞家康等大集船艘。使之畢載巨濟等處軍糧。且我國沿海居民市肆。盡數撤還。且令石田治部往招清正等。居數日。飛使乘飛船倭謂急使發釜山七日。到倭京。乃清正所送也。來曰。唐船及朝鮮兵船。自西海。蓋海而來。倭城十六。幾盡受圍。吾朝暮且死。援兵若不早出。吾且決腹。不受人刃。治部者亦留肥前不敢渡。家康等日聚諸將議論未決。臣落在長夜中。昭世之事。了不聞知者。已經年矣。兵家之機變。非無狀小臣。所可遙度。而間與俘擄人稍有計慮者相謀。則皆曰。乘援兵之未渡海。急咨軍門諸處。盡發天兵之散在我國者。悉發我國諸邑軍。距賊陣十里許。環作營壘。番休更戰。使此賊奔命不暇。水軍繞出賊後。出沒洋中。切勿進薄城下。使爲窮寇。且使我船有蟻膠之患。待其失穴。乃躡其後。使片帆隻輪。不得生還。以雪宗廟山陵萬世之耻。此是上策也。臣細聞清正等軍。各不滿數千。惟義弘所領八千。經年攻戰。物故創殘者。計可太半。衆寡既絕。主客勢殊。萬無支吾之理矣。清正等皆在肥前肥後。九州之內城池。清正等。雖或健鬪。孤軍客勢不可久。且其私邑。皆在肥前肥後。九州之內城池。民社倉庫銀錢。盡在此處。其根本也。蔚山順天。石田耳。彼慮其國邑之內訌。黃雀之議後。前無所得。退無所據。故汲汲撤還。乃其本心也。特以無緣退來爲



非夫且慮我師之追躡。不得善其歸耳。諸倭之欲往救者。盡顧其後。亦慮其救人災而受己禍。畢竟不得不撤還。但行長者姑爲義智。固求師盟。然後乃欲退師。今若閉此虜。求知之使。陸軍則分屯要害。截其應援之路。水軍則分屯形便。時以輕舟出沒抄掠。彼計待窮撤還。縱其歸路。追躡其後。至于對馬島。使此奴大生創艾。更沮西向之心。此事之中計也。

戰爭一事。此奴之長技也。且交兵以來。自將倭至於小民。往來我國者。十人八九。莫不審知我國之虛實。城池之險易。土產之所在。流涎染指之心。未嘗暫忘。況往來道里。又從以逼近。當初馬島守貪樂官賜。以道里迆遠。風濤險惡。爲對及義智求媚於秀吉。乃以實對。自對馬抵釜山。水驛一日。自壹岐抵對馬。又一日。自肥前抵壹岐。未滿一日。今雖敗退。數十年後。戎復生心。倭奴之性。重盟約。與之連盟。或可保百年無事。今者天斃賊魁。家康輝元等。誠心願和。或者因其請和。降咫尺之書曰。請和一事。若誠出於爾國君相。則爾等須退屯對馬等處。別以一介之使來。不宜屯兵境上。以求盟好。爾使既來。我當報聘云。則此賊急於求和。理卽聽從。夫如是。則不惟子遺之民。共釋干戈之苦。而祖宗二百年之赤子。淪沒於左衽者。亦有去虎口歸慈母之路矣。此是下計也。凡此形勢。皆臣等所目擊。非敢傳訛。以瀆清聽。伏願上稟天朝。俯詢岩廊。隨時變化。觀勢屈伸。於斯三者。取其一焉。

虞侯李曄被擄於清正。清正送于賊魁。賊魁數招見。或埒其鬚。或撫其背。因自超跳。以示其勇。館之於大藏家。衣之以錦綺。曄出曰。何汝錦綺爲留。四月遂結壯士之解。倭言者散。賊魁所與銀錢。買船西出。居數日。大藏者覺之。水陸追捕。至備後之土毛。追者已至。曄引劍自刺。劍出背後。自墮海中。其在船者。或自刺或被執。賊旬出。曄屍生。致其餘。至倭京。盡加鞶掛。我國男女聞者。莫不流涕。或作文以祭之。臣追到倭京。聞曄所爲。亦可謂烈丈夫矣。

行長者押天朝。差官館於和泉之堺。

和泉攝津河內三州之界。故謂之堺。異國使至例置此。

行長之兄子

長右衛門者。館守。臣乘夜潛出。與壬辰被擄人申繼李。林大興等往見之。賂門者得入。差官見臣。極加矜愍。招舌人問臣被擄曲折。飯臣而語者。移時。守倭覺之。牽臣縛暗室中。別縛繼李等於他所。蓋意臣告其國陰事也。梁山人白受繪。自壬辰被擄。在長右門家。聞倭以日暮欲鞶臣等。與寺僧設機力救。差官亦再三申解。解臣等縛。還之。伏見。爾後我國人無得出入者。差官亦必待典守倭許送人。然後留置客館。仍欲帶還云矣。

對馬守義智。既搆我國兵。釁賊魁以博多二萬石之土賞其功。自前則惟食對馬而已。大概倭中視壹岐對馬。有同外國。不與於六十六州之列。己亥三月。群倭聞天兵及我師聲。討馬島。流言涵涵。街路喧傳。而莫有救意。雖義智亦竄身倭京。置無如之何。是雖一孟浪。賊情則大概如是矣。甲午年所謂倭使者小西

飛彈守亦行長所送。非賊魁之人也。小西姓飛彈名故以爲官號行長之從弟也。行長姓亦小西。天朝差官在倭館中。一守體面。略不撓屈。行長等欲還之。而患不得家康之令。大概倭中諸將。盡忘我國邊和戰。而惟行長爲義智。必欲和議。而後已。伏願殿下。明敕諸將。勿以賊退而小懈防備。經營布置。百倍於對壘之日。不勝幸甚。兵法。器機不利。以其卒予敵。臣來倭中三年。目見倭奴以鍊修軍器。槍劍爲事。必以千年古劍爲最。次以六七百年爲好。若近年所鑄。則皆以爲無用。棄置而不收拾。倭奴之新劍。且不中用。況我國之新造乎。其以卒予敵。無足恠者。前後降倭中。必有知劍鑄劍磨劍者。忠信重祿。逐日而鍊造。而釜山若開互市如前日。則令舌人之知劍者。多載重貨。乘船買出。以備倉卒之用。幸甚。雖然此乃一邊將之事。要在邊將得人耳。

嗚呼百聞不如一見。臣之前後所錄。未嘗不竭其心思。繼以目擊。緘封和血。耿耿自奇。適因天朝差官之行。手書二件。以其一付天朝差官。以其一付我國人辛挺南等。恐其有中路浮沈故也。伏願殿下。勿以小臣之偷活無狀。而並棄其言。則宗社幸甚。赤子幸甚。自賊魁秀吉以下至此通前封付金石福者乃在伏見城時。封付王建功以達者也。已上封疏前後凡三本。戊戌在伊豫州時。封付金石福者一本也。己亥在伏見城時。封付王建功者一本也。更寫封付辛挺南者一本也。辛挺南則不達。王建功所賚本。獨達于朝。自上深加嘆賞。疏下于備邊司。金石

福則至辛丑秋始得出來。呈于體察使李德馨。德馨曰。姜已生還。此疏不須上。還付之云。

賊中聞見錄

倭國百官圖

帝王天子

即倭皇帝也。不剪髮不下堂。望前素食。望後鮮食。在前世。威福已出。置攝政關白。大納言等官。以攝君事。中世以後。攝政擅執國命。所謂天王者。號令不出。王城置奉行一人。看護王城內外。秀吉之世。則德善院立以者。為王京奉行。奉行者。典守之稱號也。

攝政殿下

關白殿下

將軍幕府

大政大臣大相國

大納言相亞

中納言黃門

小納言給事

宰相三議

貳位特進

三位三品

左右大弁尙尹

左右中弁中郎

左右小弁員外郎

侍從拾遺

左右大將幕下

中將羽林

小將羽林

檢非違柱大理

海行摠載

中務

尹中  
內記  
史柱  
也下  
內

大學

祭酒

刑部

部討

掃部

灑部

大藏

府大

木工

匠作

典藥

醫大

左右

京兆

將監

衛新

兵庫

庫武

勅解

由字

向

勅

依

倭

勅

大武

卿大

議

主計

度法

帶力

月填

本字

未詳

何

左右

兵衛

門

吾

金

左右

衛門

署

武

金

主馬

署

女采

女采

女采

大炊

大染

兼

織

織

織部

染兼

織

織

織

雅樂

大樂

部

樂

樂

民部

部

戶部

禮

禮

治部

部

禮

禮

禮

縫殿

尉

廷

廷

廷

判尹

尉

廷

廷

廷

外記

史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外

權守判官

監物城門

主水

大舍

在前世帶官啣者任其職事在中世以後以土地分付有官者官有其名不治其職近世以來遂以官名及州名爲人名稱將倭家部曲廝養俱帶達官與州守之號

倭國八道六十六州圖

用明天皇時定五畿七道文武天皇分十六國

倭僧所錄或不成文而皇依本所聞慮其失實故並依舊本臆錄而諸州之末更附新所見以便叅考

畿內 五國

山城雍州上管八郡乙訓府

葛野 宕 伊紀 治 世 喜 樂 拾 拾 一作相 行程南

北百有餘里朕跡多有藥方種生百倍味升甘大上上國也上管之上謂之

上謂地方之大皆做此 ○ 築伏見新京魁所

太和和州大管十五郡添下添部平賴廣上葛下葛海忍智字野吉陁字上城下城

高市十府山邊南北二百餘里山繞而土產十倍他國名所舊跡繁大上上國

也倭之南都也倭王舊都於此名曰和國亦曰野馬臺野馬臺者梁武帝之所命也以倭國人道輕薄如野馬故以名其都倭人至今稱大和曰野馬臺

有四百八十寺。極其華麗。增田衛門正者以奉行食三十萬石新庄駿河守食三萬石池田孫四郎食二萬石土地膏腴稻米甚白

河內州大管十五郡。錦郡川石市安府縣大安河良田交

若澁紀北府。丹南四方二日餘程。堤沼池井多而生五倍。市廛許多也。大江國也。靈龜二年。割河內大鳥郡。神護慶雲四年。停海內島國。將分食之。諸小

和泉州下管三郡。大鳥泉根日南北百餘里。負山抱海。故五穀帶冷澁之氣。欠

味國廣醬醯魚鱉多。大下國也。田小出播摩守石

攝津州上管十三部。吉住百濟城西府部下島上島豐邊河武原

有馬勢。二日半程。帶皇城而抱西海。南暖北寒。故五穀先熟。魚鹽繁。大上國也。倭之西京大坂在焉。襟三河俯大也。海形勢勝於伏見土地皆屬關白

東海道十五國

伊賀州下管四郡。河府山賀名四方一日程。東南海而北山多。依生暖氣。草

木竹蕩多。小上國也。筒井氏食之大。和之。大姓也。有順慶者。極勇悍。秀吉毒

伊勢州大管十六郡。桑朝鈴河壹菴多錦御島辨員三重安飯

飯會多。南北三日餘程。山海平均。勝州仍為國親土原貢多。蒔一得百。

野飯會多。南北三日餘程。山海平均。勝州仍為國親土原貢多。蒔一得百。

大大上國也。京極食之地有伊勢大明神宮

志摩州志摩下管二郡答志府龜島此內一郡伊勢也。四方半日程。一郡志州合為

一國藻多。下下國也。九鬼大隅守

尾張州尾張下管九郡海部府島中栗羽丹春日山智愛多智當島南北三日

程。地厚土肥。種坐千部里多勝日本國。大上國也。福島亦分食之諸

叅河州叅河上管八郡海碧賀額田旛寶府八名樂設美東西一日半程。山

河多而淺一尺。故五穀不熟。國之下下小國也。生田三左衛門及

遠江州遠江上管十三郡濱名智敷引左玉長上長下田盤府周智名山野佐野城

秦原駿河香山上管七郡志大益頭有度安府盧富駿上下與國同。東西二日

半程。山原野里均等。抱海帶山肥產多。大中國也。中材式部地有富士山形

如覆甌。頂有大穴。其深無底。暖氣自下直上。有同雲霧。六月常有雪。皇明

宋太史景濂詩曰。萬朶蓮花富士山。蟠根壓地三川間。六月雪花飄素窻。何

處深林求白鷗者是也。倭奴之質販於福建南蠻等倭國者望見富山絕頂

於海之中然後乃舉帆倭僧常傳伊勢之熱田紀伊之



熊野與富士為三神山或稱近江州之大遊觀富士者必齋滿一旬乃無災殃

日自出湖之沙土而上而為山故四方之遊觀富士者必齋滿一旬乃無災殃

伊豆下管三郡賀郡茂賀此外大島蛭島東西一日餘程。島多而田小。

山高海莊。鹽魚類多辨貢。大中國也。內府家康及其子

甲斐州上管四郡梨山代八城南北二日餘程。田淺島深。四方寒無

陽氣。草木滋牛馬夥。中國也。淺野彈正及其子

相模州上管九郡足柄上足柄下倭中之名府也。多地

鑄三浦島四方三日程。地厚一丈生產肥缺。山淺而無材。只海藻與魚鱉多。

武藏州大管二十一郡久岐築都多府橘新八高比橫玉崎

宏而無山。仍欠食材。田島豐而野菜類多。大上上國也。內府家康食之

安房州中管四郡周府安房朝長南北一日半程。山河原埜田里平均。魚

貝多。是以田糞用之。大中國也。內府家康及

里見氏食之

安房州中管四郡周府安房朝長南北一日半程。山河原埜田里平均。魚

貝多。是以田糞用之。大中國也。內府家康及

上總州 大管十一郡 集周羽天原市上海府 森畔隴望隅夷生埴長山射武

南北三日程 海岸弘碧藻多 絹布鐙鍬等發名 大中國也 內康食之家 柄

下總州 大管十二郡 飾葛府 葉千印相 馬猿 猿又作狹 城結田豐 瑳匝上海

家康 取香 埴岡 南北三日程 山海俱夥 禽獸交充 雖然無食味 大中國也 府內

常陸尋常 大管十一郡 治新壁真波筑內河太信茨府房行鹿那河久河多

右為遠國 四方四日程 田宅市鄺逐日盛 牛馬充牧 蠶多綿饒 大大中國也

佐竹 食之 東山道 八國

近江州 大管十三郡 賀滋賀又作志 本栗洲野生蒲崎神上犬坂田智受上下井淺

伊香 香又作甲 島高賀甲積善上下 四方三日半程 山河田畠保疆潤澤

種得千倍 鄰京春氣早 日本四番國也 四番謂上四等之內 京極侍從及石

美濃州 上管十八郡 石津不破府 安池大木 田席方厚 務各縣山

武群 賀茂兒 岐土奈惠 勢多 右為近國 南北三日程 山原田圃多 綿

義上 茂兒 岐土 奈惠 勢多 右為近國 南北三日程 山原田圃多 綿

海行摠載

豐而五穀生萬倍。大上國也。岐阜中納言及諸小將

飛彈飛下管四郡。厚大益田野天又作大城。南北二日程。山深而材木多。致貢

柴薪多。鹽味希。五穀不熟。國之下下國也。之法印者僧官名○土產黃金

信濃州上管十郡。內水高井科地縣小久那伊訪麻府重又作日雲

更右為中國。南北五日程。陰氣深草不長。海阻而鹽味希。地深一丈。桑麻厚

而帛錦多。大大下國也。守其田氏食之千刻越前

上野州大管十四郡。水確妻吾根利田勢又作多位新岡片樂邑郡府羅甘

又作樂。胡多野緣波那山東西四日程。暖氣足。桑多而絹綿豐。以蔬致貢。

大大上國也。府內家及佐野修賀都府賀芳川寒屋鹽郡直壁東西三日半

下野州上管九郡。利足田梁安蘇賀賀都府賀芳川寒屋鹽郡直壁東西三日半

程山小而野深。土厚而草木多。種生百倍。中上國也。康食之瀨磐城宮府

陸奧州大管四十九郡。川白河關所在關東者。白河之東也。河瀨磐城宮府

津會那小安達柴刈遠取名信多菊又作菊田標城河沼  
方行手盤賀內織野理日又作利差江澤瞻岡長米登生鹿  
行盤和積達田高日又作利差江澤瞻岡長米登生鹿

郡角階津字伊本石大色稻波斯盤金葛  
鹿上輕多具吉川治摩我波前原田

又作新達鹿伊仙氣東西六十日程昔與出羽一國市城宮室不可勝

計。仙窟已共。鳥獸充饒。以漆備貢。大大上上國也。中將政宗及越後納言

中有金山。守將齋沐請其數。然後及乘船採來。稍溢其數。則歸船必敗云。地

接蝦蟻。廣漠無際。盡倭國不及一州之長。廣其道路通行處。為五十四郡。山

戒自成敗落。無有號令節制者。地方又過五十四郡之延袤。其人長大而身

有毛。倭人稱之為蝦蟻。自奧州之平和泉。至夷海上。纔三十里。倭也或謂

蝦蟻者。即我國野人之地。聞其地多產文魚貂皮等物。疑或可信。倭奴常言

自奧州直渡朝鮮。東北道里絕近。而北海風高。疑不敢渡云。語涉恠誕。而姑

且備錄。以效傳疑之例焉。

出羽州上管十三郡鮑河邊山村賜勝鹿河出羽府田秋理由山

最上本東西五十日程。暖氣早而耘厚。大大上上國也。越後納言勝景及秋

北陸道 七國 其地甚寒。雪深每冬數丈。

若狹州中管三郡遠飯方南北一日半程。海近而有濕氣。魚鱉利鐵多。以

海行摠載

漆致貢小上國也。小將勝俊及其弟宮內少輔食之筑前中

加賀州賀中管四郡缺南北二日半程中上國也。筑前大納言食之戊子孫四郎

之食越前州大管十二郡敦賀丹府立今足野坂黑田池神田言坂

越前州大管十二郡敦賀丹府立今足野坂黑田池神田言坂

南南北三日半程山當南帶北海五穀不熟桑麻多或本五大上國也。關

白信條長之子信雄及大谷刑部少輔食之

越中州上管四郡波瀾水射負婦新右為中國四方三日程鹽藻魚鱉多穀器

械多以漆充貢大大中國也。前田肥前守及其

越後州上管七郡城頸又曰伊保野古志三島又作沼蒲野治四方六日程

山當南帶北海五穀不熟桑麻多大上國也。掘里氏久大郎食之○土

能登州能中管四郡昨羽能府至鳳洲東西二日半程土冷五穀遲利鍊多鎔

大器桑多衣厚小上國也。前田肥前

佐渡州佐中管三郡茂羽太府茂賀又有見付島上上島右為遠國四方三日半

程草木勝地牛馬不知貴魚鱉五穀多中上國也。越後納言

山陰道 八國

丹波丹尋上管六郡田桑府非船多紀天水上鹿河四方二日程王城附庸之國。

穀米柴薪多中上國也德善院之以田

丹後州中管五郡加佐與丹野片又作竹熊南北一日半程魚鱉桑麻饒

以精好為國產中上國也幽產厚綿細甚堅長崗越中守食之○

但馬州上管八郡朝采養父石出多氣府崎城二方美七舍含又作念東西二

日程田厚宏粟稗繁多而柴木饒中上國也小出豐後守食之○土產白金

因潘州上管七郡美法上八頭智美邑草高氣多巨南北二日程北海多山

深而海藻絹布多中中國也衛宮大部兵部食之金吾之兄也右

伯耆州上管六郡河村久米八幡入會又作美野南北二日半程山深

土厚五穀衣帛二輪轉中中國也輝元藝中納言

出雲州上管五郡意府美能根島鹿秋楯東西二日半程樹木瓜蕨相交野

菜土產鍊農器絹布多大上國也輝元藝中納言

石見州中管六郡安濃近伊智邑美濃鹿南北二日程藻布鹽利多稅

貢倍他國中下國也。安言食藝之中納

隱岐州隱下管四郡。天知海周地隱四方二日程。五穀乏藻蜜多。以鮑稱名。

小下國也。安藝中納言輝元之嶺東等處云

山陽道八道。自我國出入海路也。

播摩播大管十四郡。石明古東西茂南磨美揖四方三日半程。土暖不見霰霰。綃布紙帛多。衣食足。大

西河多美壺東揖四方三日半程。土暖不見霰霰。綃布紙帛多。衣食足。大

上國也。賊魁食之諸小

美作州美上管七郡。田英田勝西苦東苦府久庭大真島東西三日餘程。四境圍

寒無風。草木衣食繁多。中上國也。安藝中納言輝元備前

備前州備上管十一郡。島小和氣盤梨邑赤野兒小足高津釜四

方三日餘程。帶南海暖氣。草木五穀先秋。致貢早。利刀銃戟帛多。中上國也。

備前中養女婿督戰於閑山者也魁

備中州備上管十一郡。宇都窪屋賀府下淺小東西後多詰英上下三

島寄東西三日半程。利刀耘梨多五穀。藻布滿而日飽美食。大上國也。秀家

分食

備後州備後上管十四郡安部津深石神又作茨右為中國東西二日餘程田畔長阡

上又作三調御蘇惠羅世原又作茨右為中國東西二日餘程田畔長阡

陌繁五穀早熟而酒醯久中上國也輝元之藝州宰相秀元

安藝州藝上管八郡田沼田高田豐田沙茂賀伯藝府宮島郡外也南北

二日半程山深而材木多海近而鹽苔饒五穀不秀大下國也輝元食之安今

藝之內

周防州上管六郡島大賀玖熊手又作毛濃佐吉東西三日程草蓼鱗甲

之類多土產十倍他國以鯖施名也中上國也輝元

長門州中管六郡狹厚浦豐府稱美大津武島東西二日半程南海北山魚

鯨充稷穀倍他國中中國也輝元

紀伊州紀上管七郡都伊賀那草府海在日樓一作婁南北四日半程

三方海欠平地五穀不熟小下國也賊魁食之諸

淡路州淡下管四郡津名原三島戶島繪四方一日程國之母也倭俗傳言倭之



故曰國號二柱衣鹽魚不乏良材又多小上國也勢坂中之

阿波州上管九郡好三麻植東名西名浦勝賀那野板阿馬美四方二日程

土厚稷稻豐稔山深魚鱗禽獸之類多中上國也守蜂須賀阿波

讚岐州上管十一郡內大川塞三三山神神又作刈野阿府足鵜賀那度多

香阿東西三日程山川畠均等五穀豐魚貝之類多名人多出是地大中國

也生駒雅樂及其子讚

伊豫州上管十四郡居新敷周材桑越風早野器智泉温久浮穴藤豫

守喜多和字麻字四方二日程原野田火為畑田多桑麻鹽草豐大中國也佐藤堂

食之伊豫守秀雄死小川代馬助多桑麻鹽草豐大中國也

土佐州中管七郡佐吾作五崗長細島香東西二日程土肥五

穀純熟良材多中上國也長曾我部土守盛親食

西海道九國

筑前州上管二十郡志嘉麻夜上下島御宗遠田席波穗良早

那珂那迦釋島屋土內手島座府并大宰南北四日程

米粟珍寶器機備。中上國也。姪前中賀言則川吾理大之財秀成之本婦

筑後州筑上管十郡原御井御府桑生又作葉猪三毛三妻下夫秀成食之南

北五日程穀與魚鱉不可勝計。珍寶器機多。大中國也。食金之吾

豐前州豐上管八郡河田金救京都府津仲筑上毛下佐宇南北四日程鄰唐

藥種器充以錦帛致貢。大中國也。利壹岐守食之毛

豐後州豐上管八郡日田珠球入直野海大守食之毛四方三日程。桑麻多

衣服充。五穀唐物多。中上國也。輔福及中右川修理大大夫秀城及早川主馬頭長大

政及竹中源介等食之。右馬助後為僧土削

肥前州肥上管十二郡諱基父養根三城小府琦賀佐浦松島津藤波木葛

食其土唐舶琉球南蠻呂宋等商船往來不絕。唐津名濩屋平等地則寺松浦志

摩守政成食之。因水奉行。主我國人往來不絕。唐津名濩屋平等地則寺松浦志

法印之楊川立橋左根者亦。主管我國人往來不絕。唐津名濩屋平等地則寺松浦志

肥後州肥大管十四郡玉而兵強云菊蘇阿志合摩球鮑府益城藤正

八天葦四方五日程。材木柴薪饒。五穀魚鱉紙綿多。大中國也。計清正

海行摠載

及小西攝津守  
行長分食之

日向州中管五郡白杵湯兒府那珂琦宮諸四方三日程。桑麻五穀平均。乏飢

寒中中國也。義島津兵

大隅州中管八郡隅大劉菱桑於贈府羅始又作如肝又作附路駒尾熊彌多

島郡外在海中。東西二日程。雖為小國。食類豐魚鱉多。紙帛殊饒。中上國也。

義弘食之

薩摩州中管十四郡出高薩日伊阿阿邊款指結山溪

中上國也。義弘食之○市肆太半唐人鄰唐故備器用之。雖然無桑麻之衣服

壹岐州下管二郡岐壹田石四方一日程。此州與對馬曰二島。西戎來侵。故勸清

正守佐備貢。皆異珍也。松浦法印食之并

對馬州下管二郡縣上四方一日程。離日本地。故號為島。有異珍之類。勸

清神隨唐。是故被置探題職。小下國也。羽柴對馬守

羽柴者秀吉之本姓也。秀吉以義智為入寇我國之嚮導。故賜其姓以賞其

義智食之

功平調信者。義智之家老也。倭人稱陽川下野守。主一島居守之事。玄蘇者。義智之謀主僧也。倭人稱安國寺西堂。僧官名主我國書啓等事。其邑稱芳津。形勢雖好。而絕與倭城郭不同。居大山之下。大海之口。無高城深池。可以防守。四面皆山。坂岑蔚。有急則只足以竄匿而已。東距壹岐島。必待盡日風可渡。南距平戶島。稍近於壹岐。而風浪益惡。西距豐崎。陸行則二日。船則順風一日。櫓行二日。自豐崎西距我國海面。只是半日風。其山東西長而南北短。其土礪礪。水田無一畝。蔬菜。牟麥。盡種之。沙石之上。長不滿數寸。在平時。只通我國之關市。以資生理。黑角胡椒等物。自南蠻出來。獺皮。狐皮等物。在倭國無用。故此奴賤買於虜中。貴賣於我國。若紗羅綾緞。布金銀。則其國之所重。故不得轉賣於我國。其女子多着我國衣裳。其男子幾解我國言語。稱倭國必曰日本。稱我國必曰朝鮮。未嘗專以日本自處。在平時則蒙利於我國者多。日本者小。故自將倭至卒倭。戴我國之心。勝於附日本。常以道路迺遠。風濤險惡。告深處之倭。及秀吉并吞六十六州。義智懼罪。遂賣我國。以秀吉而爲前鋒。秀吉割筑前博多地。以賞其功。馬島之將倭。始得粒食爾。前則惟食我國之賜米而已。然在倭京。猶未有家舍。擇市樓之近。其婦翁行長家者。暫時賃泊。擯不得與諸將倭之例云。大概深處之倭。銳毒有餘。不甚巧詐。於我國之事。又不知東西。交兵八年。迄不識我國邊將姓名。對馬之倭。銳毒

不足而巧詐百出。於我國之事。又無不周知。自平時擇島中童子之伶俐者。以教我國言語。又教我國書啓簡牘之低昂曲折。雖明眼者。倉卒則不能辨。為倭書。我國無覺。則專意內附。倭奴盛強。則賣弄我國。請為嚮導。其凶謀詐計。不一而足。邊將之撫御。若或失道。則必復為此奴之所誣矣。晚施之則策早依。

北道野人宴享之例。監兵使預其來期。聚會釜山。東萊以待之。可也。不必引。入京城。煩費一路。使知都中虛實也。依北道野人賞賜之例。略以土產。應其方物。可也。不必輸兵。使嚴嶺南田稅。以齋盜糧也。所持折來黑角丹木胡椒。硫磺。狐皮。獺皮等物。監使嚴嶺南田稅。以齋盜糧也。所持折來黑角丹木胡椒。硫磺。狐皮。之可也。不必輸兵。使嚴嶺南田稅。以齋盜糧也。所持折來黑角丹木胡椒。硫磺。狐皮。期必也。恒定月朔。使京城無時往來。之弊。許都人抑必也。結怨氣。使其連船。感之患。館置之處。一切呵禁。守而加細。以禮貌。撫之。邊備虛實。使彼奴不威。城池險易。約束。既定。禁。明。而加細。以禮貌。撫之。邊備虛實。使彼奴不則。許令無時來告。不致。京。城。不。賜。奴。欲。取。信。於。我。國。以。賞。前。日。賣。弄。之。罪。計。多。前。期。來。告。不。致。京。城。不。賜。奴。欲。取。信。於。我。國。以。賞。前。日。賣。弄。之。此。策。後。之。籌。邊。之。士。備。預。此。奴。之。勢。奴。為。國。家。謀。此。奴。必。知。所。擇。矣。

此外又有永良部平戶島五島七島多彌島一艘島甌島八丈島地方或有

大於壹岐對馬者。  
壬辰丁酉入寇諸將倭數。見上○將數復出而在

有曰家康者。關東大帥也。今稱內府。藤原源義定十一世孫。義定嘗任關白。其子孫世居關東。食邑連延八州。其人勇悍善戰。故舉國莫敢爭鋒。及家康之身。

秀吉始代信長。以家康據城不服。秀吉親往攻之。家康以精兵萬八千人。逆戰於相模。秀吉兵敗。遂與連和。家康亦釋怨歸服。終身不失臣禮。其長子三河守智勇。勝於家康。而家康愛其次子江戶中納言。欲以爲嗣。其小子曰壹岐守。年甫十歲。云家康之年。時六十三。土地所出。二百五十萬石。而實則倍之。田籍之者雖曰二百五十萬石。而此數故曰倍之。云深沉寡言。狀貌豐厚。城府甚阻。在秀吉身所加開墾者。不在其先。祖父及深沉寡言。狀貌豐厚。城府甚阻。在秀吉生時。頗得衆心。及代秀吉。始不厭倭望。秀吉攻城。一破敵。人既服。即忘附益之家。康則暗行恩怨。一與反目。則必置之死地。民社一不侵奪。或以他邑附益。而後已。故諸會畏力。從而無一人心服者。云。  
 有曰。輝元者。京西大帥也。壬辰之役。爲元帥者也。稱安藝中納言。或稱毛利中納言。安藝者。州名也。始百濟亡。臨政太子乘船入倭國。爲大內左京大夫。倭人爲大內。故至今。姓也。防都周防州。其子孫歷四十七世。世爲倭官。襲其土地。輝元州。有大內殿。稱號。防都周防州。其子孫歷四十七世。世爲倭官。襲其土地。輝元之先。乃其從者也。臨政之裔。爲多多良氏。輝元之先。爲大江氏。後改毛利。臨政之裔。既絕。輝元之祖。代襲其土。都於安藝州之廣島。物力之雄富。擬於倭京。其風俗。視倭中稍厚。性頗寬緩。多有我國人氣像云。輝元之年。時四十八。食邑巨京西九州。土地所出。一百五十萬石。而實則過之。與秀家壓於賊魁之令。不得任便。而斬剽我國人時。稍存矜憫之意云。  
 有曰。前田肥前守者。加賀大納言之子也。前田者。其姓也。大納言素與家康爵勢相等。秀吉臨死。屬秀賴於肥前曰。汝與備前中納言秀家。奉秀賴居大坂。調護諸事。

一任之秀吉既死。大納言者亦以戊戌冬死。肥前守襲越中加賀能登三州之地。奉秀賴居大坂。勢焰不下家康。高起門樓。正越中守等謀殺家康。共分土地。軟血同盟。約既定而退。歸越中。田治郎少輔者。被譎於家康。退在私邑。近江州。知其謀。潛以書告家康。家康下。曰。九月九日。未敢稱朝。秀賴乘虛入。遠內府。令肥前。無死於遠。使吾命。家康怒。甚。秀在。外。未敢。肥前。將。塞。肥。前。上。喻。京。路。又。令。石。田。治。郎。小。輔。有。言。吾。任。其。家。康。遂。令。東。諸。城。陰。結。不。援。羣。守。之。計。日。托。稱。田。獵。領。精。兵。數。萬。出。沒。於。江。州。要。害。肥。前。亦。修。改。城。固。守。之。家。康。許。和。家。恐。其。不。聽。蓋。其。勢。不。戰。則。和。不。和。則。戰。使。和。事。幸。而。不。成。則。勉。我。國。之。幸。豈。可。勝。言。哉。

有曰景勝者。今稱越後納言。世居越前中後三州之地。及賊魁代信長。景勝戰敗。請服。秀吉以出羽佐渡。移授景勝。而奪越後之地。與掘里久大郎。景勝心不能平。越後之民亦欲得景勝為主。及家康代秀吉。肥前守與家康構隙。景勝擅歸私邑。欲與肥前守連兵。攻奪越後之地。久大郎懼。數報家康。家康亦以根本為懼。數移書勸令還京。景勝不從。倭人皆曰。使景勝誠與肥前守連兵。直擣時俱起。西非己。有歸救。則根本。康欲歸救。則恐。清正等一。景勝等動。無不濟。而惜其鈍。儒也。必先破腹。背受敵。云。有曰政宗者。世據陸奧一州。富貴傾倭國。及秀吉代信長。政宗戰敗。請服。金穀倍諸倭。而道路絕遠。北海風高。舟楫又多覆敗。故在倭京。人夫調度。半不及輝元等。政宗乃設策。激比諸外。江。水。甚。作。長。機。直。入。秀。吉。內。城。中。男。女。至。今。賴。之。云。

有曰佐竹者。世據常陸等數州。至秀吉依舊。

有曰最上者。世據陸奧之一隅。至秀吉依舊。

有曰筑前中納言金吾者。秀吉之本婦姪。而輝元之女壻也。秀吉嘗稱其姓曰木下。金吾其姓亦曰木下。金吾與若州小將勝俊。及始路城主右衛大夫。及宮內少輔。為四昆季。而金吾居其末少。得幸於秀吉。故得邑倍諸兄。庚子年。其年甫十九。丁酉之役。為元帥屯釜山。賊魁多以失律鑄譙。蓋其性輕佻。喜怒無常。座者嘗教金吾書。故知其為人。

甚詳云。土地所出。九十九萬石。有曰備前中納言豐秀家者。秀吉之養女壻也。初以赤松播摩守之麿下。附秀吉崛起。其先我國人也。據備前一州。備中之半。美作之邑。邑于備前之岡山。兵利卒銳。土沃財豐。壬辰之役。入京師。南別宮。頗禁殺掠。多生擒我國年少男子。以歸家。所為。康稍相猜忌。丁酉之役。又多顛忘。失士禍。且心不測。秀家倉皇不知。所出大谷。刑部少輔。聞之。邀秀家出。共一船。下有贗。不治。殺事者。已首。羣倭以此益自殺。或逃走。其餘則置而不問。家康幸秀家。有大贗。不治。殺事者。已首。羣倭以此益出。小六。康云。九萬石。

有曰義弘者。稱島津兵庫頭。島津者。武庫之長也。世據薩摩大隅日向等州。地近大唐及琉球呂宋等國。唐船蠻船。往來不絕。倭之來往天朝方及南蠻者。路必由此。唐貨蠻貨。充物市肆。唐人蠻人。列廛比屋。義弘武勇。又冠諸倭。倭人皆曰

海行摠載

四〇五



使義弘居用武之地。雖並吞日本無難。其麾下極精勇。又皆世臣。及信長之季。盡吞九州。西海一道。不數州。秀吉代立。親往爭之。卒無成功。義弘自歸六州於秀吉。而據前所有三州。丁酉。西川倭陣大為所敗。攻堅瑕堅此之謂也。兵已亥春。家臣有受八萬石之地者。有異謀。弘設策。賜之。死其方在日向州。年十七。修城池。十二所以叛。弘親往攻。圍暴骨如山。僅陷三城。金吾清正等請遣援兵。義弘辭之曰。吾編禪叛。吾當誅夷。豈煩人援。兵哉。叛者亦廣樹路於家康等。冀得通狂免死云。義弘之精兵健卒。大半傷死於一年之間。家康等心喜之云。其餘諸倭將。如崛里氏。筒井氏。眞田氏。增田氏。衛門尉石田治部。福島大夫。田中兵部。宮部兵部。大谷刑部。龍藏寺生田三左衛門。主計清正。攝津守行長。淺野彈正父子。岐阜中納言羽柴出羽守少將勝俊。佐野修理阿波守家政。生駒雅樂父子。土佐守盛親父子。黑田甲斐守藤堂佐渡守加藤左馬助。長岡越中守等。所食土地。或至四五十萬石。少不下十萬石。不及十萬石者。不能為有無云。

賊魁秀吉。尾張州中村鄉人也。生於嘉靖丙申。貌寢身短。狀如猿猴。遂以為小字。生而右手有六指。及長。曰人皆父家素貧賤。為農家傭。芻草以為生。壯歲自奮發。為前關白信長奴隸。未有以見奇。亡走關東。居數年。又來自首。信長赦其罪。使復其舊。秀吉刻己奉公。不廢風雨晝夜。信長每令眾僕貿易市中物。必索重價。價稍不稱。不能買還。及使秀吉。輒以賤價市重物。旋往旋返。信長大奇。其則秀吉。觀信長恩遇。輒以己及信長親擊北州之叛者。秀吉持槍突鬪。所向披貨加一半。而衆僕不識也。

靡信長遂割播摩州以賞其功居頃之又陞筑前守初稱其姓曰木下名藤吉  
 或曰及是改其姓曰羽柴因稱羽柴筑前守倭奴稱其始必生之地村巷之  
 藤橋及是改其姓曰羽柴因稱羽柴筑前守倭奴稱其始必生之地村巷之  
 則必稱信長末年恣行刑殺猜忌諸大臣不自保多修城繕隍為自固之計  
 貴所稱信長末年恣行刑殺猜忌諸大臣不自保多修城繕隍為自固之計  
 所親率親兵百餘人既至舍諸城外曰無煩汝等也吾當獨入其下信  
 吉事且不測請從之獨入亦無患遂乘騎負槍為人所殺其狀以肉投餒  
 虎不較勝負則挺身入亦無患遂乘騎負槍為人所殺其狀以肉投餒  
 門者不禁直至別所帳前突前執別所主公厚無苦而叛今計  
 若釋甲投兵束身歸罪則保不失富貴矣別所曰豐隆已深無及矣所謂  
 死殺其秀出門莫不曰彼愕歡迎何報信長遂令秀出城往擊別所兵敗  
 走西輝元時據山陽山陰十一州不聽信長節度信長又令秀吉將兵擊輝元  
 路元別將固守別城曰高松以當秀吉兵衝秀吉環築土山灌  
 水攻城山益高而水益壯城不沉者僅丈餘而城守者志益固  
 適日向守明知弒殺信長告訴者倍日至秀吉發書惡其聞也手刃告者於幕  
 下攻城益急佯示閑暇有安國寺者命即來秀吉延入帳中曰城陷在朝夕然吾不忍  
 數萬人命盡為魚肉若城城主決腹自死吾當罷兵連日與輝元釋憾修睦而缺  
 和安國寺者盡為魚肉若城城主決腹自死吾當罷兵連日與輝元釋憾修睦而缺  
 兵東上日向守親率諸軍逆戰於攝津州之山崎在大坂伏見地勞逸既懸衆  
 寡又絕而秀吉氣益壯戰益力親斬日向之頭於萬衆之中其衆不戰自潰秀  
 吉擁衆入城求信長屍所在持其頭上山寺齋醮三七日時一國無主衆情疑

海行摠載

懼而秀吉行之晏然若無顧忌諸大臣莫敢出聲攻殺不附己者殆無虛日。紀  
 之民聚叛連營數十里秀吉親往滅之弘只據前所有三州而盡獻其  
 乘國內有變並吞九州一島敗秀吉親往擊之亦為獻備前等二州六十六州  
 餘家康據折身事觀一成臣妾之禮輝元聞之亦為獻備前等二州六十六州  
 連和家康亦折身事觀一成臣妾之禮輝元聞之亦為獻備前等二州六十六州  
 既定對馬守義智因攝津守行長請為寇我國嚮導行長遂以女妻義智以義  
 智入見秀吉大喜賜義智以其姓曰羽柴我老哲等來秀吉使僧免  
 動人之頭乎直書使彼為復其書而出其不意也○吉朝許宜後斷  
 睡薩摩州賣藥為生詳後於陰左右皆請烹之居唐○吉朝許宜後斷  
 泊彈正告秀無味且出人吾素非害事置後不問反謂告密者曰汝  
 告日王盡起草使大明知吾素非害事置後不問反謂告密者曰汝  
 亦大明人乃敢訴大壬辰年遣羣倭入寇我國僭謂並吞之勢指日可成及行  
 明人汝乃凶人也大壬辰年遣羣倭入寇我國僭謂並吞之勢指日可成及行  
 長敗於平壤而群賊退屯嶺微賊魁大怒親率群倭以癸巳三月下九州築新  
 宮於肥前之名護屋為久駐督戰之計聲言俟湖嶺畢定親到釜山適聞其母  
 病死倍道東還當倭將之跋扈者已有殺金亮立烏祿之議而不幸早歸其  
 謀不遂云琉球一國最近薩摩島嶼錯峙水陸甚便少秀吉欲移兵擊琉球曰  
 球為國只有兩義弘甚恐重路秀吉之寵臣石田治部少輔者使言於秀吉曰  
 民動衆又引琉球人齋書載物謝秀吉乃已京西諸倭既疲於我國  
 秀吉又欲疲京東諸倭悉聚東倭士卒於山城州伏見里宇治河上距王京十  
 里築新城東高山絕頂占為宮室未幾地大震城舍盡傾又占新城於舊城之

東一依前制。環外城築室。以居諸寵臣。增田衛門正。居其南。石田治部少輔淺野彈正。居其西。長東大藏頭德善院玄以等。居其北。大野修理大夫。居其東。家康輝元以下諸倭將。第舍。又環其外。引江水注之城東門。深可二十餘丈。四面空地。列植松檜。不數月。成南山之蒼蔚。移山填海。走石飛木。責成於叱咤顧盼之間。廣廈數千間。不煩撤毀。而擔載人肩。移東就西。日常扶杖荷鍤。親自董役。雖祈寒盛暑。不避。家康等奔走服役。發聲助力。有同奴隸。秀吉斃後嘗值伏潛入其城中。則五步一寺。十步一閣。連延回互。迷不知路。所從雖神運鬼輸。有不能入。歲月畢工。而未滿一年。坂築已畢。云此奴之虐。使其民倭人之能。任力盡役。可先。是賊魁無子。養其妹之子。爲己子。及賊魁自稱大閣。稱其養子曰關想見矣。先是伊勢尾張等州。以爲其采。及至壬辰年冬。秀吉之嬖妾。生男子秀賴。或云白。分伊勢尾張等州。以爲其采。及至壬辰年冬。秀吉之嬖妾。生男子秀賴。或云野。修理大夫者。得寵於秀吉。常出入。秀賴既生。關白內自疑懼。潛懷異圖。石田治部者。又從而媒孽之。秀吉使關白自決。關白亡。走伊紀州高野山。剃髮爲僧。秀吉卽所在。又賜之死。倭法負死罪者。失土爲僧。則例置不圍。關白第。盡殺其從官。贖其弟。與加賀大納言。內難甫定。而寇我國之師。又無功。家康等以再舉爲失計。石田治部者。常曰。六十六州足矣。焉用窮兵於異國。爲惟清正。獨以再舉爲便。秀吉曰。年年發兵。盡殺朝鮮人。使居西路十年。之後。必有成功矣。再舉之議遂決。令諸倭之人寇者。曰。人有兩耳。鼻則一也。宜割朝鮮人鼻。以代首。各一卒。

升鼻數準然諸倭依令各割我國人鼻沉之以鹽送于秀吉秀吉既閱視之聚  
 後可許生擒高作一丘戊戌五月諸倭等自嶺海盡撤還惟清正行長義弘義  
 大佛寺之慘舉此可見也諸倭屬其諸將而告之曰朝鮮之事迄未結  
 智甲斐守等十餘陣獨留我國賊魁盡屬其諸將而告之曰朝鮮之事迄未結  
 末何也家康等皆曰朝鮮大國也衝東則守西擊左則聚右縱使十年為限了  
 事無期賊魁泣曰公等以我為老矣我之初志以天下為無難事今老矣死亡  
 無幾矣與朝鮮休兵議和如何其下皆曰幸甚其容貌辭氣侮慢倨肆想見不  
 覺痛心切骨然講和之議已出於未死之前矣性甚恣睢專以謔浪笑傲戲玩  
 喜為沽醬餅之狀使家康等作行人買得之態羣下侮弄家康等如弄嬰兒又  
 權謀術數制取諸將嘗出令曰今夜宿于東則入昏便在西蓋曹操疑塚之餘  
 術也嘗出獵詐死良久群從倉皇失措其大臣自戊戌三月晦得疾自知其必  
 死召諸將托以後事使家康室秀賴之母攝其政事待成立然後還政使加賀  
 大納言之子肥前守為秀賴乳父與備前中納言秀家終始奉秀賴居大坂又  
 養他人女為己女稍有權力者盡以婚禮籠絡又以金銀土地重賞賜之以留  
 其後恩而絕其後望使家康之子江戶中納言之女為秀賴之妻大坂者西京  
 也在攝津州伏見者大坂形勢比伏見尤勝故使家康領率東諸將居大坂以  
 東京也在山城州大坂形勢比伏見尤勝故使家康領率東諸將居大坂以  
 捍西諸將之謀逆者使輝元領率西諸將居伏見以備東諸將之生事者因令  
 撤毀大坂廣修城池蓋倭奴器然好生事燕處一兩月則必生作亂之賊魁既  
 死諸倭歃血同盟期共戴幼子故內變不作屠賊魁遺骸於大佛寺之上作金

殿其下。極其壯麗焉。伊紀州熊野之民謀叛家康等遣將勦滅之。蓋賊魁之餘威猶震乎國中。而權謀術數有以籠絡故也。然權謀術數  
 豈能終制人手足而術中家康等令石田治部少輔往招義弘。清正行長等。居  
 數日。清正送飛使來告急。治部者亦留肥前不敢渡。家康等欲遣援。則無肯行  
 者。不欲遣。則恐其敗沒。藤堂佐渡守者獨請行。喜而許之。未幾飛報又來曰。唐  
 義弘伴敗入城。城門不閉。唐兵入城中。義弘縱兵突擊。入城者無  
 瞧類云。羣倭聞之。稍有生氣。倭奴喜誇張。首級虛實未可知矣。無  
 臣以倭奴之形勢觀之。則爲我國之計。不可不洞燭賊奴情狀。爲操縱伸縮之  
 宜。故於是時。備書倭奴形勢濫畫三策。共謀資送舌人。乘往來倭船。使之上達  
 于疆域之外。舌人未及發。而羣倭盡撤還。戊戌年臘月望後。清正與甲斐守。先  
 到倭京。行長及義弘。以臘月之末。追到倭京。清則先至。笑曰。清正不待朝。鮮王  
 子焚營。遽退。使和議一事。敗於垂成。我與島津領唐質官。從容殿後。來我爲怯  
 乎。清正爲怯乎。輝元等以和事不成。歸咎於清正。右清正者。亦以行長之貳於  
 我國爲咎。論議石田治部少輔者。賊魁之甚。籠臣也。食邑在近江州。膏腴甲倭  
 紛紜。隙益深。石田治部少輔者。賊魁之甚。籠臣也。食邑在近江州。膏腴甲倭  
 國與增田衛門正淺野彈正德善院立。以長束大藏頭等爲五奉行。專執國論  
 丁西役。還福原。右馬助者。因治部以逗撓不進。盡訴諸將。阿波守甲斐守佐渡  
 守清正。主馬頭長政。竹中源介等。並被謫。賊魁奪主馬頭及源介等豐後六萬  
 石之地。以賞右馬助。及清正等盡撤還。因賊魁之已斃。必欲搆殺右馬助。而後  
 已。治部之黨。亦救右馬助。黨與益分。家康與清正及長岡越中守福島大夫爲

一黨諸小將不可勝數。輝元與備前中納言筑前中納言石田治部增田衛門正常州之佐竹與州之政宗及最上出羽之景勝長束大藏島津義弘及行長等為一黨附者益衆。己亥正月十二日家康稱賊魁遺令送秀賴居大坂。身留長夜聚謀有同鬼蜮。己亥正月十二日家康稱賊魁遺令送秀賴居大坂。身留伏見變。將作一日屢驚市肆半撤。至閏三月初九日清正領甲兵上伏見。曆

有閏三月故欲攻治部輝元之謀主僧安國寺者說輝元曰關伯攝政但一人耳。人臣之富莫踰於公戰欲何為。輝元心然之遂令安國寺往說家康家康許

之長東大藏者治部之婚家也亦說治部使往謝家康輝元等遂推家康為盟主。使入居伏見城以治部權首也質其子于家康家康黜治部于其食邑以右

馬助禍的也奪其土地還付主馬頭等右馬助者荆頭髮為僧更名曰綠雲創山寺居之蓋其氣像酷似春秋戰國之世治部者禮部也小輔者員外郎也

清正者性本凶鷲故勸家康攻治部因欲作亂及家康與治部釋憾既不得逞其禍心多出忿言遂畔家康與前田肥前守備前中納言中將政宗長岡越中守黑田甲斐守淺野彈正父子

等刺血同盟期共滅家康而分其地不參其謀者惟輝元金吾等五六人盟約已定而地醜德齊莫相統屬肥前守清正

歸私邑告己亥九月九日家康朝秀賴於大坂肥前之黨豫知之將伏兵道左以邀之土肩勤兵者請身賴家康石田治部者既與清正等有隙又欲求媚於

家康潛以書告家康家康以問彈正彈正固諱之初秀吉之養子關白為秀吉

將死家康力救得免故家康以心腹待彈正及次問衛門正答曰吾亦聞之

是首問彈正彈正已與肥前有盟故匿彈正以告次問衛門正答曰吾亦聞之

在餘





自引決。五百義士之死田橫。特一等閑事。古之所謂桓文之節。制其餘諸倭皆齊楚之枝擊。無以踰此。以備奴下賤。因秀吉崛起。以膂力勇悍。自致富貴。土地皆新得。部曲皆烏合。雖大如秀家金吾勇。如清正長岡主將。戰敗自裁。則其下或散。或降云。嘗問倭將倭卒曰。好生而惡死。人物同此心。而日本之人。獨好死。惡生何也。皆曰。日本將官。權民利柄。一毛一髮。不屬於民。故不寄口於將官之家。則衣食無從出。已寄口於將官之家。則此身非我身。一名膽薄。則到處不見容。佩刀不精。則人類不見齒。刀搶之痕在面前。則指爲勇夫。而得重祿。在耳後。則指爲善走。而見擯斥。故與其無衣食而死。不若赴敵而爭死。力戰實爲身謀。非爲主計也。蓋其蛇虺之毒。虎狼之貪。阻兵安忍。囂然好戰之心。不惟得之天性。慣於耳目。而其法令又從以束縛之。賞罰又從驅使之。故其將太半奴才。而皆能得人死力。其卒太半脆弱。而皆能向敵爭死。滿萬不能敵者。此奴之謂也。而況於數十餘萬乎。天下之禍。例生於所忽。我國之防備野人。設南北二兵使。皆以二品重秩。設西北二評事。皆以名望文官。至湖嶺邊將。則循例而已。二品重秩。名望文官。無補於防禦。而其輕南重北。則舉此可知。竊嘗以爲百萬野人。不敵十萬倭卒。而國家之輕南重北。未知其故。謀之於心。詢之於倭。則數百年前倭國法令。概與天朝及我國無異。貴家之有私奴。凡民之有私田。守宰之更遞。科目之取材。大略相同。蓋數千里一樂國也。而自關東將軍賴朝爭戰以來。遂成一戰國。其所謂炮

手者在。前無之。只以槍劍爲長技而已。退計五十年前。南蠻船壹艘。漂到倭中。滿載砲矢及火藥等物。倭人從此學放砲。倭性伶俐善學。四五十年之間。妙手遍一國。今之倭奴。非古之倭奴也。而我國之防禦。又非古之防禦也。則疆域之憂。不可不百倍於前日。伏願繼今以往。痛革輕南重北之弊。一以結人心。壯邊維。擇邊將。修城隍。理舟楫。謹烽火。訓軍卒。修器械。爲務。不勝幸甚。大概禦戎。與救荒一樣。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畜之計。若待他飢餓時。理會更有何策。禦戎亦有兩說。一是春秋有道。守在西夷。其次只有壯邊之計。若待他衝突。然後理會。更有何謀。小臣自來倭京。欲得倭中虛實。間日與倭僧相接。其中解文字識事理者。不無其人。有醫師意安。理安者。數來見小臣於琅璫中。又有妙壽院僧舜首坐者。京極黃門定家之孫。而但馬守赤松左兵廣通之師也。頗聰明解古文。於書無不通。性又剛峭。於倭無所容。內府家康聞其才賢。築室倭京。歲給米二千石。舜首座者。捨室不居。辭粟不受。獨與若州小將勝俊左兵廣通遊。廣通者其國桓武天皇之九世孫也。篤好六經。雖風雨馬舜首座者嘗曰。日本生民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朝鮮若能共唐兵。吊民伐罪。先令降倭及舌人。以倭諺揭榜知委。以示救民水火之意。師行所過。秋毫不犯。則雖至白河關可也。若以倭人之殺掠朝鮮人物。換手於此。則雖對馬不濟矣。

得生朝鮮而生日本此時也吾辛卯年三月下薩摩隨海舶欲渡大唐而患瘵疾還京待病小愈欲渡朝鮮而繼有師旅恐不相容故遂不敢越海其不得觀光上國也又曰日本將官盡是盜賊而惟廣通頗有人心日本素無喪禮而廣通獨行三年喪篤好唐制及朝鮮禮於衣服飲食末節必欲效唐與朝鮮雖居日本非日本人也遂以臣事語廣通廣通時相候問而自以爲清正佐渡等有隙絕不令佐渡家知又嘗從我國士人之在俘虜者及臣兄弟求書六經大文潛以銀錢助臣等羈旅之費以資歸路又嘗得我國五禮儀郡學釋菜儀目於其冠間日率其下習祭儀至今年二月初九日佐渡者自其私邑應家康命來伏見大丘被擄人金景行稍解書倭諺臣等倩其人以倭諺書贈佐渡曰十口空養爾無所益四年孤囚我不如死倘不欲殺則願許出門不許出門則生無所欲云則倭僧慶安力勸佐渡曰思親懷土彼此一樣倘許出門或有歸便佐渡者卽將臣一家出其門外臣收合我國士人之曾結約束者引出篙卒之在倭家者收前後所得銀錢潛買一船及船糧異國之人獨經虎穴千里恐有意外不測之患遂往見舜首座及廣通願借力出疆則廣通求寺澤志摩手書以備關市之譏察舜首座且許篙師一人以教水路至對馬乃許其還臣遂率臣家屬十人被擄士人及篙卒其妻女三十八人同船四月初二日發倭京船卒齟齬風勢又不利五月十九日始到釜山被擄人欲出來者例以馬島爲鬼門限故臣爲一檄開陳而曉告之勗以歸正之義使無以馬島爲疑阻矣

自賊中聞見錄至此乃庚子歸國日所封進者也

### 告俘人檄

嗟我一介未亡之人。告爾同盟有志之士。哀此流離瑣尾之屬。盡出文明鄒魯之鄉。術序學校家塾黨庠之中。盡是生於斯長於斯者。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莫不見而知聞而知之。內夏外夷之分。熟口順耳。尊君親上之志。暢外彌中。矧國恩之已深。在人心而不泯。自乃祖乃父以上。親逢六七作聖君。於若子若孫之身。更承三十年之恩育。蓋二百歲之久。雖千萬世可忘。豈意我生之多艱。逢此國運之不幸。豐享豫大之欲未。泰往否來之交承。物衆地大。孽芽其間。既見逆賊之煽禍。文恬武嬉。兵革不用。竟致戎馬之生郊。顧茲漆齒之陋邦。實是橫目之異類。禹迹之所未訖。周軌之所不同。顏師古今載華夷圖。柳宗元亦遺風土記。僭稱日出底天子。竊據海外之地方。置君如奕棋。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視人若草芥。薄物細故。並駢於濫刑。賊魁秀吉。豺狼禍心。蜚蠊醜種。依豸牽之舊主。既作挑虫之拚飛。抗螻蟻之大車。敢注射日之毒矢。犬馬之心。不若溪壑之求無饜。乘我家百年昇平。白丁不習兵革。幸我家累歲飢饉。蒼生多轉街衢。先舉侵沅徂共之師。敢爲滅虢取虞之計。雞豚狗彘。靡有子遺。草木昆虫。並被荼毒。蓋以國家之讎言之。則焚燒我社稷。污穢我郊畿。夷我左城右平。據我南宮北內。九重城闕。忍見三月紅。十世園陵。終盜一抔土。兵符黃石老。幾作戰

場之冤魂。玉子白衣行。久詠旄丘之泥露。爲臣子不忍言之痛。有血氣者孰無是心。以一身之讎言之。則燒夷我家廟。撥掘我先塋。劫掠其耄倪。係累其子弟。劔下橫分。盡顧我復我之遺體。梁上盤舞。皆婉兮孌兮之孩兒。鳳凰枝頭。罔保死生之成說。鵲鶴原上。不堪兄弟之急難。人倫之禍。有如是焉。骨肉之情。烏可已也。其免於殺戮者。又從而生致之。崔盧王謝之兒。半屬讎人之役。欒郤范韓之女。盡作胡家之婢。秀眇疎眉。已壞宣和裝束。衰衣博帶。不復漢官威儀。或效衛輒之夷言。或剪仲雍之吳髮。或滯三年之燕獄。或悲四座之楚囚。冤號徹天。正氣掃地。我罔爲臣僕。宜念宋微子之微言。死則葬蠻夷。豈忍李少卿之胡鬼。矧故鄉之可念。乃常物之大情。蜀禽催歸。越鳥巢南。羽族乃爾。水狐首丘。代馬依北。走獸猶然。况我體仁之人。豈無反本之志。彼帖彼吧。須憶父母之瞻望。某水某丘。盍記童子所釣遊。冷雨殘烟。孰非傷心之色。鳴鷄吠犬。盡作斷腸之聲。宿草先塋。誰薦一盂之麥飯。喬木荒閭。缺入三年之禾黍。是用依依焉能鬱鬱。涼秋塞外。不堪吟嘯之成群。暮春江南。遐想雜花之滿樹。嗟我流離。瓊尾之屬。孰無哀痛憤惋之心。若余者。江南舊族。魯中諸生。結髮誦六經。粗識君臣之大義。應制獻三策。早依日月之末光。毫髮盡是國恩。頂踵皆歸天造。四年之內。六品之官。國耳忘君耳忘。不憚握蛇騎虎。生所欲義所欲。自分捨魚取熊。補天之力。雖微。擊日之誠。常切。不意中流之擊楫。遽成五坡之就擒。片時偷生。豈容鴻

毛之顧惜。八日不食。猶恨一息之尙存。顧不死欲將以有爲。而殺身未足以滅耻。伏匕首於橋下。期復趙孟之讎。奉鐵椎於沙中。誓雪張良之憤。呼秦敗於陣後。擬遂襄陽刺史之來歸。乞夏師於關西。願效酈延。副將之壯志。此其素所蓄積。堪可質諸鬼神。况趙璧之猶完。而漢節之尙在。羝羊不乳。可作十九年之蘇卿。馬畜彌山。豈忍數萬衆之衛律。常思白首歸國。遠愧黑頭還家。命如雞豚。身非木石。指青丘於海外。山川渺然。望白雲於天涯。方寸亂矣。誦奉天哀痛之詔。猶在耳。汪洋。望晉陽龍鳳之姿。不違顏咫尺。問天矯首。擊地奮拳。幸義勝之謀成。而人衆之力濟。有錢可使鬼。東海豈患無梁。通波非難圖。西風想必借力。使船如使馬。豈無其人。擒賊先擒王。亦非難事。爲呂氏右袒。誰昧逆順之分。微管仲左衽。共厲尊攘之志。幸無遠托異國。皆念義重三生。成敗由天。縱未逆覩。精誠貫日。定有功成。吾無二言。爾可一力。嗚呼。武王以仁而伐暴。伯夷猶餓西山。羸秦棄禮而上功。仲連欲蹈東海。葵藿猶傾白日。可以人而不如草乎。吉了不入蠻山。耻用夏而變於夷者。詞不盡意。檄到如草。

詣承政院啓辭

庚子五月十九日回泊釜山事聞上命召至京降賜酒於差備門外問賊中事情又此啓辭命給馬歸見老父時八

月初吉也

小臣發倭京日。倭僧舜首座招大丘被擄人金景行者。屬臣耳密語曰。昨見筑前中納言金吾。則曰。內府將以明年再舉犯朝鮮。若然則亦吾當行云。秀吉生

時家康力主寢兵。而今有是議者。必是內府與肥前備前等有隙。置之平地。則恐其生變。故欲送此輩於朝鮮。以消其兵勢。今年之內。肥前之和事不成。則根本未定。朝鮮可無患。若成。則動兵無疑。當在明年間。朝鮮不可不豫爲之備。子歸。須不忘今日之言。朝鮮之人。無辜被秀吉兵禍。吾未嘗不氣塞。故今相告報耳。又有醫師理安。自金吾處來言。明年再舉。內府將以其長子三河守爲大將。云。吾不勝駭惑。停行數日。聞見於諸處。則或曰。今年正月中。內府責五萬石以上倭之侍子。送質于關東諸倭。或送養子。或送親弟。惟清正越中守等。責其親母親子。內府又以正朝。將朝倭皇帝於王京。清正等領兵甲先上伏見。欲爲迎候。內府聞之。稱疾不上來。倭人皆笑。內府爲怯。若州小將勝俊。方侍秀吉本婦。在王京。聞家康將至。費黃金四十餘錠。以費供饋。聞其稱疾。甚懷缺望。云。清正等所欲。不在朝鮮。而家康未嘗一日忘此輩。日本數百年來。四分五裂。關東爲一國。奧州爲一國。爲國爲一國。四國爲一國。九州爲一國。信長既立。暫時統合。其末年還復離析。秀吉既立。亦暫統合。今其身已死。其勢又將離析。若復離析。則後必有如秀吉者更生。然後朝鮮再受兵禍矣。然世間事。朝更夕變。或終始堅凝。亦未可知。家康擁廣土衆民。據兩都形勢。以號令諸倭。心服者雖少。強從者亦多。姑爲不可犯者以待之。乃貴國之得計也。嵯峨院之倭與一之辭也輝元之謀。主僧安國寺者。例聞其國政。其左右皆我國之人。而皆不忘思漢之心。歷路密招問。

之。則皆曰。數十年來。保無此患。倭輩方爭棧豆。所憂者蕭牆。何暇及他國乎云云。前後所聞不同。故並爲上 啓。

平調信者。義智之家老也。馬島之事。皆在其掌握。義智則受成而已。臣等船過馬島。時義智方向倭京。調信爲義智居守。差一小船來問。向邦邊去。臣等不得已。以實告之。調信送船糧菜把。令舌人再三請見。臣等不得已。下見之。調信曲爲恭謹。溫言順辭。令舌人傳言曰。秀吉之生於日本。天時也。上國之酷受兵禍。亦天時也。而上國每以壬辰之事。歸咎於此島。此島每欲自明。而前後差人。並不見還。故無路得達也。此島居二國之間。秀吉之侵犯上國。此島何能阻撻乎。故兵未動。而豫告其期。欲上國豫爲之備也。及大衆席卷而過。則此島不得不強從也。人事有翻覆。早晚日本衰弱。而上國富強。大軍渡海東征。則此島亦不得不強從也。二百年來。竊發倭船。或自大海犯湖南。而未嘗一至嶺徼者。皆此島爲之扞蔽也。今後上國。一切不許通路。則此島雖不敢犯上國。他倭之過此島者。此島何辭以拒之。難從之請。則皆秀吉爲之。今不復有是請矣。賜米則不須更賜。而使臣亦不須高官。釜山太守差人奉禮曹公文來。則此島中被擄之人。可先討回也。云云。臣等退問我國被擄人。則壬辰交兵以來。諸倭之過對馬者。例徵舍館與薪菜。雖或不求之。未嘗不備給。蕭然煩費。極生創艾之心。撤兵二年。稍爲蘇息。故千方百計。必欲求通路而後已。每於我國人過海時。例爲接





善醫術善推步。倭遂推爲天下一。諸將倭等。日以輿馬相迎。金銀錦帛。充滿匱筥。居夷十餘年。遂忘西歸。不惟其人之無狀。而倭賊之愚惑。實有以來之也。其所將者。無一人解文字。其使文字。酷似我國吏讀問字之本義。則邈然不知。武經七書。人皆印藏。而亦未有通讀半行者。雖其人散而自鬪。足以快一時之勝。而兵家機變。則莫或與聞。茲乃俘人之所親聞見。足以破萬古愚氓潰卒之惑。其宮室務極高爽明麗。而材木皆尖細。轉動爲便。堅緻則百不及我國臺榭。問之則曰。兵火數起。不保朝夕。故只務高明。不務堅緻云。其後園皆列植松竹奇花異草。無遠不致。作茶室其中。其大如舟。覆以苴茅。塗以黃土。橫門竹扇。務極儉約。闢小穴。僅容出入。上客至則開穴延入。飲茶其中。蓋其本心。非但欲樸素示人。而御玩立談。覺隙穴起。故屏絕群從。以防不虞云矣。

其男子必帶刀劍。旣帶刀劍。所治者惟戎力役而已。惟獨僧人不帶刀劍。或學醫術。或業商販。或推卜。或供將倭家茶室之灑掃。此輩皆有妻子。飲酒食肉。雜處市肆中。或教授生徒。或尊誦梵唄。或誦法孔子。或放浪山野。說禍福行乞。此輩皆無妻子不食肉。別處林藪間。倭男子十分。則削髮者居四五。厭戎事力役。欲全身遠害者。盡爲僧故也。僧之爲將倭者。其官或曰寺。或曰院。或曰法印。不爲將倭者。其官始曰藏師。次曰首座。次曰東堂。次曰西堂。次曰

和尚。次曰長老而極焉。其僧之治佛經者。或主南無阿彌陀佛。或主妙法蓮華經。分寺爭難。有同仇敵。治聖經者。或主孔安國鄭玄箋註。或主朱晦菴訓解。分門往復。各立黨與。其風俗好爭如此。雖僧道亦不能免也。有照高院者。大佛寺梵王。而其皇帝之叔父也。食邑一萬石。統攝六十六州。諸山緇髡。歲正月。畢來獻禮。有兌長老者。以文字自負。有山長老哲長者。以能詩著名。有學校者。以論語家語。爲家康之師。其實則不分魚魯云。間有醫僧之稍解文字者。時事將倭。隨到我國者。比比有之。而諸僧以僧論之。長老和尚等皆自倭天皇給其風俗酷信鬼神。事神如事父母。生爲人所尊信者。死必爲人所享祀。父母死日。或不齋素。而神人之忌。切禁魚肉。自將倭及將倭之妻妾。以至庶人男女。每遇名節。及神人忌日。齊明盛服。躡門擲錢者。填咽街路。神社宏侈。金碧照輝。有天照皇大神宮者。其始祖女神也。有熊野山權現守神者。徐福之神也。愛宕山權現守神者。新羅人日羅之神也。又有春日大明神。八幡大菩薩。大郎房。小郎房等神。其麗不億。其盟約禁戒。必引此等神。以爲誓。間有燃臂斷筋而不忍破戒者。必曰畏天道。畏雷霆云。其相稱必曰樣。次曰殿。書辭必曰御。自天皇至庶人通用之。上賜下。或曰貢。上臨下。或曰朝。其無等級如此。間或爭詰禮貌。則却立冷笑。怡然從之。其麁豪紊亂如此。

倭奴之性。好大喜功。遠國舟楫之相通。常以爲盛事。商船賈舶之來者。必指

爲使臣。在倭京。日聞倭賊盛傳。南蠻使臣來到。國內喧騰。以爲美談。旣聞諸我國人。則商賈十餘人。持白鸚鵡一隻。來到云。遠國人來者。卒倭間或賊害。則恐絕其來路。必夷其三族。前年八月。福建路商船。來向薩摩州。水邊倭卒具船載兵甲奪其寶貨。只留其人。其人輩恚甚。遂來薩摩州。愬之於義弘部。曲義弘告家康。生致奪貨者於倭京。盡加轅掛。取其貨還之其人。天竺等國。距倭奴絕遠。而倭奴往來不絕。福建商船及南蠻琉球呂宋等商船。則義弘及龍藏寺句管。我國行船。則正成及義智句管。驢騾象孔雀鸚鵡之來。歲歲不絕。而家康等。例以金銀槍劍重償之。以無益換有益。故彼亦樂來。倭市中俱唐物蠻貨。若其國所產。則除金銀外。別無珍異云。

自倭王京至伏見陸行三里。以下皆以倭里數計之。三里之遠猶我國三十里。自伏見至大坂水陸皆十里。自大坂至攝津州之兵庫水行十里。左邊淡路右邊攝津州。舟行兩陸間。自兵庫至播摩之寶津二十里。左邊淡路右邊播摩。舟行兩陸間。自寶津至備前之牛窓十里。左邊四國右邊備前。舟行兩陸間。自牛窓至備後之戶望二十三里。左邊四國右邊備後。舟行兩陸間。自戶望至周防之上關三十五里。左邊四國旣盡。望見九州之豐後。右邊歷安藝至周防。舟行兩陸間。海口極狹。潮水迅疾。故謂之關。自上關至長門州之下關三十五里。左邊歷豐後至豐前。右邊歷周防至長門。舟行兩陸間。海門相對。廣狹如我國錦江。

口制船極難。自下關至間島二十五里。居下關博多壹岐之間。故謂之間島。右邊之陸已盡。海接嶺南之左道云。而浩無津嶼。左邊依豐前筑前。行自間島直渡壹岐則四十八里。渡于肥前之唐津則二十一里。自唐津至名護屋三里。自名護屋至壹岐十五里。自壹岐至對馬之芳津四十八里。云府中自芳津至豐碕三十五里。自豐碕至釜浦三十八里。東南北風皆可舉帆云。自豐碕望見釜山金海熊川昌原巨濟等處。歷歷可數。機張以北。則海水浩濶。風勢稍不利。則必有失船之患。閑山以西。則水路遙遠。不可容易過涉云矣。倭國中甚多災異。白晝紅霧四塞。土雨毛雨或連日不止。倭人或以為瑞。盛囊以佩。倭僧之稍有識者。獨曰。漢武帝時。土木征伐繁興。故雨毛下。日本自前右土木徭役。未有甚於此時。故天雨毛。自乙未丙申以來。缺大震以及四五年間。間數日不止。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見火災。大田飛彈守家小西攝津守行長家增田衛門正上下二家。土肩勘兵家。一時延燒。火入家。康外城。北風甚急。火勢甚盛。內城上張幕席簸揚。以殺風勢。故內城得不火。庚子二月初十日。備前中納言家災。四月初二日。宮部兵部家災。豈夷德輕不能久耶。乃賊魁窮兇極惡之餘。有以致天地之乖氣故也。

涉亂事迹

歲丁酉二月初八日。余以秋官郎。呈告歸覲。明農于流峯舊業。五月十七日。天

將楊總兵。自京師領防倭兵三千。南下南原。李叅判光庭。以分戶曹督餉全羅道。請承于朝。朝廷以余及三嘉居禮曹佐郎尹銑填差。余以五月晦。沿檄往赴。李相在南原。監檢友放。命余催促搬運。七月晦間。統制使元均。戰敗于閑山島。閑山失守。八月望間。賊鋒已犯南原。攻圍三日。總兵突圍北出。城遂陷。余謂作人幕府。不可以不知主司去處。自咸平一晝夜。馳至淳昌。聞叅判北上。乃還至本郡。與前郡守巡察使從事官金尙窩。傳檄列邑。收召義兵。思漢之士至者數百人。而賊兵一路已踰蘆嶺。海甸無一寸乾淨地。烏合之衆。一時星散。金公出城北去。余出城至家。奉老親家小。以謀海船於論岑浦。新巡察使黃愼令公。以從事見招。陸路則道已塞矣。九月十四日。賊已焚靈光郡。搜山漉海。屠殺人物。余以夜二更乘船。父親素患水疾。以船小易蕩。移跨季父船。從兄弟以船窄不見容。不得已與兩兄嫂及丘嫂妻祖父妻父母及余妻妾共一船。娣夫之父沈安。押一家窮無所歸。亦許同載。船小人夥。舟行甚遲。十五日。兩船同宿貓頭。避亂船聚者。幾百餘艘。十六日。又宿貓頭。十七日。宿飛露草。十八日。從兄浹。以宣傳官奉標信付新統制李舜臣。自右水營馳至船所。二十日。始聞水路倭千餘艘。已到右水營。統制使以衆寡不敵。遵海西上。乃與一門父兄議所向。或請捨船登陸。或請入黑山島。余與從兄洪浹。言舟中壯士合兩船。幾四十餘人。可附統制使。且戰且退。不成。不失明白死。議已克完。篙工文已者。竊聽之。以其子女

四人俱在於矣。島謀所以載來。二十一日夜半。乘余兄弟熟寐。因風解纜。瞥眼間。遂與父親所乘船相失。行至珍月島。聞統制舡十餘艘。已過各民島。叱篙工使回船西上。北風甚迅。船不得上。賊勢已迫。而父子相失。窮途所仗。只篙卒。又不得治其罪。二十二日。誤聞父親所乘船回向鹽所。遂指鹽所唐頭。則又無所見。沈安抨一家。以船窄下陸。蒼頭萬春。余所倚愛者。托稱汲水。乘陸而走。二十三日朝巳時。自唐頭又向論岑浦。爲老親或在岑浦也。海霧中忽見荒唐船一隻。突出飛來。篙卒呼曰倭船也。余自度不能免。解衣墮水中。一家妻子兄弟一船男女太半同溺。艤岸水淺。賊盡句出臥船槳。齊縛立之。惟外弟金柱天兄弟奴婢十餘人登岸走免。亡母亡兄木主。仲兄負墮水中。句出之際。遂不得收拾。事亡事生之志。一舉盡矣。稚子龍及妾女愛生。遺置沙際。潮回浮出。呱呱滿耳。良久而絕。余年三十。始得此兒。方娠夢見兒龍浮水中。遂以爲名。孰謂其死於水中也。浮生萬事莫不前定。而人自不悟矣。賊以余所乘船。繫其船尾。從風南下。船往如箭。二十四日。至務安縣一海曲。名曰落頭。賊船數千艘。充滿海港。紅白旗照耀天日。我國男女太半相雜。兩邊積尸狼藉如山。哭聲徹天。海潮嗚咽。生之何心。死也何罪。余平生懦怯。最出萬夫之下。此時則亦不每生矣。船既中流。有一賊帶舌人問曰。水路大將。今在何處。余答曰。泰安安行梁。舊號難行梁。下道漕船。逐年漂敗。故善其名以壓之。蓋水路之天險也。故天將名顧兩游擊。

領戈船萬餘艘。橫截梁上下。遊船已到群山浦。統制使以衆寡不敵。退與天兵合勢矣。賊徒頗相顧色沮。余潛告舌人曰。執我者爲誰。則伊豫州守佐渡之部曲信七郎者也。夜二更。妻父潛解其縛。裸身赴海。賊徒群譟。旋即出。以故縛余一家益急。徽纏入膚。手背龜拆。遂成大腫。越三年不得屈伸。右則瘡痕猶在。因問舌人曰。賊何不殺吾輩。舌人曰。以公等着絲笠衣輕暖。認爲官人。將縛致日本。故戒守甚嚴云。嗚呼。嬴秦棄禮。仲連尙欲蹈東海。武王伐暴。伯夷猶且餓西山。況此賊百蠻之醜種也。我國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一息偷活。萬殞猶輕。而繫縛在身。無以自由也。踰三日。賊帶舌人來問。孰是正妻。婦人皆自首。驅令上倭船。移余兄弟同載。曰。將殺汝曹。余之箒妾妻祖父及丘嫂婢子十餘人。妻父之庶弟妹。或分載。或遇害。噫。亡兄死日。以一紙托余曰。汝在人間。寡妻有賴。誰謂遽如許。感念存沒。不覺一慟。而我亦不知命在何時也。奴婢之遺我而走者。盡偷生。戀主而不忍去者。俱被殺。吁。亦可哀也已。居頃之。諸倭撥群船南下。行過榮山倉右水營。至順天倭橋板築已俱。仍築城於海岸。上功星漢群船並蟻泊。惟俘人所乘船百餘艘。俱泛洋中。蓋自被擄至此者。凡九日。水漿不得入口。而猶不死。信乎其命之頑也。後來男女。大半親舊之家屬。始聞梁宇翔全家之沒。其日倭姬。以飯一盂。人各分付。米不脫殼。沙石相半。腥膻之臭。擁鼻。舟人飢甚。乾淨爲糗。以療之。夜半傍船。有女子哭罷。歌聲似裂玉。自一家之沒。兩眼



已枯。而此夜則衣袖盡濕。仍占一絕曰：何處竹枝詞。三更月白時。隣船皆下淚。最濕楚臣衣。翌日有賊船一隻。掠而過。有女子急號靈光人。靈光人。仲嫂出問之。乃愛生母也。分載之後。謂己爲鬼。而至此始知其生。千般哀訴。耳不忍聞。自是夜。夜輒慟哭。雖倭奴亂扑不已。畢竟聞其不食死。遂賦一絕曰：滄海茫茫月欲沉。淚和涼露濕羅衿。盈盈一水相思恨。牛女應知此夜心。仲兄子可憐者。年八歲。飢渴飲鹹。嘔泄成病。賊抱投水中。呼爺之聲。久而不絕。兒兮莫望父信矣。越數日。妻父與二兄。謀竊小艇。載出。賊覺。即奔告於佐渡。其日夕。載吾家於一大船。士族女子自他船移來者九人。洪群玉之女與焉。相與話舊。一慟。妻父之孿妹羽英。年十三。有貌色。自分載。莫知死生。而其日亦至。始聞妻祖父及諸婢之定死。船既解纜。日已晡矣。夜宿安骨浦。翌日發安骨浦。乍南乍東。橫截大海。窮日之力。繼之以夜。忽聞遠鷄聲。曉頭雲霧中。望見大陸橫亘。即對馬島也。人家異制度。衣巾皆詭製。始知爲他世界也。男子之生。固以桑蓬。射天地四方。然孰謂身到倭國也。以風雨留二日。翌日又渡一大海。得一陸。即壹岐島也。翌日又渡一海。得長山大關市。即長門州之下關也。翌日又渡一海。沿岸而行。又得一大關市。即周防州之上關也。海山如畫。柑橘照耀。惜其爲鬼窟耳。翌日又渡一海。泊伊豫州之長崎。舍船登陸。飢困已甚。十步九顛。小女年六歲。不能自行。與妻及妻母更負。負渡一川。頓臥水中。無力不能起。岸上有一倭人垂涕扶出。

曰。噫其甚矣。大閤俘致此人等。將欲何用。豈無天道哉。急走其家。取糗糲茶飲。以饋吾一家。耳目始有聞見。倭奴中有至性如此。其好死喜殺。特法令驅之耳。倭奴號秀吉。爲大閤故云。行可十里。至伊豫州大津城留置。與二兄及妻父家屬共一家異室。賊令一卒倭一女倭。朝夕供給飯羹。各一盂魚一頭。在蠻夷絕域之中。得與兄弟同源。是則一幸也。冬至集句以紓悼鬱之懷。去歲茲辰奉御床。戴星先捧祝堯觴。今年流落丹心在。一日愁隨一線長。

在鬼窟中故表年以寓尊 王之意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歲己改矣。爆竹馱鬼。燃燈守歲。頗與荆楚歲時記相似。恨其人人面獸心耳。良辰盛節。益令人怛怛。回望君親。並隔萬里。鯨海外。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弟一家。並以淚眼相對。松楸舊壙。兵火延燒。誰以一盂麥飯。灑於環土也。物物感觸。節節傷痛。不必暮春三月涼秋九月。獨令人銷魂也。初五日叔兄女禮媛病死。初九日仲兄子可喜病死。兄弟擔負。葬於水濱。吾兄弟子女六人。死於海水者三。死於倭土者二。所餘者只小女耳。正山斗所謂致汝無辜。惟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者也。傷憐之至。却羨汝曹死而無知也。正月晦間。聞天兵大至。蔚山之賊。半爲鯨鯢。湖南諸窟。只殘順天。哀情吉語。恓怛難雙。因賦四韻一首。聞道王師至。全湖半已平。吾君無疾病。老父尙康寧。鯨海天威動。蜂屯月暈成。哀情聞吉語。喜淚作河傾。二月初五日。因舌

人聞平義智部曲百餘人歸順。餘倭降者相繼。又賦四韻一首。聽說凶鋒折。降書日日聞。湖南空荐食。嶺外只孤軍。鯨浪清東海。狼星拱北辰。孤臣雖萬死。白骨有餘欣。春雨中又賦一聯。春雨一番過。歸心一倍多。何時短牆下。重見手栽花。四月二十七日。乃亡母忌辰也。衣服不備。棗盛不潔。尙不以祭。况以倭賊之餘。敢申昭告之誠。猶不忍虛度。略修薦儀。賣枕供具。祝曰。不肖諸息。不嗣先祿。合家淪胥。旅寓絕國。塚土榛荆。木主載溺。感念存沒。痛心切骨。秋霜春露。羹墻無依。日往月來。諱辰已歸。客棹垂罄。物不豐盈。豺虎爲隣。哭不盡誠。瞻望天涯。草木嗚咽。先魂有知。庶垂歆格。金山出石寺。在伊豫州南三十里。而遠有僧自言肥前州人也。少隨朝倭。歷見我國京師。嘗位彈正。名官年老歸隱。猶食寺下田土。役其民人。見我頗加禮。以扇求詩。因書四韻七言一首。錦帳名部落。海東絕程千里信。便風鳳城消息。鯨濤外。鶴髮儀形蝶夢中。兩眼却慚同日月。一心猶記舊鴛鴻。江南芳草群鶯亂。倘有飛艎返寓公。僧惻然點頭曰。已會矣。無船且執阻可嘆。大津城擄高山絕頂。山下長江。淵澄纏繞。每乘空城。西望慟哭。哭罷施施而下。因賦五言四韻一首。茲行曾入夢。滄海一天東。城邑層峰上。民居亂水中。恒言稱佛戒。常日展軍容。信美非吾土。南山隔幾重。京師竹肆居。人被擄於壬辰。自倭京亡奔伊豫州。逐日來見曰。倘可相濟而歸耶。余曰。賴汝得復見故國天日。當以一死報汝。彼有銀錢。且善倭語。故力懇不已。遂以五月二十五

日乘夜西出。夜行八十里。兩足流血。晝隱于竹林中。翌夜過板島縣。大書付城門曰。汝日本君臣。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夷其先王宗廟。發其先王陵寢。斬殺其旄倪。係累其子孫。以及於鷄豚狗彘之畜。昆虫草木之微。亦不免其荼毒焉。蓋自有生民以來。兵火之慘。未有甚於汝君臣所爲者也。汝好祭日月以求吉祥。尊釋迦以求福利。日月者。吾之兩目。照臨下土。善惡以告於余。而禍福之者也。釋迦者。吾之所遣以爲生民師表。禁殺傷以導余好生之意也。環海之外。盡吾所覆。朝鮮之民。亦吾赤子。汝一方君臣。殄滅之殘傷之。未有遺育。日月豈爲汝私阿。釋迦豈享汝非義哉。上年京師城陷。壓溺民畜。而汝不悟。今年東南大水。大無麥禾。而汝不懲。汝一方之盲聾。一至此哉。今遣主東方迦牟尼佛書。以告諸汝君臣。以爲朝鮮子遺之民。請命于汝君臣。汝君臣倘不覺悟。吾將大降害于汝一方。不少延。汝其念哉。吾不貳言。汝無後悔。倭人尙鬼。飲食必祭日月。寤寐常誦梵唄。故因其所明。而借天命佛言。以警動之。庶幾其萬一覺悟。未幾而賊魁自六月初寢疾。至秋而死。此言亦不可謂無驗矣。自板島西出十里許。憇于林莽中。有一老僧。年可六十餘。浴身瀑布。炊米祭日。假眠巖石上。舌人潛往。唔語。語及西歸事。則僧諾以船濟豐後州。吾等喜甚。從僧下來。舌人先僧次之。吾等稍後。十步之內。忽逢一倭賊。領卒倭二人。猝至。見吾等曰。朝鮮人亡走者也。承之以劍。吾等引頸受刃。賊令卒倭扶曳。回至板島市門外。有長木十

餘條多懸死人頭。乃賊中藁街也。置吾等于其下。爲斫頭之狀。有一賊援劍止之。乃送吾等于城中。路經市門。有一倭自門內突出引入。乃擄我家信七郎者也。因饋茶酒羹飯。留三日。勒還于大津城。自此益無聊。出遊城底僧舍。有一僧極加禮。贈一絕曰。初逢賢聖夢耶真。堪惜高人客裡身。見月見花應有恨。扶桑國盡戰爭塵。次曰。霜髮雪眉創見真。胡雛康老是前身。清詩寫盡泥中恨。帶劍諸奴隔幾塵。佐渡之父白雲家有玄鶴。感懷題四韻一首。仙鶴下人間。芝田幾日還。千年華表柱。數載赤關。未拂塵中累。常懷海上山。那時換毛骨。琪樹得重攀。務安縣吏徐國。擄去大津。數來訪求詩。贈之曰。早作西京客。今爲東海人。歲行垂再易。天道豈終貧。戀闕頻看日。懷親輒望雲。強歌還迸淚。冷笑却成頻。其六月。佐渡自固城撤兵還倭京。送部曲勒吾一家。赴倭西京大坂城。將乘船感慨賦一詩曰。去國今千里。迢迢更向東。應須窮出日。都只信便風。裾首軒轅氏。妖胎采藥童。男兒四方志。不意到倭中。又於舟中得一首曰。滿憶千愁若蜜房。年纔三十髮如霜。豈緣鷄肋消魂骨。端爲龍顏阻渺茫。平日讀書名義重。後來觀史是非長。浮生不是遼東鶴。等死須看海上羊。船行八日。曉頭困睡。同舟國人。急道京城已近。夢中驚起。望見粉堞突出滄海上。雲霧中。十層樓閣。高入半空。膽悸神慄。久不能自定。乃賦一詩曰。報道王京近。王京是鬼關。非緣探虎穴。無路覲龍顏。痛飲初年計。孤囚幾日還。愁多翻作夢。倏忽見南山。

用岳飛直抵黃

龍府痛 我國兵船爲賊所奪。來宇治河口見之。一愴然。可惜黃龍舳。胡爲碧海  
飲事 東將軍自失律。制作豈非工。上雨牙槳折。中權虎節空。吾生猶泛梗。見爾涕無  
從。自大坂又載小舟。移伏見城。夜宿舟中。以一絕遣悶。曰。舟着蘆花月。正明。五  
更沙岸宿鷗驚。經年海舶爲吾室。頭白篙工上棹聲。至伏見。賊將吾家屬。安頓  
於空家太倉中。令老倭市村者典守之。我國士人東萊金禹鼎。河東姜士俊。姜  
天樞。鄭昌世。咸陽朴汝楫。泰安全時習。務安徐景春等。皆在擄中。連日來見。禹  
鼎言全羅左兵營虞侯李曄。被擄於清正。清正送之秀吉。秀吉待之極厚。帳御  
飲食。皆如伊所居。曄散盡錦綺。交結壬辰被擄來人。買船西出。行至赤間關。追  
者已至。曄引劔自殺。墮海中。賊勾出其屍。並其餘轡掛於街上。曄頗能文。將發  
船賦一詩。曰。春方東到恨方長。風自西歸意自忙。親失夜笳呼曉月。妻如晝燭  
哭朝陽。傳承舊院花應落。世守先塋草必荒。盡是三韓侯閥骨。安能異域混牛  
羊。余聞之。不覺頽有泚。曰。武士中有此人乎。我非讀書人乎。因步其韻。曰。將軍  
氣概與天長。何者翻論此去忙。義骨樂沉東海底。清風遙接首山陽。竿頭好受  
秋霖洗。埋土寧教塞草荒。萬卷書生無面目。兩年窮髮牧羝羊。又用前韻。君恩  
北望海天長。葛節東偏歲月忙。觀物每慚葵向日。逢秋却羨鴈隨陽。魂追斷雨  
飛遙塞。心逐雄風撼大荒。多謝故人珍重意。一壺椒醕慰看羊。又疊前韻。萬里  
青丘海驛長。夢魂何自去來忙。三清離恨蓬山外。一片歸必漢水陽。算得人生

眞抄忽。看來天道豈蒼荒。成仁取義吾家訓。童子猶慚拜犬羊。贈姜士俊鄭昌  
世河大仁。晉州三大姓。言姜河鄭也。絕黨相逢極相憐。故也。方丈山高降異人。  
晉陽三姓接雲因。如何赫世貂蟬骨。竟作炎荒瑣尾身。斷俗寒梅花自發。吾祖通亭  
種梅於斷俗寺山僧號曰政鳴珂舊里草空春。東皇偷借東風便。白露青原更  
堂梅梅枯輒值他梅於其地卜隣。又用前韻。絕域相逢故國人。傷心不忍問由因。慙吾北海三年節。愛子南  
冠八尺身。勁草不摧霜後綠。寒梅猶戀臘前春。樽前破涕還成笑。泥露多君德  
有隣。己卯名賢金大司成湜之孫。學士權之姪。子興達興邁兄弟。以余與學士  
有分。數相訪。又以米布救飢寒。以詩回謝。更疊前韻。文身異地得斯人。作意追  
後別有因。學士風流傳令姪。名賢氣骨見前身。霜寒更謝江神布。囊罄難謀麴  
米春。今日相逢惟涕淚。他年幸許接芳隣。又用前韻。上歲金門待詔人。式微今  
日問誰因。偷生却負三生義。許國終爲去國身。好事空憑千里夢。窮鄉又值一  
年春。綱常萬古人倫重。我輩寧爲鳥獸隣。又用前韻。燕霜萬里楚囚人。旅泊三  
年定宿因。禮樂詩書男子事。聰明耳目丈天身。他生莫值干戈日。樂事空拋桃  
李春。王業艱難誰作厲。欲將青血問宮隣。己亥正朝感傷有詩曰。瓊霜不忍混  
緇塵。璧月關愁夜夜新。馬角不生青歲至。客心還自劫逢辰。僧倭照高院者。其  
皇帝之叔父也。出家居大佛寺。遣僧送扇十把求詩。十幅蠻牋陣陣轉。寄來深  
荷上人情。偷生久阻看天日。從此甌城掩面行。賊魁秀吉死埋於北郊。其上作

黃金殿。倭僧南化大書銘其門曰。大明日本。振一世豪。開太平路。海濶山高。嘗出遊。以筆塗抹。題其傍曰。半世經營土一抔。十層金殿謾崔嵬。彈丸亦落他人手。何事青丘捲土來。倭僧妙壽院舜首座者。後來見我曰。向見大閣塚殿所書。乃足下筆也。何不自愛也。守倭市村者。謂吾家豈伊他人兄弟甥舅。許令叔出季處甥往舅留。余因之聞天朝差官茅國科王建功等。來在沙蓋倭名曰堺蓋西海上市館之館。與我國人申繼李往叩其門。賂守者得入。二差官坐倚床西向。與我一倚床東向對坐。極相溫。進茶酒。余請且泣曰。聞倭奴整船格將送行李。願備舟中一卒。得以卽刑於故國。天將哀憐曰。公所寄何倭。答曰。佐渡。天將答曰。吾等將通家康。使佐渡送君。申繼李者。素輕薄。高聲大呼曰。秀吉死。國將大亂。倭賊將盡死。馬島舌人。通曉我國言語。奔告典守者。長右門。長右門。行長之兄也。俟吾出門。縛收別室。別縛繼李於他所。夕將轅掛。天將再三申救曰。彼來只問老父消息耳。非有他端也。長右門者。重違其請。解而歸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歸對二兄一笑而已。自吾之入倭中。歸骨之心未嘗息解。倭土之風。有錢則可使鬼。遂從倭僧舜首座。備其書得銀錢。暗與壬辰被擄人申繼李林大興輩相結。仲兄率李等以銀八十文買一船。待船事粗完。將盡起身。而繼李輕薄。又漏於倭。佐渡家掩仲及繼李等囚之大坂。日殺一人。以仲不解倭言。必是繼李等誘之。因三日放歸。伏見城。我國人姜士俊等。持酒來慰。中座賦一詩。排闥



白。舉目山河異。昔時新亭猶作楚囚悲。如今高會問何地。山是愛湯河宇治。倭僧加古屏上畫黃白菊女。耶牽牛花。請我題詩。三徑秋風夜有霜。離離淡白雜輕黃。重陽青蘂猶堪摘。何事牽牛更女郎。又一幅畫琪花瑤草。瓊花瑤草不知名。九十春光律外榮。明月樓前如可寄。美人應識遠人情。舜首座續和題一幅。曰。數莖叢菊色交奇。遠客新題亦自宜。節義高秋霜露底。對花猶道是吾師。秀吉之再寇我國也。令諸將曰。人各兩耳。鼻則一也。令一卒各割我國人鼻。以代首級。輸致倭京。積成一丘陵。埋之大佛寺前。幾與愛陽山腰平。血肉之慘。舉此可知。我國人聚米以祭。要余作文。有鼻耳西峙。脩蛇東藏。帝靶藏鹽。鮑魚不香之語。庚子二月。賊將佐渡。招守倭使寬吾家防守。守倭教令即出去。乃往見舜首座。求利涉之路。在疏中四月初二日。發倭京。既乘船賦一絕曰。聖恩遙及窖中囚。絕域歸帆近麥秋。蓬島渺茫滄海闊。却將忠義滿孤舟。行至壹岐島。以風雨留一旬。登山祭天以祈風。翌曉月星明。概風伯指路。時五月五日也。

跋文

是書始名巾車錄。乃先生手所題。夫巾車固罪人之乘。而先生遂取以爲名者。何居。蓋先生執謙卑罪罪人然也。在先生所自處。雖如此。在他人則不可。况子弟門生。可因是損貶之稱。而不思其變耶。嗚呼。我先生所遭。罹誠千古罕有之逆境。而先生所以處之。較然不失於正。觀其再墮海。九日不食。三疏。

供 九重四年持一節慷慨從容至誠大義始終烈烈凌霜雪而貫日月質  
諸天地鬼神而無疑矣漆齒殊俗亦知慕義嘖嘖稱美之蘇卿而及其歸國  
也不有逮請褒嘉之典乃反擠陷下石焉者曾蠻貊之不如噫亦不仁之甚  
矣當其自倭京移海窖也感慨作一絕曰平日讀書名義重後來看史是非  
長浮生不是遼東鶴等死須看海上羊既至海窖有答人詩末句亦曰一壺  
椒醕慰看羊云爾則先生既已自見其志矣權石洲詩所謂節爲看羊落書  
纔賴鴈傳者蓋取諸蘇中郎不死之輿誦而匹美之言也由是乃今得與諸  
益消詳之改定名曰看羊錄以標先生操執而已至於尙節闡幽而發揮之  
則砥俟有道能言之君子云

崇禎紀元後龍集甲午歲門人坡平尹舜舉識

# 海行摠載第一終

# 本會役員

## 本會名譽贊成員

故子爵

會禰荒助

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

山縣伊三郎

東洋拓殖會社總裁男爵

宇佐川一正

朝鮮中樞院副議長伯爵

李完用

朝鮮中樞院顧問子爵

朴齊純

朝鮮中樞院顧問子爵

趙重應

## 本會特別贊成員

前朝鮮總督府司法部長官

倉富勇三郎

朝鮮總督府度支部長官

荒井賢太郎

朝鮮總督府農商工部長官

石塚英藏

李王職次官

小宮三保松

前總督府農商工部長官

木内重四郎

朝鮮總督府內務部長官

宇佐美勝夫

## 本會評議員

朝鮮總督府中樞院書記官長

國分象太郎

朝鮮總督府學務局長

關屋貞三郎

朝鮮銀行總裁

市原盛宏

辯護士法學士

三宅長策

高等法院判事法學士

淺見倫太郎

東洋專門學校京城分校幹事文學士

河合弘民

學務局編輯課長文學士

小田省吾

東洋專門學校京城分校講師

鮎貝房之進

本會會主 朝鮮雜誌社長

釋尾春菴

